紅的回憶

溫紹賢著

五部曲

RE ORIES

Pentalogy



翔流編譯出版公司

《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東統治的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並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極具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即使在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人所謂『嘔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作過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副刊 1992 年 12 月

「《肆虐狂飆》(《紅的回憶》第四部 — 作者按) 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紅的回憶》第二部 — 作者按)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 作者按) 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憶》系列小說 (英文稿 — 作者按)，的確是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文學作品，值得喝采。」 —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基德 (Katherine Kidde)

作者聲明：

《紅的回憶》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前言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即開始撰寫，最先寫《失去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一部，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緒，如不立即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到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部《青春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到一九八六年，金葉(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一代》，又於同年七月出版《青春淚》。從一九八八年中起，開始半天上班、半天寫作。經過四年不避寒暑埋頭寫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斷彩虹》、《瀝血殘花》和《肆虐狂飆》，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紅的回憶》五部曲終告全部面世。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補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一九九三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零年作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修訂，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訂和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在的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確性或藝術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昇華。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本書的出版(名家作品和暢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量怎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是作者最大的缺陷，因爲文革後五年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作者在大學教書，多次被派到十分艱苦落後的山區，「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摧殘，回到香港時已是百病纏身。在這種情況下，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即使有一點空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可。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修訂版，無論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永久保存下來。因此，這項工程雖然花了作者整個下半生的時間，也許還是值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本五部曲能以完整一套的嶄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愧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心校閱了整套小說，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職和中學教師，含辛茹苦，如果沒有她的包容和體諒，這套書是不可能寫成的。謹將本書獻給她。

作者謹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時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也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創造了許多新的辭彙和術語，以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一個難以窺見其內幕的神秘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並不奇怪，因爲即使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對於那個時代亦不甚了了。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貶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缺乏全面確切而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一個香港青年，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後不久，就到了那個社會上大學、工作和生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切身的體會及透徹的認識。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時十五載，以所經歷及所見所聞，運用大量翔實的政經資料，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它是一套五部相對獨立而又連成一體的長篇小說，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青春淚》)、大躍進(《魂斷彩虹》)、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瀝血殘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虐狂飆》)和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失去了的一代》)等等，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小說出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史實進行深刻的審視之外，還必須對作品的結構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而形象地全面反映那個歷史時代。作者經過反復而縝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般文藝作品通常不會使用的手法，那就是雙線並行法：一條線是以各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貫穿其中，另一條線是以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便給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狂飆》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構給予充分的肯定：「《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還在於對每個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每一個重要中央文件的頒布，和每一篇黨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的發表，在具體時間上，都一一作了一絲不苟的反復查對和核實，直到完全正確無誤爲止。對於引用這些文件和文章以及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那樣，專注於寫個別人或某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煽情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個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不能反映該整個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套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此它必須以宏觀的視角，首先立足於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而在描繪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以作爲支撐整套小說的柱樑。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地做到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一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一蕩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示了一幅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規模對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曾敏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東瑞先生在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給作者的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說：「《紅的回憶》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一直禁止大陸的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那樣具有橫跨整個毛澤東時代全面經歷的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無力進行那樣艱巨的工程了，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文學作家。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這個世界。事實上，鄧小平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一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化資訊」版上，以《這麼重 那麼輕 — 紅的回憶》爲題，發表評論：「《紅的回憶》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小說當年是在三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蹤購齊，現在，經過十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改用《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代，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個應有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回憶、聯想和反思。

作者 寫於二零零零年 定稿於二零零八年

第一部

青春淚



目錄

故事簡介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青年學生陳曉乾出於滿腔愛國熱忱，從香港回到廣州升讀大學。小說通過描寫陳曉乾的遭遇及他與各種人物的關係，以生動而有說服力的事件、情節和人物，反映一九五七年前後影響深遠的「反右鬥爭」的全過程。在反右中，廣大善良正直敢言的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受到殘酷鬥爭、批倒批臭、無情孤立，開了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用以對付知識分子的極壞先例。小說對此都有細膩和具體的描繪。這是首部也是唯一一部真實地反映「反右鬥爭」全過程的長篇小說。

序言

一九五七年發生的「反右鬥爭」，距今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並對「反右鬥爭」作出了歷史結論：「在當時情況下，反右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經過兩年多艱苦細緻的復查工作，截至一九八一年底，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獲得了平反，恢復了政治名譽。

但是，從政治路線上來看，「反右鬥爭」是屬於「左」還是「右」呢？官方沒有作出過明確的結論。不過，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會見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時說：「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左』的問題使中國耽誤了差不多二十年。中國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但總的社會水平處於停滯狀態，那段時期，農民年均現金收入六十元，城市職工月均收入六十元。在二十年的時間沒有變化，按國際標準，一直處於貧困線以下。」似乎把「反右」錯誤歸入「左」的路線上。兩個星期後，即六月十二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南共聯盟主席團委員羅舍茨時又說：「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黨的主要錯誤是『左』，文革是極左，使中國從一九五七年起共二十年時間處於停滯狀態」，這就更加明確地把「反右」的錯誤列爲「左」，而且是二十年「左」傾路線的發端。

事實上，我們在回顧「反右」以後到文革結束這二十年的歷史時，清楚地發現，其中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教(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無不是「反右」路線的繼續和發展，而文革則達到高峰。在文革中，江青式人物的崛起，並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始於「反右」這條「左」傾路線的必然產物。

那二十多年的「左」傾路線，時而明顯，時而隱晦地支配著中國各個方面，不僅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之下，而且還復活和大大滋長了不擇手段、爭權奪利、爾虞我詐、宗派傾軋那種封建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是經過「撥亂反正」許多年以後，與解放後到一九五七年那段時間相比，仍相差甚遠。那時社會風氣淳樸，幹部廉潔，人民生活安定。可見其流毒之深。

《青春淚》是作者創作的《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第一部，它描寫五十年代中期，青年學生陳曉乾出於滿腔愛國熱忱，從香港回到廣州升讀大學的故事。小說通過對陳曉乾的遭遇及他與各種人物的關係的描寫，以生動而有說服力的事件、情節和人物，反映發生於五七年影響深遠的「反右鬥爭」的全過程。「反右鬥爭」是一場大規模批鬥和清算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在反右中，善良正直敢言的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受到殘酷鬥爭、批倒批臭、無情孤立，開了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用以對付知識分子的極壞先例。小說對這一切，以及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都有細膩和具體的描繪。這是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真實地反映「反右鬥爭」全過程的長篇小說。

「反右鬥爭」作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發生的事件，現在已經成爲歷史。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政治運動的人，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因此，即使是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人對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具體進程，均不甚了了。本人創作《青春淚》的目的，就是力圖客觀地、形象地重現當年「反右」的歷史真實，讓讀者透過這一歷史真實以及在那個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發展，去得出自己的結論和應有的歷史教訓。

作者 寫於一九八七年七月

改寫於二零零零年

序言

第一章 赤子回歸

(一九五四年八月 — 一九五四年九月)

(一)

一九五四年八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天色晴朗，萬里無雲。在九龍紅磡船塢右側門通往海濱的小馬路上，親熱地走著一雙俊秀的青年男女。男的名叫陳曉乾，生得俊眼劍眉，鼻如懸膽，齒白唇紅，左臉頰上有一個淺淺的酒窩，十分溫文爾雅，更爲吸引人之處，他的身材修長而均勻，有如玉樹臨風。女的是陳曉乾的姑姑，名叫丹芷，她身材高挑，曲線優美。

歷史上，紅磡船塢是個繁忙的修造船廠。但近年來，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禁運，業務已一落千丈，晚上已極少加班開工了。所以，一入黑，這個巨大的船塢，就一片沉寂。而通往海濱的這條小道，在幽暗而疏落的街燈下，也顯得格外寂靜。

小道盡頭處，是一個小海灘。陳曉乾和丹芷自小就經常到這裡玩耍，這裡的一沙一石，他們都十分熟悉。

海灘上，有一個破舊的小碼頭。陳曉乾和丹芷在碼頭上找了個乾淨的地方，面對著維多利亞港坐了下來。

陳曉乾舉目遠眺，那看了十多年的「香港之夜」，今晚似乎有點異常，而近處的星星漁火，卻一下子惹起了他內心的一陣淡淡的惆悵。

然而，當他想到自己即將奔往內地上大學時，那種悵惘之情，就立刻煙消雲散了。他自小就想將來能上大學，以便學好本領，立志爲國家，爲民族做一番事業。

他突然想起身邊的丹芷。他轉過臉來，只見她正在怔怔地凝視著大海。

「姑姑！」他輕聲地說，「考不上大學，你還耿耿於懷嗎？其實你各科都考得很好，只是政治科考得不好罷了。」

丹芷彷彿從夢中驚醒。她略爲抬起了頭，嫣然一笑。她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微露在一雙不大不小的紅唇中，格外引人，在她一雙秀眼之上，是一雙入鬢的蛾眉，中間是一隻端正的鼻子，襯著兩個淺淺的梨窩，配上十分細嫩而白皙的肌膚，在這個上百萬人口的十里洋場，她也算得上是個極品美人兒了。

「不，我沒事。」她振作了一下精神，然後深情地說：「你能考上大學，達到了你的願望，我感到十分高興。」但是，說到這裡，她的聲音似乎有點嗚咽。

「怎麼，你哭了？」陳曉乾吃了一驚。

她把臉別開，沒有回答他。

「你你……」陳曉乾有點不知所措起來，在他的記憶中，她從來沒有在他面前流過淚。

丹芷只大陳曉乾三個月，但陳曉乾自小喪母，她不到十歲時，就像照顧弟弟一樣照顧他。因此，他倆自小就感情極好，現在是十九歲的青年了，還一如既往，不避男女之嫌。

「姑姑，你怎麼啦？」陳曉乾焦急地再問道。

她仍然不答他，頭更低了。

「你捨不得我離開你嗎？」他愛憐地看著她。

「嗯！」她點了點頭，那雙水汪汪的秀眼又泛紅起來。

「我會每個假期回來探望你的。」他安慰她說。

「但是，」她遲疑地頓住了。

「但是甚麼呀？」他輕輕地把她扶正、坐好。

「但是，你從來沒有出過門，現在孤伶伶一個人在外面生活，我不太放心。」她用舌

尖輕輕地舔了一下上唇。

「你擔心我沒有人照顧？」

她點了點頭。

「我已經長大成人了！」他看著正在上升的月亮，「我會照顧自己的，你放心好了。」

「若然你生了病，誰在你身邊照顧你呢？」

「這你可以放心，那是集體生活，大家會互相照顧的。」他笑了起來。

「還有……」她欲言又止。

「還有甚麼呀？」

「你將來也許會嫌棄我！」她停了停，「你在國內受教育，進步了，就會覺得我落後。」

「怎麼會呢？」他加重了語氣說。「你這麼聰明，很快就會跟上潮流的，同時我還可以幫助你呀！」他想了一下，又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嫌棄你的。」

她不禁轉憂爲喜，緊緊捉住他的手，低聲地說：「但願如此！」

彼此沉默起來，過了一會，她咬了一下下唇，用激動的聲音說：「不管怎樣，我將來一定要在你身邊照顧你的，我知道，你沒有了我，生活上多麼不方便，多麼不習慣！」說罷，她的喉頭又哽咽起來。

她最後的兩句話，使他激動萬分，他好不容易才說出：「將來我們一定會在一起的！」

「但願我們一輩子都在一起！」她怔怔地看著大海，自言自語地說。

他忽然想起甚麼，不安地說：「但你將來是要嫁人的呀，我們怎能一輩子都在一起呢？」

「我不會嫁人的！」她不高興地說，「幹嗎你近來老是嘮叨這句話呢？」她嬌嗔地看著他，「你要再說，我就生氣了！」

他不敢再說那些話了。後來，她叮嚀了許多話，活像媽媽叮嚀遠行的兒子一樣。一直談到三更時分，兩人才回家就寢。

(二)

九龍尖沙咀火車站鐘樓上的時針，指著十二時正。火車徐徐啓動。陳曉乾從列車窗口探出頭來，淚眼模糊地告別了慈愛的丹芷姑姑和父親。

陳曉乾考上南中國最高學府之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香港的進步活動。他就讀於香港一間名牌英文書院，自然沒有介入政治活動。然而，他卻是個滿腔熱血的青年，幼年就具有救國救民的抱負。他生當亂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香港淪於日寇鐵蹄之下時，他才六歲。那時，他父母帶著他和弟弟，以及祖母、姑姑，逃難回內地。在逃難途中，母親慘遭日寇機槍射殺，弟弟夭折，不久祖母也因患病無錢醫治而死去。在淪陷區流浪時，他親眼見到日本侵略軍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有一次他無意中觸犯了日本鬼子而被痛打了一頓，險些丟了性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陳曉乾一家才回到香港來。但是，他永遠忘不了那國仇家恨。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給他帶來了希望，但由於年紀尚輕，他對內地的政治形勢，對國民黨、共產黨，都毫無認識。直到去年下半年，他才有意識地看一些進步報紙，約略了解到內地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點使他印象十分深刻：一切外國勢力都已被逐出了中國大陸。民族獨立，不正是中國百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嗎？這是他決心回內地升學的主要原因。

不到兩個鐘頭的時間，火車就把陳曉乾帶到了羅湖。

在羅湖橋上，有幾個警察在巡邏，其中有一兩個對來往的同胞呼呼喝喝，但對一個英籍警官則奴顏婢膝，令人作嘔。陳曉乾心中一沉，暗想：中國如此國弱民窮，不正是因爲多了這類大大小小的狗奴才嗎？

他昂然地走過羅湖橋。突然，在中方橋頭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映進了他的眼簾。他

上次去廣州考入學試時，來去匆匆，沒有注意到它。如今，由於產生了歸屬感，對這面高高飄揚的旗幟，自然就有一種崇敬的心情。在橋頭上，威嚴地站立的兩名服裝整樸的解放軍，在他看來，也比上次親切得多，似乎在對他說：「歡迎你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他心中一陣激動，暗暗表示：「祖國，我不會辜負您的期望的！」

廣九車站人頭湧湧。在車站一個顯眼地方，擺著一個牌子，大字寫著「S大學迎新組」。

陳曉乾走上前，從口袋裡拿出入學通知書。這時，一位襟前別著校徽的青年迎上前來，熱情地問：「是S大學的新同學嗎？」

陳曉乾點了點頭，把通知書交給他。他看了一下，就轉身向其中一個青年叫道：「蘇厚永，是你們外文系的，你來招呼他吧！」

陳曉乾抬頭一看，迎面走來一個身材魁梧，齒白唇紅的俊朗小伙子。他上前跟他握手，說道：「我叫陳曉乾。」

那小伙子用他那十分靈活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微笑地說：「歡迎你！」

陳曉乾感到有點拘束，沉默了一會，蘇厚永問道：「你是香港哪間中學畢業的？」

「Q書院。」他感到有點自卑，因爲它雖是香港的名校，但回內地升學，就比不上香島、漢華那些進步學校吃香了。

「噢，這是一間歷史悠久的英文書院。」蘇厚永有點肅然起敬的樣子。

「你也是香港來的？」陳曉乾問。

「不，我是聽別人說的。」蘇厚永矜持一笑。

在談話中，陳曉乾了解到，蘇厚永也是個新生，而且和他是同班，他前天才報到，今天就主動到火車站來幫助迎新。

在火車站大約呆了一個鐘頭，他看到有七八個從香港來的新生。陳曉乾他們被安排乘一部校車回學校辦理入學手續。蘇厚永也跟車回校。

坐在陳曉乾前面的是一位摩登女郎，她身材苗條，體格風騷，五官端正。她多次回頭主動和陳曉乾交談。到達校園下車時，她熱情地自我介紹：「我叫李迎迎，生物系新生。」

陳曉乾問她：「你是香港哪間中學？」

李迎迎回過頭來，微露笑容，得意洋洋地答道：「SP女書院。」

「那麼，英文書院學生就不止我一個了。」陳曉乾說。

「當然，」蘇厚永笑著說，「今天上午報到的三十多名香港學生中，英文書院的學生就佔了十九名。他們大多數是唸理科的。」

蘇厚永是一位助人爲樂的青年，他領著陳曉乾到有關部門辦理入學手續。最後，他把陳曉乾帶到一幢學生宿舍的三樓。原來兩人同住一個大房間。放下行李後，蘇厚永對他說：「你先沖個涼，休息一下，然後去吃晚飯。」

學生第六食堂位於宿舍旁邊。當晚有幾樣菜：酸菜牛肉、咖喱馬鈴薯牛肉、冬菜蒸鰱魚和冬瓜炆南乳豬肉。陳曉乾排隊用剛發的餐卷要了一碟酸菜牛肉，和蘇厚永同桌坐下。

「這裡的伙食多少錢一頓？」他問蘇厚永。

「每月十二元半。」蘇厚永答他。「在我們國家，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連伙食費也是政府包下來的，家庭有困難的，還可以申請助學金。」

「政府太好了，這樣，窮苦學生也有機會唸大學了。」然後他感慨地說：「在香港，中產階級家庭也不容易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學啊！」

這時，大方桌旁陸續坐下共八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女的。

於是蘇厚永向大家介紹說：「這是今天從香港來的新同學陳曉乾。」跟著他一一向陳曉乾介紹：「這六位都是我們班的同學：這是江一平，這是何家昌，這是謝振賢，這是曹柏年。」然後他介紹兩位女同學：「她是唐尤麗，她是卜雲。卜雲同學也是從香港來的。」

陳曉乾向大家有禮貌地點點頭，然後，他舉目打量兩位女學生。只見那位唐尤麗，年

紀很輕，似乎不過十七歲的模樣，她生得身材修長，皮膚白皙，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微微一轉，流露出一股熾熱的風情，兩片薄薄的紅唇，老是在微笑，隱約露出一副潔白而不大整齊的牙齒，兩條烏溜溜的長辮子，有一條搭在胸前。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個熱情如火的北方俏姑娘。另外那個卜雲，看來二十剛出頭，剪了一頭短髮，打扮十分樸素，上身穿的竟是一件褪了色的束腰藍色幹部服，根本不像個香港學生。她容貌順眼，身材適中，表情嚴肅，但眉宇間仍然流露出一絲女性的溫柔。他再打量那幾個男同學，只見何家昌身材高瘦，長臉，下顎稍爲向前突出，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江一平中等個頭，穿著樸素，面貌老實；謝振賢和曹柏年都是身材面貌不甚顯眼的大孩子。

吃完飯，陳曉乾走出飯廳，到旁邊一排水龍頭洗碗。唐尤麗跟了出來，在他旁邊洗碗。

「你是從香港來的嗎？」她轉過臉來，操一口純正而清脆的普通話，明知故問地問道。

「是的。」陳曉乾用結結巴巴的普通話答道。

「你是英文書院畢業的，英文一定很棒，以後請多多幫助。」她嬌媚地笑了笑。

陳曉乾沒有正面答她，只問道：「你是北方人吧？」

「是的，我是北京人，但我爸調來廣州工作已有兩年多了。」

「以後我要向你學習普通話。」陳曉乾和她分手時，順便說了這麼一句。

「好！」她把手一提，眉飛色舞地滿口答應。

晚上，陳曉乾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前一天晚上，他基本上沒有睡過，今天又緊張了一天，已經很累了，本應一下子就入睡。可是，這是新生活的第一天，他不禁要回味，他又怎能睡得著呢？

聽蘇厚永說，班上還有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叫寇蓮娜。聽說她可能是全校最了不起的學生。陳曉乾在報章的取錄名單上見到這個名字，它排在全班學生名字之末，頗爲引人注目，加上名字西化，姓氏稀罕，因此，陳曉乾曾猜想，她可能是個東北摩登女郎。但據蘇厚永介紹，她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她出身於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參加過學生運動，後轉入游擊區。解放後，一直在黨的機關工作，在政界中頗爲活躍。聽說，她還是市委某書記親自推薦保送來上大學的。

聽了蘇厚永的介紹，陳曉乾不禁對寇蓮娜肅然起敬，心想和這樣經歷豐富的人做同學，一定會獲益不淺。他猜想她可能年紀較大，其表情和衣著一定比卜雲更加革命化。蘇厚永還告訴陳曉乾，卜雲在香港是個地下黨員。

(三)

九月一日正式開學。早上，全體新生集中在大禮堂，聽校黨委副書記麥廣昭作新生入學教育報告。

麥廣昭還兼任副校長，是位著名的老詩人。他講話帶有濃厚的江浙口音，使陳曉乾這個來自香港的學生聽得十分吃力。他輕聲地問坐在旁邊的蘇厚永：「你能全聽懂嗎？」

蘇厚永點了點頭，反問道：「你呢？」

「頂多是兩成。但連貫不起來，等於甚麼也聽不出來。」陳曉乾苦笑地說道。

「不要緊，慢慢就會習慣、聽懂的。」蘇厚永安慰他說。「我們的教授們，據說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用南腔北調的普通話授課。別說你們香港同學，就是本地的中學畢業生，也得一年半載時間才能習慣、聽懂。」

「那麼，我們不是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陳曉乾不禁有點吃驚，「這差不多佔了四年大學時間的一半！」

「那倒不一定，在形勢所逼下，只要留心，半年左右也基本可以過關。」

聽他說得那麼在行，陳曉乾不禁問：「你爲甚麼能夠聽得懂？」

蘇厚永微笑了一下，沒有作答。

「你們談些甚麼呀？」坐在前一排的唐尤麗掉過頭來，賣弄風情地瞟了陳曉乾一眼，然後做了個鬼臉。

就在這時，陳曉乾似乎聽到麥副書記說，今年本校招生三百一十四名，入學試的平均成績爲七十一．三分。香港學生鄭美寶坐在唐尤麗旁邊，可能也聽不大懂麥副書記的講話，低聲問唐尤麗些甚麼，唐尤麗和她耳語了一陣，又略爲轉過頭來，瞟了陳曉乾一眼，然後笑出聲來。鄭美寶樣貌普通，但皮膚白皙細嫩，身材婀娜，打扮入時。

「噓！」坐在唐尤麗她們前排的江一平掉過頭來，嚴厲地瞪了鄭美寶一眼。經他這麼一干涉，大家也就不敢再講話了。

下午，舉行分班學習，討論麥副書記的報告，並宣佈臨時班幹部名單。

會議由卜雲主持。她拿著一張名單，一一點名，點了十二個同學的名字後，她作了自我介紹。隨後，她宣佈何家昌爲班主席，張妙嫦爲學習委員，唐尤麗爲文體委員，江一平爲生活福利委員。據陳曉乾所知，何家昌、唐尤麗都是青年團員。卜雲解釋：班會幹部本應由班上同學自己選出，但大家初來，互不熟識，所以先由系裡指定，以後再正式選舉。她還宣佈，班長由校長任命，名單已上報校長辦公室，不日就會批准公佈。

陳曉乾感到奇怪，卜雲不是班幹部，爲甚麼由她來主持會議呢？還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寇蓮娜，她爲甚麼至今還沒露面呢？坐在他對面的四個女同學，其中有三個他是認識的，就是卜雲、唐尤麗和鄭美寶，另外是一位身材瘦削、面貌平凡的小姑娘。最初他以爲她就是寇蓮娜，但經卜雲點名，才知道她叫張妙嫦。蘇厚永低聲告訴他，張妙嫦也是團員。

卜雲接著說：「麥副書記的報告非常重要。由於我們班有幾位從港澳來的同學，恐怕他們聽不大懂普通話，所以我在這裡把主要意思重複一遍。」於是她拿出筆記本，一口氣複述了六點。複述完後，她又說：「以後，凡是領導作報告，如無特別規定，都應盡量做筆記，這樣討論起來就能有的放矢。」

的確，港澳來的學生，一般都沒有做筆記和小組討論發言的習慣，至少香港英文書院的學生是如此。所以陳曉乾覺得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鍛煉。

卜雲又說：「麥副書記說：我們大學是根據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培養德才兼備、體魄健全的建設人才。大家可結合自己的認識，談心得體會。」然後吩咐蘇厚永作紀錄。

看見沒有人開口，卜雲引導說：「大家不必想得很周到才發言，一點一滴的體會也可以講嘛！也可以表表態，例如，我們班有近半數的同學是從海外或港澳回來的，現在投回祖國的懷抱，一定會有各種感受的。」

她的啓發果然有效。皮膚黧黑、矮個子趙水生清一清喉嚨，用帶客家口音的普通話開始發言：「我在馬來亞出生、長大。上小學時就常聽父兄輩說華僑是海外孤兒。長大後確實有這種感覺，總覺得我們華僑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兒。解放後，祖國強大了，我們華僑的日子也好過了許多。今天我能回國升學，這是人民政府對我們僑生的關懷。我一定努力學習，把自己培養爲德才兼備、體魄健全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

卜雲讚許地點了點頭。

坐在趙水生旁邊的黃有爲忽然說：「德才兼備、體魄健全，這在我們剛領到的學生手冊上寫得很清楚，這就是我們的培養目標，我們都應達到。」黃有爲也是馬來亞歸僑學生，他雙眼窄長，似乎張不太開，他皮膚古銅色，身型粗壯，頗有點雄赳赳的男子氣概。

「那當然。」趙水生答了一聲。

「但是，這個目標的具體要求是甚麼呢？體魄健全這點好理解，才也似乎不難理解，把功課學好就是了，我看任何國家都有這樣的一個要求。學校嘛，有如工廠，有哪一個校長不希望自己的學生成績優異的呢？但德就不那麼容易理解了。外國就沒有明文規定這一點。」他好像發現甚麼新東西似的，把黑邊眼鏡扶正，眼光向大家一掃，得意洋洋

地補充一句：「所以，我希望同學們給我點啓發！」

「黃有爲同學這個問題提得好！」卜雲第一次露出一絲微笑，因此雙頰也泛紅起來，頗有幾分姿色。陳曉乾見了，不禁暗暗嘆息：「好端端的一個女孩子，爲甚麼要從朝到晚這麼嚴肅呢？把美麗的容貌也遮蓋住了！」

她停了停，然後略爲提高聲調說：「我們就先圍繞這個問題談談吧！」

「我認爲，海外的學校也有提到德的，如我唸的華僑中學，就提出『服務人群』的宗旨。」趙水生說。

「我認爲，『服務人群』不能跟我們學校提出的德相提並論。」唐尤麗用她清脆悅耳的北京音說。「人群是包括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

陳曉乾大感意外，想不到這個騷娘子竟也有點理論水平。

比較沉默寡言的申紀夏，此時說話了：「我想，一個人樹立了爲國爲民的理想，就是達到了德的要求。」申紀夏來自農村，身材比較粗獷，表情敦厚，穿著樸素。

陳曉乾覺得，申紀夏的解釋是最中肯簡練不過的了。還有甚麼思想比爲國爲民更高尙的呢？恐怕能達到這個要求的人並不多。

大家都沒做聲，似乎在思考著這個問題。

卜雲把眼光向同學們橫掃一下，說：「大家看看，爲國爲民的提法合不合適？」

只見唐尤麗用舌尖舔了舔薄薄的上唇，再度發言：「我覺得爲國爲民的提法含義不明確。到底是爲誰的國、誰的民呢？沒有說清楚呀！」

「當然是中國人的國，中國人的民。」趙水生插話說。

「那倒不一定。」張妙嫦說。雖然她開始時稍爲有點緊張，但很快就鎮定了下來。「比方說，有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有滿洲人統治下的民。」

「不能這麼說，」黃有爲反駁說，「不管誰統治，中國也還是中國。假若一個國家滅亡了，難道它的人民就不能爲它了嗎？」

看來黃有爲和趙水生也是能言善辯的人。

本來陳曉乾想發表自己的見解，但看見站在對立面的幾個人多是青年團員，他就決定暫時不表態了。他想青年團員的理論與政治水平應該比一般人爲高。

江一平一直在苦思苦想，這時似乎有所醒悟，十分謙虛地開口說：「我本人的政治水平不高，看法不一定對，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他看了一眼卜雲，繼續往下說：「我體會，剛才唐尤麗和張妙嫦兩位同學的意思是說，蔣介石和滿清王朝也可以接受『爲國爲民』的口號，要人們去爲他們的國，爲他們的民，即官僚、地主階級及其走狗。所以，」他又看了卜雲一眼，當他看到她臉上流露出肯定的神情時，就提高聲調說：「這個提法混淆了不同性質的國家的概念。」蘇厚永對陳曉乾說過，江一平追求進步，平時靠攏黨團組織，講話和發言都緊跟黨的政策和指示。

申紀夏忍不住說：「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新社會的大學生，而不是其他的大學生嘛！」

卜雲似乎不怎麼理會，開始向大家作小結：「剛才大家討論得很熱烈，很好。但發言面還嫌不夠廣。其他同學是否都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而，經她這麼一說，大家反而靜了下來，足足有五分鐘沒有人發言。卜雲似乎不想把這個問題拖得太久，於是就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德的最核心內容就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陳曉乾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新道理。他覺得，作爲人民，總是要受一定的政治集團領導的。在香港要受英國人的領導，如今自己自願回來，自然就自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於社會主義道路，他也沒有多大的認識，反正新中國已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這條道路他是願意走的。

學習會還討論了其他的一些問題。剛才沒有發言的同學隨後都或多或少地發了言。

第二章 特殊麗人

(一九五四年九月 — 一九五五年二月)

(一)

入學教育爲期一周，今天是最後一天。討論題目是如何互相幫助，去搞好全班的學習。

陳曉乾坐在蘇厚永旁邊。鈴聲過後，大家在教室圍著坐好，唯獨異乎尋常地不見卜雲。大約過了十五分鐘，當大家等得有點不耐煩時，只見卜雲領著一位女子走進教室來。陳曉乾還來不及看清楚那女子是誰時，就聽到一陣嬌滴滴的銀鈴般的聲音：「同學們，你們好！」

陳曉乾抬頭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二十四五歲的漂亮女郎。雖然她也穿一襲幹部服，短頭髮，但身材玲瓏，體態婀娜，步履輕盈。如此嬌小均勻的身材，是陳曉乾平生首次碰到的。更不尋常處，她的表情容貌，與眾迥異：在白中透紅的瓜子臉上，有兩條黑長的修眉，下面一雙杏眼，眼瞳異常烏亮，彷如一泓秋水，交替閃爍出風姿綽約與明亮的光彩，在一隻十分整齊的鼻子下面，是一隻櫻桃小口。與丹芷姑姑相比，這女郎又別有一番韻味。

「這是寇蓮娜同學！」卜雲恭恭敬敬地向大家介紹。江一平帶頭鼓掌。

「我因爲有點私事，請了幾天假，今天才趕到。」寇蓮娜在一張對著陳曉乾的椅子上慢慢坐下來，用頗爲標準的普通話說。在陳曉乾聽來，她的聲音彷如婉轉鶯啼，十分悅耳。看到卜雲在等待她作指示似的，她看了大家一眼，然後對卜雲說：「你們談吧！」

陳曉乾首先發言，他講了一通互相幫助的重要性之後，就具體地提出一些學習方法的問題，最後他舉出莫泊桑少年受業於福樓拜時，如何克服好高騖遠的思想爲例子。發言完畢，他抬起了頭，眼光正好與寇蓮娜水汪汪的眼睛相接，她竟嫣然一笑，笑得十分甜蜜迷人。

寇蓮娜一直在聽大家發言，不時懶洋洋地在筆記本上記上幾筆。陳曉乾看得清楚，她的一雙玉手，既纖細又幼嫩，怎能在山區拿槍打游擊呢？

最後，卜雲作了十五分鐘的總結發言。她特別表揚了陳曉乾，說他能積極發言，關心集體。陳曉乾又發現寇蓮娜對他嫣然而笑。

卜雲發言完畢，又畢恭畢敬地對寇蓮娜說：「請您給我們作些指示吧！」

不料寇蓮娜卻把臉一沉，雙眉一蹙，不高興地說：「你以後不要用這種字眼了，我們大家都是同學嘛。」她轉過頭，剛好陳曉乾看過來，她又莞爾而笑。

不過，她還是說了幾句話：「在班上，我算是老大姐了，但也大不了你們幾歲。以後大家要親密無間，坦誠相處。」停了停，她用十分友好的口吻說：「今天我們能舒舒服服地坐下來學習，這是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成果，也是人民對我們的信任和委托。我們，包括我自己，應該十分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刻苦用功，學好本領，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來爲建立一個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作出貢獻！」

她的發言是那麼自然流暢，語調是那麼抑揚頓挫，本身已具感染力，加上內容簡潔有力，使陳曉乾感到，她的確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 他心目中開始對共產黨員產生崇敬的心情。他曾聽人講過：共產黨員滿口政治，對人嚴厲；共產黨員只有黨性原則，而沒有傳統上的人之常情；共產黨員只有大我，而無小我。他最初見到卜雲時，就覺得上述講法不盡確切：她有時晚上到男生宿舍找人談話，回去時怕黑就要人陪。如今他又見到「老」黨員寇蓮娜，她既有高度的政治理論水平，又有普通年輕女子的一切特徵。他想：也許這是一種新人吧？他喜歡這種新人。

晚上，系裡主辦迎新晚會。先由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致歡迎詞。高書記年紀很輕，眉目清秀，舉止溫文，學生裝打扮。陳曉乾曾在食堂見過她，當時還以爲她是高年級的學生，後來蘇厚永告訴他，她是本系五三年的畢業生，原爲地下黨員。

跟著是系學生會代表和新生代表講話。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的是，新生代表既不是團支部書記卜雲，也不是班主席何家昌，而是蘇厚永。

今天晚上，蘇厚永穿著一套嶄新的軍裝，英氣勃勃，講話簡練有力，聲音洪亮，他的一雙俊眼好像有一種磁性吸引力。陳曉乾似乎突然發現，蘇厚永原來是個傑出的青年。

隨後，由各年級學生表演文藝節目。節目完畢，舉行舞會。

陳曉乾跟鄭美寶跳了一個狐步舞和華爾茲舞之後，音樂再起時，是探戈舞。可能會跳探戈舞的人不多，音樂響起後仍沒有人出來。陳曉乾走到張妙嫦身邊，有禮貌地微微欠身，但她卻十分抱歉地說：「對不起，我不會。」

就在這時，一陣銀鈴似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陳曉乾，讓我來代替張妙嫦吧！」他轉身一看，只見寇蓮娜艷光四射地出現在他面前：

她頭上扎了一條粉紅色的綢帶，把如雲的秀髮順往後方，一對雪白的耳珠子露出在她光滑的臉頰上。她穿著一件三色連衣裙，更加綽約婀娜。

陳曉乾感到有點受寵若驚，但在他驚魂甫定時，寇蓮娜的左手已搭在他的肩膀上了。

寇蓮娜的舞藝相當高超。此刻，這對舞伴的表演出盡了風頭：陳曉乾英俊而溫文的容貌，翩翩的風度，配著寇蓮娜逼人的艷氣，輕盈優美的舞姿，簡直是專業舞蹈家的演出。音樂一停，人們立刻響起了一陣辟辟啪啪的掌聲。

「你真是多才多藝！」寇蓮娜仍然拖著陳曉乾的手，十分開心地說，「在香港時常上舞廳嗎？」

「不，我從來不上舞廳，只是有時和同學、朋友們開開 party，有時假日偶爾在家開著留聲機玩玩。」

「和女朋友跳嗎？」她眼珠含笑一轉，鬆開了手，問道。

「嗯……」陳曉乾有點口吃，「是和我的……」

寇蓮娜吃吃地笑了起來，打斷了他的話。

跟著是華爾茲舞。這回陳曉乾主動請寇蓮娜。

寇蓮娜簡直是小鳥依人，有時她的臉頰自覺或不自覺地輕輕挨在陳曉乾的左胸脯上。

「真想不到，你的舞跳得這麼好！」陳曉乾低聲地讚嘆說。

「你以爲我們『土氣』，跳不好舞嗎？」她側著頭，撒嬌地反問。陳曉乾真不敢相信，這位鶯聲燕語的嬌娃，竟是當年的游擊英雄！

「不，你哪裡有半點土氣呢？」

「我們跟普通人不同之處就是：要洋，可以不亞於香港貴小姐；要土，可以土過山野村姑！」說完，她眉宇間流露出一股銳氣。陳曉乾立即感到拘束起來，手上摟著的尤物似乎忽然變成了一個殺氣騰騰的沙場勇士。

陳曉乾頓時成了受人注目的人物。當下一個舞樂響起來時，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走過來，微笑對他說：「肯賞臉嗎？」

陳曉乾更加感到受寵若驚。本來，女士請男士跳舞，他在香港從未碰見過。如今，竟有兩位女士主動請他跳舞，而且還是當權人物。

雖然，高菲菲的舞藝遠比不上寇蓮娜，但她跳得非常認真，態度十分友好。在跳舞過程中，她向陳曉乾了解一些他在香港的情況，並徵求他對系和學校領導的意見。

當晚，陳曉乾盡興而歸，他感到，這個大家庭，比他原先所想像的要溫暖得多。

(二)

開學至今已有二十多天了。

上午最後兩節爲政治課《中共黨史》的課堂討論。據說這是學習蘇聯的新教學法。討論題目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性質和任務。上周政治課時，教師已佈置了這個題目讓學生們準備。

主講這門政治課的馬講師，是位三十剛出頭的北方女性。她講課語言精練，重點突出，對學生諄諄善誘。她首先講明，課堂討論能使學生主動活潑地學習，教師能及時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然後她引導同學們就上述問題進行討論。由於她巧妙進行溝通，課堂討論十分熱烈。許多不大被注意的問題被提出來討論、解決了，大家的印象比較深刻。

陳曉乾積極發言，他所提出的不少論點，得到馬講師的肯定。提到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他不僅能按照教科書上的要點，條理清楚地加以闡明，還能結合本身和家庭的經歷以及個人的體會，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長期鬥爭的必然產物。

陳曉乾發言完畢，馬講師十分讚賞地點了點頭，說道：「陳同學生動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辯證關係，以一位香港回來還不到一個月的學生來說，這是十分難得的。」然後，她稍爲變換一下語氣問道：「陳同學，既然你已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性質、任務，你對它應採取甚麼個態度呢？」

陳曉乾想了一下。他想到在他回來的大半個月中，最經常聽到的政治詞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於是，他就說：「熱愛中國共產黨。」

「光熱愛夠嗎？」馬老師微笑地進一步問。

他急忙補充一句：「接受黨的領導。」

「不錯，我們要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它的領導。」馬講師把語氣一轉：「但是，對於一個有志氣的青年，這還不夠，他還應該有更高的目標。」

「黨指向哪裡，我就奔向哪裡！」他突然想起在入學教育周看過一齣電影，講的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服從國家分配，到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安家落戶的故事，主人翁就曾說過上述那句響亮的話。

「唔……」馬講師顯得有點爲難的樣子。她可能覺得，這位來自香港的學生，已經講得很不錯了，但她還要啓發他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你既然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就應下決心，創造條件，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做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去爲共產主義事業，爲人類的徹底解放，奮鬥終生！」

然而，陳曉乾一下子還不能真正理解馬講師的這番話，他眨了眨他那雙似乎總是在笑的明亮眼睛，有點茫然。

馬講師見狀，不禁抱歉地低聲笑一笑：「我有點要求過高啦！」

鄭美寶忽然舉手示意要提問題。馬講師點了點頭，她就開口問道：「我有一個問題弄不清楚：擁護共產黨，宣佈自己屬於共產黨不就成了嗎？據我所知，英美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爲甚麼我們卻要創造條件、爭取加入共產黨呢？要創造甚麼條件呢？怎樣爭取加入呢？」這也正是陳曉乾剛剛想到的問題。

「你們誰能給鄭同學解答這個問題？」馬講師問大家。大家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寇蓮娜身上。

寇蓮娜也不客氣，她輕輕地舉了一下手，還未等馬老師點頭，就開口了：「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在於組織的力量。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與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有本質的不同，它依靠嚴密和具有鐵一般紀律的組織，去達到其崇高的目的。任何人要參加共產黨組織，都要履行個別入黨手續，任何人也只有達到

了或基本上達到了黨員的標準，黨組織才會吸收他入黨，成為黨員。」

陳曉乾用十分敬佩的眼光一直看著她講話。

寇蓮娜頓了頓，然後略為提高調門說：「如何才算達到了共產黨員的標準呢？這在黨章上有所規定，我在這裡就不多講了。但斯大林有一句高度概括共產黨員特性的名言：『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造的。』也就是說，不是用普通材料製造的。他之所以特殊，就是因為他能高瞻遠矚，看到歷史發展的進程。」

大家對寇蓮娜權威性的發言，都用肅然起敬的態度傾聽著。尤其是陳曉乾，更是敬佩得五體投地，他情不自禁地痴痴地看著她。她發覺了，又是莞爾而笑。

在到食堂的路上，陳曉乾忽然聽到寇蓮娜在後面叫他，於是，他就退了下來，與她並肩走著。

「我今天的發言有甚麼不恰當之處嗎？」她笑了笑，問他。

「講得太好了！」陳曉乾由衷地說。「今後請你多多指導。在政治上我還是很幼稚的。」

「我十分樂意。」她非常熱情地說。「但英文你卻要幫助我。」

「我們共同研究吧！」陳曉乾一口答應下來。在這大半個月來，他觀察到，寇蓮娜在學生中威信之高，似乎在黨支書高菲菲之上，有些人唯恐對她奉承還不及。陳曉乾向來不屑於對別人阿諛奉承。他對寇蓮娜只是出於敬佩而已。不過，不管怎麼說，她對自己特別友好，他內心也產生了幾分光榮感。

(三)

早上上課前，卜雲向全班宣佈校長辦公室已批准蘇厚永為班長。她還指出，班上的整個工作，由青年團支部書記、班長和班主席負責：團支書管同學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發展工作，班長也管同學的思想，尤其是在學習上出現的思想，他直接向校長負責，班主席領導班委會，管理同學的學習、生活福利、文體等行政事務。她建議第二天下午利用文體活動時間進行班委會的正式選舉。

蘇厚永被任命為班長，陳曉乾自然感到高興，因為蘇厚永是他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陳曉乾喜歡蘇厚永樂於助人，消息靈通，看問題中肯，並常常在許多政治問題上提醒他。他覺得，在政治上，寇蓮娜和蘇厚永都值得他敬重，但寇蓮娜的政治理論水平高於蘇厚永，往往能靈活地引經據典，因此，在他心目中，她有點高不可攀，而蘇厚永對中央各個時期的內部指示，瞭如指掌，他似乎有另一條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消息渠道。據陳曉乾所知，蘇厚永雖然當過兩年解放軍軍官，但他只是個團員，而不是共產黨員，他怎麼會這麼消息靈通呢？

午餐後，蘇厚永約陳曉乾到校園內的六角亭談心。

「你對選舉班會有甚麼看法？」他問陳曉乾。

「卜雲剛才才宣佈，有點突然，我還來不及考慮哩！」

「團支部已經醞釀過了，人選已經定了下來。」

「定下來了？那還要我們選舉甚麼？」陳曉乾感到大惑不解。

蘇厚永解釋說：「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助手，它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協助黨完成任務。青年團是先進青年的政治組織，它也是通過組織的力量去執行黨交給它的任務的。它的組織原則與黨的組織原則一樣，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比如說，選舉班會幹部，我們團支部五個團員醞釀後，得出一個名單。在班上選舉時，團員就按照這個名單採取一致行動。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五個團員一起舉手，加上寇蓮娜，就是六票。同時，在同學中，必定有一部分申請入團的人，他們靠攏團組織，會按照團員的行動行事，這樣就可以達到半數或以上。」

「如果另外半數的同學選出另外一個名單呢？」

「這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爲另外半數的同學，即使是大半數的同學，由於沒有一個組織去統一他們的行動，所以是極少能行動一致的。」

「這不是有點包辦嗎？」

「不能這麼說。雖然青年團通過組織力量，去保證它定出的人選，但是團員們卻是以班上普通成員的身份來參加選舉的。所以不能叫做包辦。」

經他這麼一解釋，陳曉乾似乎明白了個中的道理，也明白了爲甚麼許多國家禁止三人以上的集會。但他仍然對有些問題不太明白，所以他再問道：「這麼說，如果一般同學知道了這件事，他們對於選舉就不太熱心了。」

「是的。」蘇厚永點了點頭。「我現在找你，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指了指在蓮塘邊、柳蔭下的唐尤麗和鄭美寶，「她們也在談這個問題。我們團員分頭找同學，徵求意見，也可以說是交換意見。如果全班同學的看法基本一致了，以後就不會有甚麼意見了。」

「其實，通過這種協商的方式就可以了，選舉似乎是多此一舉吧？」

「不管怎麼說，多此一舉還是要的，這是手續嘛！」蘇厚永說，「其實，我倒不太看重形式。看問題要看實質嘛，對嗎？」

「看問題要看實質」，這是蘇厚永的口頭禪，也確實是他看問題、處理問題的基本態度。陳曉乾沒有理由不同意這種態度。

之後，蘇厚永向陳曉乾透露了團支部內定的班委會幹部名單：班主席何家昌，學習委員陳曉乾，文體委員唐尤麗，生活福利委員江一平。他還解釋：大的班分別設有文娛委員和體育委員，小班則由一人兼任。

陳曉乾對其他人沒有甚麼意見，但卻不同意自己當學習委員。他認爲，學習委員還是選內地同學爲好，因爲香港的教育制度與內地的大不相同。

蘇厚永極力鼓勵他，並答應盡力幫他。他還是不同意，又說，最好找個團員擔任此職務。

「你不必推辭了。大家認爲你合適，這是不會錯的。」跟著，他聳了聳肩說：「我接受了任務，一定要完成，你就答應吧！況且，這也是寇蓮娜的主張。」

「她又不是團員，怎麼又說是她的主張呢？」

「你還不明白，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寇蓮娜是系學生黨支部書記，系團總支書記還受她的領導，何況我們班的團支部？我們的團支部書記卜雲不也是個黨員嗎？」蘇厚永耐心地啓發他。「黨團知識，你以後會慢慢懂得的。」

要他當學習委員，原來是寇蓮娜的主張，陳曉乾內心不禁感到一陣喜悅。於是他不再推辭，默然接受了。

這時，只見唐尤麗一個人慢慢走過來，笑著對陳曉乾說：「我們的學習委員，這回你更有責任輔導我了。」

「鄭美寶不是跟你結成互助對子了嗎？」陳曉乾問道。

「她喜歡和你配對呀！」蘇厚永從喉嚨裡笑出聲來。

「真的嗎？」入校之初，陳曉乾曾答應幫助唐尤麗學英文，她也答應幫助他學普通話，就以爲蘇厚永是說真的。

但是，唐尤麗卻突然柳眉直豎，杏眼睜圓，薄薄的紅唇一張，罵道：「你這個壞心眼的班長，我非打你不可！」就提起手上的柳枝，向蘇厚永打過去。蘇厚永一閃身，迅速閃到亭柱子後面去了。唐尤麗吃吃地笑了起來。

起初，陳曉乾還有點莫名其妙，後來聽到唐尤麗吃吃的嬌笑聲，才恍然大悟，不禁臉上微微一紅。

唐尤麗轉過臉來，笑嘻嘻地睨視著他，突然大方地問道：「怎麼樣，班長作主，要我

們配對，你不反對吧？」

「不反對，」他也大方起來，「但有一個條件，你不能鞭打我！」

三人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四)

蘇厚永很關心陳曉乾的進步。在平時談話中，他經常啓發他主動提出申請入團。陳曉乾領會他的心意。但是他想，按照團章的要求，青年團員在政治上、思想上、學習上、生活上都應該做青年人的表率。這是很高的要求，他自問離開這個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

照他的觀察，班上的蘇厚永、何家昌、唐尤麗和張妙嫦這四個團員中，夠格的似乎只有蘇厚永一人。何家昌工作能力還可以，學習上也算是中上水平，但自高自大，愛出風頭，脫離群眾。唐尤麗大方熱情，性格開朗，但她有點任性，喜歡賣弄風情，學習不太用功。張妙嫦則死氣沉沉，整天捧著大部頭書，苦啃苦讀，但越讀越糊塗，成績低下。

總之，他認爲，當自己基本上達到團章所規定的要求以後，才願提出入團申請，因爲他不想給青年團臉上抹黑。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蘇厚永。

「你的想法是無可厚非的。」蘇厚永說。「我理解你的思想。的確，有些人在申請入團的過程中十分積極，對自己言行的要求很高。但是，一旦入了團，就鬆懈下來，或甚至比原來更差，他們趾高氣揚，爭名奪利，脫離群眾，給團組織帶來很壞的影響。」他停了停，繼續說：「但有甚麼辦法呢？你總不能考驗他直到快超齡時才吸收他入團呀！」

「當然，我也知道不能要求太高。如果有這麼高的覺悟，就是共產黨員了。」陳曉乾說。「但也不能太低，至少思想動機要端正。」

「但是，他可以在爭取期間表現得很端正呀。」

「這的確是個難題。不過也可以從他平日的一言一行中，多少看出他的爲人吧？」

「那倒不一定。」蘇厚永眨了眨眼，猶疑了一下，忽然問道：「你看江一平怎樣？」

「江一平？」陳曉乾思索了一陣子，然後說：「他搞生活福利工作，十分積極肯幹，辦法也多。他對同學的態度也很好。我看他比許多團員要強。」

「他讀高中一的時候已申請入團，入大學後不久又提出申請，還寫過血書呢！」

「血書？」陳曉乾有點不明白地問。

「是的。他割破手指頭，用自己的血來寫申請書，表示要求迫切和一片真心。」

「這樣的人，應該是很夠條件的了。」陳曉乾不禁稱讚起來。「這點，我還做不到哩！」

「但是，有人認爲他把自己的真正思想深深地掩藏起來，又有人認爲他是個很有機心的人，說他把人分爲三等對待：第一等是黨團員，他在他們面前表現得老老實實、馴馴服服，主動爲他們效勞；第二等是申請入團的人，他對這些人也能做到有求必應，但恭敬的程度則不如第一等人；第三等是一般同學，他不屑與這類人交往，對他們敷衍了事。」

「我對他別的不大了解，沒有發言權，但講到他看不起一般同學，我看就不一定是事實，因爲他對我是十分友好合作的，我也是一般同學嘛！」

「你？」蘇厚永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知道嗎？在他心目中，你是個特殊的一般同學。」

「特殊？我有甚麼特殊之處？」陳曉乾眼瞪瞪地看著他。

「因爲你有一個大後台。」

「別開玩笑了。我又不是出身革命家庭，又沒有任何親戚當大官，哪裡來的大後台？」

「有，那就是寇蓮娜！」

「寇蓮娜？」陳曉乾一時弄不清楚蘇厚永的意思。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蘇厚永笑著說，「寇蓮娜對你的才華和爲人特別欣賞，江一平這麼細心的人，怎麼看不出來？」

陳曉乾不禁啞然。過了一會，他問：「他像勾踐臥薪嚐膽般爭取入團，爲的是甚麼呢？」

「前途呀！」蘇厚永說，「入了團，可以較容易入黨。從短期利益來看，畢業工作分配時，團員可望分配得較好的工作崗位，可以爭取到蘇聯或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留學，等等。所以，」他加重語氣說，「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原來如此。」陳曉乾明白地點了點頭。「那麼，我就更應該在入團動機上加強思想鍛煉了。」

「不過，」蘇厚永吩咐說，「這是一些群眾的看法，你不要對別人講。」停了停，他補充一句：「本來，團組織內部的事，我是不應向外洩露的。」

「你放心好了。」陳曉乾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兩人回到宿舍，聽見隔壁房間似乎有人在吵架，於是他們就走了過去。

只見江一平坐在書桌前寫東西，黃有爲則站在他面前，氣衝衝地說：「……你這樣做就不對嘛，每次分電影票，我都是站位！」

江一平毫不動氣，他慢慢地抬起頭來，不慌不忙地說：「我本人要的也是站票呀！」

「你本人的事我管不著！」黃有爲十分委屈地說，「爲甚麼團幹部每次都得到好票？」

趙水生也插話說：「是呀，爲甚麼我們這些群眾每次得到的都是差票？」

「你簡直是欺人太甚！」黃有爲忿忿地說。

「不能這麼說吧！」江一平仍然心平氣和地解釋。「吶，」他指了指陳曉乾，「他也是一般群眾，他卻沒有每次都是站票呀。」

看到這個情況，蘇厚永上前調解說：「大家對班幹的工作有意見可以提，但不必動氣。」

「哪能不動氣呢！」黃有爲餘怒未息，「如果你受到三等公民的待遇，你會怎麼想呢？」

蘇厚永一時無言以對。

這時，卜雲剛好到男生宿舍來找蘇厚永商量工作，聽了雙方的陳述後，她表示：「江一平也是很難做的，因爲每次發給我們班的好票只有三幾張。我曾告訴過他，不要把好票分給我們團幹，但他感到仍然很難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每次的站票也是兩三張呀！爲甚麼我和趙水生總是得站票？」黃有爲質問道。

這麼一說，卜雲也無言以對。歇了歇，她對江一平說：「以後注意分得均勻些好了。」

蘇厚永拉開黃有爲，對他說：「上自修的時間到了。這個問題讓我們去研究解決吧！」

陳曉乾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開抽屜，發現裡面有一張一等的電影票。他沒有因而感到高興，反而覺得不是滋味。

(五)

上午上《文藝學引論》課時，劉教授提到元末作家高則誠所作劇本《琵琶記》。據他說，在《琵琶記》中，高則誠把民間傳說中蔡伯喈上京考中狀元、遺棄糟糠妻的故事，改爲：他之所以招贅於牛相府，是出於形勢所迫。後其妻趙五娘乞食進京，在牛女的幫助下，竟得團圓。劉教授認爲，高則誠把封建士子科舉高中後就拋棄糟糠妻這種帶普遍性的悲劇，改爲客觀環境使然，給後世的陳世美們提供了卸脫罪責的藉口。

晚上自修時，陳曉乾到學校圖書館中國古典文學書籍閱覽室，借讀《琵琶記》。他對有關蔡伯喈的父母在鄉間餓死、趙五娘琵琶上路的情節，甚爲感動，對牛女寬大、慈悲的胸懷甚爲讚賞。但他懷疑，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是否有那種人存在。

正在看得入神，突然有人輕輕按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立刻抬起頭來，原來是寇蓮娜。她笑嘻嘻地低聲問道：「看甚麼書看得這麼入神？」

「高則誠的《琵琶記》。」他把書面翻給她看。

她立即收了笑容，似乎是在想甚麼，然後她說：「關館時，我來找你。」

陳曉乾心中突然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根據他半個學期來的觀察，在這個社會裡，政治界線是很分明的，尤其在婚姻、戀愛問題上。女方如果是個黨員，就絕少找團員來談戀愛，更不用說非團員了；如果女方是團員，她也絕少找非團員，最理想的是找個黨員，當然在多數情況下是團員配團員。至於非黨員、非團員的男同學，如果看上一名女團員，那是近乎妄想，如果看上一名女黨員，那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反之，男黨員和男團員則有較大的選擇餘地，他們可以選擇非黨非團的女性，而不會受到任何無形的輿論壓力。這也許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丈夫一定要強過妻子的思想吧？按照這個分析，寇蓮娜絕不可能對他有甚麼意思。但為甚麼她對自己特別好呢？而且他還直覺地感到，她的這種友好感情，有時似乎含有絲絲愛意。是不是自己自作多情？抑或這僅僅是她做思想工作的一種手段？

正當陳曉乾胡思亂想的時候，下自修的鈴聲響了。他剛把書籍收拾好，寇蓮娜就走過來招呼他一起走出圖書館。

「我有些話要跟你說。」寇蓮娜一邊走，一邊回頭對陳曉乾說，「我們到荷花池畔去坐一會兒好嗎？」

「好！」陳曉乾一口答應了，並加快了腳步，與寇蓮娜並肩起來。他們默默地轉了兩段林蔭小徑，來到荷花池畔，在一張石長凳上坐了下來。在周圍十來張石長凳中，有幾張已坐上了雙雙情侶。這氣氛使陳曉乾突然感到情緒緊張起來。但寇蓮娜卻泰然自若，她把身體向陳曉乾挪近一下，開口說道：

「你為甚麼對《琵琶記》這麼感興趣？」

「劉教授不是說，它是我國比較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嗎？」陳曉乾解釋說，「我爺爺是清朝的進士。我爸爸雖是香港的英文書院畢業生，但他自小受家學薰陶，中文根底深厚。到了我這一代，由於戰亂，家中的藏書幾乎全部丟失了，所以比起前輩來，差距很大。現在有機會接觸這些書籍，我感到很幸運。」

寇蓮娜忽然「嗤」一聲笑了起來：「我只問了你一句，你卻作出了這麼一大堆解釋！」陳曉乾沒做聲。

「你在香港不是有了女朋友嗎？」她突然問。

「沒有呀。」他有點奇怪她為甚麼會這麼問。

「我記得，在那天的迎新晚會上，你好像說過，你在香港已經有了女朋友。」

「哦！」他想起來了，「我當時只是要說我跟我姑姑跳舞。」

「你姑姑？」

「是的。我姑姑和我自小是同班同學，小學時，她第一，我第二，到了中學，則是我第一，她第二。」提起丹芷姑姑來，陳曉乾就覺得甜滋滋的。「她人品很好，心地善良，長得十分漂亮，而且追求進步。她曾經參加過今年內地的高考，可惜因政治科沒考好而沒有考上。」

「我相信她長得很漂亮，人品很不錯，」寇蓮娜認真地說，「因為你也很英俊，人品也很好。」

聽了她的話，他的臉「刷」一下紅了起來。

「在你內心深處，你一定把你姑姑作為選擇女朋友的標準，是嗎？」她用銳利的眼光盯著他。

經她這一說，他才恍然大悟：在中學最後兩年，有不少條件很好的女同學向他獻慇勤，他總覺得沒有一個盡如理想，原來姑姑的形象已深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之中。

但她突然把話題轉開：「你覺得我有點怪嗎？」

「怪？」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比如說，我跳交誼舞的水平比得上香港闊小姐，但我卻當過所謂『土共』，你看我

『土』在何處呢？」

其實，陳曉乾一直以來都在思考這些問題，仍百思不得其解。

寇蓮娜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條手絹來，一陣淡淡的紫羅蘭幽香立即飄了過來。陳曉乾頓時產生一種迷幻的感覺，彷彿是坐在丹芷姑姑的身旁。

「人們不理解，其實我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她開始侃侃而談。「人們普遍追求和嚮往的東西，我當然也追求和嚮往，否則，我們幹革命為了甚麼？」

這句話多麼一針見血，陳曉乾不禁點了點頭。

「斯大林關於『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造的』這個說法，是指其個性而言，即他的政治抱負及思想修養。但他不可能脫離人的共性。難道他不需要戀愛、結婚？他沒有個人美好的憧憬？他不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的確，在陳曉乾的心目中，寇蓮娜具有普通女性的一切特點。她不像卜雲，人們可以從卜雲的衣著、言談、表情以及行為中，一眼就看出她是個共產黨員。她也不像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高菲菲雖仍不失為人情味較多的女性，但她拘謹、含蓄，有時流露出共產黨員凜然的氣質。

「我喜歡舞蹈、音樂、藝術，」她繼續侃侃而談，「解放後，我有條件去追求這些東西了。由於我的興趣很濃，所以很快就學上了手。」

「這是因為你有這些方面的天才。」陳曉乾插了一句。

「是嗎？」她轉過臉來看了他一眼，「人們毫無異議地接受這樣的一個定義：天才加努力是成功之本。殊不知這個定義是片面的！」

「片面的？」陳曉乾感到有點意外。「那麼，全面的定義是甚麼呢？」

「全面的定義應該是：興趣、天才加努力，而興趣則是原動力。我記得列寧說過：如果恩格斯從事寫詩，他頂多會成為一個蹩腳詩人，因為他對詩歌沒有多大興趣。」

多麼新鮮的見解啊！陳曉乾越聽越愛聽，他不自覺地把身體向她移近一點。

她換了一口氣，傾吐心聲地說：「我這個人，你慢慢會了解的，是愛才如命的。人們往往把西太后與武則天相提並論，這是極不恰當的。西太后只不過是個庸俗的女人，而武則天則具有慧眼才情。駱賓王為徐敬業寫《討武曌檄》，把武后罵得狗血淋頭，但武后讀後，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之嘆。你是我所認識的青年人中最有才華的人！」

「我最有才華？」他有點受寵若驚。「你過獎罷啦！」

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笑咪咪地低聲地、有節奏地朗誦一首詩：

百載屈凌夜漫漫，
幾回驚夢淚斑斑。
如今赤縣昇平日，
興振中華意正歡。

這是陳曉乾在本期校刊上發表的一首詩，寇蓮娜居然能感情充沛地朗讀出來，他不禁又驚又喜。

一陣幽香又從寇蓮娜那裡飄過來，只見她從書夾裡拿出一張摺住的紙條，一邊遞給他，一邊說：「我也不自量力，學人塗鴉，寫了一首詩，特請你指正。趁晚自修後這點時間找你，就是要虛心向你請教。」說完她站了起來。

陳曉乾接過紙條，也站了起來，跟著她離開荷花池畔。他看著她擺動著婀娜的腰肢走在前面，不覺感到有點迷惘。

回到宿舍，他打開寇蓮娜的字條，只見在粉紅色帶有薄薄香氣的箋紙上，字體端正秀麗地寫著一首詩：

遣懷

三載淒清夜寂沉，

幾回腸斷淚沾襟。
春風最怕黃昏霧，
不勝惆悵息夫人。

他感到非常奇怪，以寇蓮娜那樣一個革命者，何故會發出那麼幽怨的呻吟？他誦讀再三，極力推敲，仍然得不出別的含義。難道她已結了婚，婚後夫婦感情不好？但這似乎又不大可能，以她那樣出名，這方面的事情他是不可能不略有所聞的，至少，她已結婚之事，沒有必要如此保密。

第二天早上到教室上課時，寇蓮娜對陳曉乾發出嫣然一笑，帶有點悽涼的味道。

(六)

光陰荏苒，轉眼又到學期考試。

這學期，陳曉乾他們有九門功課，其中有五門要進行學期考試：《中共黨史》、《現代英語》、《文藝學引論》、《語言學引論》和《中國史》；有四門功課考查。所謂考查，就是以平時成績為準，分及格和不及格兩種。複習考試時間為三周。

考試首次學習蘇聯經驗：除英語課的一些項目採用筆試外，其他考試課程一律採用口試，即教師先用紙條準備好多條題目，由考生以抽簽的方式抽出一條，給予十五分鐘至半個鐘頭的時間進行即席準備，然後向教師作口頭回答，教師可以補充提問與本試題有關的問題。記分方式也是學習蘇聯的，採用四級記分法：優、良、及格、不及格。廢除百分制。

陳曉乾感到既緊張又激動。根據學生記分冊的說明，畢業論文優異者，通過答辯後，可被授予某一等級專家的稱號或相應的職稱；如果在大學學習期間，四年中各門功課的考試成績都獲得優等者，可直接升入研究班、留校當助教或優先被選派出國留學。

陳曉乾暗下決心，爭取全優。

學校向學生提出「以優異成績向祖國和人民匯報」的口號。食堂也天天加菜，加強學生的營養，使同學們一心埋頭複習。寇蓮娜和卜雲這些黨員學生，平時有許多社會工作，中午、黃昏以至晚自修時間，往往被佔用。如今，這類學生的社會工作也被壓縮到最低限度了。

現在，陳曉乾在系圖書館、校圖書館、閱覽室，經常可以見到寇蓮娜。她似乎也在專心複習功課，除了和陳曉乾打招呼、淺談幾句外，沒有多談別的事。自從上次她給他那首詩之後，他就一直找不到機會跟她談談，而她也似乎不急於要聽取他的意見。目前是複習、考試，他就更加不敢打擾她了。

陳曉乾第一炮就打響了，政治課獲得了優等成績。這曾引起過一陣小小的轟動，因為在全系港澳、華僑學生中，他是第一個在政治課考試中獲優等成績的人。在班上，獲得這個成績的只有三人：他、寇蓮娜和蘇厚永。卜雲只得到個「良」。

考《現代英語》，分筆試、口試十個項目進行。陳曉乾以十項全優奪得全班第一，受到教授們的高度讚揚，從而奠定了他在系裡高材生的地位。寇蓮娜更是對他讚不絕口。她告訴他，系領導認為他是解放以來外文系最拔尖的學生。全班同學《現代英語》的成績也不弱，獲得優等成績的有七人，除陳曉乾外，還有鄭美寶、黃有為、趙水生、卜雲、蘇厚永和寇蓮娜。

經過三周的奮戰，陳曉乾以五科優等成績，在總分方面，名列前茅。獲得五優的還有蘇厚永。

全部考試完畢後第三天就開始放寒假。

緊張過後，陳曉乾突然感到心靈有點空虛。他自覺這份空虛感要在寒假期間由丹芷姑

姑來填補。他有許多新鮮的見聞和感受要告訴她。他決定於正式放假那天回港。

在放寒假的前一天晚上，寇蓮娜約陳曉乾去散步。這回他們到歷史系辦公室後面的馬崗坡，那裡有草坪、竹林，十分幽靜。由於全校考試結束，馬崗坡上情侶雙雙，少說也有幾十對，在其中，陳曉乾發現了黃有爲和鄭美寶，稍後又見何家昌與唐尤麗拉拉扯扯地走了上來。

人們當然不會認爲陳曉乾和寇蓮娜在談情說愛，因爲一個出名的女共產黨員，怎麼可能與一位香港學生談戀愛呢？人們一定以爲寇蓮娜是在做陳曉乾的思想工作。

在露天木長椅坐下來以後，寇蓮娜告訴陳曉乾：「我後天也要離校往上海度假，但我極不想去。」

「你有甚麼親人在上海嗎？」陳曉乾順口問了一句。

「愛人！」她毫不含糊地答道。

「愛人？」他感到吃驚。

「意外嗎？」她沒有看他。

「是的。」

彼此沉默了一下，寇蓮娜又開口說：「上次我寫的詩，你改得怎樣了？」

「在形式上，我看不出有甚麼可改之處。」他遲疑了一下，然後繼續說：「但詩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委實是太哀怨了。這詩不是你寫的吧？」

「是我寫的。」她斷然地說。

「是代別人寫的還是寫別人的呢？」

「是寫我自己的。」她的聲音很低，但說得字字清楚。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

彼此又沉默起來。寇蓮娜拿出一條香巾，神情幽怨地玩弄著，是個楚楚可憐弱女的模樣。要是在幾個月前，陳曉乾一定會迷惑不解，因爲弱女的形象與游擊英雄、特殊材料製造的共產黨員的形象是水火不容的。然而，經過她上次的闡明，他已不感到太過奇怪了。但他仍然覺得，像她那樣，個性與共性都表現得那麼鮮明的共產黨員，是不多見的。

「你在想些甚麼呀？」她轉過臉來，幽幽地看著他。

「沒有甚麼。」他立刻應了一聲。「我想，人類的確是十分奇異的動物。要了解一個人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你說得對，」她有同感地說，「最難之處是，人的思想在不斷地變。別人在變，自己也在變。」

她又在應用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了。陳曉乾只好結結巴巴地安慰她說：「如果一個人真的負心了，趁早發現更好。應該說，」他突然想起辯證法的一個概念：「壞事變好事嘛！」但他立刻又感到，以自己的身份和現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水平，似乎有點班門弄斧，所以臉上立刻「刷」一下子紅了起來。

然而，寇蓮娜卻平靜地說：「其實，誰也沒有負誰，只是我自己變了！」

她把自己的這種私事，也毫不掩飾地告訴他，他不禁又驚又喜。喜者，她這麼一個權威人物竟對自己如此信任；驚者，她的變是否會跟自己有關？

她忽然爽朗地笑了起來：「我們不談這個吧！」她站了起來，在陳曉乾面前來回走了幾步，又在原位坐了下來。「解放前，我只唸到初中畢業，後因種種原因，參加了革命，就一直離開了書本。現在有機會上大學，自然要抓緊時間學習，但畢竟年齡稍大了些，根基也比別人差些，尤其在英文方面。我今後的努力方向是：保持英文程度在班上的中上水平，在此前提下，重點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我自從入校大量接觸我國古典詩詞以後，簡直是神魂顛倒。在這兩個方面，你都可以當我的導師。」

「哪裡！哪裡！」陳曉乾客氣地說。

「我說的是真話。」她的一隻纖纖玉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一定要答應我：在今後的三年半，當我的導師。怎麼樣？」

在她的期待眼光下，他只好點頭同意，但卻又說：「不過，政治上你要幫助我。怎樣？」

「好，一言爲定。」

「對了，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應該注意些甚麼呢？」

「組織有這麼一個要求：回到香港以後，不利於社會主義祖國的話不說、不利於社會主義祖國的事不幹。回校後，希望能主動向團支部匯報一下。這些話本應由卜雲找你談的，不過現在我代她說了。回校後，如果你願意，向我匯報也可以。」

「我會按照組織的要求去做的。」陳曉乾恭恭敬敬地說。

「另外，我想就你和你姑姑的關係，提些參考意見。」

「噢？」他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和她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這本來是件好事，但這種感情可能會影響你們今後一生的婚姻，如合編《莎士比亞故事集》的 Charles Lamb 和 Mary Lamb 兩姊弟，就是相依爲命，終身不嫁、不娶的。我相信，你姑姑可能對你說過她要丫角終老的話。我說得不錯吧？」

他點了點頭，他不得不佩服她判斷準確。他想了想，然後說：「其實，這是她一時感情用事的說話罷了，到頭來她還是要嫁人的。」

「所以，你就要更加理智些了。」歇了歇，她忽然逼視著他，問道：「男女之間，如果不是夫妻關係，難道不可以建立其他親密的關係？」

他覺得她似乎是語帶雙關，於是，他就默默地低下了頭。

「這也是社會主義革命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陳曉乾不禁一怔。這個問題怎麼能和社會主義革命扯得上關係呢？但細想起來，他就覺得她的話甚有新意。社會主義革命除了在經濟戰線上，也在思想戰線上進行破舊立新。

後來，兩人談了一些詩詞歌賦之類的話題，就回去了。

(七)

離別了半年的香港，簡直看不到有任何變化。在陳曉乾變化了的眼光中，香港比以往更爲可憎。依舊是趾高氣揚的外國人，那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警察，那奔波營役的小販，那廟街燈下成行成列的妓女，那色情的報章、雜誌、電影，那黑社會，那兇殺、強姦、貪污、大魚吃小魚，那漫山遍野的木屋區，那人情薄似紙……這一切，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癰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刺眼地映入陳曉乾的眼簾。在廣州，這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市面一派健康的氣息，政府廉潔，幹部同心協力，人民安居樂業。

丹芷姑姑仍是半年前的丹芷姑姑，她依然對他關懷備至，問長問短。在紅磡船塢當高級文員的爸爸還是那麼隨和，但似乎對丹芷更加疼愛了，他三番五次提到丹芷如何懂事，他走了以後，如何更加關心他的生活起居。

「我在大學半年，學到的東西真不少，最主要的是學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兩相比較，祖國社會主義制度比香港好得多，我決心爲她努力奮鬥。」陳曉乾興致勃勃地告訴丹芷。

「這也是你當初的意願嘛！」她也高興地說。

「是的，不過現在更堅定了。」他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說：「現在我有些話要對你說，不過，你首先要答應我，如果我說得不對，你千萬別生我的氣。」

「我答應你。」她用期待的眼光看著他。

「我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一個合適你的男朋友。」他低著頭，不敢看她。

「爲甚麼？」她的身體似乎顫動了一下。

「因爲我回內地讀書了，你一個人孤伶伶的。」

「是的，十多年了，我們就好像親生姊弟一樣，形影不離！」她怔怔地說，「這半年來，我的確感到孤單！」她忽然振作起來：「但是，你不是說過，你可以經常回來看望我的嗎？即如現在這樣。」

「但是，我當初不知道，畢業後分配了工作，就不那麼容易獲批准回來探親了。畢業後如果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我們就可能不那麼容易見面了。」

她沉默起來，似乎在思考些甚麼。過了一會，她決然地表示：「我可以跟著你，你到哪裡，我也到哪裡！」

他突然想起寇蓮娜來。雖然寇蓮娜也是貌美如花，但她缺乏丹芷那種天真純潔的品質，而且丹芷的資質完全不亞於寇蓮娜。他忽然想到一個主意。「你這樣做會埋沒你的才能的，而且你也不值得作出這麼大的犧牲。我想到一個好辦法：我們要求爸爸讓你到英國去留學，你學成後回內地去。」

「這個主意好是好，但是我不想你爸爸爲我花那麼多的錢。」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他很有把握地說，「其實，以爸爸的經濟能力，是完全可以支持你去英國留學的，況且他又是那麼疼愛你。」

聽了他這麼說，她不再提出反對意見了。過了一會，她囁囁地問：「你在大學半年，結識了一些女朋友吧？」

聽了她的話，他不禁笑了起來：「同班有五個女同學，女朋友就是那五位了。」

「你爲甚麼才給我寫過五封信呢？」她用略爲責備的口吻問。

「那是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要努力去熟悉它，加上功課繁重，所以少寫信給你，以後我會多寫信給你的。」

「你知道人家多麼掛念你啊！當然沒有必要時，也不必把時間花在寫信上。」

陳曉乾不是個習慣於隱瞞事實的人。他向丹芷提到寇蓮娜，並對她大加讚賞。

「她既然有這樣的光榮歷史，有這麼高的政治理論水平，又長得貌若天仙，惹人憐愛，又對你這麼關心體貼，說不定你們會日久生情呢？」她雖然是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話，卻含有一絲酸溜溜的味道。

「她已經有了愛人。」他笑了起來。

「也許她覺得你比她的愛人更理想呢？她仍然有選擇的權利啊！」

「你弄錯了！」他解釋說，「在國內，愛人是指妻子或丈夫。」

「噢，原來這樣！」丹芷不禁笑了起來。

當天晚上，他們談到深夜，好像有談不完的話題似的。

二十多天的假期，包括農曆新年在內，很快就過去了。陳曉乾大部分時間都陪丹芷去玩，因此，日子過得十分愉快。

使陳曉乾和丹芷感到格外開心的是，陳曉乾爸爸已答應讓丹芷暑期後到英國去留學。

第三章 學苑奇葩

(一九五五年二月 — 一九五五年五月)

(一)

新學期開始以後，陳曉乾感覺到，社會上的政治氣氛有點緊張，報章雜誌上不斷暗示，有壞人鑽進了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幹壞事。他還注意到，寇蓮娜和卜雲這些共產黨員也忙了起來。

陳曉乾知道蘇厚永是消息靈通人士，所以，一天吃過晚飯，他約他去散步。

「我沒有經過土改，鎮壓反革命分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這些政治運動，不知道運動到來前有何預兆。目前的形勢是否有點緊張？是否預兆一個政治運動即將開始呢？」陳曉乾向蘇厚永虛心請教。

蘇厚永沒有立即回答他的問題，卻說：「你真聰明，對政治形勢這麼敏感。」

「既然我已決心在祖國生根，我就不能在政治上糊裡糊塗，我必須跟上形勢。」

「說得好。」蘇厚永說。「我們的社會，是政治性很強的社會，比蘇聯的社會還要講究政治，如果在政治上馬大哈，那是要吃大虧的。不過，」他把語氣一轉，介紹經驗地說：「但政治也並不神秘，只要經常靠攏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對重大和原則性的問題有疑問時，不要對別人亂說一氣，而是向組織匯報，爭取組織的幫助，就萬無一失。」

「我現在對你說，算不算向組織匯報呢？」

「算，」蘇厚永用肯定的口吻說，「因為我是青年團員。你作為非團員，向團員匯報思想，就是向團組織匯報思想。」

「這麼說，我向張妙嫦匯報思想也行了？」

蘇厚永似乎看出他看不起張妙嫦的政治思想水平，就笑了笑說：「當然行，她會把你所匯報的思想轉而向團支部匯報，如果有必要，團組織又會把你的思想向黨組織匯報。」

「那麼，如果張妙嫦有思想問題，她應向誰匯報呢？」

「她應當向團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或者共產黨員、黨支部書記匯報。」

「為了減少層次，也為了避免匯報走樣，直接向黨支部書記匯報不是更好嗎？」

「當然。但是，黨支部書記工作很忙，人們不可能事事都找他，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和他熟稔。比如寇蓮娜是我們系學生黨支部書記，我們班的同學跟她很熟，找她匯報思想就比較自然，但其他班的同學就不一定這樣。」

陳曉乾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這種組織原則的，」蘇厚永告訴他，「有些人懂得，但不願這樣做，結果，問題嚴重的，成了政治問題，問題淺的，也成了落後分子。你有一個優點，就是靠攏組織。」

然而，陳曉乾內心明白，他把自己與蘇厚永和寇蓮娜的關係，一向只看作是純粹的好友關係罷了。

「我們相處了半年，我發現你是個十分坦誠忠厚的人。為了不至於在政治上吃大虧，今後你如果有甚麼思想問題，最好先告訴我，我會指點你應如何應對的。我一向主張看問題要看實質，但我們周圍有些人卻不然。」

陳曉乾感激地應了一聲。他想：寇蓮娜往往在大道理上啓發他，而大道理通常是比較玄的；而蘇厚永則在具體問題上引導他，使他知道每一步應如何走。他應該引蘇厚永為知己。

「比如，你剛才提到的政治形勢問題，」蘇厚永繼續說，「據我所知，的確是一個政

治運動到來前的預兆。不過，並不是一個突然而來的運動，而只不過是五一年和五二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繼續，也可以說，是那個運動的高潮。」

「爲甚麼現在要來一個高潮呢？」

「這是自然的，因爲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已經過一段長時間，現在中央一級重大案件的調查、落實工作已經完成，可能就要來一次公開的批判，用以帶動各地、各部門進一步深入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推動它們抓緊組織審查。」

「原來這樣！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不必緊張，我看不會在群眾中大搞的。」蘇厚永說。「我們的肅反和蘇聯不同，蘇聯的肅反由公安部門執行，而我們則由各單位黨組織內部掌握進行，公安部門只作協助。」

「蘇聯的辦法是否會好一些呢？因爲公安部門會按照法律辦事，而且是專家。」

「這倒不一定，」蘇厚永眨了眨他智慧的眼睛說，「蘇聯在三十年代進行的肅反運動是擴大化了，主要表現在不該殺的人殺了，不該關的人關了。」

「他們不按照法律辦事？」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鮮明的階級性，給予執行者的靈活餘地很大，容易出偏差。我們黨中央有鑑於此，對肅反工作內定了一條政策：對於在機關、學校中清查出來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對於不捉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又怎樣處理呢？」

「把他們定爲歷史反革命分子，向本單位群眾宣佈，交群眾監督改造，並給予工作和生活出路。至於被捉了的，表現好的，也可放出來。這些和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法律無關。」

「這有點像行政處分。」

「不，這與行政處分有本質的不同，因爲接受群眾監督，在許多方面是沒有自由的，有甚麼不滿言論，還要隨時受群眾的批判，這樣就可以把他在群眾中搞臭，就連他的親屬也要和他劃清界線。說實在的，這比起關在牢裡要厲害得多。」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的嗎？」

「不，據我所知，這是我們中國的創造。」

陳曉乾在思考這種創造的含義。他似懂非懂。

「你慢慢會理解的。」蘇厚永看出他的思想。「你回來才半年多，又沒有經歷過甚麼政治運動，哪能立刻百分之百理解呢？」

陳曉乾同意地點了點頭。過了一會，他又問道：「在我們班，會不會開展肅反工作呢？」

「有反必肅，這是毛主席定下的方針。只要發現問題，就一定要清查。」

「依你看，在我們班的十四個同學中，是否會有反革命分子呢？」

「這很難說。」

「我看不會有，」陳曉乾肯定地說，「因爲，除了寇蓮娜年紀較大外，其他人都不超過二十歲，也就是說，解放前都不超過十五歲。」

「這又表現出你在政治上幼稚了。」蘇厚永說。「凡是政治性問題，決不可預先下斷語，因爲就算以後事實證明你對了，你仍然犯了右傾思想錯誤；如果你的預言錯了，那就不是思想右傾那麼簡單了，那就是階級立場的大問題了。在這些問題上，以後要特別小心才好。」

陳曉乾點頭領教。

蘇厚永又吩咐說：「我今晚和你的談話，是帶有探討問題的性質，也許有不恰當之處，請你不要對任何人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陳曉乾答應了，但他心想：「按照你剛才講的組織原則，我是應該向組織匯報你所講過的話的，但是，既然你叫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當然包括卜雲和寇蓮娜了。看來組織原則也並不是那麼呆板的。而且，你出於對我的關心，我能去匯報嗎？」

(二)

今天是周末，早上上完英語課，班主任范書臣講師叫陳曉乾吃過晚飯到他家，說他想了解一下班上其他學科的學習情況。

范書臣講師三十出頭，解放前畢業於某著名教會大學。他的學術水平不算高，但口齒伶俐，能言善道，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都較好。他對學生的態度也不錯，對骨幹學生能從政治上鼓勵，對學習差的同學能加強輔導。

吃過晚飯，陳曉乾來到范書臣老師家。這是他第一次到他家。

范老師非常客氣地帶他到他的書房。書房外爲一小花圃，書房內明几靜椅，倒也是做學問的地方。

他給他倒了一杯熱茶，然後在他旁邊坐下來，親切地問：「回來大半年了，習慣這裡的生活了吧？」

陳曉乾點了點頭，答道：「基本上習慣了。」

「解放前我也在香港呆過一陣子。那是個十里洋場，是英國佬的天下，」他回憶地說，「我很看不慣，於是就回來了。」

陳曉乾傾聽著。

他忽然轉了話題，笑著對陳曉乾說：「你是班上的學習委員，趁今晚是星期六，特叫你來談談各科的教學情況。各科的課我也聽過，都了解到一些情況。但你們學生最有發言權。請根據同學們平時的反映，逐科詳細地談談，尤其是各科的教學思想。」

「教學思想？」陳曉乾一下子弄不清楚「教學思想」的含義。

「教學思想就是該科的教師用甚麼思想去指導他的教學，」他解釋說，「比如教歷史的，他在他編的教材和講課中，是薄古厚今，還是厚古非今，抑或模稜兩可？又如教文藝的，他對文學作品是剔其糟粕，吸其精華，抑或相反？」

「教材不是經過系和學校審查過的嗎？」陳曉乾問。

「多數是經過教研室審查，但往往不能光從教材中看出問題來。美國某些特殊院校也有馬列主義課程，那裡的教員講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時，就和蘇聯講授的完全不同。」

陳曉乾感到有點納悶：他既不是共產黨員，又不是系或教研室的甚麼領導，爲甚麼他關心這些東西呢？

大概看出了陳曉乾的思想，他頗爲嚴肅地說：「我是你們的班主任，我的責任是要在德智體諸方面關心你們，使你們身心健康成長。」

於是，陳曉乾就把各科的情況盡其所知地告訴了范老師。范老師在聽他匯報的過程中，不斷啓發他回憶各科教師授課時所講的關鍵性的片言隻語，並詳細地作了記錄。范老師把他送出門時，已經是八時多了。

他朝大禮堂走去。

每逢周末，家在本市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有些在本市有親朋的人，也到外邊找節目去了。像陳曉乾那樣的人，或外省來的同學，到大禮堂跳舞是消磨周末的好節目。陳曉乾初時經常拉鄭美寶作舞伴，但自上學期末她和黃有爲來往甚密以後，就不容易找到她了。起初，唐尤麗也挺樂意和他跳舞，後來何家昌拼命追求她，她也和他周旋過一陣子，最近，中文系一位風度翩翩的汪姓學生與她頗爲投契，因而在舞場上也極少見到她的蹤影了。寇蓮娜自這個學期以來，可能工作太忙，從不來跳舞。儘管如此，陳曉乾在舞場上是不愁寂寞的，外系和本系其他年級有不少女同學是跳舞好手，她們都樂意奉陪他。

來到大禮堂，「蓬拍」之聲剛剛響起。陳曉乾走了進去，看見有幾對舞伴正翩翩起舞。他在一個角落站住，觀察一下是否有熟人，忽然旁邊有人碰了一下他的手肘，他轉過頭

一看，原來是生物系的李迎迎。她笑眯眯地問：「陳曉乾，找舞伴嗎？」

「是的，」他答道，「可是還沒見到熟人。」

「我不是熟人嗎？」她半矜持、半開玩笑地說。

陳曉乾看著她修長的身段，特別是她那十分細小的腰肢，不禁暗暗喝彩：「的確是跳舞的好身材！」

發覺陳曉乾羨慕地看著她的小蠻腰，她得意地嫣然一笑。「今晚我做你的舞伴好嗎？」

「好是好，」他笑著說，「但那大塊頭來時，你就會趕忙撇開我的了！」他近來發現她和數學系一彪形大漢談戀愛。

「你怕他？」她取笑他。。

「我爲甚麼要怕他？」陳曉乾不甘示弱地說，「我曾經得過校際拳擊賽冠軍哪！」

此時舞樂再起。

「那就來吧！」她已把手搭在他肩上，款擺她蛇一樣的腰肢，與他輕盈地跳進了舞池。

跳完舞回到原位時，前面赫然站著那大塊頭，而大塊頭身邊，則是一位身材高挑、文質彬彬的女學生。

「我來給你們介紹，」李迎迎熱情地說，「這是數學系的徐志福同學，這是我們系的林小春同學；這是外文系的陳曉乾同學。」

陳曉乾親切地和他們一一握手。他和那女同學握手時，發覺她與一般女孩子不同，她的手有力而緊，這似乎與她文弱的外貌不甚相稱。他再舉目細看，只見她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但面色有點蒼白，她穿著十分樸素，卻頗爲稱身自然。他好像以前沒見過她。

「林小春同學是我們系的才女，」李迎迎介紹說，「功課門門優秀不在話下，文學藝術，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不精曉。她還經常在報章上發表新舊詩歌。」然後她又對林小春說：「陳曉乾同學也是個才子。那天你讚不絕口的那首詩，就是他的大作。」

兩人重新四目交投。陳曉乾覺得，這眼神似曾相識。她卻有點驚訝地再次點點頭。

音樂再起，李迎迎立刻像一陣風一樣，把大塊頭帶進了舞池。

陳曉乾用右手有禮貌地做了個姿勢，說聲「請」，林小春就大方地把左手放在他的右肩上。隨著音樂的節拍，他倆跳進了人叢中。

「你是從香港來的吧？」她問。

「是的。你怎麼知道？」

「從你的衣著和儀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哦？」他不禁說，「這麼說，我有點特殊了，今後要改才成。」

「這倒不必，」她說，「我歷來認爲，衣著儀表，應該多樣化。有些人衣著比誰都樸素，樣子比誰都老實，卻原來是靈魂腐爛透頂的傢伙。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她最後一句話與蘇厚永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一模一樣。也許這裡確實有許多人看問題不看實質的吧？

她舉目看了他一眼，繼續說：「比如你，西裝革履，卻能寫出那麼好的七絕；又比如我，來自武漢郊區一個小縣城，土裡土氣，可是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卻並不土。」

陳曉乾頓時感到她很有見識，她與寇蓮娜又不大相同，她完全沒有借助馬列主義的詞句，卻能更加一針見血地說明問題，而且她說她是來自小地方，就更覺得她與常人迥異。

「剛才李迎迎說，你的新體舊體詩都寫得很好，能讓我拜讀嗎？」陳曉乾有禮貌地問。

「哪裡！」她謙遜地說，「我是東施效顰，獻醜罷啦。」

然後，她一邊跳舞，一邊討論起文學來：「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中說過：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說：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我生性愚昧，但也盡量按合乎自然，鄰於理想的境界去寫作。」

陳曉乾感到茅塞頓開。他在課堂上曾聽劉教授說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文

學批評的經典之作。他還沒有時間找來閱讀，而這位理科的女同學，卻早就把它當作自己創作的指南。

「你的看法呢？」她仰起頭，等待他的回答。

「說來慚愧，我作為文科學生，比起你來，竟相差十萬八千里！」他說。

「你客氣罷啦！」她的嘴角流露出一抹笑意，「你詩中的『如今赤縣昇平日，興振中華意正歡』就有很高的意境。」但她忽然嘆了一口氣說：「近百年來，中國連年戰禍，根本談不上振興中華。如今解放了，很應該一心一意搞建設，不能像漢高祖那樣，打下了江山，卻致力於清除異己。」

陳曉乾正想提出異議：中國的現領導層沒有做清除異己的事呀。但樂聲戛然而止，他只好留待下一個舞才問她。

但是，下個舞時，她卻給大塊頭拉去了，他只好和李迎迎跳。

「你們那個林小春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陳曉乾十分欽佩地對李迎迎說，「她的學識非常淵博，見識獨到，她的一些話我還聽不大懂呢！」

「還有，最值得我欽佩的是，她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李迎迎說。「她每次跟我談話，都使我眼界大開，她的確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一個人。我們稱她為『學苑奇葩』！」

連李迎迎這麼一個香港小姐，竟也能講出這樣驚人的話來，這使陳曉乾大感意外。顯然她是受到林小春的影響，可見林小春具有多麼大的說服力。然而，林小春憂的甚麼國、甚麼民呢？可惜，下一個舞完了以後，舞會就宣告結束，以至他未能向她求教。

臨別時，林小春客氣地對他說：「十分高興認識你，以後希多些聯繫，交換看法。」

(三)

晚上，林小春的一席話，使陳曉乾徹夜難眠。她所說的「清除異己」是甚麼意思呢？漢高祖又影射誰呢？他突然想起蘇厚永那天跟他講的話。她不會是個反革命分子吧？如果那麼有才華，那麼斯文，那麼坦率的女孩子竟是反革命分子，那是太不可思議了。他感到政治有時是難於捉摸的。他決定再向蘇厚永請教。

第二天星期天，吃完早餐，他約蘇厚永到城裡去玩，蘇厚永答應了。兩人回到宿舍時，見到房裡只有江一平和申紀夏在談話。

申紀夏是班上最年青的，剛滿十八周歲。他平時不喜歡和同學們交往，每逢假日，他總要到城裡去，往往到天黑才返校。他被認為是個思想不開朗的人。

但是，江一平卻和這個思想不開朗的落後分子促膝談心，這連蘇厚永也感到意外。

「你家中的經濟情況怎樣？」江一平關心地問申紀夏。江一平是班上的福利委員，了解同學的經濟情況似乎是無可非議的，況且申紀夏還申請甲等助學金。

「我母親在抗日戰爭時給日本鬼子強姦糟蹋死了，父親後來又被拉壯丁，至今下落不明，相信也是凶多吉少。只剩下哥哥和我，靠在馬來亞當勞工的叔叔寄點錢回來生活，但我叔叔不幸去年積勞成疾病死了。哥哥前年參了軍，去了東北。你也知道當兵每月只得幾元零用錢，所以經濟上他是無力支持我的。」

「這倒也是，」江一平同情地說，「你申請助學金的事，我會盡力幫你的。」歇了歇，他問道：「你哥哥經常有信來吧？」

「有，我們兄弟感情很好。」他忽然有點感慨地說：「想不到他在老解放區當兵，也會看到不愉快的事！」

「甚麼事？」江一平甚感興趣地問。

申紀夏欲言又止，後來他說：「不談這些事了，這等事不好說。」

但是，江一平聽說是不好說的事，就越發想知道，他三番五次地懇求他講出來。

申紀夏傴他不過，只好低聲地說：「你要答應我不告訴別人。」

「你放心好了。」他發誓地說。

「我哥哥來信說，那裡的蘇聯專家，向我們中國人作威作福，還……」最後一句話，因他說的聲音太低，陳曉乾沒聽清楚，但蘇厚永卻似乎聽到了。

「原來這樣！」江一平聽了以後說，但卻沒有發表甚麼意見。之後，他就離開了。

跟著，陳曉乾和蘇厚永也離開了房間，進城裡玩去了。

他們到中山公園遊覽了一會，後來大家坐在一張石長凳上休息。陳曉乾問：「剛才申紀夏說蘇聯專家在東北作威作福，後來還說了些甚麼，我沒聽清楚，你看是真還是假呢？」

「他還說蘇聯專家強姦中國婦女！」

「蘇聯專家強姦中國婦女？」陳曉乾大吃一驚。

蘇厚永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道：「老弟，上次我對你講過的話，你忘記了？對於這種政治性問題，千萬不要表態，如要表態，就一定要按照黨報的提法。」

「如果親眼看到了事實呢？」

「即使是親眼看到這等事，也只是個別現象，如果到處講，就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剛才申紀夏講了，將來是會吃苦果的！」

陳曉乾默然。

蘇厚永繼續說：「這裡不同香港。你在香港，只要不觸犯法例，你罵誰都可以。但在這裡你就不能這樣，我們的一言一行，都要從黨和政府的利益出發，記住這一點，你就會立於不敗之地了。」

但是，陳曉乾卻有一個大疑問：如果黨和政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是個嚴重的政治性問題，所以他沒有說出來。隨後，他把林小春昨晚對他講的話告訴了蘇厚永，並徵求他的看法。

蘇厚永想了想，然後說：「我不能作出判斷，說林小春是個甚麼人。但是，據我所知，中央正注意到，在知識分子和工商界、民主黨派中，出現一些怪議論，比如說，高崗事件是黨內宗派鬥爭啦，鎮壓反革命擴大化啦，農民生活苦啦，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啦，等等。我個人認為，我們應當相信黨中央。」

「照你那麼說，林小春的話，也是怪議論了？」

「是的。所以，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你最好不要和她密切交往。」

陳曉乾雖然感激蘇厚永的關心，但他內心總認為，林小春是個有為的青年，即使她把問題看錯了，也是出於好心，頂多說她是杞人憂天罷了。

蘇厚永突然問道：「前些時就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經過這一段時間在祖國生活和學習，已經下決心在祖國生根了嗎？」

陳曉乾點了點頭。

「要能真正一輩子在祖國札根並不太容易，因為你在香港還有家，因此你跟香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裡的吸引力將會始終存在。」

「我是個有志氣的男兒呀。」

「我不懷疑你目前的思想，」蘇厚永說，「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是會變的，或者變得更進步，或者變得落後。」他轉了個語調說：「不過，有一點可以保證你不會往後退的，就是加入青年團進而加入共產黨。」

是的，寇蓮娜曾經對他說過：只有加入了青年團、共產黨，在黨團組織的幫助教育下，才能不斷進步，也只有樹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思想，才能抗拒一切外界的干擾和吸引力。於是他同意地點了點頭。「但是，我目前的條件，離開青年團員的標準還很遠。」

「重要的是，你要有這樣的要求。但光有要求而把它放在心中也不成，因為這說明你的要求還不太迫切。有些人為了向團組織表示他們要求迫切，一個學期就寫幾次申請書。

你何不早日寫份申請書？口頭申請也可以，不過，一般說，有文化的人是用書面申請的。」

陳曉乾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就決定最近寫一份入團申請書，請蘇厚永轉交給團支部。他覺得，對自己提出更嚴格的要求，沒有甚麼壞處。

後來他和蘇厚永上館子吃了一頓海鮮，就返回學校了。

(四)

今年的天氣似乎比往年冷，到了五月才開始轉暖。

陳曉乾最近接到丹芷的兩封信，一封說她正辦理報讀倫敦大學的事，一切進展順利；另一封信講她作了一個夢，夢到她和他一起到英國求學。他抽空回了她一封信。本來他有許多話要講，比如他認識了林小春，他申請加入青年團，等等。但他想起寇蓮娜的警告：有關政治性問題，係屬向國外保密範圍，不能告知海外親友；況且，她也不可能理解這些事的含義。他開始隱約地感覺到，他與丹芷姑姑在思想上開始有了距離。

下午上《中文寫作實習》課時，中文系的李炳權同學給陳曉乾捎來一封信。

外文系的學生有好幾門課是和中文系的學生一起上的，如《中文寫作實習》、《文藝學引論》、《中國史》、政治課等。這位李炳權同學也是香港英文書院的畢業生，樣子長得很年輕，像是十六七歲的大孩子，身體比較荏弱，經常因病不來上課，一般人甚少注意他。他卻樂於到收發室給同學捎信。

「上午最後一節沒課，我到學校收發室，發現你這封信有相片，我怕別人弄折了，所以給你拿來。」李炳權說。

「謝謝你。」陳曉乾說，然後他關心地問：「你近來身體好些嗎？」

「醫生說我心律嚴重不齊，」李炳權雙眼無神地說，「我媽媽來信叫我回香港休養。我還未作決定。」

陳曉乾暗想：「體魄健全」對於一個立志振興祖國的年輕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這是丹芷姑姑的來信，陳曉乾想，裡面的一張大照片一定是她的。下了課，他匆匆回到宿舍，這時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他把信封拆開，果然是丹芷的一張半身四吋近照，穿著一件他從沒見她穿著過的緞錦中式裙褂，相後寫著：「母親留下出嫁時之禮服，穿之攝影留念」。信的內容很簡短，但言辭特別：

曉乾：

收到你四月十五日的回信，行文不如往日流暢，思想似有阻滯。我也曾有幾天「萬轉千迴懶下床」。但無邊的怨艾，並不是積極對待人生的態度，我已幡然改正。我決心發奮讀書，學有專長，以便將我有生之年，悉付於我將來從事之工作。

你親愛的姑姑丹芷

陳曉乾閱讀此信再三，不禁愴然若失。姑姑絕不是個多愁善感的少女，為何她會「萬轉千迴懶下床」呢？為何有這麼深沉的怨艾？他突然想起寇蓮娜在寒假前對他所說的那番話，他明白了，原來姑姑也是以他作為選擇男朋友的標準！唉，如果他們不是姑侄關係，那該有多好啊！然而，即使他願意終生不娶，陪她丫角終老，他也不想她失去享受愛情的幸福。他忽然覺悟到：這不正是姑姑怨艾的原因嗎？

他正在痴痴凝想的時候，忽然聽到身邊有人笑著說：「多漂亮的小姐！」他不禁愕然，抬頭一看，原來是江一平。他拿過丹芷的相片，正在笑嘻嘻地看背面的字：「多秀麗的字！」

他立刻站起來，把相片奪了回來，並把它連信一起放回信封裡去，有點不高興地說：「怎麼能隨便看別人的信呢？」

「我沒看你的信呀，」江一平裝得老老實實，一本正經地說，「我以為是有美麗風景畫的明信片，就拿來看了一眼。女朋友的照片，看一下也不打緊嘛！」

陳曉乾不屑再跟他理論。他換上運動衫褲，逕自到操場去了。

吃過晚飯，寇蓮娜約陳曉乾到荷花池畔，說有事商談。

兩人在一張石長凳上坐下後，寇蓮娜就說：「我們大概有三個月思想沒見面了，是嗎？」

「是的。」看見她表情有點嚴肅，陳曉乾不禁拘束起來。「我在假期完返校時，曾幾次要找你匯報，可是你總沒空。我已向卜雲匯報了。」

「我這幾個月來的確很忙。」她的表情似乎緩和了些。「聽說你申請入團，是嗎？」

他感到有點臉紅，不好意思地說：「我自知條件還差得很遠，寫個申請，只是為了更嚴格地要求自己。」

「這很對嘛。」她稍為用力地點了點頭。「不過要有信心，入團並不難嘛！」

「希望你以後多多指點我應如何努力。」

沉默了一下，她忽然問：「今天收到你姑姑的信和照片，是嗎？」

「是的。」他感到奇怪，她為何這麼快就知道此事？想了想，知道是江一平向她匯報。

「你寒假回香港跟你姑姑商定之事，我也聽卜雲提及過。」她毫無表情地說。「你姑姑曲線回國效力的設想是十分羅曼蒂克的，」她臉上忽然綻出一絲捉摸不定的笑意，「但也是極富投機性的！」

「極富投機性？」他不禁愕然。

「可不是！」她肯定地說，「到她唸完大學時，她一定還要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將會變成像我們學校那些從英美回來的資產階級教授一樣的人。當你知道這種情況後，你能忍心叫她回來嗎？」

她的這番話，對他來說，有如當頭的一瓢冷水。原來姑姑的問題尚未解決。此刻，他心亂如麻，嗒然若失。

「看你現在的樣子，可見你和你姑姑的感情比愛情還深！」她的話似是讚賞，又似是諷刺。「她遲早是要離開你們陳家的，你又何必為她苦惱呢？」

「我們一向相依為命，這種感情你是不會理解的！」他忽然激動地說。

她臉上立刻流露出微慍之色，但很快又轉為關心的微笑。「你知道，我是把你當弟弟看待的，因為你積極追求進步，決心為振興中華而獻身，而且很有才華，我才推心置腹和你談論你私人的事。你將來還要入團、入黨，我有責任多關心你。」

「這我知道！」一陣感激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他雙眼紅了起來，斷斷續續地說：「我也把你當姊姊看待，聽你的教導！」

「傻孩子！」她慈愛地說，「別煩惱，生活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甚麼解決不了的個人問題，而任何個人的煩惱也不能妨礙我們個人的前進。」她忽然頓了頓，眼睛一紅，哽咽著說：「難道我個人的痛苦還少嗎？」

「你個人的痛苦？」他抬起頭，看到她楚楚可憐的樣子，他忽然想起她的詩句來。雖然他並不十分準確地知道她的具體情況，但卻也猜出七八分了：她一定嫁了一個沒有文化的老幹部。於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正想說些安慰她的話，她的臉色突然變得堅毅起來。她笑了一下說：

「蘇聯影片《收穫》的女主人翁，由於戰爭關係，婚姻上遭到極大不幸，但她說過一句感人肺腑的話：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到處是幸福的生活，我個人的不幸是微不足道的。可不是嗎？我在這個社會、在學校，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嗎？我們都應該往前看！」

他立即受到她這番話的感染，思想隨即開朗起來。

第四章 秀才造反

(一九五五年五月 — 一九五五年七月)

(一)

今年初以來，報章上就一直出現批判作家胡風的文章。據蘇厚永向陳曉乾透露，胡風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三十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把共產黨要求作家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號召作家到工農兵當中去、提倡作家改造思想、提倡作品的民族形式以及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等重要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因此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對胡風的批判。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二月五日至七日，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第十三次擴大會議上，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展開全面徹底的批判，以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水平，加強藝術界的團結，更好地爲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服務。於是批判胡風的運動立即在全國開展，但主要是在文藝界中進行。

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把胡風的同黨舒蕪輯錄的解放前胡風等人寫給他的部分書信公佈出來，並把胡風等人的問題定性爲反革命集團，因而是敵我矛盾。後來蘇厚永告訴陳曉乾，胡風夫婦於五月十八日被捕。

五月二十四日，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駁輿論一律》，批判胡風分子所說的全中國「輿論一律」的言論。這篇文章很有火藥味。同日《人民日報》又公佈了加上編者按的關於胡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六月十日相繼公佈了第三批材料，也有編者按。這些材料，多是胡風及其集團成員解放以來的通信和言論摘錄，其中還提到他就中國的文藝問題上書三十萬言的事。

六月十五日，這些材料被編成冊，加上很有份量的序和按語，題目爲《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按語說，胡風集團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爲任務的。……由於我們革命黨人驕傲自滿、麻痺大意，或者顧了業務，忘記了政治，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裡面』來了。這決不只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他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甚麼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

陳曉乾感到氣氛越來越緊張，覺得這已經不單是文藝界的事了，它似乎逐漸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按語不是說，這是「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要「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嗎？他突然好像感到前後左右都有反革命分子。

然而，除了在政治學習時間提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外，生活和學習照常進行，上級沒有公開佈置運動，也沒有人找陳曉乾談話。

他本想找寇蓮娜交換意見。上次得到她的呵護，他在政治上就感到踏實了許多。但近日來，她似乎更忙。每當他在教室見到她，她總是對他含笑不言。於是他決定找蘇厚永。

「到底運動甚麼時候才正式開始呢？」他問道。

「五月中就已經正式全面開展了，」蘇厚永說，「《人民日報》刊登《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就是標誌。」

「我們學校爲甚麼不揪出一些胡風分子或其他反革命分子來批判？」陳曉乾懷疑地

問，「我們諾大一間學校，教職工上千人，難道就沒一個暗藏的胡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現在運動剛開始嘛。」他停了停，然後繼續說：「這次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是肅反運動的組成部分，按照肅反的方針政策，不搞群眾運動，由黨委內部掌握進行。對待胡風分子，當然也採取這個方針。但由於他們主要是言論上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要對這個集團的首要分子的言論進行公開批判。」

「原來如此。」陳曉乾才放下心來。

「按照學校的佈置，每個班都要出兩期黑板報，以配合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個工作由團支部宣傳委員和班會學習委員共同負責。我們班就是唐尤麗和你了。」

「我的政治水平恐怕不行吧？」陳曉乾有點擔心，「還是由唐尤麗一個人搞算了！」

「這有甚麼難的呢？」蘇厚永教他，「先把《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反覆讀幾遍，然後擬出個提綱，請班上同學每人寫一篇，不就完成任務了？」

「反覆閱讀《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

「是的。」他神秘地看著陳曉乾：「你知道這兩篇東西是誰寫的嗎？」

「是出版社的總編輯或報館的主筆寫的吧？」他想當然地說。

「你在這些方面又缺乏常識了！」蘇厚永笑了起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黨的機關報所發表的社論和重要文章、編者按，多是黨內領導人寫的。關心時事的人，往往能從文字中看出是誰寫的。」

「那麼，這按語和文章是哪位中央領導同志寫的呢？」陳曉乾饒有興趣地問。

「是毛主席寫的。」蘇厚永用肯定的口吻說。「從文筆來看，從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這次運動來看，可以斷定，這些文章一定是出自毛主席之手。對於這麼重要的文章，我們是應該逐字逐句研究的。你要擬定批判胡風集團的文章，是很應該熟讀它們的。」

「我會好好閱讀它們的。」他對蘇厚永不由得又欽佩起來。「在這個運動中，我應抱甚麼態度呢？」

「切記不要講些不利於運動的話。當一個政治運動風頭火勢到來時，切忌唱反調。」

陳曉乾點了點頭。

蘇厚永繼續說：「我估計，批判一段時間後，將會重點在高等學校和文化機關中進行組織清查，把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徹底清查出來。因此，如果曾經與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如舒蕪、盧甸、張中曉等人有過書信來往，就應主動及早向組織交待。」

「我根本不認識這些人，更談不上跟他們有甚麼書信來往了。」陳曉乾急忙說。

「我只是泛指。」蘇厚永笑了起來。

回到宿舍，陳曉乾認真地閱讀《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總共起來，兩部分的文字不多，但從其文體、行文、文字來看，從其語氣來看，完全是毛主席的。他不由得由衷地佩服蘇厚永。

之後，他開始用心擬寫提綱。忽然有人在旁邊站著，他抬頭一看，原來是江一平。想起上次他未徵得他同意就看丹芷的照片，並向寇蓮娜匯報，他不禁眉頭一皺，不屑去理睬他。

但江一平卻厚著面皮笑嘻嘻地問：「學習文件呀？這麼積極，我要向你學習！」

陳曉乾沒有理睬他，繼續寫他的提綱。

「聽說班上準備出黑板報，是嗎？」

陳曉乾才忍不住抬起頭來。這件事還未正式宣佈，他竟然就已經知道，真是不可思議！

「是呀！」陳曉乾有點不愉快地說。「你要寫批判文章嗎？」

「那還用說！」他嚴肅地說，「在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中，我們應該勇敢地挺身而出，為鞏固我們的革命專政貢獻力量！」然後他激昂地說：「我打算寫兩篇批判文章！」

(二)

由於要出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板報，陳曉乾近來忙了些。但他仍然抓緊功課，並於最近完成了《簡愛》的讀書報告。在一年級的學生中，只有在期考中獲優等成績的人，才能寫讀書報告。

他到系資料室找打字員費宏輝借打字機。但他沒有見到費宏輝，只見打字桌滿佈灰塵，打字機用布罩封鎖著。看來，打字機和打字桌許久沒有人使用過了。

一個高年班的學生告訴他：「費宏輝已經沒有上班好多天了，你要借打字機，就去問資料室的小胡好了。」

費宏輝原是本系一九五二年的畢業生，不知怎的沒有分配工作，而留在資料室裡當打字員。不過，他的業務水平不錯，對莎士比亞還頗有研究。他對學生的態度也很好。

陳曉乾走進資料室的小辦公室，找到了小胡。小胡要他在一個本子上登記後，就給了他一條開打字機罩的鑰匙。

「費同志請假嗎？」陳曉乾問。

「不大清楚。」小胡搖了搖頭。「上星期系行政幹事通知，要我暫時兼管一下打字機。」

他不便再問。打字完畢，他就回到宿舍，心想：費宏輝很可能是胡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按照「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政策，他一定是個骨幹分子了，因爲他被抓起來了。平時他也經常和他接觸，想起來不禁毛骨悚然。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哪！

晚上，他約好唐尤麗到教室抄寫和編排批判胡風的黑板報。

唐尤麗倒是工作認真負責的，她還寫得一手漂亮的美術字，也能畫上一兩筆，所以版面的美術設計和文章標題的書寫，就由她一手包辦了。

在出黑板報的工作完工時，已是晚上十一時了。陳曉乾拿出一些餅乾給唐尤麗，說道：「工作了幾個鐘頭，也餓了。」

「但是沒有開水，吃不下呀。」

「我把小熱水瓶帶來了。」他從手提袋拿出熱水瓶和兩隻杯子，並倒了一杯給她。

「原來還是牛奶哩！」唐尤麗毫不掩飾她的高興。「怎麼，牛奶也從香港帶來？」

「我姑姑硬塞了幾罐給我帶回學校來。我懶得開來喝，所以留到現在。」他也給自己倒了一杯。於是兩人就吃起餅乾來。

唐尤麗忽然問：「聽說你在香港的女朋友，是個美若天仙的姑娘，是嗎？」

陳曉乾聽了這話，初時感到有點奇怪，後來想了想，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這一定是江一平散播的。

「怎麼，不好意思回答我的問題嗎？」她一雙秋水盈盈的大眼睛含笑地看著他。

他意識到，她一向都喜歡接近他，要不是她以爲他有了女朋友，她也許早就向他表示愛意了。爲了避免麻煩，他含糊其詞地說：「隨你怎麼說好了！」

「她是個極幸運的姑娘啊！」她羨慕地說。

「你不是跟何家昌好過一陣子嗎？」他要把話題轉移到她身上。

「早就吹了！」她似乎有些不大愉快的回憶，「他此人自私自利！」

因爲何家昌是同班同學，又是個青年團員，所以陳曉乾不願在背後講他的閒話，他只說：「好在時間尚短，大家之間的感情還不太深。」

她卻滔滔不絕地發起議論來：「男女間的事，最主要的是感情。但是，始終不渝的熾熱感情卻是不多見的。比如張生和崔鶯鶯，在西廂裡情濃意蜜，如膠如漆。後來，張生進京，在新的環境中，有了新相識，而鶯鶯則另嫁別人，雙方似乎沒有特別的痛苦。後

來崔鶯鶯僅僅作了『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的嘆息。」

原來她對愛情也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理論，難怪她到校半年多，就先後談了兩次戀愛了。

「你現在和中文系汪姓學生的戀愛也是學《西廂記》的嗎？」陳曉乾不禁問。

「怎麼可以叫做談戀愛呢？」她不同意地說，「我還沒有真正談過戀愛。我跟汪達生的關係，與我上學期跟何家昌的關係一樣，沒有超出一般好朋友的關係，我們不過是初步交際、交際罷啦！」她忽然用一雙媚眼看著他，嬌聲嗲氣地說：「你也可以和我交際的，我還算是自由身嘛！可惜你已有了女朋友，而且你也看不上我。聽人家說，香港男士不喜歡北方姑娘。」

陳曉乾不敢正視她。他站起來，對她說：「夜深了，我們回去吧！」

唐尤麗幫他收拾杯子，熄了燈，就一起走出教室。回宿舍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大操場。

在路上，唐尤麗舊話重提：「我說，北方姑娘有甚麼不好？我的功課是差了些，比不上你們這些才子、才女，但其他方面也不差過別人。你說呢？」她撒嬌地問。

「你只是英文差一點，其他各門功課都挺好嘛。剛才你引用崔鶯鶯的詩句，就很有自己的見解，這方面，我還得向你學習哩！」

「你不要開我的玩笑了！」她裝成嬌嗔似的，打了一下他的肘部。「其實，我倒是家學淵源的。我爸爸是師範學院的歷史教授，我媽媽原是中文系講師，前幾年她因身體不好，退休了。我哥哥是科學院的研究生哩！」

「原來是滿門士子，失敬、失敬！」陳曉乾稱讚地說。

「就是我不爭氣！」她說，「不過，我們女孩子，學問差一點也是不要緊的嘛！。」

走著，走著，不知道甚麼時候唐尤麗把手攙在他的手臂上。

陳曉乾發覺了，心想：這麼不客氣怎成呢？但他又不好意思甩開她的手。

見他沒有特別反應，她竟得寸進尺，把身體緊緊挨在他的手臂上。

「你怎麼啦？」他不能再遷就了，要把她推開。

「虧你是從香港來的，思想那麼封建！」她仍然緊緊地攙住他的手臂，「到處是那麼漆黑一片，你竟如此鐵石心腸，全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她咯咯地低聲笑了起來。

他沒做聲。心想：「你這頑皮的丫頭，原來是有意捉弄我的！」他心中也鎮定了下來。

(三)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批批地發表，報章上刊登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及不斷發表大量揭發和批判這個集團的文章。至此，已普遍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而人們對這事件的議論也多了起來。

陳曉乾能堅持蘇厚永教導的原則：在政治問題上表態時，要按照黨報的口徑辦事。所以他每天都用心閱讀報章上的重要文章。

一天晚飯後，宿舍發生一場辯論，一方爲何家昌和江一平；另一方爲黃有爲和趙水生。

「胡風集團是一批手無寸鐵的文人、作家，魯迅都承認胡風是好人嘛！他們只是對現實不滿而已，哪能算得上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黃有爲堅持說。

「他們所說的『宗派主義』、『封建潛力』，是存在的嘛！毛主席也教導我們要克服宗派主義和消滅封建殘餘思想。又怎能說他們是攻擊共產黨呢？」趙水生接著說。

「是的，他們是文人，但不是單純的文人，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何家昌反駁說。

「難道只有槍桿子才能殺人？」江一平振振有詞地說，「筆桿子一樣可以殺人，而且更陰險毒辣，殺人不見血！要不，反革命分子爲何要書寫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

「我們應按法律辦事！」黃有爲說，「只要他們的言論不超出憲法和國家法律範圍，就不能把他們當反革命看待。任何國家的法律都沒有規定，說人家的話是反話而加以定罪的。」

「我們就是要看他的動機，看他的言論對社會的影響。我們的法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何家昌下定義地說。

「動機？你以自己的主觀或偏見去確定別人的動機呢，還是以真憑實據？」黃有爲高聲地問道。「法制之所以重要，就是要避免出現類似文字獄那樣的冤案，雖然明知任何法律總會有某些漏洞。」

「說到社會影響，我就更加感到莫明其妙了！」趙水生說，「胡風三十萬言的意見書，是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嘛，你不發表它，它怎會有甚麼社會影響？而報章刊登這個集團的材料，大多是他們之間的來往書信，你不把它們登出來，社會上又有誰人曉得？」停了停，他繼續說：「他們只不過是出於個人名利，而對社會某些現象不滿的宗派小集團。」

「你只說對了最後一句話！」江一平緊接著說，「在我們國家，對社會不滿的是些甚麼人呢？是地主、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是我們的敵人！至於搞宗派，一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高崗反黨集團就是一個宗派政治集團嘛！」

「你這樣說，未免是小題大作了！」黃有爲反駁說，「你說我們班有沒有搞宗派的人呢？」他嚴厲地盯著他。

江一平的眼光退縮了一下，但稍作沉默後，他突然粗聲地說：「有，就是那些對班會安排工作不滿的人！」

「哈哈！」黃有爲大笑起來，「你當自己是個甚麼大官！羞死人，真真羞死人！」

這時，響起了晚自修的鈴聲，何家昌和江一平冷笑著回他們隔壁的房間去了。

想不到第二天黃昏，何家昌以團支部委員的名義找陳曉乾談話。

「你對我們昨天傍晚的辯論有何看法？」何家昌開門見山地問。

「既然有不同的看法，把問題辯論清楚，很有好處嘛！」陳曉乾說。

「我不是問你辯論有甚麼好處，我是問：你站在哪一邊？站在黃有爲那邊，還是站在我這邊？」他逼他表態。

看到何家昌這副神氣，陳曉乾有點氣忿起來，硬邦邦地說：「我是站在黨中央一邊。」

何家昌討了個沒趣，面色變得非常難看。過了一會，他嚴肅地說：「我們幹革命，不能不見諸行動，在有關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是不應該保持沉默，而應挺身而出的！」

聽見他用教訓的口吻說這番話，陳曉乾更加惱火，他不甘示弱地說：「我的態度和觀點，已鮮明地表現在我登在黑板報的文章上，你看過了吧？我認爲，黑板報是上級佈置出的，它的作用和影響比起三兩個人在房間辯論要大得多！」

何家昌啞然。他既沒有給黑板報寫批判文章，也沒有看上面的文章。

何家昌繃著臉，沉默了好一陣子，後來，他忽然沉聲地說：「目前，揭發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正在深入，全國各單位都在加緊進行組織清查工作。在我們班，像黃有爲那樣對胡風的謬論產生共鳴的人，就不是個別的。現在，黃有爲和趙水生正在寫檢討，明天下午，團支部開會批判他們。」然後，他咬了咬牙關，用命令的口吻說：「我代表團支部，要你寫一份交待書。因爲，據我們所知，你在香港時喜歡寫文章，回來後也寫了不少詩歌和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很可能自覺不自覺地與胡風分子建立了書信聯繫。寫好後，交給我吧！」說完，他就大踏步離開了。

如果是在半年前，他一定會被嚇得不知所措。如今，在蘇厚永的指引下，他已經學會了處理政治問題的本領。何況他還有寇蓮娜這座靠山！

(四)

下午上完兩節《文藝學引論》，卜雲宣佈全體青年團員留下來。陳曉乾看見黃有為也留下來。他知道，他們準備開會批判黃有為。

陳曉乾獨個兒悶悶不樂地到學校的小食店，要了一碗肉絲麵，一邊吃，一邊看當天的報紙。忽然聽到有人叫了他一聲。

他抬頭一看，原來是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

「高菲菲同志！」他客氣地站了起來。

「坐，坐下。」高菲菲笑容可掬地示意他坐下，跟著她面對著他也坐了下來。

「你要吃甚麼？」陳曉乾趕忙問。

「我自己來。」她轉身對服務員說：「請給我一碗叉燒河粉。」

高菲菲今天的打扮和往常一樣：白襯衫、黑裙子，樸素大方。

「怎麼樣？完全習慣了這裡的生活了吧？」她和藹可親地問他。

「基本上習慣了。」他恭恭敬敬地回答她。

「據寇蓮娜說，你表現很好，積極要求進步。教授們都很讚賞你。大家都認為你是個模範港澳生。」

「哪裡，哪裡！」他嘴巴雖是這麼說，心裡卻是樂滋滋的。

「你們班出的黑板報，是全系最好的，文章我都看過了，寫得都很有說服力嘛！」

提起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高菲菲同志，我想請教您一件事：在這次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寫交待書？」

「不，」她抬起了頭，有點奇怪地反問：「怎麼，你們班每個人都要寫交待書嗎？」

「我不清楚是否每個人都要寫，但何家昌昨晚通知我，說團支部要我寫一份交待書。」

「為甚麼？」

「他說我寫過文章，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胡風分子有通信聯繫。」

「這是胡來！」她溫文的臉孔上現出一絲怒意。「你不必理會他們，待會我找他們去。」

「他們現在正在教室開批判會。」陳曉乾順口說了一句。

「批判會？批判誰呀？」她似乎更感吃驚。

「批判黃有為。」

「為甚麼要批判他？」

「前天晚上，他跟何家昌辯論胡風的問題。他認為胡風只是搞宗派，不是反革命分子。」

「那也不能隨便開批判會的呀！」她說，「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於思想認識問題，是個別教育的問題，何況黃有為是位華僑學生！」

陳曉乾沒做聲，他覺得像高菲菲那樣的黨員幹部，是通情達理的，有甚麼思想問題，是可以向她匯報的。

高菲菲匆匆吃完米粉，站起來，對陳曉乾說：「我先走，以後多些聯繫。」說完，她就擺動她輕盈的身軀，一下子就離開了。

晚飯時，卜雲走過來，對陳曉乾說：「有點事，想跟你談談。我們到外面六角亭一邊吃一邊談好嗎？」

陳曉乾把菜倒進飯碗裡，跟卜雲走到六角亭來。

「高菲菲同志剛才告訴我，何家昌擅作主張，以團支部的名義要你寫交待書，這是極端錯誤的。我們已批評了他。」她停了停，然後說：「其實團支部根本沒有授權他那樣做。」

「他為甚麼要那樣做呢？」

「他可能是神經過敏。」

「如果光是神經過敏，他大可以先向你們請示呀！」他覺得卜雲有點偏袒何家昌。

但卜雲卻沒有答話。

過了一會，她說：「你通過蘇厚永交來的入團申請書，我們看過了。我們團支部歡迎你這種要求進步的表現！」她送了一口飯進嘴巴，咀嚼了一會，嚥了下去，然後繼續說：「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先進青年組織。青年團員要忠誠於黨的事業，做黨的好助手，做青年的表率，所以一定要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對於像你這種學習成績優異的同學來說，尤其要注重政治，做到又紅又專。」

這番話對陳曉乾來說並不陌生，因為蘇厚永就曾對他說過。

「此外，你還要寫一份自傳。自傳的內容包括從七歲起的學歷和經歷、家庭主要成員、主要社會關係，也包括個人的思想認識，主要是對青年團的認識。寫好後交給我好了。」

陳曉乾點頭答應。

然後，她的表情柔和下來。「你在香港住在哪裡？」

「九龍紅磡。你呢？」

「香港梅道。」

「那是半山區高尚住宅區。你家一定很富有。」

她點了點頭。

「你真不簡單。」他欽佩地說。「我要是不回來升學，就連甚麼是青年團也不知道哩！」

「各人的經歷不同，思想覺悟的先後也就不一樣，」她和氣地說，「不過，大多數人終究會走我們這條路的。」

他平時覺得她過分嚴肅，如今才發現，談開了，她還是挺隨和的。

吃完晚飯，他回到宿舍，房間裡只有黃有為一人。他的臉色並不好看。

「吃過晚飯了嗎？」陳曉乾問他。

「嗯。」他應了一聲。

「不到外邊散散步？」

黃有為沒有答他。沉默了一會，他忽然嘆了一口氣，粗聲地說：「估不到發表不同意見也有罪，也要被開會批判！」

「誰被批判了？」陳曉乾裝著不知道。

「還不是那天傍晚和何家昌他們辯論胡風問題惹的禍！今天下午被批判了！」他滿腹牢騷地說，「誰也不能擔保自己事事正確，通過辯論，以理服人，有甚麼不對呢？」

陳曉乾早就覺得，黃有為過於鋒芒畢露，並帶著在馬來亞時的舊腦筋來看待這裡的事物，所以是很吃虧的。出於同情心，他拍了拍他的肩膀，關心地說：「算了，以後有甚麼意見，都不要隨便發表，尤其是有關政治上的意見，更加要慎重。」

黃有為似乎覺得陳曉乾的話有理，就點了點頭，不過他又說：「何家昌洩私忿，這是意料中的事，但卜雲竟助紂為虐，太不應該了！」

「噉，又說這等話！」陳曉乾立即制止他。

「可不是，後來高菲菲同志批評了他們，他們才不得不罷手。」

「算了！不要再提這些了。」他聽到有人走進來。原來是何家昌。

「你現在有空嗎？」何家昌表情不大自然地對陳曉乾說，「我們一起去散散步吧。」

「有甚麼事嗎？」陳曉乾冷冷地問，「你代表團支部找我嗎？」

「不，」何家昌苦笑了一下，「我個人想找你談談。」

「我沒空，我要趕著出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期黑板報。」

「那……」他口吃起來，「那我就告訴你，昨晚我叫你寫交待書，現在不用寫了。」

「為甚麼？」提起這件事，陳曉乾餘怒未息。

「唔……」何家昌咬了咬嘴唇，費了很大的勁才含糊地說：「算是我做得不對。」

他的態度並不誠懇，因此陳曉乾沒理會他。他默默地站了一陣，後來就沒趣地走了。

第五章 諜影幢幢

(一九五五年七月 — 一九五五年十月)

(一)

批判胡風集團的高潮已過，然而，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鬥爭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對少數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沒有來得及揭露和肅清。隨著生產私有制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規模開展，混入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中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加緊了他們的破壞活動，這說明開展一場肅反鬥爭是十分必要的。指示提出了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指示還規定了肅反工作分四批進行。

由於肅反工作主要是黨政機關從組織上進行內部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而且要細水長流地進行，反而對一般群眾放鬆了，因而停頓了一個時期的周末晚會，又得以恢復舉行。

陳曉乾負責搞了兩期黑板報，忙了一陣子，今晚趁周末到大禮堂去輕鬆一下。

他在大禮堂門前見到唐尤麗。她熱情地向他打招呼，並輕輕地推著他的手臂走了進去。

「你一個人？」

「那天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和汪達生的交際已經完結了嗎？」

「原來是真的！為甚麼呢？」

「真是一言難盡，以後才告訴你吧！」

他這次和她一起搞了兩期黑板報，又有那天晚上挽手臂之情，兩人已十分熟落了。他發現，她是個心地善良和十分隨和的姑娘，雖然頗為浪漫，卻很有分寸，從那天對待他的態度，就可見一斑。

隨著第一個舞曲響起，她不待他邀請，就把他推進了舞池。她跳起舞來，表現得十分親暱，但並不放蕩。

她忽然笑了一聲。

看見她笑得很甜，他奇怪地問：「你笑甚麼？」

「我突然想起一件十分好笑的事。」她的嘴角笑得更開了。

「甚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她往周圍看了一眼，然後低聲地說：「我十三歲開始發育時，有一天我發覺我哥哥偷看我洗澡。」

他聽了她這麼說，也覺得好笑。她竟然在現在這個場合想起這件事，並告訴他！

「那麼，你怎麼對他呢？」他興致勃勃地問。

「我當時裝作不知道，有意讓他看個夠。」她雙眼又媚了起來。

「為甚麼要這樣呢？」

「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她大方地說，「我哥哥比我大四歲，自小就很疼愛我。」

「你不怕他一時衝動失去控制？」

「所以，我穿好衣服後，就從沖涼房走出來找他，告訴他只准偷看一次，下不為例，否則我去告訴媽媽。他以後果然真的不敢了，但更疼愛我了。你說好不好笑？」

「你真是一個別具一格的女孩子！」他對她大加讚賞。

「是嗎？」她側著頭，「你喜歡這樣的女孩子嗎？」

「我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小妹妹。」

「你是說……」她又飛起她的媚眼，凝視著他的眼睛。

「不，千萬別誤會！」他趕忙說，差點兒踩在她的鞋尖上，「我只是說，我願意有一個這麼奇特的小妹妹。說真的，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妹妹！」

「你認我做你的妹妹好了。」說完，她溫柔地把臉貼在他的肩膀上。

他忽然見到林小春也在跳舞，她也看到他，向他點頭微笑。

舞樂停了下來，他和唐尤麗並肩地回到原位。

林小春從大禮堂另一邊慢慢走過來。

「許久不見，近來忙吧？」她熱情地向陳曉乾伸出手來。

「你好！」陳曉乾和她熱烈地握手。「有點兒忙。你呢？」

「可以說很忙。」她忽然看了唐尤麗一眼，問道：「這位？」

「讓我來介紹：這是我們班的唐尤麗同學；這是生物系的林小春同學。」

正談間，只見汪達生朝唐尤麗走來。唐尤麗急忙對陳曉乾說：「我先走了，我不想和此人交際！」

「不要怕，我保護你。」陳曉乾說。

「不，這人極不老實，我不想見到他！」說著，她匆匆地離開了。

汪達生來到陳曉乾旁邊，微微一笑，想和他搭訕似的。陳曉乾沒有理睬他，把頭別開，跟林小春講話。

舞樂響起，汪達生上前請林小春跳舞，但林小春裝著沒有看見，卻扶著陳曉乾的肩膀，輕輕推著他向舞池翩翩起舞。汪達生討了個沒趣，他轉向前面一位單身女同學走過去。

「近來沒有寫詩吧？」林小春溫柔地看著陳曉乾的臉孔，問道。

「沒有。」他答道。想了想，他笑了起來說：「詩主要是言情表志的，沒聽說過把詩作為批判的武器。用詩的形式去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尤其沒有必要。」

「你認為胡風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嗎？」她問。

「這是個敏感問題，今天晚上應盡情娛樂，不談它好嗎？」他極力避開她尖銳的眼光。

「難道不可以一邊輕輕鬆鬆地跳舞，一邊討論這個問題嗎？」她沒有強迫他，只是提出建議。

「你不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他終於忍不住，反問一句。

「怎麼不相信呢？」她認真地說，「正是由於我相信中國共產黨，我才關心它，愛護它。我認為，對黨只是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絕不是真正愛護它的態度！事實上，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也有權監督它，使它更好地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

她的話是無可厚非的。

她繼續說：「我們的革命前輩，包括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在內，為之奮鬥犧牲、夢寐以求的理想是甚麼呢？就是要建立一個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繼續說：「我同意這種說法，階級鬥爭是殘酷無情的，不是我壓迫你，就是你壓迫我，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你不專他的政，他就會專你的政。但是，對於朋友，甚至對於對我們抱有成見的朋友，我們為甚麼一定要壓迫他呢？」

陳曉乾知道她指的是胡風他們。

「我們已經掌握了政權，就應該寬容些。把朋友嚇跑了，是會失民心的。這樣的歷史教訓還少嗎？」她意味深長地說。

他在苦思著：從理論上看，她的話完全正確，然而，具體地說，卻不盡然。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任何一個掌權人，即使是較開明的，都不能容忍別人向他(以及他的集團)的權威挑戰。今天的共產黨不是比前人好得多了嗎？

「你為甚麼不說話呢？」她眼睛逼視著他。

「還要更寬容嗎？」他說，「我們只是要他們寫檢討，只是批判他們罷了，既沒有捉

他們坐牢，更沒有殺他們的頭。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做得到嗎？國民黨能做得到嗎？」

「關於你提到的問題，首先我要說的是：如果他們真的要推翻我們的政權，不捉不殺他們，自然是寬大了。但是，他們只是一小撮老弱病殘的書生，我根本不相信他們有坐天下的野心。由中央親自發難，把這件事搞成一個政治運動，把他們稱作反革命分子，不僅是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

陳曉乾看見她有點激動，臉頰泛起一陣紅暈，少女的那種青春氣息顯現無遺。

「其次，談到與封建王朝和國民黨相比較的問題，我認為大前提是錯的。試觀當今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仍然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但它們深知，容許人們批評甚至謾罵政府並不會從根本上危害其政權，所以在憲法上充分給予人民提出反對意見和批評的自由，當然他們也有不接納、不理睬的自由。我們可以跟這些國家比，而不能跟古代的封建王朝比。不管承認不承認，資本主義事實上正在和社會主義競賽。因此，從長遠來看，樹立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肯定會弊多利少，貽害無窮！」

這番話不能不使他折服。但是，正當他想要問她，樹立絕對權威對將來有何貽害時，樂聲戛然而止。

到下一個舞時，林小春再次主動和他跳舞，但她卻隻字不談剛才的話題了，因此他也不想再提起這個問題。她轉而和他談論文學藝術的問題。她的學識如此之淵博，思想如此之敏捷，陳曉乾為之欽佩得五體投地。

舞會結束時，林小春對他說：「我曾考慮組織一個詩社，聚集三五知己文友，定期評詩論文。但苦無良伴，如今雖認識了你，惟你我二人，尚嫌人數不足，希望你能費心物色一下，如何？」

陳曉乾覺得她的主意甚好，於是就點頭答應了。

(二)

陳曉乾在學年考試中，再創全優紀錄。蘇厚永亦能保持全優。寇蓮娜大部分功課也得優等成績，但英文卻降了級得「良」。張妙嫦和申紀夏名列榜尾。申紀夏上學期考試時已是最後一名，原因是基礎差，學習方法不對頭，也不太用功，加上思想不太開朗，曾要求退學分配工作。卜雲的政治課得優等成績，為她保存了黨員的面子，但英語的成績則由上學期的「優」，下降到了「良」，作為香港英文女書院的畢業生，這是沒道理的。不過，不管怎麼說，這清楚地表明，這學期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對黨員和團幹的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這次陳曉乾回港度假前，寇蓮娜卻沒有和寒假時那樣，專門找他談話，只是在吃飯時和他談了幾句，叫他按時回校，並托他買一本英文原著《傲慢與偏見》。

回到香港，陳曉乾發現丹芷似乎成熟了許多，也樸素了許多。

以前，陳曉乾以為自己已經徹底了解了他的丹芷姑姑。他和她自小一起長大，一起生活，所以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從她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中，看出她內心世界的活動。現在，他突然發現，她有另一個方面，是他從前沒有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她具有一種異乎常人的預感性。

陳曉乾問她：「我寫信問過你，你說的『萬轉千迴懶下床』是甚麼意思？但你卻一直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了吧？」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已幡然改正了嗎？又何必再提呢？」

「難道你有甚麼事是不可以告訴我的嗎？我是應該為你分憂的。比如，」他想起了寇蓮娜對他說過的話，「你要找一個怎麼樣的男朋友？」

「你爲甚麼又跟我提起這個問題呢？難道你不知道我是不準備嫁人的嗎？」她不高興地說。

「這怎麼可能呢？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正常的現象嘛！」

「那你爲甚麼又不找個女朋友呢？以你的條件，在大學的集體生活中，難道你就找不到合心意的人？」她用試探的口吻問。

「的確還未找到，而且我也不想找！」

「既然你不想找，爲甚麼老是要我找呢？」她撅著嘴說。

他不禁默然。

「不過，我知道，你以後慢慢會改變主意的。」她沉思地說。「我沒有讀過高深的哲學理論，但是，你走了以後，我曾看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略知一些唯物主義的原理，其精髓則體現在『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中。根據這個原理，你的思想不變是不可能的。你細想一下，在你的眼光中，你是否對香港的一切越來越厭惡呢？」

他想了想。的確，他現在覺得，就連香港的工人階級與內地的工人階級也有很大的差異。那天他在天星小輪上，看到一個年輕工人，在大模大樣地看一本黃色雜誌，就感到十分刺眼，但在回內地唸書前，他對這種現象是習以爲常的。即使是對丹芷，他也開始感到，她在衣著上和生活習慣上有些不順眼之處：那天她到火車站接他時，穿著一雙半高跟鞋，他就覺得她有點小姐氣。不過，他並沒有產生嫌棄她的思想，他知道，如果她回內地生活，她是會很快跟上那裡的潮流的。

她停了一會，讓他好好地想想，然後繼續說：「但是，在香港，人們不會因爲你改變了看法，而去遷就你，就連最疼愛你的爸爸，也不會爲你之故，不穿西裝上班，而穿上中山裝。你說過，內地的女性，穿著束腰的藍色幹部服，很有點巾幗英雄的氣概。但是，如果我穿著那種衣服在這裡的街上招搖過市，我會立刻成了個怪人！說老實話，我現在還看不出那種服裝有甚麼美感。這也許就叫做『存在決定意識』吧！」

多麼有說服力啊！丹芷這種異乎尋常的預感性，陳曉乾以前的確沒有發現。他更喜歡她，更尊敬她了。

然而，她沒有等他發表意見，又往下說：「你也許會問：你到英國去讀書，思想也一定會變化了？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爲甚麼我做了幾次夢，夢見和你一起在英國留學的原因，如若我們在一起，思想要變就一起變。但是，我自信自己與眾不同。你也知道，我雖愚鈍，老師們都說我在學習上有鍥而不捨的精神，我把這種精神管叫做黏附性，即英文的 adhesion。因此，我是不大可能有明顯的改變的。」

她的最後幾句話，使他甚爲感動，也甚爲擔心。他不禁衝口而出：「姑姑，你甚麼都可以不變，選擇男朋友的標準一定要變啊！」

聽了他的話，她的眼眶立刻泛紅起來，她把臉別了開去。

「你若不變，我也不會變的！」他忽然像小孩子一樣，賭起氣來。

「看你！」她轉過臉來，不顧睫毛上的淚花，綻開笑容，慈愛地說，「你長大成人了，還像以前那樣，向我賭氣！」

八月中旬，丹芷接到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他們一家人自然十分高興。離開前，兩人少不了依依惜別。在陳曉乾心中，突然產生一陣莫名的空虛感。丹芷強忍著眼淚，告別了陳曉乾和他爸爸，登船離去了。

(三)

開學第一天晚自修時間，系黨支部在系會議室召開學生團員和班幹部會議。陳曉乾作

爲班幹部，自然也出席了。

會議由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主持。她分析了批判胡風集團以來的政治形勢，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活動，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代表一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向社會主義反撲的逆流。前個階段以來，社會上出現各種謬論，都是與胡風集團互相呼應的。她根據上級的指示宣佈：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已告一段落，今後要全面開展扎扎實實的群眾性的揭發和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並對前階段的專案工作，進行最後落實。她號召全體團員、班幹部，立即行動起來，對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積極進行檢舉、揭發。

陳曉乾覺得，檢舉揭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與自己關係不大，因爲他在內地沒有甚麼社會關係。當然，林小春曾對他講過一些與眾不同的話，但他始終認爲，她的出發點是好的，而且她向自己吐露心聲，證明她把自己引爲知己，他能夠忍心去告發她嗎？他倒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提醒她，不要隨便公開發表政見。

他終於沒有揭發任何人。但當他到隔壁房間時，卻看見江一平埋頭寫了好幾頁檢舉揭發材料。他猜想那是揭發黃有爲、趙水生和申紀夏等人的材料。

陳曉乾問蘇厚永有沒有寫檢舉揭發材料。

「還沒有呢。」蘇厚永說。「也不必這麼急，可以從長計議嘛！」

「高菲菲同志不是要我們立即行動起來嗎？」

「立即行動起來的意思，就是從現在起，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蘇厚永答他，「並不等於要立刻寫出檢舉揭發材料。我們不是搞組織工作的一般群眾，只能從別人的一言一行中去分析，所以需要費點腦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十分慎重，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如果我們的行動太過緩慢，會不會給反革命分子逃走了呢？」

「怎麼會呢？」蘇厚永說，「你可能不知道，我國的戶口制度是全世界最嚴密的。如果你進城過一夜，就要到當地的派出所報戶口，如果超過三天，你就要得到學校派出所的介紹信。」他歇了歇，放小了嗓門說：「根據中央的指示，在今明兩年進行內部肅反工作，可見這工作之艱巨。急是急不來的。」

既然這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運動，當然不會搞突擊了，陳曉乾也就安心下來了。

第二天下午，陳曉乾上完課走出教室，系黨支部組織幹事兼系行政秘書鄒光燦在門口叫住他，說外邊有人想向他了解一件事，現正在系辦公室等他。

由於陳曉乾是學習委員，與鄒光燦有些業務上的接觸，所以跟他較爲稔熟。在路上，他問：「是哪裡來的人？」

「他會給你看介紹信的。」

「介紹信？」陳曉乾有點納悶起來。但看見鄒光燦沒有反應，他就不敢再問下去了。

鄒光燦是個轉業軍人，平時還是挺和氣的，工作也很負責，同學們對他的印象不錯。但是，他今天卻有點嚴肅。

到了系辦公室的會客室，鄒光燦就把陳曉乾介紹給坐在裡面的一個男子：「這是陳曉乾同學，這是趙彪同志。」然後他對趙彪說：「您隨便吧，我失陪了。」就走了。

那趙彪三十出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十分精明的漢子。他打開公事包，拿出一封信，遞給陳曉乾，說道：「這是介紹信。」

陳曉乾打開一看，上面寫著：

茲介紹廣州市公安局趙彪同志到你處，了解群眾反映事宜，希予接洽爲荷。

此致

陳曉乾同學

中國共產黨S大學委員會組織部

「公安局」三個字頓時使陳曉乾緊張起來。雖說「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然而，正是由於自己一切清白，現在公安局竟然找到自己頭上來，他不免有驚恐之感。

「是這樣的，」趙彪拿出一包香煙，抖了一支出來，點著了，兀自抽了起來，「有一件事，想向你了解一下。」他頓住了，又抽了一口煙。

陳曉乾急切地等待著。也許，這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關？

「你認識袁奕滔嗎？」趙彪看著他的臉色。

「袁奕滔？」他似乎聽過這個名字，但一時又想不起是誰。

看見他苦思苦想的樣子，趙彪啓發他說：「你去過金星台吧？」

「金星台？」他仍然茫然的樣子。

「在中華路的金星台！記起來了吧？」

「噢，記起來了！」他如釋重負，「那是去年七月，我們幾個從香港來的同學剛考完大學入學試，跟了李詹美同學到他住在金星台的表弟家，在那裡住了一個晚上。」他頓了頓，忽然大聲地說：「對了，他的表弟就是叫做袁甚麼的！」

「叫袁奕滔！」趙彪嚴肅地補充說。跟著，他用力地吸了一口煙，邊吐邊說：「據群眾反映，去年七月有一段時間，有人聽到從他家裡傳出像是發報機的『滴嗒』聲。你到過他家裡，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的東西？」

「沒有。」他意識到這是一件有關特務的案子，心一慌，口吃地說：「當時是三四個人在一起，熱熱鬧鬧的，沒注意到甚麼。」

「你那幾位同學，現在都在哪兒？」

「他們都沒有考上大學，所以都返回香港去了。」

「你以後有再去過袁奕滔家嗎？」

「沒有，我跟他不熟。」

「陳曉乾同學！」趙彪的語氣嚴峻起來，「爲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你不要有甚麼顧慮。用心想想，看看有甚麼可疑之處。」

他苦思苦想了一會，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他說：「是了，那姓袁的青年，譯了幾篇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打算寄去出版社，爲了附寄原文，他用打字機打字。當天晚上他還要我們教他打字呢！」

「用打字機打字？」趙彪有點不理解的樣子，「中國人寫的東西，還要翻譯？」

「那個作家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陳曉乾急忙解釋。

「你不是說他是姓歐的嗎？」

「他不是姓歐，而是叫歐亨利。」他用英語的調子和發音讀出「歐亨利」三個字來。

趙彪感到有點不好意思。跟著，他轉了轉眼珠子，問道：「是普通的打字機嗎？」

「是的，不過很舊了。」

「那部打字機是他自己的嗎？」

「他好像說是借來的。」

「向誰借的呢？」

「這，」陳曉乾想了一會，「讓我再想想。」

「嗯。」趙彪丟掉煙屁股，拿出筆記本和鋼筆，大略記了些東西。「好吧，不妨礙你學習了，我們就談到這裡吧！」他站了起來。「請你回去再從頭到尾仔細回憶一遍，寫成書面材料，交給鄒光燦同志，他會轉給我們的。」說完，他就走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在吃晚飯的過程中，陳曉乾都在想這個問題：記得袁奕滔說過，打字機是借來的，但從哪裡借來的呢？他一時想不起來。他一定要想出來，因爲這關係到袁奕滔的政治前途。直到晚飯後他獨自到荷花池畔散步，才想起來了。他記得，袁奕滔

說過，那部打字機是從市郵電局一個朋友借的。

他花了整個晚自修時間，才把材料寫好，簽上了名，第二天上課前把它交給了鄒光燦。這時，他才放下了心頭的一塊大石。

(四)

中午，陳曉乾順路經過學校收發室，拿到丹芷從倫敦寄來的信。他忽然想起中文系的李炳權來，以前丹芷寄來的信，多數是由李炳權捎給他的。但這些日子來，似乎沒有見他來上課，可能他已返回香港養病去了。

丹芷的信很簡單，大略講述一下她入學的情況和感受。她表示今後會經常給他寫信。

下午，全系學生到市裡參觀一個反特展覽會。

其實，這個展覽會不只是反特，它的主要基調還針對暗藏反革命分子。它分爲三部分：一是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和照片；二是有關本省、本市近年來挖出來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和圖片，他們多是在工礦企業當一般幹部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這些人散佈反動言論，攻擊人民政權；三是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情報當局，派進來進行破壞、收集情報和發展組織的特務分子的材料和照片。

最後一部分材料使人觸目驚心：那些特務分子有的在國慶節群眾集會的廣場上放置定時炸彈，有的潛進黨政機關往食水池放毒，有的威逼利誘，拉親朋下水，有的到處活動，收集我軍事、政治、經濟等各種情報。尤其使陳曉乾感到吃驚的是，那些特務幾乎全部是在香港、澳門招募或在香港、澳門受訓的。

陳曉乾這才知道，原來香港是派進中國大陸的特務的大本營！想到自己來自香港，想到前幾天公安局來向他了解袁奕滔的情況，他感到惶恐不安。看來，中央發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不是沒有根據的。當然，在他看來，胡風分子應該審查，但不應一律定爲反革命分子。

這些問題正在他腦子中打轉的時候，一張十六吋大十分熟悉的照片，赫然映進他的眼簾，他正是失蹤了幾個月的李炳權！照片下面有一段說明：「美蔣特務李炳權，十九歲，一九五三年在香港加入美蔣特務組織，接受特務訓練，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學生身份考入 S 大學中文系。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李炳權以學生身份作掩護，利用假日和課餘時間，收集我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以來，李炳權裝病不上課，更加猖狂地進行特務活動。一九五五年六月底，被我公安機關破獲，逮捕歸案。」

陳曉乾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照片上那怯弱的模樣，那默默的表情，分明就是他，況且，文字又寫得那麼分明！

「怎麼樣？意外吧？」蘇厚永用肩膀碰了一下表情木然的陳曉乾。

「是的。」陳曉乾彷彿從夢中驚醒，用手背輕經擦了一下眼睛。「怎麼會這樣的呢？」

「怎麼不會呢？」蘇厚永意味深長地說，「在現實生活中，比這個更出人意外的事還有哩！」停了停後，他繼續說：「李炳權來自香港，他當特務是比較容易令人相信的。但是有些人土生土長，外表老實，在我們身邊，也可能是特務呢！」

「真有這樣的人？」陳曉乾更加吃驚，「是誰呀？」

「回去才告訴你吧。」蘇厚永微笑地說，「現在好好參觀，本周還要安排一個時間討論呢。」

陳曉乾才不再問，但他已經無心繼續細看了。

在回校的路上，陳曉乾再問蘇厚永：「剛才你提到的事，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總之不會是你。」蘇厚永看見他那麼緊張，就說了這句俏皮話。

「當然不會是我！」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是我，你怎麼會跟我講這些話呢？」

「不過，你是認識這個人的。」

陳曉乾不禁愕然：「我認識這個人？」

「而且還經常和這個人接觸！」

這下子，陳曉乾可是急得要跳起來了。「這個人究竟是誰呀？」

「你不妨先想想。」蘇厚永還是不告訴他，「我要考考你的觀察力。」

陳曉乾在冥思苦想：是林小春嗎？但前幾天他還在校園裡看見過她；而且，他怎也不會相信，這麼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學生是個特務。

「是我們系的。」蘇厚永把範圍縮小了。

「我們系的？」於是，陳曉乾就從本班的學生想起，至三年級、四年級的學生，結果，沒有一個人失蹤。至於一年級新生，除了幾位香港來的學生之外，其餘的人他都不認識。

他突然想起一個早就該問的問題：「是學生還是教工？」

「教工。」

範圍再又縮小了。爲甚麼他沒有想到教工呢？本系雖有四十多名教工，但與他有過接觸的不到十人。他覺得很快就可以想出來了。

他從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和系辦公室秘書鄒光燦想起。但他們今天還帶隊。他暗暗罵了自己一聲：傻瓜，怎麼可能是這類人呢？簡直是多此一舉。

於是，他又從教師中去想。首先想到本班的教師：教精讀課的楊教授和上語法課的陳教授，今天上午還上他們的課，上文學作品閱讀課的周教授，以及上英美文學史的張教授，這個星期都有上課。他想到一年級的班主任范書臣，近來不常見他，但他不可能有問題，聽說他正在積極爭取入黨。系主任馮靜宜教授？不可能，她是有名的書呆子，從不過問政治，也不參與任何派系鬥爭。

「你弄錯了吧？」他對蘇厚永說，「我把我熟識的教工都一一對過了，沒有一個是可疑的。」

「真的全部對過了？」

「是呀！」他十分肯定地說。

「但是，有一個人你忘記了，」蘇厚永揭開謎底，「他就是我們系的打字員費宏輝！」

「原來是他！」他沒有想到費宏輝，這是因爲他在系裡是個小人物，他失蹤後，人們逐漸把他忘記了。

「我曾經懷疑過他，只是後來把他忘記了。」

「我不僅知道費宏輝的事，連李炳權被捕的事，我早就知道了。」蘇厚永神秘地笑了一下。

「但是，你還沒告訴我，你是如何知道這些消息的。」

「我告訴你消息，你就好好地聽，最好不要問來源。」蘇厚永用往常的口吻說。「到適當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他又和往常一樣，吩咐一句：「你不要告訴別人。」

第六章 天涯芳草

(一九五五年十月 — 一九五六年一月)

(一)

今年的國慶節慶祝活動，比去年隆重得多，這也許是肅反運動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取得了勝利之故。九月下旬，各主要遊行街道都已建好了牌樓。

參加遊行隊伍的操練，從開學就開始進行，平時用每天下午的文體活動時間，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用整個下午進行預演。

由於陳曉乾是學校游泳隊的主力之一，他被編入全市大學生體育隊的遊行隊伍中，分開進行操練。

十月一日那天，全校參加遊行的師生於凌晨四時起床。吃過早餐，五時徒步出發到越秀山體育場。五時四十五分抵達體育場後門，只見到處擠滿了等候入場的各單位隊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中國黨政領導人的肖像牌處處可見。一直等到七時三十分，他們才進入體育場，在規定的地方坐了下來。八時正，國歌高奏，由省委第一書記作報告。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說明本省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各條戰線所取得的勝利，提出今後的努力方向，號召廣大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再接再勵，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他的發言為時十分鐘。

接著，各界代表人物先後發言，基調都是肯定本戰線一年來所取得的成績，表示今後進一步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心。

九時開始遊行。省市黨政首長走在最前面，跟著是少年兒童先鋒隊的隊伍，市體育隊走在他們的後面。

陳曉乾的隊伍，八人一橫列，左四女，右四男，一律穿藍色運動短褲，白色運動衣，精神抖擻，朝氣蓬勃，按著儀杖隊的拍子，踏著方步，昂首前進。

陳曉乾排在最左邊，緊靠左邊的女運動員。他發現，女運動員一個個十分可愛，她們面色紅潤，表情歡暢，眼波流動，身體結實，步履堅定，一派青春氣息。

他忽然發現有一名女運動員微微側過頭來，向他打眼色。他轉臉看過去，原來是李迎迎，她排在左邊第二行。李迎迎穿起運動裝，更顯得身材苗條，手腳修長，看著她踏著方步的體態，別有一番風韻。他向李迎迎點頭致意。

但他有點奇怪，李迎迎甚麼時候變成了運動員了？他不禁又轉過頭去，再看她一眼，只見她旁邊的一位女同學斜視過來，與他的眼光相接，她立刻矜持地笑了笑。他不禁一怔。那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容貌俊美，明眸皓齒，體態婀娜，更有一點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她的肌膚格外白皙，有如粉雕玉琢。他忍不住再看她一眼，她也恰巧再看過來，合著嘴巴含笑著。他臉上微微一熱，立即把頭低下來，腳尖差點兒踩在前面運動員的腳跟上。他立刻定了定神，重新調好腳步，一本正經地跟著隊伍前進。

然而，他總覺得那女郎風姿綽約，異於常人。他似乎從沒見過她。也許她不是本校的吧？

遊行結束，隊伍散去時，陳曉乾走過去和李迎迎打招呼：「想不到你也是運動員！」

「我是來充數的，」李迎迎笑嘻嘻地說，「昨天，我們系一個女運動員生了病，今天就叫我來頂替了。」然後她側著頭問：「怎麼，我不像個運動員嗎？」

「她也是我們學校體操隊隊員呀！」一陣清脆的聲音在陳曉乾後面響起。他急忙回過頭來，原來是那位粉雕玉琢的女郎。這回近看，覺得她的神情與儀態，超凡脫俗，與遠看時又不盡相同。他連忙向她點頭，她以合嘴微笑回答。

「這是外文系的陳曉乾同學，」李迎迎趕忙介紹，「這是新聞系的岑蕙同學。」

陳曉乾上前跟她握手。「怎麼以前沒見過？」

「她是一年級生。」李迎迎說。

「岑蕙？」陳曉乾搔了搔頭，恍然而悟地說：「噢，我想起來了！你不是在上一期校刊上發表長詩《何處有香丘？》的岑蕙？」

「不就是她！」李迎迎說。

「又一位才女！」他豎起大姆指讚揚地說。心想：「天涯何處無芳草」，這話委實不差。

岑蕙再又矜持一笑：「哪裡，哪裡！我只是拾人牙慧罷啦。」她忽然把語氣一轉：「不是有些文章批判我這首詩嗎？」

「這只是少數人的看法，多數人是肯定的。至於我，則出自內心的欽佩，這可是一首浪漫主義跟現實主義完美結合的好詩啊！」

「這裡不是談詩的地方！」李迎迎推了推他的手肘。「回去吧，以後寫文章到校刊才發表你的高見吧！」

大家同聲笑了起來。

他們一起乘車返校。在車上，也許是人多之故，陳曉乾幾次與岑蕙講話，她都只是淺淺而談。他發覺她有一股清高的氣質。

回到學校校園，他們就分手了。陳曉乾經過大禮堂時，看見有些人正在佈置、裝飾。他走了進去，只見唐尤麗正在指手劃腳地命令一些人做這做那。

「喂，唐尤麗，你沒有去遊行嗎？」陳曉乾上前向她打招呼。

「噢，是你，我的運動員，你回來了！」唐尤麗嬌聲嗲氣地說。「有甚麼新鮮的事兒要告訴我嗎？」

「有，我剛才認識了岑蕙。」

「岑蕙？岑蕙是甚麼人呀？」

「是上期校刊登載的長詩《何處有香丘？》的作者。」

「是個漂亮的小伙子？」

「不，是個冰雪聰明的美人兒！」

「這跟我有甚麼關係呢？」她裝著失望的樣子。

他捉弄她說：「她有一個長得和她一樣俊俏的哥哥。」

「哼，你又要我打你了！」她嬌嗔地舉起手來。

此時，有人走過來向她請示如何佈置，陳曉乾才想起，唐尤麗這個學期當上了學校學生會文娛部副部長。

那人走了以後，陳曉乾就說：「我的部長大人，當了官要更加寬容些，不要欺凌我等老百姓啊！」

「你這人，平時對別人一本正經，對我卻這麼油嘴滑舌的！」她撅起她薄薄的紅唇。

陳曉乾自感有點忘情了。的確，他在她面前似乎是無拘無束的，因爲他們已有了默契。

「對不起，」他抱歉地說，「因爲，」他忽然把聲音壓低：「你不是想做我的妹妹嗎？」

聽了這話，她的一雙媚眼閃爍出無限的歡樂。她咬著下唇，點了點頭，然後滿懷柔情地說：「今晚學校舉行盛大的遊園晚會，你來吧，我陪你跳舞。」

陳曉乾高興地應了一聲，就走了出來，回宿舍去了。

(二)

今年的國慶節，節日的氣氛特別濃厚。在市上，到處是牌樓、彩旗，家家慶祝，戶戶排筵。這使陳曉乾想起香港的農曆新年來，所不同的是，沒有大人給小孩們分紅封包，

也沒有鋪滿街道的紅色炮竹衣。

食堂的晚餐非常豐富。有些學生竟自備一些酒，低嚐淺酌起來。

晚飯時，張妙嫦坐到陳曉乾的餐桌來。平時，班上的五位女同學習慣坐在一張桌子。因此，陳曉乾感到有點奇怪。

席間，江一平向張妙嫦大獻殷勤，幾次把好菜夾到她的碗上。張妙嫦面露不悅之色，最後一次，她生氣地說：「別這樣好不好？講究點衛生嘛！」就把大塊炸魚扔在桌面上。江一平討了個沒趣，還笑容滿面。

江一平追求張妙嫦，約起於半年前。系黨團組織對江一平的印象極好，只是由於他出身於富農，入團之事要多些考驗。他追求張妙嫦，組織十分支持，卜雲曾親自做過張妙嫦的思想工作。豈料張妙嫦對他毫無好感。但人們議論紛紛：以張妙嫦的容貌、儀態和學識，能配上江一平已極爲不錯了，爲何她還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不過，從江一平今天在席上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牛皮勁來看，陳曉乾認爲，假以時日，他未必不成功，何況還有黨團組織的支持。

「吶，」張妙嫦突然夾了一塊雞胸肉給陳曉乾，「你不吃肥肉，這雞胸肉正好給你吃。」

全桌不禁愕然。張妙嫦平日極少跟男同學來往，講話不多，現在怎麼忽然關心起陳曉乾來了呢？最感到錯愕的當然是江一平和陳曉乾本人。

「你別客氣！」陳曉乾說。他本想多說幾句話，但恐怕引起反效果，所以就低頭吃起那塊雞胸肉來。

「你今晚去參加遊園晚會嗎？」張妙嫦問陳曉乾。

「我們會去的，」江一平搶著回答，「我們一起去吧？」

張妙嫦白了他一眼，然後掉過頭來看著陳曉乾，等他回答。

「去，我會和蘇厚永一起去。」陳曉乾答道。「你也要去嗎？」

「我跟你們一起去吧。」張妙嫦親熱地說。「七點鐘我去找你們。」

江一平再次討了個沒趣，但看來他並不灰心。吃完晚飯，他對陳曉乾說：「今晚我也和你們一起去參加遊園晚會，集體去好些。」

陳曉乾鄙夷地笑了笑，不置可否。

回到宿舍，蘇厚永取笑陳曉乾說：「老弟，又走桃花運啦！」

他說到「又」字時，特別加重了語氣，這使陳曉乾感到一怔。

「甚麼叫『又』走桃花運？」陳曉乾一本正經地問。

「你又何必心虛呢！」蘇厚永笑了起來。「我會代你保守秘密的。」

「我怎會……」

「噓，有人進來了！」蘇厚永繼續說，「不過你不必負任何責任……」

江一平走了進來，向蘇厚永打了個招呼：「班長，今晚我們班由你帶隊吧？」

「甚麼帶隊不帶隊的！上級沒有這個規定。」蘇厚永粗聲地說。

此時，曹柏年、謝振賢和岑常超走了進來，聽了江一平的說話，曹柏年便對蘇厚永說：「今晚我們三人要到市去看焰火。我們向你請假。」

「今天是假日，大家自由活動，不必請假。」蘇厚永說。

這三位同學被認爲是班上的落後分子。岑常超來自澳門，長得頗爲英俊，但沉默寡言。他們三人平日多相聚一起，極少與其他同學交往，一到假日，三人就結伴到城裡去玩，因此，有人稱他們爲「三劍俠」。他們在政治學習或小組討論會上甚少發言，學習成績都較差。但他們似乎與世無爭，所以也沒跟誰過不去。

到了七時，張妙嫦果然準時來到，她在樓下高叫陳曉乾的名字。這可能是她第一次單獨到男生宿舍來。江一平沒等人吩咐，就匆匆跑下樓去，把張妙嫦領了上來。

坐了一會，陳曉乾就提議出發，但蘇厚永突然表示他不想去。

「那不成！」陳曉乾感到有點意外，因爲，蘇厚永以往是從來不放過這些場合的。
「真的，我有點事。」蘇厚永認真地說。
「今天是國慶節，你不會有甚麼急事要辦的，」陳曉乾說，「除非你佳人有約。」
聽到陳曉乾的最後一句話，張妙嫦的神情突然變得有點異樣，她用沙啞的聲音問陳曉乾：「他的女朋友是在校外的嗎？」
「誰曉得，你問他本人吧！」陳曉乾答道。
張妙嫦有點含羞地看著蘇厚永，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
蘇厚永笑著對陳曉乾說：「我沒有必要回答你的問題。」
最後，蘇厚永還是和陳曉乾他們一起，去參加遊園晚會。
遊園晚會的中心是在大禮堂前面的中心廣場。在廣場臨時舞台上有文藝節目表演，廣場上以及大禮堂的地窖裡，有各種遊戲節目。文藝節目表演完畢，大禮堂內有交誼舞會。
晚會開始，唐尤麗代表學校學生會致辭。她穿著一件雪白的罩衫，黑色的裙子，黑色的學生裝皮鞋。兩條烏溜溜的辮子，梳得十分整齊光亮，那白皙的皮膚，那俊眼修眉，那亭亭玉立，真是明艷照人。在台下的陳曉乾不禁暗暗喝了一聲彩。
當她站在麥克風面前，雙手下垂，微微抱拳，用清脆抑揚頓挫的北京音講話時，台下觀眾鴉雀無聲。不少青年學生顯然被她的丰采吸引住了。
「她算不算是我們學校的校花呢？」蘇厚永在陳曉乾耳邊低聲地問。
「嗯，」陳曉乾想了想，「校花還應該有才情，這方面她恐怕還不足，我們學校還有幾個美女的才情在她之上。」
「但是，她的吸引力是全校第一的。」
「你作過統計？」
「只是粗略統計，」蘇厚永輕描淡寫地說，「她入校才一年，通過各種方式追求她的人就有四十一個。」
「真的？」
「我甚麼時候向你撒過謊？」
陳曉乾感到有點奇怪。以他和唐尤麗的關係，他尚且不知道她有那麼多的人追求，而蘇厚永平日甚少與她接觸，卻那麼準確地掌握她的情況。也許團員之間是互相通氣的吧？
「我們班有幾個男同學追求她呢？」陳曉乾問。
「兩個。」
「哪兩個？」
蘇厚永把聲音放得更低：「何家昌和江一平。」
「江一平？」陳曉乾大感意外。「他平日極少和唐尤麗談話，怎麼會呢？」
「他是在鬧單思病。入學不久，他就寫了首長詩給她，詩中有些句子竟不堪入目。」
「那麼，她喜歡誰了呢？」
「在這四十一個人中，她沒有真正喜歡誰。但是，」他把嘴巴靠近陳曉乾耳邊：「她喜歡我們班另一個人，不過可惜……」
這時，唐尤麗發言完畢，台下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只見她微微鞠躬，儀態萬千地退了下去。
「你們在談些甚麼呀？」張妙嫦探頭過來問道。江一平也順著張妙嫦的姿勢，投以關切的眼光。
「沒談甚麼。」蘇厚永答道。
表演的文藝節目只有五個，其中一個是唐尤麗的女高音獨唱，兩個舞蹈節目是由唐尤麗領跳。一時間唐尤麗出盡了風頭。
陳曉乾一直想問蘇厚永，唐尤麗喜歡班上哪一位男同學。

但人們都在肅靜地觀看節目，所以他始終沒有機會。

文藝節目表演完畢後，江一平建議到大禮堂去跳舞，大家沒有異議。

進了大禮堂，舞會已經開始了。

江一平正想請張妙嫦跳舞，她卻主動請蘇厚永。江一平似乎發現，張妙嫦的目標不是陳曉乾，而是蘇厚永，他對陳曉乾的態度就變得友好起來。

「怎麼搞的？女請男！」江一平不平地對陳曉乾說。

「其實，應該男女平等嘛！」陳曉乾笑了笑。

陳曉乾忽然想起唐尤麗，於是他獨個兒走出大禮堂，向舞台走去。

他快要到達舞台後門時，只見唐尤麗驚慌地向他走來。

「陳曉乾，你來得正好！」唐尤麗一把摟著他的手臂。

「出了甚麼事嗎？」

「快走！」她尤有餘悸地掉頭向後看了一眼。陳曉乾也跟著轉過頭去，只見一個男人眼定定朝前看過來，向唐尤麗傻笑。

「他是瘋子！」唐尤麗低聲地尖叫了一聲，拉著陳曉乾往前走。他們急急忙忙轉了幾個彎，到瘋子跟不上時，他們就從後門閃進了大禮堂。

「怎麼回事？」陳曉乾輕輕甩開唐尤麗的手，微微喘著氣問。

「那瘋子是歷史系三年級學生。曾寫過一百多封信追求我，我連一次也沒理睬他。他這個學期一來就瘋了，現正在學校療養院醫治，看來病情越來越嚴重。」

「他也太痴情了！」陳曉乾嘆息地說，「他有你那麼開朗的性格就好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唐尤麗不覺「刷」一聲臉紅了起來。

「我看，解鈴還是繫鈴人。」陳曉乾建議說。

「這個鈴不是我繫上的，怎麼叫我去解呢？」她委屈地說，「況且，像他那樣的人，在我們學校也不只一個。」

陳曉乾不禁心中一陣震動。自古說，一笑傾城，二笑傾國，女色果然厲害。

他忽然隱隱約約地聽到後面有咯咯的笑聲，回頭一看，原來又是那個瘋學生。唐尤麗一手拉著陳曉乾，急步衝出大禮堂。

「請陪我回宿舍去！」她氣喘喘地說。

陳曉乾把她送回宿舍。

(三)

這學期開設的政治課是《聯共(布)黨史》，全名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授課教師叫董志強。董志強是個青年講師，是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他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富於啓發性，以有創見著稱，頗受學生歡迎。

陳曉乾覺得，馬講師上課也很生動活潑，且善於運用啓發式，所以他對所學的內容有較深刻的印象，作為政始啓蒙教師來說，她是很不錯的。但她幾乎沒有對政治理論和事實的定論，作任何個人的發揮。董老師就不同了，他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供學生討論時參考。陳曉乾通過閱讀有關馬列主義著作發現，董老師有些觀點是從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得出來的，有些則純粹是他個人思考的結果，可見他是個勤奮讀書、肯動腦筋的年輕學者。

今天的課堂討論是有關斯大林一九三六年發動的肅反問題。這一章節本來是下學期才講授，但董老師卻把它提前上了。這樣做雖然有點亂，但共產黨歷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統一，結合目前正在細水長流的肅反運動，似乎很有必要。此外，《中共黨史》和《聯共(布)黨史》都被列為「馬列主義基礎」課程，其目的是通過這兩個黨的革命實踐，去闡明馬

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它們本身也並不是系統的政治理論課。三年級開設的《政治經濟學》和四年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真正系統性的政治理論課。

課堂討論開始，董老師就申明：「同學們可以抱著共同切磋的目的，暢所欲言，即使有錯誤的觀點，也絕不追究，因爲這是個學習會，目的是要澄清一些模糊思想。」他還啓發說：「我們的口號是學習蘇聯經驗。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肅反運動，是不是向蘇聯學習的成果呢？大家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卜雲第一個發言，她說：「發動肅反本身，顯然是出於階級鬥爭的客觀需要，與斯大林當時發動的大肅反的政治背景是相同的，但其方法，就不盡相同了。比如，蘇聯是由公安部門來搞肅反的，而我們的肅反運動，則是由機關、學校的黨委負責的。我們是大張旗鼓地搞，走的是群眾路線，而蘇聯則是神神秘秘地搞。看來蘇聯的方法是落後的經驗，所以導致肅反擴大化。」

接著黃有爲發言：「剛才卜雲同學說，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是擴大化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不過，我個人認爲，肅反擴大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方法的問題，而是方針、路線和對政治形勢估量的問題。既然斯大林認定有很多派進來的特務和潛伏下來的特務，並定出了數字，執行命令的公安部門就不能不完成。即使是由黨委來搞，其結果也是一樣的。」

「你是說，我們的肅反運動不是走群眾路線的了？」江一平好像專門跟黃有爲作對似的，黃有爲的話音剛落，他就用質問的語氣說。

「我並沒有這麼說！」黃有爲說，眼睛沒有看他。「我只是說，關鍵問題是對政治形勢的估量。任何一個統治階級對於現行反對分子，都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清查和鎮壓的。當然，方法也是重要的。古今中外，有各種成功的方法。」

「我覺得，黃有爲同學的發言十分模稜兩可，」何家昌說，「他似乎是說，我們毛主席沒有對形勢進行準確的估量，我們黨中央沒有採用成功的方法。」

「我就聽不出黃有爲有這樣的意思。」趙水生忿忿不平地說。「在討論會上，最好是以理服人。」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何家昌同學打斷了，」黃有爲冷笑一聲，「他既然如此武斷，我的發言就到此爲止。」

董老師急忙說：「我剛才說過，討論會上可以暢所欲言，也可以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必需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剛才同學們能結合我國的肅反來討論蘇聯的肅反，這就很好。請其他同學繼續發表意見。」

由於剛才的氣氛有點僵，所以大家都沒有立即發言。過了一會，看見仍然冷場，董老師笑了笑，對寇蓮娜說：「寇蓮娜同學，請你就這個問題發表你的看法，好嗎？」

寇蓮娜轉動一下她那雙明亮的眼睛，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說：「我國的肅反運動，是在內部慎重進行的，在普遍審查幹部的基礎上，搞出些嫌疑分子，然後在這些嫌疑分子中進行重點審查。自胡風事件以來，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佔這些嫌疑分子的百分之一點二左右。我們對這些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方針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其中判處勞改的約爲百分之一。對搞錯了的人，宣佈他們無罪，並向他們賠禮道歉。目前，清查工作正在更扎實的基礎上進行。應該說，我們的肅反工作是在吸收了蘇聯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的，是成功的。」

「你對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有何看法？」董老師問。

寇蓮娜微笑了一下，說道：「我們黨對於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運動，還沒有作出公開的評論，我本人亦沒有看過它的詳細資料，所以不能作出評價。不過，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角度來看，那次肅反是必要的。」

陳曉乾感到，寇蓮娜的確是個思想成熟的黨員，在公開的場合中，她能處處按黨章要

求行事。聽說黨中央已向黨內傳達過斯大林一九三六年肅反擴大化的意見，社會上也流傳這種說法，可是寇蓮娜就能守口如瓶。卜雲就比不上她。董志強也是共產黨員，但他卻似乎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去討論這個問題。

寇蓮娜發言完畢，大家就沒有再說些甚麼了。董老師只好作小結。

「同學們，今天的課堂討論很好，很生動活潑，不足之處是，由於出現了一些對立情緒，討論沒能深入下去。

「我個人的看法是：斯大林一九三六年發動的肅反運動是必要的，但其理論路線則是有問題的。他之所以把肅反擴大化，是基於這樣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就越尖銳。我國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那次鎮壓反革命是必要的，因爲人民政權剛剛成立，爲數眾多的敵人，包括武裝的殘敵及土匪，都在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如果不進行大力的鎮壓，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就不能順利進行，人民政權就不能鞏固。去年開始的肅反運動，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我個人的體會是：這次運動主要是包含審幹和意識形態鬥爭兩個部分。批判反動思想，這是必要的，這點我們比蘇聯高明，以審幹的方式進行肅反也比蘇聯高明。但由於執行審幹的幹部沒有經過專門訓練，容易草木皆兵，結果是受懷疑的人多了，後來雖然作了糾正，但產生了不少消極影響。正確的做法似乎是，應盡早與公安機關相結合。」

(四)

寇蓮娜悄悄地約陳曉乾到市西郊的荔枝灣郊遊。

陳曉乾暑假從香港返校後，曾向寇蓮娜簡單地匯報過自己的思想，並送了一本英文版的《傲慢與偏見》給她。當時寇蓮娜表示她很忙，以後找個時間再跟他詳談。但是，兩個多月過去了，他們都沒有機會單獨進行較長時間的談話。陳曉乾猜測，她作爲學生黨支部書記，一定是負責學生的審查工作，而她同時又要應付繁重的功課，她一定是十分忙碌的。今天是星期天，和她到荔枝灣郊遊，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

小河兩岸的荔枝堤，九曲迴旋，是一派典型的南國鄉村風味。時值深秋，原來翠綠色的荔枝樹葉，如今有些已變成乾枯，地上的萋萋芳草，也開始衰敗了。河床也乾涸水落。秋風陣陣吹來，真有點肅殺的味道。但是風和日麗，氣候宜人，畢竟是郊遊的好天氣。

寇蓮娜選了一株較大的荔枝樹，在下面平整的草地上鋪上兩方大手帕，邀陳曉乾一起坐下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約朋友郊遊。」寇蓮娜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滿足的笑意。

「你真的是一直都那麼忙？」

「解放那年我剛滿十九歲，就立刻被派下鄉參加建立農民政權的工作，爾後是清匪反霸，然後是土地改革，真可以說是馬不停蹄。那時不僅工作繁重，而且階級鬥爭的形勢十分緊張複雜，我們睡覺時還把手槍放在床頭，哪有時間和心情去郊遊？入大學前，我還在城市搞民主改革哩！」

「那麼，你一定懂得打槍了？」陳曉乾好奇地問，眼睛盯著她那雙正在不經意地玩弄一條手絹的纖纖玉手。

「何止會打槍，我還曾經親手槍斃過殺人放火的土匪呢！」

「你真的敢……」他不禁目瞪口呆。

「唉，在那種情況下，誰都敢啊！」她回憶地說，「要是在現在，我怎也鼓不起那股勇氣了。」她瞟了一眼陳曉乾尤有餘悸的臉孔，補充說：「其實，我也是個弱質女流，而且我比起一般女性更需要人保護。」

「爲甚麼？」

「因爲人們都認爲我長得很漂亮。」她低下了頭，含糊地說。「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是呀，你的確是一個美人兒，而且是用特殊材料製造的美人兒，」他坦率地說，「但你又是個身經百戰的革命者呀！應該說，是你保護別人，而不是別人保護你。」

她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雖然陳曉乾從來沒有對她產生過不安份的念頭，但他的確很喜歡和她在一起。他知道她有不可告人的隱衷，所以他總想她能開心快樂。

「可惜，我這個人懦弱無能，否則我願意保護你。」他囁嚅地說。

「你這是說傻話，還這麼孩子氣！」她笑了起來，露出一排十分潔白而整齊的小牙齒。「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問題，都要從政治的角度出發，這樣，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人、了解事物。」

他半明不白地點了點頭。他正想開口提問題，寇蓮娜立刻制止他：「我們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好不好？」

「但是……」

「我以後會告訴你的。可以了吧？」

他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我們還是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吧！」她振作了一下。「待會我們餓了，可以到那邊的酒家飽餐一頓，由我作東。」

陳曉乾往不遠的一間建築在田野之中的酒家看去，只見招牌上寫看「畔溪酒家」四個字，充滿田園風味。

看見她這麼興致勃勃，他也感到快慰了。於是他問：「你看完《傲慢與偏見》了吧？」

「看完了。不過我是用了國慶節的一日一夜和十幾個晚上的課餘時間，斷斷續續看完的。你沒有發現我在國慶節沒有參加遊行，晚上也沒有參加遊園晚會嗎？」

「我猜想你沒有空。」

「我的社會工作太多了。但是，爲了革命，我能抱怨嗎？」她再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畢竟，我的生命已經和黨的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

「你看完了《傲慢與偏見》後，有甚麼感想呢？」他問。

「奧斯汀以十分細膩和絲絲入扣的筆觸，把書上每一個人物都寫活了。本書的主題思想，是反映英國當時封建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書中的女主角伊麗莎白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她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當然是她那個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達西則是傳統封建貴族的代表，他壓根兒看不起新興的資產階級。結果，兩人之間就產生了傲慢與偏見的矛盾和鬥爭。」

「噢，你是這樣分析這本小說的！」他越聽就越覺新鮮。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她得意地笑了起來。

「後來爲甚麼又調和起來了呢？」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奴隸主階級、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是剝削階級。封建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資產階級推翻封建階級，都並不是要推翻剝削制度，而是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讓勞動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以便他們進行更大的剝削。所以，每當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舊的統治階級中一些開明分子，就會轉向新的剝削階級的陣營中去。英國十五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圈地運動，就是封建貴族逐步轉化爲新興貴族即資產階級的過程。達西放棄了傲慢，伊麗莎白拋棄了偏見，正是這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

「高見！」陳曉乾不得不折服她的馬列主義水平高，雖然他又覺得，處處用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去分析過去的文學作品，可能過於簡單化。

看見陳曉乾沒有讚揚下去，她便說：「當然，奧斯汀沒有那麼自覺地去反映這個過程，但是，托爾斯泰說過，作家好比一面鏡子，不管他喜歡不喜歡，他總是忠實地反映眼底

的事物。」

陳曉乾想起劉教授在《文藝學引論》中，講到作家世界觀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產生矛盾的論點，並舉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作例子。看來，她的觀點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其實，」她忽然把語氣一轉，說道：「在我們國家裡，也有新的傲慢與偏見！」

「在我們國家有新的傲慢與偏見？」真是奇峰突起，耳不暇接。

「我們打下了江山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看不起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我們共產黨員、無產階級則存有偏見。」

「爲甚麼呢？」

她看著河床上涓涓的流水，繼續往下說：「我們共產黨員不屑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伍，更不用說與他們談婚論嫁了，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黨員則敬而遠之。這不是新的傲慢與偏見又是甚麼呢？在任何新舊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你是說，將來會調和起來？」

「是的。我和你不就是這種調和的早期產物嗎？」

「你和我？」他大吃一驚。她是要他扮演達西，而她自己扮演伊麗莎白的角色嗎？

看見他臉露不安的神色，她笑嘻嘻地把一隻手輕輕搭在他的肩膀上，柔聲地問：「你的看法呢？」

他不好推開她的手，只好苦笑著。

「青年人！」她收回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仍然笑著說，「想不到你腦子裡的封建思想比本地的鄉下人還濃厚！」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我現在上大學了，向知識靠攏，」她又一本正經起來，「而你則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爭取入團，繼而進一步爭取入黨。我對知識分子的傲慢正在減少，而你對無產階級所抱的偏見也正在減少，這不就是在調和了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新的傲慢與偏見最終是會被消滅的，即如蘇聯現在那樣。」

「你真會靈活運用馬列主義。」他甘拜下風地說。

「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一定要學會隨時隨地把馬列主義的理論應用於現實生活中，這樣才能緊跟黨，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你也應該在這方面努力。只要勤學多想，也並不難做到隨心所欲。」

他點頭接納她的忠告。

他本想和她談談關於林小春提議組織詩社之事，但是，今天和她的交談使他改變了主意。既然她堅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文學作品，這就很可能與林小春的觀點發生衝突；而且，她在文才方面的確是略遜一籌。他倒是想到岑蕙，她可能是最適合的人選了。

最後，他倆盡興而返。

(五)

元旦照例放假一天。除了在學校東、南、西、北各大門掛起「慶祝一九五六年元旦」的紅布横額外，沒有舉行任何慶祝活動。唯一具有節日氣氛的表現，是食堂晚餐加菜。

白天，陳曉乾請蘇厚永進城看電影。看完電影出來，在街上碰到唐尤麗和張妙嫦。陳曉乾主動請她們上館子，她們欣然答應。

大家坐定，要了餐以後，張妙嫦忽然問蘇厚永：「早上聽說，你和卜雲一起上街去了，怎麼現在只見你們兩位？」

「誰說的？」蘇厚永問。

張妙嫦期期艾艾了一陣子，才說：「吃早餐時，我見到江一平，問起你，他就這麼說。」

「是這樣的，」陳曉乾插話說，「早餐時，我們和卜雲坐在一張桌子，江一平在隔壁桌。是我提議幾個人上街看電影的。後來卜雲說沒空，我們就兩人出來了。江一平可能聽頭沒聽尾。」

「江一平這人有點古怪。」張妙嫦不滿地說。

「古怪？何以見得？」陳曉乾問。

「他只說蘇厚永和卜雲兩人上街去了，卻不說你也一起去。」

「他是別有用心嘛！」唐尤麗指出。

「甚麼別有用心呀？」陳曉乾感到有點莫名其妙

「你看不出來嗎？」唐尤麗笑著說，「他從去年元旦發動攻勢，到今天已是一周年了。」

「發動甚麼攻勢呀？」陳曉乾似乎還是不明白。

這一問，使唐尤麗大笑起來，而張妙嫦呢，則把頭低往胸部，雙頰一片緋紅。

陳曉乾才恍然大悟。他用手指敲著自己的頭，責備地說：「我這個人真是感覺遲鈍，該死！」說完，天真地笑了起來。

唐尤麗立即飛來媚眼。

「其實，」陳曉乾避開唐尤麗的媚眼，對張妙嫦說，「江一平不錯嘛！」

「你是說，如果你是女兒身，你會和他談戀愛了？」唐尤麗問道。

「我沒這麼說，我只是以事論事。」陳曉乾說。「我知道緣分這東西，往往是很奇妙的。你說對不對，蘇厚永？」他問一直不做聲的蘇厚永。

「這倒也是。」蘇厚永並不熱烈地說。

看見蘇厚永忽然一反常態，沉默寡言起來，他感到大惑不解，奇怪地瞅著他。

「咳，陳曉乾，我說，你唸書是個天才，對男女間的事，你卻是個蠢材！」唐尤麗的薄嘴唇一動，爆出了這幾句話來。

「不能這麼說，」蘇厚永開始活躍起來，對唐尤麗說，「人家開始談戀愛的時候，你還在流鼻涕呢！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這時，服務員把餐送來，這個話題就告一段落。過了一會，陳曉乾關心地問：「唐尤麗，你近況如何？」

「碰上了那個瘋子，我還敢有甚麼活動嗎？」她半是不安，半是驕傲地說。

「前些時，你不是跟中文系那個英俊小伙子打得挺火熱的嗎？」蘇厚永說。

「是呀，但只和他交際了一個多月，早已成爲過去的事了。」唐尤麗說。「起初見他風度翩翩，溫文爾雅，並表現得十分誠心誠意，卻原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怎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呢？」陳曉乾問。

唐尤麗猶有餘怒地說：「那天，他在酒店開了個房，引誘我到那兒，竟動手強脫我的衣服，被我打了兩個耳光，推倒在地。從此，他就不敢再找我了。」

陳曉乾進一步證實了自己以前的判斷：她雖然浪漫，但絕不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

「你打算以後偃旗息鼓了？」陳曉乾問。

「我打算在功課上下點工夫，有緣分來時再說。」她似乎成熟了許多。「還得請你多多幫助。」

「那還用多說！」蘇厚永做了一個鬼臉。

「張妙嫦也希望有人多多幫助、提攜她哩！」唐尤麗也對蘇厚永做了個鬼臉。

張妙嫦立刻飛紅了臉，用手捏了一下唐尤麗的大腿。

「唷，你怎麼搞的！」唐尤麗忽然叫了起來，「我代你說話，你不單沒說一聲感謝，反而恩將仇報！」

這回，陳曉乾可真正是恍然大悟了。國慶節時，張妙嫦忽然對自己友好起來，後來又主動和自己接近，原來她是把自己當作「紅娘」，真正的目標是蘇厚永。這樣看來，張妙嫦也不蠢啊！

「噢，原來這樣！」他指著蘇厚永的鼻尖。

「我們別說這些不中用的話好不好？」蘇厚永低著頭吃東西。「我還得早點回去趕一份班上學生學習情況的報告，呈交給校長辦公室。」

吃完餐，大家互相取笑幾句，就回校了。

他們在大操場和唐尤麗、張妙嫦分手後，陳曉乾問蘇厚永：「你似乎對張妙嫦的熱情沒有半點反應。當然她是有點不自量。」

「其實我已經有了女朋友。」

「以前從未聽你提過。」

「你應該了解我的性格。」蘇厚永輕輕嘆了一口氣。「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我怎好告訴你呢？」

「在結婚之前，誰也不能說有十分把握。」陳曉乾說。

「你不知道，我的問題與眾不同。」蘇厚永解釋說，跟著，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皮夾子來，從中拿出一張二吋大的照片，遞給陳曉乾，說道：「喲，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

原來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少女的半身相片，其神韻完全像一位電影明星。

「她是北京音樂學院的學生。我們相愛了好幾年了，但是……」他頓住了。

「但是甚麼呀？」陳曉乾焦急地問。

他猶疑了一下，然後說：「但是，組織尚未同意……」他又頓住了。

「組織同意甚麼呢？」

「三言兩語你是不會明白的！」蘇厚永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以後再向你解釋吧！」

陳曉乾不好再問。於是，兩人默默地回到宿舍。

第七章 眾芳暄妍

(一九五六年一月 — 一九五六年七月)

(一)

轉入一九五六年，振奮人心的事特別多。

首先是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前一天北京市各界慶祝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的熱烈情況，報道了當天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到處張燈結綵，鑼鼓喧天，爆竹聲接連不斷，整個首都沉浸在一片歡樂的節日氣氛中。下午，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佈全市三十五個私營工業行業和四十二個私營商業行業全部批准實行公私合營。至此，北京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同日，該報發表《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偉大勝利》的社論，認爲北京市全部實行公私合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帶有全國意義的偉大勝利。這將進一步推動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運動。」

最使廣大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的是，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五十七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各省委、市、自治區黨委和二十七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中央和省黨政機關各部門負責人，全國重要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機關，設計院、廠礦、醫院、文藝團體和軍事機關的黨員負責人，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出席。

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提出了「科學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有決定性的因素」的思想，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提出了知識分子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要求，並指出了改造的有效途徑。

陳曉乾和其他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在這樣的一派大好形勢下，對前途充滿了期望。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在一九五五年已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求「合作基礎較好並且已經辦了一批高級社的地區，在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

一月下旬，廣州市實現了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化。爲了慶祝這一勝利，廣州市公私合營的工人、店員、資本家，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郊區農民的代表，國營企業的職工代表，各學校教師、學生的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代表，科學、醫務、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工程技術人員代表，省市各機關、團體代表和文藝團體等十多萬人，在越秀山體育場隆重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陳曉乾雖然沒有參加，但也深深感受到廣大群眾那種歡欣鼓舞的心情。

同時，私營手工業和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也達到高潮，個體勞動者的企業實行了各種不同程度的合作化。

丹芷到英國後，初時曾給陳曉乾來過幾封信，主要介紹那裡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以及她的學習情況。最近一個月來都沒有收到她的信，陳曉乾未免感到不安。今天，趁第四節沒有課，他跑到學校收發室去看看。

果然有她寄來的一封信。陳曉乾拿著信，走到北門外的江邊，找了個樹蔭下乾淨的草地坐下來。信封裡只有一頁紙，云及她最近下了決心，爭取三年內修完學士課程後，再

用二至四年修完碩士和博士課程。她說，今後如發現她的信稀少或簡短了，請他原諒。

寇蓮娜果然有預見：丹芷唸完大學一定會再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他覺得這也是自然之理，一般人到外國留學，因機會難逢，能一氣呵成地取得博士學位，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現在丹芷決心用六七年的時間連攻三個學位，其精神實在可嘉。有這麼一個賢慧向上的姑姑，陳曉乾感到十分幸福。

然而，這份幸福感不知道為甚麼忽然變成了莫名的悵惘。他將來能夠找到一個像姑姑那樣的姑娘作妻子嗎？

正當他在迷迷糊糊地痴想的時候，有人在他身邊輕輕叫了他一聲：「陳曉乾！」

他急忙掉轉頭一看，只見是林小春，她笑盈盈地站在旁邊，左手拿著一個書夾。

「噢，是你，林小春！」陳曉乾要站起來。

「不必站起來！」她做了個手勢，示意他繼續坐著，而她自己理了一下衣裳，也在他身邊大方地坐了下來。

「怎麼樣，近來難得見到，功課忙，還是有甚麼別的事？」

「功課也忙，別的事也多。」陳曉乾說，順手把丹芷的信放進書夾裡。「你經常到這裡來複習功課的嗎？」

「天氣好時，我喜歡來這兒看書。這兒環境幽靜，空氣清新，而且，」她往後面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學大樓一指，「我們的教室又離這兒很近。」

他覺得，林小春講話時總是那麼不慌不忙，文縐縐的，每次和她在一起，他總感到中國才女那種傳統的文雅、蘊藉氣質。

「你們系離這兒很遠，你是偶然來到這兒的吧？」她問。

「這是第一次。」陳曉乾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會來到這裡的。不過，我一向喜歡在江邊，看那悠悠的流水，使我想起兒時的往事。」說到最後一句話時，他的聲音很低沉，頭也低了下來。

「你也有兒時不愉快的回憶？」她的話仍然是那麼文縐縐的，但卻充滿了關切之情。

「是的，日本鬼子攻佔香港時，我們一家逃難回內地，我媽媽在北江之濱被鬼子飛機的機關槍掃射死。後來，我天天到逐浪而下的江邊，幻想我媽媽會突然復活出現……」他眼眶潤濕了，聲音也哽咽起來了。

江邊一片沉寂。陳曉乾忽然聽到身邊有哭泣聲。

是林小春！他想不到這位才華橫溢、慷慨陳詞的少女，竟也這麼脆弱，被自己幾句話感動得哭泣起來。但他忽然又想：她可能也有甚麼不幸的遭遇？於是，他問道：「你也有慘痛的回憶？」

她點了點頭，然後用手絹輕輕揩去淚水，堅毅地抬起頭來，用顫抖的聲音說：「哪一個正直的中國人沒有一筆血淚帳！」停了停，她用平和的語調開始講述她的不幸遭遇：「我爺爺是武漢鐵路局的一個司機，一九二三年我爺爺參加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被軍閥吳佩孚活活燒死！我爸爸也是鐵路工人，參加了洪湖游擊隊，後來不幸被敵人俘虜，在漢水之濱被槍殺，屍體被踢入江中。我媽媽帶著我，在江邊呼天搶地，足足哭了兩天兩夜，此情此景，我還歷歷在目！」說到這裡，她雖然能控制自己的眼淚，但神色已十分愴然了。

陳曉乾一時想不出甚麼話去安慰她。

但她忽然激昂地說：「國仇家恨，我永記心頭！我知道，我家的慘痛經歷，是與我們國家和民族近一百多年來的遭遇密切相關，因此，」她凝視著溫順流過的江水，「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將獻身於建設一個真正的、永不變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以保證我國人民，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陳曉乾這才知道她是共產黨員，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

可能是看見他十分驚訝的表情，她笑了起來，說道：「怎麼？覺得我這個共產黨員跟寇蓮娜截然不同嗎？其實共產黨和其他政黨一樣，在政治思想上並不是鐵板一塊的，你學習過《中共黨史》，應該知道這點。」

聽了她的解釋，他就覺得合情合理。

「我們正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還沒有建成，」她繼續說，「因此，我們作爲國民的一分子，就應如憲法規定的那樣，有權和責任去監督國家機關及其領導人，包括中央一級的領導人，去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辦事。」

「難道中央一級領導人的馬列主義水平，不比我們高千百倍？」

「從總體來說，人民的洞察力是比個人爲高的，而個人處於特殊地位時，往往又會忘乎所以。」她停了停，然後看著陳曉乾的眼睛，問道：「你沒有意識到近年來個人崇拜的苗頭有所發展嗎？領導幹部的特權越來越多嗎？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那些無形的特權越來越多。」

「但是，比起外國來，他們所得到的特權是微不足道的。」

「是的，但是，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逐步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不是在開頭時這種特權有多少，而是這種特權是不斷擴大還是逐漸縮小。」

「我回來才一年多，了解的情況不多，所以難作比較，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

「這個問題牽涉到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一下子也談不清楚，以後我們可以找個時間好好交換意見。」她嚴肅地說。「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你的同班同學寇蓮娜，就是幹部特權的第一批犧牲品！」

「寇蓮娜是第一批犧牲品？」陳曉乾不禁愕然。他不僅覺得林小春的話意外，更感意外者，林小春竟然知道寇蓮娜的私事。

「寇蓮娜不知道，你當然更不知道，她的愛人是我爸爸的堂表兄，是農村長工出身，早年參加農民運動，後來又到了延安，現在是省廳級領導幹部。他原來在鄉下已有糟糠妻，但解放後當了高官他就把她拋棄了。前幾年，由於快六十歲了，身體也多病，爲了照顧他，組織上經多方努力，說服了寇蓮娜嫁給他。」

「怎麼寇蓮娜又同意呢？」陳曉乾惋惜地說。

「一來是心軟，經不起組織的反覆工作，但更主要的，大概是她要藉著他的政治力量，讓自己扶搖直上！」

「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她終於會後悔的！」

「當一個人迷戀於一樣東西的時候，往往是至死不悔的。對於權力迷來說，就更是如此。」

「不過，他也不一定要找一個如此年輕貌美的女人做妻子的嘛！」陳曉乾不平地說。

「這就叫做特權！」林小春下結論地說。「當然，理由是有的：現在革命成功了，當了高級幹部了，找個年輕有文化的女黨員，既可以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在工作上也可以作私人秘書，將來若然當了外交官，還可以有一個能幹而漂亮的夫人陪伴呢！」

聽她說得如此嚴肅，他就更難於插嘴了。

「特權將會導致社會倒退！」她用肯定的口吻說。見陳曉乾沒有做聲，她補充說：「你不妨多讀幾本馬克思的原著，多讀一些歷史，這樣，你就會明白這個問題多麼嚴重！」

「好的，我當花點時間去探討這個問題。」

「是了，我上次跟你講過要組織詩社的事，你物色到甚麼合適的人了嗎？」

「我交際不廣，識人不多，不過我還是認識了一位十分合適的人。」

「是誰？」

「是新聞系的岑蕙。」

「英雄所見略同！」林小春高興地鼓起掌來。

「你也認識她？」

「是的。她的確是個難得的女孩子。」林小春讚賞地說。「此外，我發現董志強老師也很有見地，我曾和他大略地談了一下這個問題。他認爲，我們應該組織一個中國問題研究社。」

「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研究詩歌和文學。」

「我看這沒有甚麼矛盾。」她說。「不如我們先不固定爲一個專題組織，大家先聚合一起，討論喜歡的問題。」

「這也好。」陳曉乾同意了。

(二)

陳曉乾曾寫信問丹芷她寒假是否回香港，但是，一個月過去了，學期快要完結，尙未接到她的回信。他感到忐忑不安。近幾天來，他幾乎天天往學校收發室跑，但總是失望而回。

今天上午上完三節課，他又去收發室，仍然是失望而返。他感到十分納悶：難道她生了病？抑或是生了他的氣？但這似乎沒有理由，因爲大家一直還相處得很好，從最後收到她的那封信中，也看不出有甚麼異樣。那麼，爲甚麼她不回信呢？也許是寄失了？

他在到食堂的路上，邊走邊想著，迎面忽然走來一個人，似乎很面善。他定睛細看，原來是失蹤了大半年的費宏輝！他正想跟他打招呼，卻忽然想起蘇厚永說過，他是和中文系特務分子李炳權一起被捕的，所以心中不禁一驚，就別開臉孔，急步向前走。

這時，費宏輝已走到他跟前，竟對他說：「陳曉乾同學！你別害怕，我已無罪釋放，今天回系上班了。」

陳曉乾這才止了步。只見費宏輝瘦了些，也憔悴了些，但神情仍和以前那樣謙恭和氣。

他問道：「你曾被抓去坐牢？」

「不叫坐牢，叫隔離審查。」他平靜地說。「我有一個在中學時的同學是反革命分子，他有一些問題牽涉到我。現在搞清楚了，組織放心了，我也一身輕。」

看到他很開心的樣子，陳曉乾也替他高興。心想：共產黨是通情達理的，審查清楚了，沒事的就無罪釋放，照寇蓮娜說，還賠禮道歉。

吃完午餐回宿舍，又聽到黃有爲和江一平在辯論些甚麼問題。

「應按照法律辦事嘛！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嘛！」黃有爲激動地說。

「隔離審查又怎能算是侵犯人身自由呢？」江一平反駁說，「既沒有要他勞動，也沒有不給他吃飽飯，只是要他專心交待問題而已。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這麼優待嫌疑犯的？」

「費宏輝是嫌疑犯嗎？」趙水生問。

「怎麼不是！」江一平肯定地說。

「他若是嫌疑犯，就應把他送往公安部門，由檢察機關提出起訴！爲甚麼把人家一關就關了八個月？」黃有爲忿忿不平地說，「把人家關了二百四十天，還叫做優待嫌疑犯！」

「你是說，我們黨委搞錯了費宏輝？」江一平氣壯如牛地問道。

「我認爲是搞錯了。」黃有爲也大聲地回答。

「那麼，你對這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抱甚麼態度呢？對我們學校黨委的肅反工作，又如何評價呢？」

「你不要用這些大帽子來嚇唬我！」黃有爲反駁說，「《人民日報》的社論講得很清楚：有錯必糾，而且賠禮道歉。你學習過嗎？」

「賠禮道歉？」江一平哪會相信。

黃有爲立即跑到他的床頭，拿來《人民日報》，把用紅筆劃住的一段話指給江一平看，江一平才啞口無言。但過了一會，江一平又說：「費宏輝參加過三青團，審查他也沒錯。」

趙水生插話說：「審查制度，中外古今都是有的，因此，審查幹部，不能說是錯，問題是把人家長期關閉起來審查，是否妥當。」

「對。」黃有爲對江一平說：「上次和你辯論時就說過，如果超出法律範圍去審查，就一定弊多利少，」然後，他嚴厲地盯著江一平的臉孔，「有些人就可以胡作非爲！」

這時，何家昌回來了，他向房裡的同學宣佈：「明天文體活動時間，大家集中到系辦公室，選舉系學生會生活福利委員。」

「原來不是由三年級的蔡漢生當的嗎？」陳曉乾問。

「他不當了。」何家昌說。

「爲甚麼？」趙水生問。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政治上有問題吧？」

陳曉乾暗暗吃了一驚。蔡漢生比江一平更加積極，生活更加樸素，而且又是個團員。他在政治上怎會有問題呢？

「那麼，候選人是誰呢？」趙水生問。

「是我們班的江一平同學。」

「還是等額選舉嗎？」黃有爲關心地問。

「等額選舉，這是我們的憲法規定的。你不贊成嗎？」何家昌嚴厲地問。

「但是，我看不出競選有甚麼壞處！」黃有爲不滿地說。「等額選舉，由上級領導人預先圈定候選人，要我們參加這樣的選舉，不是多此一舉嗎？」

「怎會是多此一舉呢？」何家昌說，「這是行使你的民主權利呀！比如，你不同意選他，你可以棄權，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叉掉，另外寫上你要選的人嘛！」

「當然我可以不選他，也會有許多人不選他的！」黃有爲不屑地說。「但是，他是由組織提出的候選人，最後他一定會以簡單多數通過當選的，這就極不公平！」

「這裡是社會主義社會！」江一平面有得意之色，「所謂競選，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假民主，也是狗咬狗的把戲。我們的國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你不相信黨組織推薦的候選人嗎？」

「那就要看被推薦的人是誰了！」

「這說明你對黨的領導並不是絕對服從！」

「這是你說的！」黃有爲加重語氣說，「比如蔡漢生，學期開始時選舉系學生會，我就沒有投他的票！」

江一平狼狽了一下。

過了一會，何家昌說：「蔡漢生的情況是個別例子。現在的問題是：你對我國的選舉制度不滿！」

「你也不能這樣扣帽子嘛！」趙水生說，「黃有爲只是想提出改進選舉的意見。」

「他想用資產階級那一套來改造無產階級！」江一平似乎受到了啓發，氣勢洶洶地說。

黃有爲大聲地反駁：「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那麼，不僅競選是資產階級的，連選舉本身也是資產階級的了！我們還要選舉幹甚麼？」

陳曉乾本來不打算表態，但看見黃有爲一時激動，忘乎所以，於是便說：「不能說，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東西全都是資產階級的。選舉這一事物，恐怕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會存在，可能是形式不同罷了。我們現在選舉人民代表，選舉學校學生會主席、副主席等等，經過黨組織與各方面人士協商後提出候選人的做法，應該說也是一種民主的方法，因爲協商本身就有讓各方面群眾進行比較的意思。」

黃有爲想了想，然後說：「陳曉乾說的倒有點道理。」他掉過頭來對何家昌說：「你們

卻是以勢壓人！不過，」他又對陳曉乾說：「不等額選舉的候選人，也可以經過黨組織和各方面人士協商後提出的呀。」

大家都似乎解答不了這個問題，於是辯論就不了了之，各人先後散去。

(三)

寒假回到香港，陳曉乾才知道，丹芷沒有回來。據他爸爸說，丹芷不久前來過信，表示她考慮到寒假時間短促，根本不夠時間乘輪船來回，而乘飛機的機票又太昂貴，所以到暑假時再說；她還告訴他，說她已寫信告訴了陳曉乾。陳曉乾感到十分奇怪，他怎麼沒有收到她的信呢？是不是被人截了去呢？如果是的話，為甚麼呢？

由於丹芷不在，陳曉乾感到十分寂寞，於是，過了農曆年之後，他就告別了他爸爸，返回學校了。

回到學校，看到校園有點荒蕪，也十分冷清。絕大多數同學都回家去了。

班裡留下來的同學有蘇厚永、申紀夏和江一平。

陳曉乾這時才想起，蘇厚永在歷次假期中都留校，他也才想起，他從來沒有談及他的家庭情況。於是他就找了個機會問他。

「為甚麼你老是不回家呢？」

蘇厚永聽了，嘆了一口氣，回答說：「其實，嚴格來說，我早就沒有家了。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個個死於戰火之中。我是由叔叔帶大的，在北方一間公學受教育。」

陳曉乾這才明白，為甚麼他的普通話講得那麼好。

「你叔叔現在在哪裡呢？」

「在外省當省委書記。」

「是個大幹部哪！」陳曉乾用尊敬的口吻說。「你為甚麼不去探望他呢？」

「以前我放假總是去看望他的。近這幾年，由於我結識了我那位女朋友，他就囉嗦得了不得，所以，我對他就敬而遠之了。」

「是呀，你上次說，組織尚未批准你和你那位漂亮的女朋友談戀愛，這是怎麼回事？」

蘇厚永又想了一下，然後吩咐說：「我可以告訴你，但你一定要嚴格保守秘密。」

陳曉乾答應了。

「我那女朋友的父親是原國民黨的廳長，坐了幾年牢，後來放了出來，被安排在一間工廠做工。」他慢慢地說。「但是，我是個烈屬，又是軍人，和這樣一個家庭出身的姑娘結婚，是不獲批准的。」

「甚麼是烈屬呀？」

「就是革命烈士的家屬。我爸爸是個烈士。」他繼續說：「我叔叔甚麼都可以答應我，就是這個問題沒有商量的餘地。他曾多次向我發脾氣說：共產黨員的後代，怎能跟國民黨員的女兒結婚呢？共產黨的省委書記，怎能和國民黨的廳長對親家呢？」

「既然她也是個大學生，是未來的國家幹部，怎麼不可以呢？」

「他就是有那個偏見。他說這樣會影響我將來入黨，影響我的前途！」他歇了歇，嘆了一口氣，然後繼續說：「事實上也是有影響的。我申請入黨兩年多了，毫無進展。」看見陳曉乾面露不安的神色，他說：「不過，你倒不必擔心，對於從香港和海外歸來的人，要求並不像對我那麼嚴格。」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叔叔和組織都不同意我和她繼續發展感情，因為他們要把我培養成黨的幹部。只要我放棄向那個方向發展，我就可以繼續和她相好。」

「你決定爲愛情而犧牲自己的前途了？」

「我也可以和你一樣，當個專家嘛！」他苦笑了一下。「我並不是愛情至上。她的確是個好姑娘，無論人品和學業，都是極好的。」

通過這次談話，陳曉乾更了解蘇厚永的思想和家庭、社會背景，他也進一步了解到，爲甚麼他得到組織如此信任，但卻不是共產黨員的原因。

(四)

下午下了課，陳曉乾看見在當眼的地方貼著大張海報：學校戲劇社周末在大禮堂演出曹禺四幕長劇《雷雨》。他發現，在演員表上有岑蕙的名字，她當導演，同時飾演女主角繁漪。

上學期末，陳曉乾就聽說學校正在組織戲劇社，唐尤麗還叫他參加。他對戲劇是有興趣的，而且他正選修英美戲劇課，原來是打算參加的，後因忙於準備考試，而唐尤麗又沒有再提此事，所以就忘記了。

由於是岑蕙擔任女主角，陳曉乾自然要去看這齣話劇了，唐尤麗也極力慫恿他去看。

以岑蕙的年齡和生活經歷，飾演繁漪的角色應該是十分吃力的。然而，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她演得維肖維妙，博得了全場觀眾的好評。人們紛紛打聽她就讀於何系、何班級。她一下子就在學校出了名。

兩天後，陳曉乾在文體活動時間到戲劇社報名。當時中文系一位姓吳的同學正在負責導演一齣反特的獨幕話劇。看見陳曉乾來報名，他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在找一個像你這樣的演員。」

然後他把一份油印劇本給他，一邊說：「你就演台灣特務組長吧！」

陳曉乾打開劇本，看見題目是《海濱激戰》，再看內文，講的是沿海軍民聯防，破獲了台灣派遣的特務小組的故事。特務組長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是一名精幹而心狠手辣的特務骨幹。

陳曉乾頓時感到不快：爲甚麼要他演這個角色呢？他的外貌像特務嗎？

「我不會演這種角色！」他拒絕了。

「你別小看這個角色，演得好不容易哩！」那同學說。「你來自香港，該有點感性知識吧？」

原來他把香港與特務聯繫起來。於是，陳曉乾站了起來，正想進一步解釋，但那位同學又忙著去招呼另一個來報名的女同學。「就這樣吧！」他把手一擺，「後天文娛活動時間來排練吧！」他就把陳曉乾置之不理了。

陳曉乾決定不參加戲劇社了。

走出大禮堂，他見到唐尤麗正從側門走出來。唐尤麗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問道：「來這兒幹甚麼？」

「報名參加戲劇社。」

「那很好嘛！」她和他並肩地走出大禮堂。「你這樣做也算是捧我的場呀。」

學校戲劇社是由學校學生會主辦，也是由唐尤麗直接領導的。

「我原來也是這樣想的。」陳曉乾說。「但是，他們要我演特務，我就無能爲力了！」

「甚麼，要你演特務？怎麼這樣糟蹋人呢！」唐尤麗有點生氣地說，「他們憑甚麼要你演特務？」

「本來演戲嘛，只要角色合適，演正派、反派都沒有關係。不過，中文系那位姓吳的同學，把特務和香港等同起來，似乎從香港來的人與特務都有點關係。所以我就拉倒不

幹了。」

「原來是這樣，」她忍不住笑了起來，「事實上，絕大部分美蔣特務是從香港招募的。他的聯想能力也太豐富了。」

「總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要我演特務的角色，我是不會幹的。」

「我完全同意！」她附和著，「這會影響你以後的形象的。」歇了歇，她建議說：「我推薦你當戲劇社的常務理事，好不好？這樣你就不必受別人編排了。」

「我沒有辦戲劇社的經驗，怎能擔當此重任呢？」

「這個不妨，因爲你正選修西洋戲劇，有理論知識。」她鼓勵說。「戲劇社設五名常務理事，文科三名，理科兩名，現在文理科各有了二人，文科的就是中文系那位叫吳奉添的同學和新聞系的岑蕙，現在加上你，就齊了。」

聽見岑蕙是常務理事，陳曉乾也就不再推辭了。

「岑蕙真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陳曉乾讚揚地說。

「你和她很熟？」她問道。

「不太熟，只交談過一次。」

「她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呢？」

「她進校之初，在校刊上發表的長詩《何處有香丘？》，不是轟動了全校嗎？上學期她在省報上發表的報告文學《紅棉之歌》，不是好評如潮嗎？還有她飾演繁漪維肖維妙的出色表現，還有……」

「打住！」唐尤麗擺了一下手，笑著說，「還有她貌美如花，是不是？」

陳曉乾笑了笑，點了點頭。

「可我勸你別打錯了主意！」她略爲放慢了腳步，「她是個出了名的『石美人』哪！」

「我心無旁騖，這點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偷偷地瞟了她一眼。她得意地含笑不語。

「但是，你何以見得她是個『石美人』？」

「據統計，她自進校以來，追求她的人，光我們學校，就有二十多人。但都遭到她狠狠教訓，要他們把大好時光和精力放到學習上，以便學好本領，將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貢獻，以後才談論個人的感情私事。」

「這不等於她是『石美人』呀，」陳曉乾說，「她不過是要先國後家罷了。」

「不過，她的確是心高氣傲，恃才傲物。上學期，師範學院中文系有一位年輕講師給她寫了一封信，不知道是一時疏忽還是弄錯了，把唐朝詩人柳中庸誤寫成柳庸中，她就在報章上寫了一篇散文，提到此事，並套用前人的詩句，寫一首極盡諷刺之能事的詩，詩文是這樣的：『中庸將來作庸中，十年窗下少夫工；如今不許爲師講，貶去鄉間作民農！』她把這四句詩最後兩個字都顛倒過來，使那位講師一時聲譽掃地。」

「我倒沒有聽說過這件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爸爸是師範學院的教授，我怎麼不知道？」

「不過，有些人的確是不學無術，虛有其名。」

「我認爲她有點過分了，得饒人處且饒人，十隻手指有長短嘛！」

「你這份菩薩心腸好是好，只是這一來招來了不少狂蜂浪蝶！」陳曉乾笑著說。

「嘿，你又來取笑人！」她嬌嗔地打了一下他的胳膊，吃吃地笑了起來。

他卻一本正經地宣佈：「據我掌握的最新數字顯示：我校追求你的學生爲四十八人，岑蕙爲二十四人。但你在校的時間比岑蕙長，所以勢均力敵。你們兩人可以競選校花！」

她突然停止了腳步，又用她那雙媚眼瞅著他：「四十八人？連不連你在內？」

「如果連我和江一平在內，就是齊頭半百！江一平的那首情詩，就抵得上五個人！」

聽見陳曉乾提到江一平的情詩，她臉頰頓時飛紅起來。她一步上前，竟扭住他的耳珠子。

「喂，放手！」他推開她的手臂，「幹嗎要扭我的耳朵？」

兩人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五)

周末下午，陳曉乾應林小春之約，到越秀山春遊。一起去的還有董志強老師和岑蕙。

他們到了越秀山，佔住了一個八角亭。林小春在中央的圓石桌上鋪了一塊方格布，放上一些糖果、花生等食物，四人各坐一邊，邊吃東西邊天南地北地高談闊論起來。

「我們難得有機會在一起，」林小春說，「我們這四人中，董老師是長輩，是否請董老師給我們定一個談論的題目？」

「我雖然大你們幾歲，上你們的政治課，但在其他學識方面，我是你們的晚輩。」董老師謙遜地說。「甚麼事都要共同研究才好。」

「那麼我就先冒昧建議：今天讓我們討論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林小春說。

「我倒想聽聽大家對社會主義戲劇的看法。」岑蕙說。

「我傾向於同意岑蕙的提議，不過，最好還是泛談文學與藝術爲好，這樣也許會容易談些。」陳曉乾說。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互相關連的，」董老師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個上層建築的問題，它規定意識形態的格局，而文學藝術，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文學藝術這個題目，比社會主義民主這個題目要小，因而也比較容易談，」他看了林小春一眼，「我們不如就討論文學藝術的問題吧。」

林小春點了點頭。

「前幾天，學生會文娛部的副部長唐尤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要陳曉乾這樣一個一表人才的人，去飾演特務的角色是否違反了戲劇的原理？」岑蕙看了看陳曉乾，嫣然一笑。「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因爲它關係到社會主義舞台如何塑造各種人物的問題。」

「我認爲，戲劇是要通過形象的幫助去加強其效果的，如京劇和我國許多地方劇種的臉譜。但是，由於話劇和電影藝術更接近生活，固定的臉譜是不適用的。壞人的外貌不一定是獐頭鼠目，惡人也不一定是青面獠牙，倒是往往有些大奸大惡的人物，長得一表人才，如汪精衛。」林小春一口氣說到這裡，就停下來，呷了一口汽水，繼續說：「如果特務的樣貌都是那麼可憎可辨的，我們的公安人員就可以省卻許多工夫了！」

「但是，表演藝術與現實生活是不盡相同的呀。」董老師說。

「是的。」林小春說，「然而，演員的中心任務，是刻劃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就是爲甚麼，同一個演員，既可以飾演一個凜然的革命者，也可以扮演大壞蛋。它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區別就在這兒。有些現實生活中的人，直至死了，他們的真正內心活動，還是一個謎哩！」

「把演員的外形看得太重還是不對的，」岑蕙說，「但是，舞台藝術和其他形式的藝術一樣，是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因此，一般說來，演員的外形和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關係的，演林黛玉和演薛寶釵的演員，其體型就應該有明顯的不同。對於兩種極端人物，即大賢大能和大奸大惡，演員的外形是講究的，對於一般的角色，則比較自由。」

「剛才林小春和岑蕙兩同學已經把演員的外形和他們所飾演的角色的關係，論述得十分清楚了。」董老師說。「岑蕙是學校戲劇社的社長，她以自己的實踐經驗，比較細緻地論述了這個問題。她的觀點反映了現階段戲劇和其他表演藝術的狀況。而林小春的觀點，則是針對社會主義戲劇和其他表演藝術的。在蘇聯，在我國，在文學藝術中，當然包括表演藝術，公式化的傾向日趨嚴重，這與某些掌權人把革命領袖神化，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宗教來鼓吹有關。試觀從前的宗教劇，聖者頭上必有光環，魔鬼必然是醜陋不堪。

發展下去，人們的思想必定會進一步被禁錮，社會主義事業必然會受到無法估量的危害。」

陳曉乾才意識到：董老師畢竟是教政治的，他總會把文學藝術的問題歸結到政治上來。

「你的看法呢？」林小春問陳曉乾。

「大家的精彩發言，給了我很大啓發，」陳曉乾說，「不過，我想向董老師請教一個問題：照您這麼說，《東方紅》這首歌是神化了領袖人物，而不是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內心感受了？」

「這首歌的確是作由家吸收了北方民歌而加工譜寫成的。」董老師說。「但是，它的基調是歌頌『人民大救星』，這與《國際歌》所提倡的『世間沒有救世主』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此，作爲掌權人，就不應大力提倡這首歌。」

「但是，這種情況只是個別的現象。」陳曉乾說。

「防微杜漸，這是對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高度責任感的表現。」董老師說。

「我明白了董老師和林小春的意思了！」岑蕙忽然抬起頭來，顧盼神飛地說，「當今社會，在涉及任何社會現象的時候，總脫離不了政治，我們的文學藝術又何能例外！」

「但是，我不贊成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機械地分析古代的一切文學作品，」陳曉乾說，「比如，在評論《紅樓夢》時，硬把林黛玉和賈寶玉比作當今的青年團員，把賈政比作蔣介石。」

「這當然是一種無聊的做法，」岑蕙說，「而這種傾向也實在是嚴重的。這點，我們能把責任光推到這些人身上嗎？」

「其實，」林小春蹙了蹙眉，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在大觀園裡，林黛玉是個最受排斥的孤女。不過我倒有點羨慕她，因爲她還有相當多的言論自由！」

「這樣說來，你有點像林黛玉了，況且你也姓林！」陳曉乾半開玩笑地說。

岑蕙接著說：「她只不過是有賈探春之慮罷了！」

林小春聽了她的話，面色突變，愴然若失。陳曉乾十分感動，他覺得，不管是否杞人憂天，她的心是純潔的，思想是高尚的。

「今天春遊，是來尋開心的，我建議大家各賦一詩，以申雅懷，如何？」董老師提議。

「好！」林小春又再活躍起來，「就以越秀山春遊爲題吧，舊體、新體不拘。」

直至日落西山，他們才盡興而歸，並約定來日談詩論文的時間和題目。

(六)

下午文娛時間，陳曉乾來到大禮堂閣樓上的戲劇社活動中心，找到了戲劇社社長岑蕙。

岑蕙把陳曉乾介紹給各常務理事認識，那些常務理事都兼任戲劇社的副社長。

「有你加入我們戲劇社，我們的陣容更加強大和全面了！」岑蕙高興地說，「我們正籌備排練俄國契訶夫的名劇《櫻桃園》和美國現實主義劇作《推銷員之死》。我們這幾個人，也許除中文系的吳奉添之外，對西洋戲劇的認識不多。現在你來得正好！」

「我也只有點皮毛的理論知識，實踐經驗是完全沒有的。」陳曉乾謙虛地說。

「上次……」吳奉添有點不好意思地問道，「上次不是……」

「算了吧！」岑蕙打斷了他的話，但她忽然又笑了起來，說道：「反正我們以後不再演反特的戲了！」

陳曉乾倒是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吳奉添對岑蕙說：「時間到了，排《海濱激戰》的同學正等我們呢！」說完，他就和化學系的錢可信先走了。

「我們和陳曉乾同學一起安排一下工作吧！」岑蕙對物理系的張子剛說。

「《推銷員之死》一劇尚未找到合適的主角，不如由陳曉乾同學擔任吧！」張子剛提

議說。

「我正有此意，」岑蕙贊成地說，「反正《櫻桃園》和《推銷員之死》已定下來由我們三人負責，我建議《櫻劇》由陳同學導演，女主角安妮亞由我擔任，男主角羅伯辛這個角色則請張子剛同學擔任。至於《推劇》的導演工作，由我執行，請陳同學當顧問，並擔綱演男主角。」

「導演工作還是調換吧：我任《推劇》的導演，岑蕙同學任《櫻劇》的導演，如何？」陳曉乾說。

「為甚麼？」岑蕙問。

「因為英美的戲劇我知道得多一點。我以前沒接觸過俄國的戲劇。據說，《櫻劇》不易導，也不易演，當年在俄國演出時，初時都連番失敗。」

「這說明你對俄國戲劇也有認識嘛！」張子剛說，「我們就連這件事也不曉得哩！」

「怕困難嗎？」岑蕙側著頭，含笑地挑戰說。

她這個姿態的確是富有激勵性的。陳曉乾立即低下了頭，不再做聲了。

「就定下來了，是嗎？」她問。

「好吧，」陳曉乾抬起頭來，「不過，請你們幫助我。」

「那當然，」岑蕙溫柔地看了他一眼，「我們互相幫助。」

後來，他們又部署了一下工作：《櫻劇》初步定於下學期開學後第二個月演出，《推劇》定於本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演出。由於《櫻劇》已有了演員，他們召集演員重新安排工作。

文娛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所以一下子就過去了。

陳曉乾和岑蕙一起走出大禮堂。兩人彼此沉默地走了一小段路，岑蕙忽然說：「你前幾天在報章上發表的《芒果大道禮讚》，是一篇別出心裁的散文。」

「這只是觸景生情的玩意，比起你的《紅棉之歌》相差何止千里！」陳曉乾衷心地說。

「你過獎罷啦！」她淡淡一笑，「這是我的專業習作，談不上有甚麼新意。」

彼此又沉默地走了一小段路。岑蕙忽然又開口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對你的那篇散文講些看法。」

「我正想向你請教。」他高興地說。

「應該首先肯定，這是一篇藝術感染力很強的作品，它反映作者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通過人們天天見到、習以為常的事物，熱情地歌頌了社會主義。林蔭大道兩旁整齊排列的芒果樹，果實累累，舉手可摘，但沒有一個人對它們產生私心，連小孩子也那麼守法。這樣的街景，在舊中國，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是不可能有的。」她停了停，然後繼續說：「這樣的作品是上乘之作，是很難對它作甚麼挑剔的。但是，正如李白的《清平調》一樣，你的這篇作品有點粉飾昇平的傾向！」

「粉飾昇平？」他甚感意外，「難道我們國家的現實不是這樣的嗎？」

「我們的國家，解放還不到七年，在這段時間，前五年的社會風氣不錯，尤其在一九五三年和五四年，生產上升，人民生活安定，但自五五年肅反以來，社會弊病日漸顯露，難道你沒有看見？」岑蕙說得十分嚴肅認真，雖然陳曉乾發現她臉上隱約還有點稚氣。

「但是，我從香港回來一年多，卻沒有發覺有甚麼變化。」

「如果你是個有心人，你就一定會發現這個苗頭。例如：從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多了，城市裡的流浪漢也多了，城市治安也差了。你說，街道兩旁的樹上芒果沒有人偷，那只是兩三年前的事實，現在則完全不是事實了。據我所知，市政局已加強派人巡邏，並經常抓到小偷。你沒注意到，最近芒果樹腳已加上了一層護樹鐵絲網嗎？」

「但是，不管怎麼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肯定不會在街道兩旁種植果樹！」

「你似乎滿足於和資本主義國家比較。但是，必須注意，這種情況是繼續發展呢，還是逐步被克服？」

她的這番話多麼像林小春的話啊！他忽然想：是不是這些絕頂聰明的女孩子都過於杞人憂天呢？不過，董老師也有同樣的想法。

看見他沒有回答，她繼續往下說：「這種苗頭說明了甚麼呢？它說明了我們國家並不是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

「真的有那麼嚴重？」

「我只講一件事，」她稍爲放慢了腳步，「去年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就如實地反映了這個嚴重性。」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特別是捲入戰爭的國家，由於經濟備受破壞，都要實行配給制，例如英國，每人每周只配給一隻雞蛋。但是，經過三五年的努力，都先後取消了配給制，而且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反觀我們國家，前兩年的經濟還好，去年突然實行糧油定量配給，這難道不說明問題嗎？」

「說明了甚麼問題呢？」

「說明了我們的經濟政策有問題。」

「可是，我們不能因有缺點，就不去歌頌光明的一面呀！」

「問題不是在於歌頌光明，」她稍爲提高了聲調，「我們中華民族已積弱了一百多年，今天，復興中華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任重而道遠，我們可以稍有鬆懈嗎？我不反對歌頌光明，但是，如果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時，還視而不見地歌頌光明，這只能起到掩蓋黑暗的作用。」

他靜靜地傾聽著。

「中國有一句老話：親者嚴，疏者寬。我們應該按照這種精神去辦事。」

這幾句話，多麼有說服力啊！但是，他仍然不能接受說他的作品是粉飾昇平的批評。不過，出於禮貌，同時又快到食堂了，他終於沒有和她爭論。

(七)

周末黃昏，寇蓮娜特意約陳曉乾到荷花池畔。

陳曉乾借此機會，向她打聽一下自己申請入團的事。

「關於你申請入團的事，我曾催問過卜雲幾次，據她說，你還有一個問題未調查清楚。」

「我個人的歷史是很簡單的。還有哪些方面不清楚的呢？」他搔了搔頭，自己問自己。

「你可以把問題想得寬一些。重要的是要向組織提供線索。」寇蓮娜啓發地說。「你再好好想想，還有哪些地方沒有向組織交待清楚的。你也不必焦急，當然也要抓緊。」

他不好再追問，就沉默下來。

「今晚主要是要和你討論一個學術問題，」她興致勃勃地說，「有一個傳統的理論，認爲愛情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爲甚麼你突然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呢？」

「你如果留心讀報，就會察覺到，目前知識界中存在一種自由化的傾向。這可能是受東歐一些國家的影響。其中的一種傾向，就是以愛情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來反對社會主義文學。」

「是嗎？」陳曉乾感到有點突然，因爲他本人歷來也認爲，愛情是人類整個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學藝術既然是反映生活，自然離不開愛情這個主題。「但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也不排斥愛情這個主題的呀，《南征北戰》那樣一部純戰爭影片，也有愛情的情節嘛！」

「不錯。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並不把愛情作爲永恆的主題，也就是說，在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愛情不再存在了，它也許會被另一種東西所代替。即使是現階段，社會主義文藝，也不把愛情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主題。它描寫愛情的目的，是爲了深化革命

的主題思想。」

「我向來不甚注意這個問題，更沒有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去分析過它，所以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

「校黨委宣傳部定於下周末下午舉辦這個專題討論會，領導要我參加。你知道，我的社會工作很多，學習也緊張，所以沒有時間去深人思考這個問題。你學識廣博，思想敏捷，只要你盡情表達自己的觀點，使我受到啓發，我就可以動筆了。」

「不過，你要先啓發我。」

「好。但你也不必有顧慮，」她忽然溫柔地對他笑了笑，「我對你怎麼樣，難道你不明白？」

他聽了這句話，不知道怎的，耳根發熱起來，不期然低下了頭。

「馬列主義有一基本理論，就是事物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的發展，是螺旋式前進的，後一個螺旋周期比上一個周期更先進。以人類社會發展爲例，共產主義社會無可比擬地比原始共產社會先進，雖然它具有原始共產社會的基本特點：公有財產，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各盡所能，等等。」

「這和愛情又有甚麼相干呢？」

「怎麼沒有相干？」她忽然眼光一閃，激昂地說：「愛情是私有制的產物。我敢肯定，在原始共產社會裡，是不存在愛情這一現象的，男女的交合，只是一種本能的生理現象。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私有制被徹底消滅，愛情也將隨之而消失！」

「你是說，將來真的會出現像反動派所污蔑的共妻現象？」陳曉乾瞪大了雙眼。

「根本不存在共妻的問題，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也不存在夫妻的關係了，家庭作爲一個社會現象，不復存在了。」

「關於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家庭不存在的問題，恩格斯有過論述，」陳曉乾說，「但是，我還不清楚，那個時候的人類，是如何繁殖和管理下一代的？」

「有計劃地、優選地實行人工懷胎。小孩爲公共所有。這是第一步。」

「這不是被恩格斯批判過的杜林的理論嗎？」

「在這個問題上，杜林是對的，因爲，既然沒有了家庭，其結果只能是如此。」她忽然吩咐說：「這只是我們兩人內部討論問題，你不要對別人說啊！」

「當然。」他點了點頭。「恩格斯也沒有提到家庭被消滅以後，如何繁殖和管理後一代的問題。」

「其實，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男女交合也最終將不復存在。」

「男女交合也將不復存在？」他感到驚訝，「你是說，人類將不存在性別的問題了？」

「這又得回到剛才所說的事物螺旋式發展的問題上來。地球上的生物最初是單細胞繁殖的，後來發展爲雌雄同體，以後才是雌雄分體。將來的人類也有可能沒有性的區別。」

「那麼，人類不是會絕種嗎？」

「不會絕種的。那時，人類可以用合成的方法去繁殖。」

他不得不佩服她的豐富想像力。「但是，人類爲甚麼要放棄性生活呢？」

「我國古人所說的『食色性也』，高度概括了人類在共產主義階段前的特點。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會被更高級的東西所取代，食和色也一定會被比它們更吸引人的東西所取代。這就是辯證法！」

看來寇蓮娜的話甚有道理，因此，陳曉乾想不出有力的話去反駁她。他不禁問：「你打算用這些論點去參加辯論？」

「我怎會這麼傻呢？」她挨近他一點，「我這種觀點沒有對任何人講過，包括我那個老而不。你知道，這是大大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人們不說你是異端才怪呢！」

「異端？」

「是的。如果他們贊成這種思想，他們對於男女關係，對於所謂貞操，就不會那麼重視了！」

陳曉乾聽出她的話似乎另有含義，就趕忙說：「那麼，你打算以甚麼論點參加辯論呢？」

「我還沒有拿定主意，現在主要是聽你的觀點了。」

其實，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分析問題，陳曉乾仍遠遠落後於寇蓮娜。他當然沒有提出高超的見解。後來，兩人討論了一些文學原理之後，就回去了。

(八)

參加《愛情是不是文學的永恆主題？》討論會的人並不踴躍，而且，主張愛情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的人，多於反對的人，雖然主持討論的人在最後總結時，批判和否定了那種觀點，但說服力不足，因而沒有引起與會者的熱烈反應。

陳曉乾參加了這個討論會。他內心是希望寇蓮娜那一派獲勝的，但可惜他們的論點始終沒有使他信服。

然而，由學校學生會主辦、中文系鍾昌教授主持的戲劇講座，卻吸引了不少同學和教工參加。

隨後文科舉行有關戲劇體驗派的學術討論會，更是十分熱烈。

陳曉乾代表學校戲劇社發言，他指出：體驗派亦稱體驗藝術派，是戲劇表演藝術學派之一，爲十九世紀意大利名演員薩爾維尼所創立，爲蘇聯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發展。該學派主張在表演藝術創造過程中強調感情重於理智，演員在表演時應生活於角色的生活之中，每次演出都要感受角色的感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強調表演藝術必須以內部體驗(感受同角色相類似的感情)爲基礎，將內部體驗過程視爲演員創作的主要步驟。陳曉乾認爲，這種表演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的，與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觀點是一致的。一個演員要真正做到進入角色，就必須熟悉角色的內心世界，並努力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轉變爲角色的內心世界，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與工農兵打成一片。

他發言完畢，與會者發出了熱烈的掌聲。他看見寇蓮娜坐在前排，鼓掌得特別起勁。

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跟著發言的是林小春。

主持討論會的鍾昌教授特別指出，林小春作爲理科同學，要求發言，他表示格外歡迎。

林小春不慌不忙地開始說：「剛才陳曉乾同學的發言，概括地介紹了體驗藝術學派的理論。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外國的戲劇藝術理論，所以只能結合自己對中國古典戲劇的一些體會，談一些外行人的看法。

「文學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觀點無疑是對的，這就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但是，作爲演員，表演藝術家，是否一定要直接生活於角色的生活中呢？我看不見得。例如飾演漢代蔡文姬的演員，就不可能生活於角色的生活之中，而飾演明代劇作家湯顯祖所著《牡丹亭》中杜麗娘的演員，不可能也不必生活在角色的生活之中。對於表演藝術家來說，適當地下鄉下廠，接觸工農兵是有幫助的，但不能過分強調，因爲一個人的生命有限，對於某些表演藝術家來說，藝術生命是很短促的，如果把過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長期勞動和應酬工農兵上，是很難培養出像梅蘭芳那樣偉大的表演藝術家來的。事實上，侯寶林那樣的一流相聲表演大師，極少生活在工農兵之中，但他演工農兵，卻比任何相聲演員都要傳神。

「即使是作家，尤其是歷史小說家和歷史劇作家，以及科幻小說家，就不一定要深入工廠、農村和兵營才行。當然，作家的生活經驗越豐富就越好。我的意思只是說，不要作強迫性的規定，要順其自然。硬性規定會成爲形而上學、教條主義，有礙我國的文學

藝術蓬勃發展。」

林小春的發言雖不太系統，有些地方也不太明確，但她提出的要點是清楚明白的，也是大膽的。由於她的論點背離了毛主席的文藝理論，陳曉乾為她捏了一把汗。

果然，隨後的幾位發言者，都集中火力駁斥林小春的觀點。他們認為，林小春的論點是以偏概全，企圖以此來否定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家深入工農兵的方針。

陳曉乾坐在寇蓮娜旁邊。他問她對林小春的觀點有何看法。

「不能說她的話完全沒有道理，」寇蓮娜對他耳語，「但是，她鋒芒太露，遲早是要摔跤的。」

「為甚麼她要這樣呢？」

「她在政治上太幼稚了。」

「但是，我倒覺得她過於成熟，過於使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問題。」

「過於自信，過於隨時表明一己之見，這就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現。」

「你比我們稍長幾歲，政治上為何如此穩重呢？是不是因為你是共產黨員？」陳曉乾想學些秘訣。

「黨員是原因之一，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林小春也是共產黨員，但她就比不上蘇厚永。蘇厚永比許多黨員要成熟。」

「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

「這得要感謝我那老而不的愛人了！」她的話音中混合著自嘲和無可奈何的味道，「他在這方面的確是經驗豐富。他有一句座右銘：對中央的一切方針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只不過是按照他這幾句話辦事罷了。懂嗎？」

陳曉乾細心琢磨這幾句話，漸漸感到有一種壓抑的味道。他不再做聲了。

最後，由鍾教授作總結發言，他說：「我們的討論會開得很好。林小春同學提出了一些觀點，大多數人不同意。這也不妨。其實，這個問題歷來都有爭論，今後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不過，依我個人的看法，無論甚麼問題，如果絕對化了，都會成為形而上學。比如，西洋戲劇奉為教條的『三一律』，規定劇本的動作、地點、時間三者必須完整一致，即每劇限於單一的故事情節，故事發生在一個地點，並於一天內完成。『三一律』有利於劇作情節結構的簡練集中。但作為一種規定，則成為束縛劇本創作的清規戒律。十八世紀以後，『三一律』受到浪漫主義作家的反對，遂被打破。中國的傳統戲曲，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這個『三一律』辦事。我國著名戲曲家湯顯祖，生於明朝的一五五零年，歿於一六一六年，比莎士比亞大十四歲，與莎翁同年卒。他的《臨川四夢》及其他劇作的成就，就完全不遜色於莎翁的作品。但他從來不知道『三一律』為何物，那時，『三一律』還未問世哩！」間聯

鍾教授是個學識淵博的人，陳曉乾十分欣賞他這番話。但寇蓮娜卻說：「鍾昌教授也是個政治上幼稚的人！」

「他是個文人，提出學術上不同的見解，不算政治上幼稚吧？」陳曉乾不同意地說。

「在我們的社會裡，有哪一樣事物不涉及政治的呢？毛主席說過：『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文學藝術的觀點，就更是如此！」

「毛主席不是說過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嗎？」

「不錯，但要在共產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指導下進行，」然後她教導他說：「你忘記了，胡風不也是文人嗎？他上書談的不也是文藝問題嗎？其結果你是知道的。」

散會時，陳曉乾感到迷惘。照寇蓮娜的說法，一切所謂討論會和辯論會其實都是多餘的。他記得董志強老師在越秀山上說過，人們的思想將會被禁錮，看來不是杞人憂天了。

（九）

學期開始後一個月，陳曉乾才收到丹芷的回信。回信雖然很簡短，但感情仍然十分真摯。她告訴他，她正抓緊時間攻讀，以期早日完成學業。之後，陳曉乾每隔兩周給她寫信，主要是向她介紹他的學習情況和一些思想感受，信中自然提到林小春和岑蕙以及他參加學校戲劇社之事。今天他收到她一封罕見的長信，內容如下：

曉乾：

我記得，這是我在本學期給你的第三封信。趁復活節(中國對這個節日可能是完全陌生的)假期，抽大半天的時間寫這封長信給你。

我們系有一位叫 Owen 的教授，他雖然是個經濟學家，但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甚感興趣，可能是因此之故，他對我的學業很關心，給予我的幫助和鼓勵特別多。不知道他從哪裡弄來許多有關新中國的資料，要我代他譯成英文。這幾個月來，我抽空譯了十多萬字，這對於我的中英文水平，知識水平以及獨立工作能力和分析能力，都有很大的裨益。使我興趣盎然的是，通過翻譯這些材料，我能不斷了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情況。現在，我並沒有因爲遠隔重洋就與你越來越疏遠，相反，似乎越來越接近了。今後我會繼續爲 Owen 教授翻譯這種資料的。

從你的來信中，我知道你對你的學業、你的生活、以及你的工作(學校戲劇社副社長的工作)都十分投入，這使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放心。

你所提到的兩名才女，據你說，雖然你傾向於同意她們的觀點，但你覺得她們如此鋒芒畢露，將來可能會摔跤的。這倒使我有點糊塗起來了。我們以前經常談論五四時代的青年，他們那腔愛國熱忱，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不是時時令我們神往嗎？林小春這樣一個女孩子，家庭背景與社會關係和中國革命有如此深厚的淵源，又具有濟世的抱負，敢於發表自己的政見，又怎能說是鋒芒畢露呢？我在翻譯資料時，也時常碰到毛主席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格言。既然如此，她又怎麼會摔跤呢？我覺得，你的思想似乎變了。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並不等於對其缺點，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醜惡現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你提到岑蕙引用的兩句話「親者嚴，疏者寬」，的確是肺腑之言。我在這裡對你發表這番議論，也是從這個原則出發，供你參考。

你在上一封信中，引用了「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兩句詩，表明你雖然結交了幾位極有才情的美女，但卻引不起你愛情的波瀾，其原因呢？就是曾經滄海！然而，你卻沒有說，你曾經過怎麼樣的滄海。我到倫敦大半年，追求我的中西男士，不下於十人，但我心如止水，我似乎也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感覺。

然而，我還是用『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去看待我們的未來。我的社會存在，從根本上來說，沒有變，雖然我離開了香港到了英國，但兩地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我的意識是不會有多大的變化的。但你就不同了，你的社會存在變了，一百八十度地變了，意識當然會變。事實上，現在你已經開始在變了。

外國有許多人把中國稱爲「竹幕」，稱共產黨的思想教育爲「洗腦」，這自然是敵視的言詞。然而，如果剔除敵對的成分，其中所包含的內涵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讀陶潛的《桃花源記》，感到那個世外桃源是個烏托邦式的人類理想社會，那裡「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自樂」，但它同時又是個封閉式社會，「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那次我和你參加內地的高考，到過廣州一次，雖時間短暫，來去匆匆，但已經感到中國社會的封閉性。既是封閉社會，獨立性必強，與外界的差距必越來越大。

共產黨的宣傳教育工作，據我從翻譯的資料所知，收效甚大，這點也從你身上鮮

明地體現了出來。既然共產主義要造就一代新人，它主要依靠的自然是灌輸新的道德觀點，對舊一輩人就非「洗腦」不可。經過「洗腦」後的人，自然與外界的人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

基於上述原因，也由於要繼續了解你、關心你，我更要抓緊時間，把一天當兩天用，除了學好功課之外，也盡量通過 Owen 教授給我的資料，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國。你不認爲我脫離實際吧？

……

我打算利用暑假多研究中國的問題，其目的不僅僅是爲了我自己將來是否要回中國工作的問題，而且也爲你將來畢業後是否要留在中國準備提出中肯的意見。所以，暑假我不回香港了。還告訴你一個消息：我已在大學圖書館找到一份兼職工作，相信到寒假時可以賺到一程回香港的機票，到時我們見面才好好談吧。

臨風佈意，希多珍重。

你親愛的姑姑丹芷

陳曉乾看完這封信，既喜且憂。喜者，丹芷果然聰明絕頂，她雖遠隔萬里，卻能那麼透徹了解中國；憂者，她似乎與林小春和岑蕙的思想看齊，如果她將來回國，一定會碰到許多政治上的麻煩，而從她的來信來看，她是否要回來，現在思想上已產生了動搖。

不過，想到這是兩三年或更長時間以後的事，他也就慢慢放下了這個擔心。

(十)

由岑蕙導演、陳曉乾擔綱演出的《推銷員之死》十分成功，從演員的演技、語言、燈光、佈景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專業演出水平。學校推薦這齣話劇到市文化宮公演三個晚上，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評。岑蕙和陳曉乾聲名遠播校外，竟有專業劇團邀他們去加盟。他們一心向學，自然是婉言拒絕了。

由於戲劇社聲譽日隆，外面有甚麼從外地來的劇團演出，都有優待票送來。同時，參加戲劇社的同學，也越來越踴躍。學校把大禮堂的整個地下室都撥給了戲劇社專用。中文系的鍾昌教授被正式聘爲戲劇社的顧問。

陳曉乾的社會工作多了，自然是忙碌起來，但他反而覺得更有意義。一群青年男女，互勉互勵，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志趣相投，這樣的大集體，怎不令他感到溫暖？

他發現岑蕙並不是如他初時所想像的那麼憤世嫉俗。她博覽群書，學識豐富，她疾惡如仇，性情耿直，她從來沒有在背後講過別人的閒話，她有一顆坦蕩透明的心。唐尤麗說她是個「石美人」，是有點道理的。她演繁漪時那種溫情脈脈的感情，那種異常豐富的內心世界，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她是個多情的少女。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她從來不談論春花秋月，本身也沒有任何緋聞。這一切，使陳曉乾對她更加敬重。

從岑蕙身上，陳曉乾聯想起林小春：她可能也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只不過是自己跟她接觸不多，對她了解不深罷了。

據說，越來越多人追求岑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樣多才多藝、如花似玉的少女，誰不喜歡呢？有些人明知她高不可攀，也徒費精力與時間，寫了一封接一封沒有回音的情書。

不過，陳曉乾沒有想到何家昌對她發了狂，竟親自多次懇求他介紹與她認識。陳曉乾慪他不過，雖明知岑蕙絕不會看上他，也只好答應在周末舞會上給他介紹。

周末下午，陳曉乾預先約岑蕙晚上到大禮堂跳舞，岑蕙一口答應了。

當陳曉乾晚上到達大禮堂時，岑蕙已先到，她身邊還有好幾位戲劇社的同學。何家昌

亦已先到，他站在離開岑蕙不遠的地方，看見陳曉乾，他就急步走了過來。陳曉乾領他到岑蕙跟前，自然而大方地給他們介紹。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何家昌結結巴巴地使用這種詞語，岑蕙聽了不禁失笑。

何家昌以為岑蕙讚賞他的詞令，便得意洋洋地說：「你的大作《何處有香丘？》連林黛玉的《葬花辭》也望塵莫及……」

聽到舞樂響起來，何家昌急忙停了口，趕快做了個姿勢，請岑蕙跳舞。不料，岑蕙竟掉頭不顧，卻微笑地對陳曉乾說：「我們跳舞，好嗎？」

於是，陳曉乾與岑蕙翩翩起舞。何家昌木然站著。但納悶了一陣，忽然面露喜色。

「我曾聽說過，你跳舞是一流好手，」岑蕙神采飛揚地說，「我早就想領教，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你過獎了！」陳曉乾謙虛地說，「你是個藝術天才，講到跳舞，我要拜你為師才是。」

「你又說這些客氣話？」她嫵媚地笑了笑，沒有半點「石美人」的神態。

「怎麼以前沒見過你來跳舞？」他問。

「我是個內向的人，雖然我樂意參與各種社交活動，但只是作為了解人生的手段，並沒有對哪一種社交活動特別熱衷。」她娓娓道來。「加上進校之初，我要抓緊時間熟悉大學生活，而且，令人討嫌的事也不少，所以就沒心思來跳舞了。」

陳曉乾本想問她有何令她討嫌之事，但想起唐尤麗的介紹，他就不做聲了。

停頓了一下，她繼續說：「後來，搞起戲劇社，就更忙了。要不是下午你約我，我不會想到要來的。」

「謝謝你的賞面。」他看著她笑容可掬的臉蛋，秋波流動的雙眼，不禁衝口而出地說：「有人說你是『石美人』，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

她突然收斂了笑容，眼波也停止了流動。「『石美人』？不，並沒有誤解。有時候，我的確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哪！不過說到美人，我就不敢當了。」

「對於一些無聊的人，應該鐵石心腸才對，如果大發慈悲，就是喪失原則了。」

「謝謝你理解我。」她的臉色又隨和起來。

當下一個舞樂響起來時，何家昌還來不及上前邀她跳舞時，她就已經十分大方自然地拉著陳曉乾的手，跳起舞來了。

「石美人」對自己如此垂青，陳曉乾心底裡立刻產生了一陣感激之情，於是，他就更加用心地跟她跳舞。

「你雖然很少跳舞，但舞藝卻極高，可見你是個十分聰明的姑娘！」他讚揚說。

「其實，跳舞是女孩子的本能，這正如學語言是女孩子的本能一樣，是很容易學上手的。」歇了歇，她忽然問道：「在你看來，我『石』的成分多呢，還是『土』的成分多？」說到「在你看來」時，她特別加重了語氣。

又是「石」，又是「土」，陳曉乾起初一時摸不著頭腦，後來細想一下，不禁粲然。「認識你這麼久了，現在才知道你是這麼會說風趣話的！」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呀！」她忽然雙眉一蹙，撒起嬌來，這是陳曉乾第一次見到她撒嬌，而她那個嫵媚的樣子，的確是異常動人的。

「我不是回答了嗎？」看見她對自己這樣，他把原來的拘謹，一股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土』人是不會這麼懂得說風趣話的。」

「你認為我不『土』，大概也不會錯了。」她略為得意地笑了一下，「那麼，在你看來，我是『石』的成分多了？」

「在我看來，」陳曉乾學著她的口吻，加重了語氣，「在你身上，我找不到一絲一毫『石』的成分！」

「你不要騙我，啊？」她側著頭，把小嘴一撅，半撒嬌地說：「我得先告訴你，我這

個人，自尊心是挺強的，我爸爸自幼把我寵壞了！」

「你爸爸是做甚麼的？」他早就想了解一下她的家庭背景了。

「我爸爸是個物理學家。我是獨生女。由於爸爸過分鍾愛，就養成了有些人稱之爲『石』的性格。」

後來，他們又連續跳了幾個舞，談了不少創作的題目，越談越投機，越來越沒有拘束。陳曉乾已把何家昌完全忘記了。

當最後一個舞結束，人們準備散去的時候，岑蕙仍然拉著陳曉乾的手，領他到禮堂中央的盆花邊。她選擇了一朵顏色特別鮮艷的金黃色菊花，小孩氣地對他說：「請你把這朵菊花摘下來插在我頭上。」

陳曉乾不禁愕然。他從來沒有爲女孩子頭上插過花，更沒有當眾這樣做過，因此，他有點猶疑不決。

她那雙蒙上一層霧一樣的眼睛，幽幽地注視著他，彷彿在說：「請別傷害我的自尊心！」

陳曉乾不由自主地把那朵金黃色的菊花摘下來。岑蕙側著頭讓他把它插在她的秀髮上。

「謝謝你！」她興高采烈地拉著他的手，向門口走去。她似乎是完全忘情了。

陳曉乾無意中回過頭來，看見何家昌滿面怒容地瞪著他們。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了。

爲了這件事，何家昌大爲不滿，說陳曉乾不夠朋友。陳曉乾倒不甚介意，只一笑置之。但使他感到迷惘的是，自從那次以後，岑蕙對他卻再沒有那種表現了。

(十一)

陳曉乾指導排練《櫻桃園》後走出大禮堂，湊巧碰到唐尤麗。

「陳曉乾，我正有點重要的事要對你說。」她笑盈盈地說。

「重要的事？」陳曉乾一向喜歡跟她開玩笑，「對你重要還是對我重要？」

「當然是對你重要。」她一本正經地說。

「那就請說吧！」他和她並肩走著。

「岑蕙對你怎樣？」她突然問。

「甚麼怎樣？」他不明白地反問。

「她是否對你很親熱？」

「我該怎麼說呢？」他搔了搔頭。

「你要從實招來！」她合嘴微笑。

「大約是上月的事吧，在一個周末舞會上，」陳曉乾老實招認了，在這等問題上，他對唐尤麗最爲坦白，「我約岑蕙去跳舞。你知道，我是受何家昌的拜托。當天晚上，她對我可是熱情似火，還要我在她頭髮上插上一朵金菊花。」

「後來呢？」

「第二天，當我看到她時，她竟然有點羞答答的，但自此以後，她卻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對我即如平常一樣。」

「你知道她爲甚麼會這樣？」

「不知道，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她爲甚麼會有那麼突然的轉變。」他稍爲頓了頓，繼續說：「我想，也許她當時發現何家昌有點猖狂，就臨時把我作擋箭牌，使何家昌知難而退。這也符合她一貫的性格。」

「這是表面現象，」唐尤麗咬了一下薄唇，「內情並不是如此。」

「你知道內情？」他急忙問。

「當然知道，」她賣了個關子，「這個戲劇性的轉變，還是由我來導演的呢！」

「請你快告訴我吧！」他懇求道。

「你用甚麼東西來酬答我？」

他想了想，然後說：「送一本 George Eliot 的 *The Mill on the Floss* 給你，成了吧？」

「好，我先謝謝你！」她高興得跳了起來，雙手握著他的右手臂。

「請快說吧！」他輕輕地甩開她的手。

「事情是這樣的，她跟你跳舞的第二天，她見到我，就特地和我談起你來。」

「談我些甚麼？」

「看你焦急成這個樣子！」她用手指刮了一下他的臉，「你原來是個見異思遷的人，好不羞人！」

「你說話這麼拖泥帶水的！」他說，「你們兩位校花候選人談起鄙人來，我怎不焦急呢？」

聽見陳曉乾把她與岑蕙並列爲校花候選人，唐尤麗不禁喜上眉梢。「她向我打聽你的性格和家庭情況。她當了學校戲劇社社長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交往較多，但我從來沒聽過她問起或談及某一位男同學。看來她對你動了真情了。」

「不一定吧！她也問過我何家昌是個怎樣的人，但這並不說明她對何家昌有何好感。」

「怎麼同呢？」唐尤麗做了個鬼臉，「她問起你是否有了女朋友呀！」

「你怎麼答她？」

「我本想不說，但是……」她忽然停住了。

「但是甚麼呀？」

「但是，我不想你佔她的便宜。」

「我真給你弄糊塗了！我怎會佔她的甚麼便宜呢？」

「你在她頭髮上插花的那天晚上我也在場。你當時如醉如痴，而岑蕙則百分之百地忘了情，我們旁觀者個個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不是一個是我們學校戲劇社的名旦，一個是香港回來的英文書院生，人們怎敢相信自己親眼看到如此羅曼蒂克的一幕呢？」

「真的是那麼引人注目？」

她繼續說：「她既然對你情有獨鍾，如果我隱瞞事實，她會怎麼樣呢？其結果會怎麼樣呢？她是個自尊心極強的女孩子，如果她深陷情網，一旦發現表錯了情，她甚至會自殺的。而你呢，結果也不妙，除非你拋棄香港的那位女朋友。」

他本來想告訴她，他在香港根本就沒有女朋友，而只有一個比女朋友的感情還要好的姑姑。但是他還是忍住了。他只問：「但是，這與你不想我佔她便宜有何相干呢？」

「怎麼沒有？若然她陷入了你的情網，她一定會被你親吻、擁抱的，這一來，你不是佔了她的便宜嗎？」

「這又與你本人有何相干呢？」

她的眼睛忽然媚了起來。「我不想你對她比對我更親熱！」

「你真坦白！」陳曉乾讚賞地說。「不過，你說了老半天，還沒有說清楚她怎麼會突然出現戲劇性的轉變。」

「我如實地告訴了她，說你在香港已有了一位天仙般美貌的女朋友。我還告訴她，我曾白費過心機！」

「你也太多事了！」

「你別不滿，你應該感謝我才是。如果我不這樣，讓你們發展下去，你們如何收場呢？」

細想之下，他覺得她的話很有道理，更感到她並不是一個只愛嬉鬧而毫不識大體的女孩子。

「我答應送一本 *The Mill on the Floss* 給你，不就表示我對你感謝了嗎？」

早上，陳曉乾和蘇厚永到系辦公室，看到辦公室前面的告示板上，貼著一張紅榜，內容是：

我系講師范書臣同志，解放以來，積極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和歷次政治運動，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主動靠攏黨組織，刻苦改造世界觀，把立足點移到了無產階級方面來。系黨支部根據范書臣同志的申請和表現，對他進行了長期的考查，最近系黨支部已通過他的入黨申請，並報學校黨委批准。希望范書臣同志入黨後，戒驕戒躁，更加自覺地改造世界觀，爲黨的教育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S大學委員會外文系支部

蘇厚永對陳曉乾說：「你知道爲甚麼這個時候吸收范老師入黨嗎？」

陳曉乾搖了搖頭。

「我告訴你一個內部消息，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蘇厚永放低了嗓門：「今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題目是《論十大關係》，即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心問題是要處理好這十種關係中所存在的矛盾，把黨內外、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集中精力搞好建設，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前，黨不是向全國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嗎？現在吸收范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入黨，正是爲了適應這個需要。過幾年，當我國的建設事業蓬勃發展時，我們這些人就成爲主力了。」

「那麼，你入黨的問題，到時就可以解決了？」

「我的情況比較特殊，關鍵在於我本人的態度。」

第八章 乍暖還寒

(一九五六年七月 — 一九五七年二月)

(一)

轉眼間，一九五六年暑期已到。陳曉乾在考試中仍然取得驕人的成績，但他不像初進大學時那麼沾沾自喜了。他自感在政治上成熟了許多。他周旋於寇蓮娜、蘇厚永和林小春、岑蕙之間，學到了不少東西。

不過，使他感到隱約不安的是，他的入團問題似乎並不順利。他提交入團申請書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半了，但從來沒有一個人代表團支部跟他正式談過話。雖然寇蓮娜曾和他談到他申請入團的問題，並告訴他團組織對他的一些問題正進行調查，但她並不是以組織的名義跟他談話的。他想起蘇厚永也曾多次提到要他多寫申請書，也許他的話是對的。但他又懷疑，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入團申請書，是否真的表明一個人迫切要求入團呢？

一天，陳曉乾途經大禮堂時，唐尤麗忽然從裡面走出來，叫道：「陳曉乾，我有話要跟你說！」

「有甚麼要緊的事嗎？」陳曉乾停了下來，問道。

「我告訴你一件事，」她輕輕推著陳曉乾向前走，一邊繼續說，「聽說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董志強老師和生物系的林小春，正在籌備一個中國問題研究社，你知道嗎？」

「略有所聞。」

「聽說學校當局十分反對，認爲這種民辦的組織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但董老師和林小春他們卻堅持認爲，按照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公民享有結社的自由。據說他們正草擬章程和吸收社員。」

「學校當局不同意的事，誰敢參加？」

「岑蕙那樣的人就敢參加。」

「你呢？」

「我是不會參加的。你也知道我的政治理論水平很低，對政治一知半解，因此，也沒有興趣參加。」她忽然問：「那麼你呢？」

「我？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岑蕙邀你和她一起參加呢？」

他還來不及回答，她又繼續往下說：「我聽到消息，他們專門找些有才學的人參加。你這麼有才學，一定會被列入首批發展社員的名單上。我勸你還是作好思想準備才好。」

「黨中央和毛主席天天都在研究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又何必由我們普通老百姓去操心呢？」

「邏輯上倒並不是這麼說，」她說，「黨中央、毛主席不僅研究中國的問題，還研究其他一切問題，但這不等於說，我們不需要設立各種研究機關了。問題是：他們搞民辦的組織，就不符合我國的政治制度。」

「不符合我國政治制度的哪方面？」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種專政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具體實現的。那個社要甩開共產黨的領導，不就是走自由化的道路嗎？」

想不到唐尤麗也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問題。

「你不同意我的說法嗎？」

他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而是說：「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這個問題，他不過是提出來考考她罷了。

「對他們本身不會有任何好處，但是，有些人的行動就是那麼令人費解。不過，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種傾向。」

「一種傾向？你是說，中國到處都出現這種現象？」

「是的。」

「爲甚麼我一點都察覺不出來呢？」

「我爸爸有許多老同學、舊相識在全國各地工作，經常有聯繫，所以我也知道一些。」

「你爸爸有沒有介入這種事？」

「我從來不管爸爸的事的。」

他忽然想起蘇厚永不久前曾告訴他，在東歐，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十分嚴重，如匈牙利有甚麼裴多菲俱樂部。然而，他又想起丹芷姑姑寫來的那封長信所持的觀點，以及岑蕙所引用「親者嚴，疏者寬」的話，他不禁沉默起來。

唐尤麗關心地對他說：「我們還是要小心爲好。」

陳曉乾點了點頭。

由於丹芷暑期不回港，陳曉乾也只回香港探望爸爸幾天後，就返回學校了。

不知道爲甚麼，今年暑假留校或提前返校的同學特別多，所以學校也不寂寞。學校的文化生活也較前爲活躍。各系各專業舉辦各種學術報告會，文科各系還主辦專題座談會。天天有新的海報貼出。

一天，校園裡刷出一張與眾不同的大海報，海報沒有寫明主辦單位名字，只說八月十六日晚上在校園中心廣場舉行討論會，題目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防止官僚階層的產生？

陳曉乾心裡知道，這是董志強和林小春他們主辦的。但是，他有點不明白，自從上次越秀山聚會後，爲甚麼林小春沒有再邀他參加那樣的清談會呢？岑蕙也沒有再提起這種事。是否他們覺得他與寇蓮娜的關係密切，而不敢要他參加他們的活動呢？

舉行討論會的那天下午，唐尤麗返回學校找陳曉乾，約他一起去聽聽。

也許是由於知道林小春和董志強組織中國問題研究社的人不多，而討論的題目又如此新穎，中心廣場舞台下面來了不少觀眾。

八時正，林小春宣佈討論會開始。今晚，站在麥克風前面，莊嚴地宣佈討論會開始的林小春，又別有一種風度。她衣著仍然樸素但稱身，剪了一頭齊肩的直髮，整齊而飄逸，增添了不少嫵媚，她略爲瘦削的修長身材，在麥克風面前，顯得亭亭玉立，儀態翩翩。

第一個發言的是董志強老師。他沒有談中國的情況，重點講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顯然是指蘇聯。他指出，這個國家已經出現了一個官僚特權階級。他舉出大量的例子，說明這個官僚特權階級高高騎在人民頭上，嚴重脫離群眾。例如，一個廠長的工資比工人的工資高出幾十倍，各級領導人的收入，都在一般群眾的收入幾十倍以至幾百倍之上，而他們享受的種種特權，則是無法以金錢的標準衡量得出來的。

董志強的發言雖然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但是，由於他是馬列主義教師，所揭露出來的材料許多是一般群眾聞所未聞的，他似乎引導人們去思考：中國是否有這種情況？

陳曉乾自然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中國的情況遠沒有蘇聯嚴重。一個縣級領導人的工資約爲一百元上下，連特殊享受到的東西在內，比一個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四五倍而已，而一個省級領導人，則比一個縣級領導人高一至二倍，中央首長的收入，比省級領導人高一倍左右。這樣算起來，一位中央首長的收入比一名普通工人的收入只高十至二十倍。

陳曉乾忽然感到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肘部，他立刻轉過頭來，原來是李迎迎。

「你好，許久不見，一切順利吧？」陳曉乾笑著說。

「昨天才返校，今天就趕上這樣一個有生氣的討論會，真有耳福！」她看了一眼唐尤麗，然後語帶相關地問陳曉乾：「怎麼，樂不思蜀，暑假沒回香港？」

陳曉乾笑了笑說：「和你一樣，提早回來罷了。」

唐尤麗大方地和她打了個招呼。

「你覺得董老師的發言怎麼樣？」陳曉乾問李迎迎。

「很好，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精彩的發言。」

「我們中國存在他所說的那種情況嗎？」唐尤麗問她。

「當然存在。」

「請舉例說明。」唐尤麗追問。

「如果把兩個情況加上去，你就會看出我們國家的問題的嚴重性。一是各級領導人的收入與農民相比。要知道，中國的農民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與農民相比較，才能真正說明問題。據我所知，目前中國農村每個勞動力每年的平均收入不到一百元，就以一百元來計算吧，一位縣委書記的年平均收入爲一千元以上，加上特殊待遇，每年少說也有一千五百元，就比農民的收入高十五倍以上；一名中央首長的收入就比一個農民的收入高幾十倍了。」

陳曉乾覺得，她的話雖然是事實，但總覺得不應那樣比較，不過他想不出甚麼有力的論點去駁她。

唐尤麗似乎也在思考著。然後她問：「那麼，還有另一點呢？」

「那就是，我們國家的這種趨勢是在不斷發展中，這是問題的要害之處。比如，在解放初期，對幹部實行供給制，那時幹部與工農的差距並不太大，但自一九五四年以後，差距就越來越大。今後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主要是在特權方面。」

「特權？」唐尤麗似乎感到有點意外。「請你具體說說看。」

但此時，歷史系一位男同學出來發言，於是，他們的討論就告一段落。李迎迎也離開找甚麼人去了。

後來的三位發言者的觀點，雖然都沒有超出董志強的水平，但整個討論會自始至終是引人注目的。討論會結束時，林小春表示，今後還要舉行類似的討論會。

(二)

九月開學以來，S 大學校園裡的政治氣氛顯得非常活躍。

中國問題研究社在大學的中心廣場舉行第二次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崇拜》。

到場觀看的人竟空前之多。陳曉乾和蘇厚永也到場觀看。

討論會由董志強主持。林小春首先發言。

林小春認爲，個人崇拜孳生於任何性質的集體性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集體性社會，也可能產生個人崇拜。但是，如果具有足夠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並不一定會產生個人崇拜。她舉例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那裡個人迷信的傾向就不怎麼明顯。她的結論是，個人崇拜的存在與否，是斷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有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標誌。

跟著是哲學系的一位女同學發言。她的發言雖然沒有林小春的發言那麼有條理性，但其中有些論點卻是新鮮的：某些人利用個人崇拜達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在封建社會中是屢見不鮮的，而被崇拜的人則往往在死後被否定，又出現了新的個人崇拜。她的

結論是：個人崇拜是中世紀專制制度的產物，是極權的產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根本不應該存在個人崇拜。既然出現個人崇拜，就表明這種社會主義有問題。

之後還有三個人發言，他們都是反駁林小春她們用資產階級的有色眼鏡，去看待社會主義事物，把人民群眾對革命領袖的無限愛戴和崇敬，與中世紀和法西斯主義的個人崇拜混淆起來。他們的結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即使有個人崇拜的個別現象，也是群眾出於對領袖愛戴的表現。他們指出，所謂中國問題研究社組織的這個討論會，動機是不純的，討論題目《社會主義與個人崇拜》是帶有污蔑性的。

討論會自然沒有達致一個結論。董志強在討論會結束時表示，討論會的目的，是要引起人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產生重視，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他主張討論時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和採用謾罵的方式。

在回宿舍的路上，蘇厚永問陳曉乾：「你的看法如何？」

「林小春和那位女同學對個人迷信的危害性的論述是對的。但她們認爲，出現個人崇拜就表明這種社會主義有問題，那是缺乏根據的。」陳曉乾說。

「另外三個人的發言又如何呢？」

「他們的論點是對的，但可以不必給林小春她們扣帽子。」

「你的答案最多可得六十分。」

陳曉乾是按照蘇厚永和寇蓮娜的指導，去回答這種政治性問題的，估不到答案只得六十分。「那麼，一百分的答案是甚麼呢？」

「個人崇拜與社會主義無關，」蘇厚永說，「斯大林晚年所犯的個人崇拜錯誤，是受舊習慣勢力影響造成的。這樣的答案才能得滿分。」

「甚麼，你說斯大林？」陳曉乾感到有點突然，他似乎沒聽說過。

「今年四月《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不是提到這件事？你忘記了嗎？」

「噢，我怎麼忘記了呢？」陳曉乾責備自己說。四月發表那篇社論時，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但在此之前，蘇厚永就把這個內部消息告訴了他，所以他當時並不感到太震動。

「照我個人的看法，集體主義國家出現個人崇拜的可能性，的確是比較大的。」蘇厚永說。

「甚麼叫集體主義呢？」

「集體主義是對個人主義而言，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政治術語。社會主義是要逐步把生產資料收歸全民所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集體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也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屬於集體主義，但法西斯主義國家是由一小撮獨裁者掌握、控制，因此，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大獨裁者所有制。凡是集體主義國家，其權力一定高度集中在最高領導集團手中，尤其集中在最高領袖手中，因此，只要他喜歡，個人崇拜就會很容易搞起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就是明顯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知的只有蘇聯，這說明，處理得好就不會出現個人崇拜。」

「按照你的說法，林小春他們的討論會，是針對斯大林的了？」

「你沒有注意到，林小春她們的發言，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斯大林嗎？他們是針對我國的。」

「我國有人搞個人崇拜嗎？」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我感覺不出來。」

「他們說，他們的討論會是要引起人們重視和思考這個問題，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會製造個人崇拜，去達到個人的目的。不過，他們用這種形式來活動，遲早是會吃苦果的。」

「既然是這樣，他們爲甚麼還要這樣做呢？」

「我對你說過，當前東歐各國，出現一股反蘇情緒，這種情緒也影響到其他國家，他們極力想擺脫蘇聯，實際上是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林小春他們是否也要搞那一套，我現在還看不太清楚。」

蘇厚永的話，證實了唐尤麗上次向他透露的消息。

蘇厚永繼續說：「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據說，在河南、河北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現工人和學生鬧事的事件，這些事情也許會蔓延開來。如果我們學校也有人鬧事，你千萬要沉得住氣！參加鬧事，對國家和個人都沒有任何好處。」

陳曉乾同意地點了點頭。他總認爲，應該按照憲法的規定，通過正當的途徑去監督國家機關和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鬧事是無助於解決問題的。

(三)

十月十日，從香港傳來右派叛亂的消息。陳曉乾自然十分關心事態的發展。

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來總理就香港叛亂事件，兩次向英國提出抗議，後來，中國政府又發表聲明，指責港英當局庇護右派暴徒放火行兇。

香港叛亂事件，從爆發到平息下來，延續了整整一個月。陳曉乾的父親曾來過兩封信，告訴他在港島方面一直平靜無事，人們從未受到驚嚇，叫他不必擔心。

寇蓮娜很關心陳曉乾在香港親人的情況，曾幾次問及他爸爸有沒有受到影響。

爲了答謝寇蓮娜的關心，也作爲對她上次邀請他到荔枝灣郊遊的回請，陳曉乾在一個星期日約她到花地遊玩。寇蓮娜欣然接受了邀請。

花地在廣州郊區，以盛產甜楊桃出名。時值秋高氣爽，楊桃盛季。他們乘擺渡過江，來到這矮樹婆娑的園林。他們在矮樹下穿梭前進，選摘熟而大的楊桃。

他們摘夠了楊桃以後，就找了個林蔭處，並排地坐了下來。

「這個暑假你到上海玩得痛快吧？」陳曉乾猜想，她這次到上海，一定比較順心，因爲她在開學前兩天才返校。

「青年人和老頭子在一起，怎會愉快的！」寇蓮娜嘆了一口氣說。

「噢，對不起，我不應問這個問題。」

「沒甚麼。我今天也打算和你談談這個題目，並請你提些意見。」

「我們一邊吃楊桃一邊談吧。」他用手帕把一隻金黃晶瑩的大楊桃抹乾淨，用小刀削了邊，然後遞給她。

「你讀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小說嗎？」她忽然問。

「在香港時讀過。在這裡的圖書館似乎沒有見到這本書。你看過？」

「前兩年在坊間偶然購得，後來才知道是名著。」

「是的，這部小說的內容十分幽怨，與《牡丹亭》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同情書中的女主人翁嗎？」她一雙秋水盈盈的秀眼，逼視著他的眼睛。

「她是值得同情的。」

「你應該同情她，」她的聲音有點低沉下來，「世界上有甚麼東西，比一個年輕貌美的女人無權被人愛撫更爲煎熬人的呢？」她哽住了，右手情不自禁地搭在他的右手背上。

「但是，你比查泰萊夫人的處境好多了。」他說了這句安慰她的話。

但她有點惱怒地說：「你也這麼說？」並立即放開她的手。

他莫名其妙地看著她。

「我那個老而不也是這麼說的！」她猶有餘怒地說，「你們男人都是自私鬼！」她的眼眶竟紅了起來。

他一時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

「我真沒來由！」她用手絹揩了揩眼睛，強自笑了起來，「我怎能向你發脾氣呢！」她的手又搭在他的手背上。

「我理解你的思想感情，」陳曉乾柔和地說，「但你也應該有一個解決辦法的呀。」

「我今天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

「最徹底的辦法，是努力培養你對你愛人的感情。」他說。「我知道目前是有些困難，因兩人各處一方。到你畢業時，可以要求組織把你們調在一起。」

「這是最不徹底的辦法！」她蹙了蹙眉頭說。「如果愛情是可以人為地培養出來的話，中國歷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怨偶了！最徹底的辦法應該是離婚！」

「你愛人是不會同意的。」

「組織也不會同意。而且我也不想。因為像我這樣的情況，就是拼了命去磨，最快也要十年八年才會成功，到時即使是離了婚，因組織對我的印象不好，也沒多大前途了。而且，那時我已經是往四十歲奔的人了，追求溫馨愛情的時間也不多了。」

「你可否把追求溫馨愛情的意欲，寄托在事業上呢？」

「那是兩個不相干的問題！」她忽然用堅決的語氣說：「我考慮過，我可否學查泰萊夫人那樣，找一個情人？」她那雙一泓秋水般的眼睛，突然變得雲霧滃然，怔怔地凝視著他。

陳曉乾暗暗大吃一驚。這句話出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女共產黨員的口，不能不使他感到震驚。

「你說呢？」她仍然側過頭來凝視著他。

他不敢抬起頭來。「你知道，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不容許的啊！」

「只要老而不不反對，那就是容許了。」

「他會同意？」

「這個暑假，我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要他答應不干預我個人的社交活動。」她慢慢地說。「當然，我也付出代價：我答應很好地服侍他，直到他百年歸老那一天。」

「但是……」他欲語還休。

「但是甚麼呀？你放心說好了，我不會怪你的。」

「你的那個情人不是又成了犧牲品？」

「不會的。」她急忙說。「既然是雙方熱戀，完了心頭之願，又怎會成了犧牲品呢？」

「他到底還要結婚的呀！」

「這又有甚麼關係呢？他該結婚時就讓他結婚好了。」

當他想到她是個用特殊材料製造的共產黨員時，他打了個寒噤。

她似乎意識到他的想法。「是的，共產黨員是不應強調個人的興趣和利益的，但是，我以前跟你說過，共產黨員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追求美好愛情這種人之常情的權利，難道我就不應該有嗎？就應該被剝奪嗎？一個革命者，有大節小節之分。大節是對階級敵人立場堅定，對黨的政治路線不折不扣地執行，大節必須保持，至死不渝。小節如男女關係，多吃多佔公家的東西，等等，是無損於一個人的大節的。」

這又是陳曉乾第一次聽到的觀點。他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觀點。

「一個在男女關係上犯過錯誤的人，在敵人的屠刀下英勇就義，仍不失為一個革命者，一個響噹噹的烈士；但是，一個生活十分正派的人，在敵人面前屈膝投降，就是一個可恥的叛徒。」

按照她這樣分析，倒是挺有道理的，他是難於反駁的。

見他仍默然不語，她繼續說：「我記得我曾經對你講過：一定的道德觀念，是與一定的歷史條件分不開的。如果我們往前看，例如，往五百年或一千年以後的社會看，我那

位老頭子空霸佔著我的行爲是殘忍的，是爲那個時候的道德準則所不容的。但是，在今天，我要在愛情上爭取解放，則是不道德的，爲社會所不容的。這是我過於先進的思想與現實之間產生的矛盾。而你，似乎也停留於當今社會的水平上！」

他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之後，他說：「我也知道，你的婚姻對你是極不公平的。但是，你既然走錯了第一步，就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

「你真的是那麼迂腐？」

「我並不是迂腐，」他分辯說，「我也知道，一定的道德觀念，是跟一定的歷史條件有關。既然我們的社會還未到達那一步，你若要超越歷史而動，到頭來一定會以悲劇收場。我不忍看到你有那麼一天。」

「謝謝你的關心！」她沒精打彩地說。然後，她思索了一會，說道：「其實，我所謂的情人，不是指肉體之交，精神相交才是真純的愛情。你說對嗎？」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男女之間有了精神的交合，而不涉及肉體的交合，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相信我是能夠做得到的！」她喃喃自語。

他似乎覺得，她打算要找的精神上的情人似乎就是他。他和她已經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了，他覺得他不該再進一步了。

在隨後的談話中，陳曉乾一味裝聾扮啞，寇蓮娜無可奈何。到下午回來時，她一路上快快不樂，陳曉乾則默不做聲。

(四)

今年下半年，似乎是多事之秋。香港右派暴亂事件還未平息的時候，十月二十三日，在東歐又爆發了匈牙利暴亂事件。與此同時，波蘭的波茲南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騷亂事件。

但報章報道的不多。

陳曉乾開始感覺到，世界上出現的這股反蘇浪潮，正在動搖著中國的穩定性。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在學生中，人心有點浮動。陳曉乾的心也產生一絲不安的情緒。

蘇厚永告訴他，東歐發生的事件，說明了國際性的階級鬥爭激化了。

「爲甚麼會激化呢？」陳曉乾問道。

「我認爲，這主要是當前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帝國主義又利用這些反蘇情緒。」

「爲甚麼當前那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會高漲呢？」

「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很可能是蘇聯方面有些人不夠尊重別人，也可能早就潛伏著，經別人煽動而迅速發展起來。」

「一個國家的事，最好還是由本國人民來處理，外國插手總有點不妥。」陳曉乾說。

「你是說，蘇聯不應出兵匈牙利？」蘇厚永問。

「按照國際準則，蘇聯是不應該出兵匈牙利的。在過去一百年，外國出兵入侵中國的事還少嗎？我們的感情是怎樣的呢？而且，在平時，也不必派那麼多專家到別的國家，這容易傷害人們的民族自尊心的。」

「對於這類問題，你還是少發表意見爲佳！」蘇厚永制止他往下說。「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他們今天所走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要走的道路。」

陳曉乾不再說話了，但他心想：中國過去一百多年來仰外國人鼻息，如今還不能完全擺脫這一局面。他更感自己要努力學好本領，爲民族爭氣。

學校的氣氛與前不同了，經常聽到同學在爭論種種問題，主要是民主問題，法制問題，經濟問題，農民生活問題，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等等。學生中先後成立了好些研究社。

林小春他們的中國問題研究社最爲活躍，它就匈牙利事件連續舉行了幾次討論會，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聽眾。

教工中倒較爲穩定，並沒有聽見教師組織甚麼研究社之類的民辦組織。但是，可以看得出，多數教師對於出現一掃以前死氣沉沉局面的氣氛，是感到高興的，雖然他們在發表意見時，都採取慎重的態度。

使陳曉乾感到意外的是，學校和系領導當局，對於學生中出現的自由主義傾向和偏激情緒，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採取警告或個別教育的方法，而是通過各系，有組織地召開討論會。陳曉乾十分贊成這種方法。既然青年學生中存在不同的觀點，通過有組織的討論和辯論，澄清是非，總比亂哄哄的爲好。

然而，他參加了班上團支部組織的討論會以後，又大感失望。

討論會由團支部書記卜雲主持，討論的題目是：「蘇聯出兵平息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亂對不對？」

討論會開始時，卜雲提出幾點注意事項，如暢所欲言，只要不是惡意攻擊，就不予追究，等等。

何家昌第一個發言。他說：「蘇聯出兵匈牙利，具有偉大的意義。它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把匈牙利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從而徹底瓦解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企圖用武裝暴亂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繼而逐個擊破的陰謀。」

黃有爲卻不同意何家昌的觀點，他扶了扶他的黑邊眼鏡，用非常嚴肅認真的語氣說：「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革命是一個國家人民自己的事業，它不能輸入，當然也不能輸出。革命輸出有兩種形式，一是控制別國的黨和政權，以顧問的形式強迫別國接受自己的模式；一是派軍隊進入別國，用坦克和飛機迫使別國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改革。既然匈牙利的革命條件還未成熟，爲甚麼一定要由外來的軍隊控制下，把革命輸入呢？試想，當年我國進行革命戰爭時，美國從軍事和物質上支持國民黨，我們尚且極力反對，如果美國派兵進入中國，幫助國民黨打共產黨，我們又會怎麼樣呢？」

「你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支持。」江一平說。「蘇聯派兵支持匈牙利的革命政權，是符合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是正義的，進步的；而美國支持國民黨則是企圖維持它的反動統治，以便它能繼續把中國當作它的半殖民地。因此，這種支持是反動的，帶有侵略性的。」

「我認爲，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出發，蘇聯出兵匈牙利也無不對之處，」趙水生說，「但是，我懷疑納吉是否真的和帝國主義勾結。納吉在一九五三年還當上了匈牙利的部長會議主席。由於他推行擺脫蘇聯的政策，於一九五五年被開除黨籍。一個人如此容易當上部長會議主席，又如此容易被開除出黨，這說明一定有一種淩駕於這個政權之上的勢力。匈牙利事件很可能是匈牙利黨內權力鬥爭的結果。如果是這樣，蘇聯出兵匈牙利，就不能叫做支持革命了。」

「趙水生的看法，只是一種想當然的推測。」卜雲說。「歷史已經證明，凡是叛黨頭子，他們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會千方百計要和革命較量到底，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一定要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陳獨秀和張國燾就是例子。納吉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

鄭美寶跟著說：「我對匈牙利發生的事，知道的甚少，因此不能作出全面的判斷。但是，即使是一個國家的軍隊有必要進入另一個國家執行任務，它應該在任務完成後迅速撤軍。外國軍隊駐扎在一個主權國家，是最傷害該國人民的感情的。」

後來，唐尤麗和張妙嫦也發了言。她們都認爲，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寇蓮娜是極少參加班上這種討論會的，她可能因爲是骨幹黨員，要利用這些時間，去做去年下半年開始的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蘇厚永每次都擔任記錄工作，所以也極少發言。陳曉乾對這種沒有結論的討論會，已經有點提不起興趣了，況且，他決心在這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盡量少表態。看來，班上的討論會，往往成爲何家昌和江一平爲一方，黃有爲和趙水生爲另一方的爭論會。

最後由卜雲作總結，她肯定了蘇聯出兵匈牙利是正義之舉，並強調，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個統一體，是不容分裂和侵犯的。

(五)

系辦公室的告示板上，貼出一張佈告，內容是校長辦公室任命范書臣爲外文系副主任。佈告稱他爲「副教授」。

據陳曉乾所知，范書臣是講師，怎麼一下子成了「副教授」呢？

剛好黃有爲在身旁。陳曉乾對他說：「是不是佈告搞錯了，范老師是講師，不是副教授呀。」

「怎麼會搞錯的呢？」黃有爲哼了一聲，「那裡有講師當副主任的？」

「你是說，他最近被提升了？」

「據我所知，他是在入了黨以後才被提升爲副教授的，現在又升爲系副主任。入黨可以當官，難怪江一平拼命要擠入團、擠入黨了！哈哈！」

陳曉乾聽了他的話，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

「按照他的學術水平，他離副教授還差得遠呢！」黃有爲繼續說。「我們系的二三級教授不下六七人，論資歷和學術水平，如果由評選委員會或教師自己推選系副主任，一百年以後也輪不上他！」

「學校當局是經過全面考慮才作出這個決定的。」

「但是，如果他沒有入黨，他能當系副主任嗎？」

陳曉乾並不認爲范書臣的學術水平很高，但是，既然黨是領導一切的，而黨的領導又是通過黨員的領導作用來體現的，范書臣入黨當官，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你將來入了黨，也一定會當官的！」

陳曉乾覺得不好和他討論這等問題，所以他獨自走開了。

但黃有爲還囉囉嗦嗦地說：「當官的也可以入黨，我敢擔保，我們的系主任馮靜宜教授，遲早也一定會入黨的！」

陳曉乾覺得，黃有爲所說的「入黨當官」、「當官入黨」，是在中國社會裡不可否認的現實。入了黨就要肩負重任，領導群眾去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當了領導，既然具備了領導才能和品格，其結果就應該具備了黨員的條件。問題是入了黨的人和當了官的人，是否確實具備了黨員的條件。

他忽然看見董志強老師和林小春在他前面並肩走著。他加快了步伐趕了上去。

「董老師，」他向他打招呼。

「噢，是你，陳曉乾。」董志強親切地說。

「陳曉乾，你好！」林小春也熱情地跟他打招呼。

「你好，林小春！」陳曉乾高興地說。「怎麼近來這麼忙，把我們忘記了！」

「你是說你和岑蕙？」林小春微笑了一下。「你們戲劇社任務那麼重，我怕影響你們的工作。不過，岑蕙對我說過，等到《櫻桃園》演出後，她打算組織一個文藝研究社，

並警告我不要把你挖走！」

「她是和你開玩笑罷啦！」他掉過來問董志強：「董老師，我有一個問題要向您請教：入黨當官對不對？」

「又對又不對，」董老師說，「入了黨可以當官，也可以不當官。毛主席說過：『既當官，又當老百姓。』當了官以後，應保持老百姓的本色。」

「你以前不是說過，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是通過黨的領導來體現的嗎？黨的領導當然是要通過黨員來體現了。」

「也不完全對。黨的領導可以通過黨員來體現，也可以通過非黨員來體現。如果認爲只有黨員才能體現黨的領導，那是片面的。」董老師說。

「非黨員怎能體現黨的領導呢？」陳曉乾不明白地問。

「首先要弄清楚甚麼是黨的領導，」林小春說，「黨的領導就是黨的方針、政策、路線的領導。例如一間學校，只要它能正確地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即使它的主要領導人不是黨員，也體現了黨的領導；反之，如果不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領導班子即使全部都是黨員，也沒有體現黨的領導。」

她的這番話是很有說服力的，這是陳曉乾第一次聽到的道理。但在實際生活中，每個單位都是由黨組織來領導，不存在非黨員領導班子或個人獨立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情況；一些黨組織或黨員個人倒是可能不執行黨的方針和政策。

「既然每個單位都有黨組織，而黨組織又是該單位的最高領導，那就不存在你剛才所說的，主要領導人不是黨員的情況了。」陳曉乾對林小春說。

「其實，」董老師插話說，「黨組織並不是政權機構，它應該是政治組織，其主要作用是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並監督黨員執行這些方針和政策。現在的情況並不完全如此，實際是黨組織同時又成了各級政權機構，於是就出現入黨做官，當官入黨的現象。」

林小春接著說：「在現實生活中，黨員一定要擔任領導職務，小至小組長，大至中央各部門領導；而若然當了領導的人不是黨員，則遲早會被吸收入黨，不管他的條件是否具備，否則他那個領導也是當不下去的。這可能是我們中國的特點。」

「按照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原則，這是合乎邏輯的呀！」陳曉乾說。

「你又把黨的領導與黨員同等起來了。」林小春提醒他。

「由於入了黨就能當官，所以有些動機不純的人，就千方百計地要鑽進黨內來，」董老師說，「他們一旦入了黨，就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把他們入黨時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誓言，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樣發展下去，黨就會變質。蘇聯特權官僚階層的形成，應該成爲我國的反面教材！」

陳曉乾沒有做聲。

「暑假時，我們舉辦了一個討論會，你參加了吧？」林小春忽然問。

「我去了。」

「你覺得怎麼樣？」她問道。

「我的政治理論水平很低，對於馬列主義遠遠還未入門，所以提不出個人的看法。」陳曉乾小心地說。

林小春粲然一笑。陳曉乾從來沒有見過她那樣笑，她平時一般是發出若隱若現的淺笑。「你和寇蓮娜同班，果然從她那兒學到了不少東西！」

「你說甚麼？」陳曉乾立刻面頰發熱。

「寇蓮娜也許對你說過：對任何政治性問題，都不要隨便表態。是嗎？」

「這有甚麼不對呢？」陳曉乾要聽聽她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如果要時刻保住平安無事，那自然是金石良言！」林小春表情平和地說，儘管在她的語氣中，不無諷刺的味道。「不過，這就成了推卸責任的懦夫！」

陳曉乾更覺赧顏。

「陳同學從香港回來才兩年，有今天這樣的政治水平，已經很不錯了。」董老師見他有點狼狽，就說了這緩和的話。

「我知道陳曉乾是不會怪我說話衝撞的，」林小春有點抱歉地說，「他是很能體諒人的啊！」

「我現在正在向大家學習，當然首先是向你們學習。」陳曉乾虛心地說。「對於許多問題，我是第一次接觸，我要有個消化和理解的過程。我生性愚鈍，希望你們耐心幫助。」

林小春又粲然一笑，說道：「你真老實得可愛！難怪岑蕙這麼欣賞你！」

這是她第二次提到岑蕙對他的態度，他臉頰微微發熱，不禁低下了頭。

(六)

學校戲劇社排練的《櫻桃園》原定於十月底演出，後來由於國際上出現一系列事件，學校的生活顯得凌亂和鬆懈下來，對排練工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所以推遲了一個月才演出。

岑蕙是個針砭時弊不遺餘力的人。但是，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她沒有參加林小春的中國問題研究社，或其他類似的民辦組織，也沒有積極參與各種辯論會。後來她向陳曉乾私下表示，她要全力以赴地搞好《櫻桃園》的演出工作，然後才考慮以何種形式，系統地發表自己對當今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

演出《櫻桃園》那天晚上，大禮堂全部滿座，連校外也有不少人來觀看。

岑蕙的肌膚本來就十分白皙，經過化裝，把頭髮弄黃，就成了一個典型的西方美人兒。

岑蕙以她卓越的演技，博得了全場觀眾如雷般的掌聲。她三番四次謝幕。

回到後台，陳曉乾跟她熱烈握手，祝賀她演出成功。

「這首先得歸功於你！」她握著他的手不放，十分開心地說。「我倒要感謝你對我的指導！」

陳曉乾等著她卸了粧，一起吃了夜宵，然後一起走出大禮堂。

「我陪你回女生宿舍好嗎？」

「不，我要你陪我去散散步！」她撒嬌地說。

「但是，」他看了一眼手錶，「快十二時了，你不累嗎？」

「這是最考我的一齣戲。」她說。「這幾個月來，我花了多少心血下去啊！現在演完了，我也好像放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擔。我要散散步，跟你談談心。也許以後，我們沒機會演戲了！」

已是深秋時節，一陣秋風吹來，陳曉乾頓時感到有點涼意。他看見她衣著單薄，就把自己身上的夾克脫了，輕輕披在她的肩上。

她說了聲「謝謝」，就突然把手攥在他的手臂上。他感到緊張起來，但是他又想，黑夜走在這麼靜寂的密林深處，一個女孩子，本能地攥住自己的手臂，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你是否覺得我這個人有時不可理喻？」

「不，我沒有這種感覺。」他答道。「我曾經說過，你的『石』是一種正氣的表現！」

「我是說，我在不『石』時，有時是否不可理喻？」

「難道你有不『石』的時候？」

「我的『石』是專門對付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或那些我不屑一顧的人，但對於我尊重的人，我是不會『石』的。例如你！」說到最後三個字，她特別加重了語氣。

「對，我想起來了！」他衝口而出，「你是指那天晚上你要我在你頭髮上插花的事嗎？」

「應該說，我打從認識你開始，就沒有對你『石』過。難道你沒感覺出來？」

「謝謝你看得起我。事實上，我始終都感覺不出你『石』，因此，自然感覺不出你有甚麼不近人情之處。」

「我是說，我現在攥著你的手臂，你不覺得我有點不近人情嗎？」

「不，我覺得很自然。」

「爲甚麼？」

「我知道，你純然把我看作是在黑暗中能夠保護你的朋友，因爲，你以爲我在香港已經有了女朋友！」

「難道你在香港不是真的有了女朋友？」她似乎微微吃了一驚，把手縮開。

「最初是出於誤會，後來就以訛傳訛，我也樂得少惹麻煩，所以沒有去更正。」

「你從來沒有向任何女孩子作出過這樣的更正吧？」她壓抑著聲音問。

「是的。」

一陣沉默。過了一會，她又問：「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根據的吧？」

「我有一個比我大幾個月的姑姑，由於我自小喪母，她對我情如手足。其實也可以說是青梅竹馬！」

「原來這樣。」她笑了一聲。「不過，剛才你似乎用詞不當！姑侄之間的感情，哪能用情如手足和青梅竹馬來形容的呢？」

「我們之間的感情的確與眾不同，我們相愛之深，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但這種愛又不是愛情！」

「歷史上，是有過姊弟、兄妹的感情深過男女之情的，」她說，「而有這種感情的人都是十分厚道的。」

「由於這樣，我對愛情一向是心如止水！」他語調憂鬱地說。「你能給我提點意見嗎？」

「我十分同情你，也十分欣賞你具有這種感情，」她慢慢地說，「但是，這到底不是正常的感情。不過，你們已分開了兩年多，互相間又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可能已有些改變了吧？」

「她在英國上大學，」他告訴她，「但她似乎更專心向學，更心如止水了。我呢，雖然看開了些，但總感到我的生命少不了她。」

「她大概不是你的親姑姑吧？」她突然問。

「你怎麼會這樣問？」他感到有點意外。

「我記得你對我說過，你爸爸五十多歲。也就是說，你祖母至少也七十多歲了，她不大可能五十多歲時生你這個姑姑的。」

「你真是聰明過人！」他有點驚喜地說，「你不提，我自己倒忘記了，她的確不是我的親姑姑。」

「是堂姑嗎？」

「不，她本姓杜，是我祖母把她自小收養的。」

「既然是毫無血緣關係，爲甚麼不可以把這種感情轉變爲愛情呢？」

「我把她當親姑姑的感情太深入肺腑了，要把這種感情轉變爲愛情，似乎難於做到。」

「這是你自己騙自己罷了！」她指出，「既然這種感情的存在，使你們對愛情失去了興趣，這種感情本身實際上就是一種變態的愛情！」

他不禁默然。

沉默了一會，他忽然激動地說：「岑蕙，我所認識的女孩子中，你是最值得我欽佩和愛慕的人，如果我沒有丹芷姑姑，我一定會追求你！」

「我也很敬重你，」她似乎毫不感到意外，但卻忽然聲音黯然起來，「但是，我似乎意識到，即使你沒有你那位姑姑，而我也願意接受你的追求，到頭來，不過是水月鏡花！」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總之，我有這種感覺就是了。」

「你原來是個十分樂觀的人，為甚麼近來不時流露出悲觀情緒？」

「我對形勢有一種預感，我將來可能會遭受到不幸。」她的聲音哽住了。

「你別多心！」他伸出手來，輕輕地碰了碰她的手。「你這位多才多藝的少女，難道會不容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是不會明白的！」她把手再攥在他的手臂上。「如果我發生不幸，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嗎？」

「別傻想了。我送你回宿舍吧！」

「我不回去！」她用力攥住他的手臂，「除非你答應我的要求！」

「好，我答應，請說吧。」

「你答應就成了，以後我才告訴你！」她推了推他，「送我回宿舍吧！」

(七)

學校黨委宣傳部，在全校範圍內，曾舉行過幾次有關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討論會。這些討論會都是一邊倒的。林小春和其他民辦研究社的成員，受到許多限制。他們如果要發言，發言稿要事先交給校黨委宣傳部審查。如果他們要自己組織全校性的討論會，學校當局不批准，不提供場地和設備。於是，他們聯合起來，共有幾十人，向學校當局提出抗議，被學校當局指責為無理取鬧。

但是，林小春他們也不示弱，他們告到省委去。但省委拒絕接見。最後，他們聯合全市持有相同觀點的大專學生，組織了一個本省大學生上京請願團。

在準備上京前幾天，林小春他們積極活動，企圖動員更多學生跟他們一起去；與此同時，學校當局在學生中積極開展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家堅守學校崗位，不要受人擺弄。

就在此時，寇蓮娜找陳曉乾做思想工作來了。

「你以為我會跟他們到北京去嗎？」陳曉乾問。

「你不會，但大家交換意見，總有好處。」寇蓮娜說。「目前受世界反共思潮影響，形勢比較微妙，你應特別小心。」

「謝謝你的關心。我也想聽聽你對目前形勢的看法。」

「好，我就照我所知道的講一些吧。匈牙利在爆發反革命叛亂之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曾出現過一陣資產階級的猖狂活動，如甚麼裴多菲俱樂部，甚麼記者協會，甚麼學生聯合會，紛紛出籠，大造反革命輿論，後來果然發生了武裝叛亂。這幾個月來，我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苗頭。有些人打著要求民主、自由、法制的旗號，煽動群眾，製造混亂。也可能其中有些人並不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在這個時候跟那些有政治目的的人混在一起，那是十分危險的。我知道你有些較好的朋友可能已加入了那個行列，你就應當特別警惕。」

「我國的問題並不如匈牙利那時那麼嚴重吧？」

「當然。黨中央已經作出了部署，以應付這個局勢。像匈牙利那樣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了。只要我們切實了解當前的形勢，知道了黨中央的意圖，就可以避免有意識地捲入這個旋渦中，同時，還可以盡自己的努力，勸說一些人不要參與那些活動，這也算做了點好事吧！」

「好，我就去！」他說著，站了起來，就要離開。

「你到哪裡去？」

「我去制止林小春上京請願呀！」

「不用去了。他們是去不成的。」她肯定地說。

「你怎麼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內部消息：省委有關部門已把這件事向中央報告了，中央有關部門已通知他們，說中央不接待他們，他們的問題可以在當地解決。」

「如果他們硬要去呢？」

「他們去北京的目的，無非是想要中央知道此事。現在中央已經知道了，他們再去也沒有多大意義了。同時，省委已派出負責人接見他們。據說省委已責成學校對他們作出一些讓步，例如：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場所和機會。」

「這就好。」他高興地說。後來他又說：「我還是要去說服林小春，叫她不要再搞那些獨立的活動了。」

「你倒很關心林小春！」寇蓮娜酸溜溜地說。

聽見她的語氣，他不禁一驚。

「你很了解她嗎？」

「有一定的了解。」他說，「我覺得她是個不可多得的才女！」

「是嗎？」她的聲音帶點妒嫉了。「我比她，差多遠？」

「你？」他料不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你也有才情，各有所長罷啦。」但他心裡卻認爲，林小春的才氣遠遠在你寇蓮娜之上，雖然你也十分聰明。

「各有所長？請具體說來！」她的語氣變成了命令式了。

「詩詞歌賦，她比你略勝一籌；你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比她高。」

「如此而已？」她似乎仍感不滿足。

「你思想比她敏捷。」

「何以見得？」

「以你的學歷，能達到今天的水平，是很少人能夠做得到的。」他再次言過其實。

她才點了點頭。停了停，她又問：「在身材、容貌、儀態上呢？」

「你又何必多問呢！」

「這不是答案呀！」

「你也知道，如果你是一百分，她只得八十五分。」

「我實際上應該是幾分呢？」，

他猶疑了一下：如果說她一百分，顯得自己不夠誠實，因爲，趙飛燕式的美人，到底是拿不到滿分的。但如果說得過低，又怕她不高興。最後他說：「九十五分。」

「我在哪方面缺了五分呢？」

他的確無法回答了。

「怎麼不答我呀？」

「請饒了我吧！」他哭喪著臉，懇求地說。

她吃吃地笑了起來。「我和你開開玩笑，你卻認真起來了！其實，除非是夫婦，否則，要給別人的身材打分，總有一定的盲目性。」

初時，他還不大明白她這話的真正含義，後來思索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不禁暗自面紅起來。

「不過，我又得言歸正傳。凡是有才能的人都是往兩極分化的。偉大人物的對立面，難道就是一些蠢才？當你與一位才女交朋友時，一定要弄清楚她是無產階級的才女，還是資產階級或封建階級的才女！」

「林小春是個黨員，又是個烈屬啊！」

「判斷一個人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並不是單純看他的出身，或他是不是黨員，而主要看他的階級立場。我在大節上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因而我是無產階級的，即使將來我

在小節上可能有些問題。她呢，生活上可能是個聖女，但站錯了立場，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

她現在已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她打算將來有一天在小節上犯錯誤，並預先為自己作辯護。

「你說我講得對嗎？」

「我的理論水平是你幫助提高的，你說對，我還能說是錯嗎？」他半開玩笑地說。

「你這麼聽我的話？」

「我甚麼時候不聽你的話？」

「不見得，」她撇了一下嘴，這是她第一次向他做出撒嬌的姿態。想起她以前對他的種種好處，他不敢抬起頭來。

「不過，」看見他這個樣子，她把聲音放柔和了些，「我不怪你。」歇了歇，她又說：「還有那個岑蕙，才情不亞於林小春，樣貌、身材、儀態都可以打一百分，你對她也不要忘情啊！人家叫她『石美人』，可是她對你卻柔情得很呢！」語氣中醋味更濃了。

他更不敢抬起頭來。他那天晚上給岑蕙頭髮上插花的事，一定是何家昌告訴了她。

「你真像個小弟弟！」她忽然又笑了起來。「好了，有甚麼問題，可以隨時找我。」

(八)

陳曉乾接到丹芷姑姑從倫敦寄來的長信：

曉乾：

你的來信討論了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潮流的問題。不錯，事物是螺旋式發展的，公有制必然要代替私有制，世界終有大同之日。

然而，如何達到大同，則出現了各種主義。在中國，儒家的《禮記·禮運》中就寫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後來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在西歐，有英國人莫爾所設想的烏托邦，後來還有歐文的合作社運動。他們提出各種方案，都帶有空想性質。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完成了，並由列寧付諸實踐，在世界上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此以後，世界上相繼出現了各種自稱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主義。

據我近來閱讀到的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以蘇聯為楷模，但在意識形態方面則遠為激進，似乎把改造人，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思想鬥爭作為重點，用以推動生產的發展。你給我的信提到解放後的各個政治運動，就可佐證。以造就嶄新一代人來達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無疑是個創舉。

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精神第二性」的基本觀點，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如此窮困落後的國家，塑造世界上思想意識最先進的人，的確是任重而道遠，弄得不好，可能會變成欲速不達。把重點放在改造人，塑造人的基點上，就必然強調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國家和人民作出巨大的經濟犧牲。後果如何，尚難預料。

當然，我作為生活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對祖國發生的一切並沒有一個感性的、綜合性的認識。但是，我相信，以我手頭如此豐富的資料，對照你來信所提到的事實和感受，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個粗略而分明的輪廓。

……

關於匈牙利與波茲南事件，應該說，我所得到的材料比你多得多。你只從政府的報章雜誌上獲知這些事件。然而，任何一面之詞都有片面之處，在政治上尤其如此，儘管我相信，中國的報章絕不會作出造謠的報道。我閱讀各方面的報道，得出的結

論是，之所以爆發暴亂事件，主要是內部原因：拉科西為首的統治集團官僚主義嚴重，脫離了群眾，工業方針錯誤，使廣大工人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加上處處突出蘇聯，大大傷害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試想，波匈那些在歷史上備受俄國壓迫奴役的國家，它們的人民能夠沒有反蘇情緒嗎？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大，結果就是如此。外國帝國主義的作用是極其次要的。

……

你也知道，我過去對政治是一竅不通的，那時認為，搞政治應該是男人的事。自從你向我介紹了寇蓮娜、林小春和岑蕙三位政治女性的事蹟後，我開始下決心也做一個政治內行家。在香港時已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到了英國後，由於有優越的條件(馬克思的許多著作就是在倫敦完成的)，我對比閱讀了資產階級和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

其實，政治也並不神秘，只要抓住最基本的理論，你就可以站在某一政治主張的角度上去分析問題。看了我這封信，你大概會感到今天的丹芷姑姑，已經和從前的丹芷姑姑大不相同了。

說老實話，我並不太喜歡寇蓮娜那樣的女子(看樣子你是比較佩服她的，因為她有光榮的歷史，對馬列主義理論又能倒背如流)。從你對她的介紹中，我感覺到她是個政治抱負不小、野心勃勃的人，而且工於心計，敢作敢為。你和她在一起，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在她的庇護下，會平安無事過日子，她會教你如何處世，如何應付政治局面(你的確是太老實了)；壞處是，你將會逐漸喪失政治上的獨立思考能力，久而久之，你可能會成為她的幫兇。

我最欣賞岑蕙。她縱然思想激進(我這裡所說的思想激進，與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激進思想不同)，但尚有分寸。如果你下決心選擇女朋友的話，我會建議你和她相好。不過，以她高傲的性格，激進的思想，她和中國當今的社會制度並不合拍，我對她的前途並不看好，除非她離開了中國。

我從內心喜歡和同情林小春，但她卻是個悲劇型的女性。中國有兩句至理名言：「水至清無魚，人至察無徒。」林小春過於聰慧，她的一雙眼睛像顯微鏡一樣，對一切事物的優缺點，無論巨細，都看得分毫不漏。她的悲劇就在於此。試觀古今中外，有哪一個領袖人物喜歡人們喋喋不休地抨擊他的不是之處的？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有所謂持不同政見人士，這些人由於存心進行政治鬥爭，所以能採取各種方法去保護自己。但林小春不同，她並不是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而是要共產黨克服缺點和錯誤，以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她的心是如此光明磊落，一言一行就完全沒有了遮攔，因此，她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人物。

世界就是這麼矛盾，你喜歡和欣賞的人，卻不便與之密切來往；你不太賞識的人，卻偏偏與之親密相處。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政治吧？

……

我還有一些不便在信中談論的話，留待寒假見面時再談吧！我們不見面有一年多了，我時時掛念你，現在寒假臨近，這種掛念之情尤其熾烈！

你親愛的姑姑丹芷

讀完丹芷的信，陳曉乾不禁感慨良多。丹芷在政治上成熟得如此之快，似乎已參透了政治的奧妙。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她以如此銳利的眼光去觀察世界，如此一針見血地評論和分析寇蓮娜、林小春、岑蕙三位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當代女性，她的論點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寇蓮娜說得一點不錯，有才能的人總是向兩極分化的。丹芷姑姑是個內慧外秀的姑娘，她現在已明顯地站在寇蓮娜的對立面了。

對於丹芷姑姑的金石良言，他是要聽的，然而，在他的環境中，有時他卻顯得身不由己。世界原來是這麼複雜的。他忽然留戀起中學時代來。那時思想單純，對世事閱歷不深，對哲學、人生、政治知之不多。那時沒有甚麼惹人煩惱的事。畢竟，知之越多，煩惱就越多。他和丹芷也不是都變成那樣的人了！

(九)

期末考試即將到來，先前在政治上的那種緊張氣氛似乎逐漸消失了，一切又回復了平靜，圖書館又熱鬧起來，校園裡是一派肅穆的學習氣氛。

不知道爲甚麼，陳曉乾渴望見到林小春。寇蓮娜說她愛才，其實他更愛才。

然而，他在學校圖書館怎也碰不上她。她以前是經常到學校圖書館看書和溫習功課的。他忽然想起：她可能在北門的江畔。

今天下午，他舊地重臨，那江水依然安詳地流過，但江邊的青草卻有點變黃了。

但是，卻沒有林小春的蹤跡。他在他那天坐過的草地上坐了下來，怔怔地看著悠悠流過的江水，回想那次和林小春的談話，內心不覺悵然。

他拿出書來，看了兩頁，覺得無心看下去，又把它放回書夾裡。他抬起頭來，看見他旁邊的一排楊柳依然青綠，但沒有春天時那麼生機盎然了。

「咳，是你，陳曉乾！」林小春在遠處就向他打招呼。

「林小春！」陳曉乾喜出望外，立刻站了起來。

「怎麼又到這兒來看書了？」她走到他跟前。

「我是來找你的。」他做了個手勢，「一起坐下來吧！」

「有甚麼要緊的事嗎？」她手上拿著一個書夾，顯然也是來這裡複習功課的。

「有些事想跟你談談，」他慢慢地說，「不過，我得先請求你答應我，如果我所講的話不合你的觀點，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氣。」

「我怎麼會生你的氣呢？」她文靜地笑了笑。「我們研究和討論問題，無非是追求真理，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嘛！」

「那就好。」他從書夾裡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她，說道：「這是我姑姑從英國寫來的信，請你先看這封信。」

林小春打開信，開始閱讀起來，顯然，她慢慢地被丹芷的信吸引住了。當她讀完信後，不禁衝口而出地說道：「天才，的確是天才！」

「那麼，你完全同意她信中的看法了。」他感到高興起來。

「不，」她說，「我說她是天才，並不等於我要百分之百同意她的觀點。比如，我認爲我自己並不一定以悲劇收場。」

「但是，我姑姑對你的分析是難於辯駁的。」

「我也同意。」她點了點頭。「看了她對本人的剖析，我更加了解自己了。我們相隔千里，素未謀面，而她卻能從你的書面介紹中把我剖析得如此透徹，所以我說她是天才。但是，她可能弄錯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的憲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憲法規定的許可範圍之內。況且，黨中央歷來教導我們要胸懷坦蕩，爲了人民的利益，敢於向不良的傾向作鬥爭。我作爲共產黨員，就更應該如此。」

「不過，我似乎有一種預感：你這樣搞下去，將來可能會出事的。」

聽了他的話，她忽然用柔和的眼光久久地盯住他，然後慢慢地說道：「我以前只聽過兩種意見，一種是支持我繼續爲民請命，一種是認爲我搗亂。現在你是第三種意見，你擔心我會出事。」

「我清楚你的政治觀點，從總的來說，我是不反對你的這些政治觀點的，但是我不贊

成你的活動方式。你是個不可多得的才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中國的建設需要你這樣的人，我忍心看到你成爲曇花一現的人物嗎？」

「謝謝你，陳曉乾！」她有點激動地說。「我知道你一向不贊成我處理政治的方法，正因爲這樣，我從來沒有要說服你參加我們的活動。換了別人，我可能會跟他辯論一番，可是對於你，我卻不願意。」

「爲甚麼？」

「爲甚麼？」她反問道，「你可以問問你自己：抱有和我一樣政治態度的人不只我一個吧？爲甚麼你不去勸說他們，而偏偏急於來勸說我呢？我所持的理由不是一樣的嗎？」

「這點我知道，因爲你是我其中一個最敬重的文友。」

「岑蕙呢？」她笑了笑問。

「她也是。」

「你已經勸說過她了嗎？」

「還沒有呢。」

「你爲甚麼不先勸說她呢？不管怎麼說，你們在戲劇社裡相處了那麼久，關係是比較密切的。」

「但是她還沒有像你那樣鋒芒畢露，另外……」他頓住了。

「另外甚麼呀？」她似乎很想知道。

「你也知道，我在政治上，說話是沒有甚麼力量的。今天我敢於試圖說服你，就只靠我姑姑的這封信。但是，這封信提到岑蕙時，又牽涉到我。我好意思給她看嗎？」

「難道你姑姑不知道你在香港已經有了女朋友？」

「這都是訛傳！人家傳說我的那位女朋友，其實就是我這位姑姑！」他苦笑起來。

「原來這樣！」她不禁笑了起來。「那麼，你對岑蕙是否有意思呢？」

「你何必問我這種問題呢？」他沒精打彩地說。

「我的問題觸動你心緒不寧嗎？」

「是的。將來有機會我會和你細談。但今天，我要談的卻是你的問題。」

她默然不語。

「不管怎麼說，」他懇切地說，「我認爲你的處境不太妙。你想想，你要到北京請願，結果怎樣呢？還不是不了了之！長遠的影響暫且不說，就說你將來的畢業分配，如果學校當局把你列爲搗亂學生，你會有好結果嗎？」

「這點，我也考慮過了，」她顯得從容不迫，「但是，我已作好了思想準備。只要我的出發點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將來即使不幸爲此犧牲了生命，我也會死而無憾。不過，我仍然相信，黨是不會那麼心胸狹窄，壓制一個普通黨員的不同意見的。」

「但是，我卻有不同的看法。你曾叫我多讀些歷史書籍，我照你的話去做了，結果發現，在政治上無辜受罪的例子，在歷史上是不勝枚舉的。事實上，甚至是最賢明的君主，也往往毫不猶疑地鎮壓一些有遠見的異見政治家。這些，你當然比我更清楚。」

「這些我都知道，」她堅毅地說，「正是由於我知道這些，我就更加無所畏懼。難道我作爲共產黨員，革命烈士的後代，還比不上封建時代的政治家，而害怕迫害或流放嗎？」

他知道她已下定決心，他已無能爲力。他默默地凝視著前面的江水，不禁黯然。

「你也不必過分爲我擔心，」她用手輕輕撥了撥她那被江風吹亂了的額前秀髮，「我會小心行事的。告訴你一件事，我們的中國問題研究社已經解散了。」

「那就好。趁現在局勢平靜，安心讀我們的書好了。」

「平靜？你感到現在平靜嗎？我倒感到有點窒息，這可能是暴風雨到來前暫時的平靜吧？」

「既然如此，你就更應退卻了。」

她沒有直接回答他，只喃喃地說：「這也好，如果我有甚麼不幸，或事實證明我走錯了路，也可以給後來者一個教訓，也許還是值得的！」她忽然舉目遠眺江面，面露笑容地說：「如果將來我平安無事，你，我，岑蕙，還有你那位才情高儁的姑姑，結成詩社，談詩論文，實在寫意！」

聽了她的話，他不禁眼眶一紅。他急忙站起來，要和她告別。臨別時，她和他握手，她久久沒有鬆開手。在人生的道路上，爲甚麼偏偏有這種令人惆悵的事發生呢？他鬆開她柔軟而有力的手，含糊地說聲「再見！」就匆匆離開了。

(十)

陳曉乾寒假回到香港時，丹芷已經返港多天了。闊別了一年半，大家感到格外親切，同時又感到有點陌生。

陳曉乾覺得，一別年半的丹芷姑姑，變化是很大的。從外貌來看，雖然她的打扮較前樸實，但卻更加風度盈盈，神采飛揚；從思想來看，她似乎已成了一位學者；從表達自己的能力來看，她則變成了位雄辯家。

「我真不敢相信，僅僅一年半的時間，竟會造就出你如今這樣的一個人來！」當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時，陳曉乾不無感慨地對丹芷說。

「人是受客觀支配的動物，我的變化純粹是客觀使然。」丹芷也有點感慨地說。「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分裂爲東西方陣營，互相虎視眈眈，局勢動蕩不安。你已決心在國內定居，我則在準備條件。在形勢如此逼人的情況下，我能不格外努力學習，努力認識世界，去努力調整自己的思想嗎？」

「你說得對，」他同意地說，「我感覺自己也變了。不過我的轉變似乎是在矛盾中產生的。」

「這是符合邏輯的。所謂變化，就是以新的思想代替舊的思想。」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當我接受新觀點時，我對它們一直抱懷疑的態度，而對自己否定的觀點，又往往捨不得與之徹底決裂，所以我就變得……」

「變得優柔寡斷起來是不是？」她打斷了他的話。

他點了點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從你的來信中，我看出你內心的矛盾，」她體貼地說，「我知道你是個十分正直的人，而且生性老實，重感情，容易被別人的觀點所左右，因此我才更加刻苦學習政治，以便將來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你真好！」他感激地說。

「不過，」她忽然憂愁地說，「我原以爲，當我提高了政治理論水平和分析能力以後，我們的思想就可以一致了。但後來我發現，這種估計是錯的。」

「是的，我收到你的兩封長信，也有那樣的一種感覺，但我仍然不明白爲甚麼會這樣。」

「原來一個人的政治理論水平的高低和分析能力的強弱，並不能完全決定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你有沒有發現：受同樣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教育而又在政治課考試中，同樣獲得優秀成績的兩個人，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有。在內地，這樣的情況很多。這大概是階級立場決定的吧？」

「但是，我所說的那兩個人，是出身於相同的階級。」

「那麼，這是爲甚麼呢？」

「這是由於觀察問題的方法不同，而造成觀察問題的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有些是階級意識造成，有些是受個人某種深刻的經驗所影響，有些是出於偏見，有些是受了欺騙，而有些則是莫名其妙。」

他恍然大悟，打斷了她的話說：「我，我想起來了！」

「你想起甚麼來了？」

「期考前，我曾跟林小春開誠佈公地談過一次。但是，我沒有說服她，主要是我們觀察問題的方法不同。她認為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所以她感到沒有不妥之處；而我則認為，按照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因此，任何民辦的政治組織，若不經黨組織批准，都是非法的。」

「讓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上來吧，」她說，「看來，我觀察問題的方法與中國正統的方法不盡相同；你呢？表面上似乎是適應了，但據我看，並非如此，你只是在思想上變得有點麻木罷了。」歇了歇以後，她用一種商榷的口吻說：「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和你都不大適宜在祖國定居。」

「你是說，我應當返回香港？」他有點吃驚地問。

「這僅僅是我近幾個月來研究中國政治所得出來的初步結論。我當然不是說現在你就回來，形勢許可的話，讀完大學才回來也不晚。」

「但是，你也知道，我是不願意給外國人做事的。去年香港發生右派暴亂，使我對此地更無留戀之意了。」

「我知道，國仇家恨，是你決心扎根祖國的原動力，」她說，「不過，你也不用焦急，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進一步觀察嘛！」

然後，他們談論起互相間私人的事。

「關於岑蕙，我的意見是否可行？」她一本正經地問。

「你是要我跟她談戀愛嗎？」

「我是這樣的意思。」

「你不是說，你對她將來的命運不看好嗎？你怎麼忍心要你的侄兒和一個薄命紅顏結合呢？」

「我不是有一句附加的話嗎？即：除非她離開中國。」她笑著說。

「你是要我把她帶到香港來？」

她點了點頭。

「你知道我是不會那樣做的。」他忽然轉換了語氣說：「岑蕙曾經談及我們的事。」

「她談及你我之事？這有甚麼好談的？」她雖然是不經意地反問，但從她的語氣來看，她是很想知道她談了他們些甚麼。

「她說：既然你和你姑姑的感情如此深厚，使你們對愛情失去了興趣，這種感情本身實際上就是一種變態的愛情。」他吞吞吐吐地把最後一句話講了出來。

「變態的愛情？」她的臉色突變，把頭低下來，似乎有無限的惆悵。

「姑姑，你又何必生氣呢？」他有點慌張起來，「這是她隨便說說的。」

「她到底也是個至察的人哪！」她喃喃自語。過了一會，她振作起來說：「曉乾，你不想聽聽我在倫敦的所見所聞嗎？」

他們相處了差不多一個月，最後決定繼續努力讀書，進一步的打算留在以後再作決定。

第九章 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二月 — 一九五七年六月底)

(一)

寒假後新學期開始的第三天，外文系舉行了一個學生辯論會，題目是：「農民生活苦嗎？」辯論會由系學生黨支部書記寇蓮娜主持。

寇蓮娜說：「同學們：最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出現各種言論，引起了不少爭論，其中一種言論是說共產黨只關心工人的生活，農民生活苦。我們有些同學來自農村，有些同學雖是城裡人，也曾到過農村，都可以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按照黨的一貫政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大家不必顧慮。」

第一個發言的是四年級學生伍廣元，他說：「我家在農村，因此我對農村的情況比較了解。我的家鄉是在湖北洪湖地區，向來是個魚米之鄉。土改後農民生活最好。近年來，由於搞了合作社，同時政府又加強對農民的糧油統購，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與工人的生活相比，確是有很大的差距。城市工人在解放初期的工資每月不過三十元，到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兩次評工資，工人的平均工資大幅度上升。據我所知，本市綿紡廠的女工，有月入過百元的。而我們鄉下最強勞動力的月入不過是十五元上下。我國的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工農的差距越來越大，必然會影響到工農聯盟，最後會影響政權的鞏固。」

接著是一年級學生袁喜旺說：「我入大學前是本省外貿部門的幹部，因工作需要，我得經常下鄉，所以對鄉下的情況也是了解的。土改後，農民獲得渴望的土地，所以生產積極性很高，生產逐年發展。但是，自從搞合作社以後，由於農民的思想水平還沒有達到這一高度，加上農民文化水平低，對管理集體經濟毫無經驗，因此，他們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這是我到過好多個鄉村親眼見到的事實。總的說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這種情況不僅源於目前的農業政策，也與中國農村在解放前連年戰亂有關。我認爲，政府可在放慢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基點上，用更大的力量去扶助農民。」

跟著是二年級一位同學發言。他的論點不甚分明，似乎是說，農民生活苦是事實，但工人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工人生活比農民好也是應該的。但道理何在，卻模稜兩可。

最後卜雲拿著發言稿發言，她說：「關於農民是否生活苦的問題，一九五三年在有關總路線的大辯論時，就已經出現過。當時梁漱溟提出所謂『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還說甚麼『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並不是要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要把工人的工資撥一部分給農民，其目的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去年以來，黨內外有不少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互相呼應，好像只有他們才代表農民，才知道農民的疾苦。至於我們黨中央，在他們看來，那是不代表農民的。江蘇作了一個調查：有的地區，縣區鄉三級幹部中間，有百分三十的人替農民叫苦。後來一查，這些替農民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裡比較富裕，有餘糧出賣的人。這些人的所謂『苦』，就是有餘糧。所謂『幫助農民』,『關心農民』,就是有餘糧不要賣給國家。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誰呢？他們不是代表廣大農民群眾，而是代表少數富裕農民。

「所謂農村政策『左』，就是說農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比農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農民多。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是靠農民自己努力發展生產。政府也大力幫助農民，比如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等等。我們的農業稅，包括副業的稅收，約佔農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八，很多副業沒抽稅。我們統購的糧食，是按照正常的價格。國家在工業品和農產品

交換中間從農民那裡得到的利潤也很少……」

陳曉乾坐在蘇厚永旁邊。蘇厚永輕輕碰了一下他的肘部，低聲地問：「你知道她的話是很有來頭的嗎？」

「甚麼來頭？」

「你沒感覺到她的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嗎？」

「有些例子和數字可能是從內部材料中抄來的吧？」

「不止這麼簡單。她的整個講話，都是引述毛主席在今年一月份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主席的講話？」陳曉乾吃了一驚，他想到近來有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和一些知名人士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以建議的形式，希望政府採取措施，改善農民的生活。他以爲黨中央會容忍這些言論。現在聽蘇厚永這麼說，他意識到，黨中央、毛主席是不能容忍這些言論的。

「……因此，」卜雲越說越起勁，「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真正承認和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都對黨的政策無限信賴，都忠心耿耿地爲實現黨的總路線而努力奮鬥。」

她的發言博得不少同學的熱烈掌聲，尤其是江一平，在大家的掌聲停止後，他的掌聲還辟辟拍拍地更加起勁地響著，引起了全場的注意。陳曉乾本能地向江一平這種露骨的拍馬屁行爲，投以鄙夷的一眼。

寇蓮娜宣佈辯論會結束，她總結說：「今天的辯論會開得很好。通過辯論，澄清了一些同學對農民生活的糊塗看法，有助於端正立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爲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而奮鬥。今後，我們將繼續開展這種活動。」

晚飯時，蘇厚永告訴陳曉乾，教工也在同時舉行同樣題目的辯論會，由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作正面發言。

「你是否注意到，辯論會都是由領導幹部作正面發言？」蘇厚永問。

「這有甚麼含義嗎？」

「也就是說，上級作出了佈置，要把這股風刹住。」

「讓他們發表議論，也無傷大局呀。」

「我曾經告訴過你，去年的匈牙利和波蘭事件，影響到中國，有不少地方出了亂子。看來黨中央要各單位的領導人、第一把手親自出馬，組織辯論會，把社會上各種謬論批駁倒，以穩定人心，避免出現類似匈牙利事件的大亂子。」

「這種辯論會發展成一場政治運動嗎？」

「很難說。如果事態向壞方面發展，肯定會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然後他關心地說：「你要小心，沉默雖然顯得有點被動，但對於應付政治問題來說，往往是主動的基點。」

(二)

自上周各系開過師生辯論會，由領導親自發言以後，整個學校的政治氣氛似乎又緊張起來了。陳曉乾想，難道林小春說對了：這是暴風雨到來前暫時的平靜？

這幾天來，省黨委第一書記、省委宣傳部長、市黨委第一書記都在省黨委和市黨委辦的報紙上發表長篇文章，論述解放以來本省、本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今天學校又召開全校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討論會由學校黨委書記宋光輝主持。其實，這是個一面倒的討論會，因爲只有各系的黨支部書記作正面發言，卻沒有對立面。

各系黨支部書記發言完畢，宋書記就請到來參加大會的省黨委第一書記講話。省黨委

第一書記的講話比較簡短，他肯定了各系黨支部書記的發言，勉勵學生們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擁護共產黨，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要相反。

最後由宋書記作總結發言，他的發言實際上是學校解放以來的工作總結。他列舉了解放後在教師思想改造、師生參加土改和民主改革，院系調整和批判胡風集團的各項活動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以及學校工作的發展，學生人數的增加和教學質量的提高的具體數字，來說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教育戰線也和工農業戰線一樣，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他最後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我們在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但和成績比較起來，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之比，對此，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只有這樣，我們每一個人才能在黨的領導下，信心百倍地把我國盡快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散會時，陳曉乾看見寇蓮娜向他走來，問他：「現在有空嗎？

他點了點頭。

「我有事找你。」

於是兩人並肩走著。

「甚麼事？」

「路上不方便談，我們找個清靜的地方吧。」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他說著，就領著她朝北門走去。

來到江邊的草地上，兩人面對著江水坐了下來。

「這裡倒十分幽靜，你是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她望了望開始發芽的柳葉，以及悠悠流過的江水。

「前次我偶然來到這裡，想不到遇見林小春。」他一時忘情，脫口而出地說。

「遇到林小春？甚麼時候？」她的反應如此之迅速，聲音如此之突然，陳曉乾不禁吃了一驚。

「是在……」他口吃地說，終於撒了個謊，「在那次跟你談話之前。」說完這話，他又感到羞愧：他為甚麼要怕她！

她的臉色立刻柔和了下來。「我看，林小春已經泥足深陷了！」

「他們不是解散中國問題研究社了嗎？」

「是的，他們在學期結束前一段暫短的時間停止了公開活動，也宣佈解散中國問題研究社，但實際上他們是在重新部署，作好準備，等待時機，以便東山再起。果然，開學後，他們又活動起來，給黨委寫了長信。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更加鮮明了。他們在系一級的辯論會上大放厥詞，但在學校召開的討論會上，他們卻拒絕出席。」

「他們為甚麼拒絕出席呢？到全校性大會發言，不是影響更大嗎？」

「因為學校要審查他們的發言稿，他們不同意。」

「省委不是同意他們的發言稿不必受審查嗎？」

「是的，他們就是抓住這一點。但是，」她忽然把聲音放低，「這是在中央下達新指示之前。」

「中央有新指示？」

「是的。我今天單獨找你，主要是要告訴你有關中央的新精神。不過你得保密，這個內部消息只傳達到省一級幹部。」

「這個我明白。」他感到自己很幸運，有寇蓮娜這樣一個權威的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如此關心他，使他能在這個政治性非常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安然無恙；但他又有點惶恐不安，他知道寇蓮娜雖然已經結了婚，但似乎對他一直存有絲絲愛意。

「毛主席在最近一月的省委書記會議上說：『學校裡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

據調查，我國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在一部分大學生中，哥穆爾卡、鐵托和卡德爾很吃得開，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

「他們以幫助共產黨克服缺點的方式提建議，也算是犯罪嗎？」

「你且聽下去。毛主席還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你自己分析分析，這句話包含些甚麼意思？」

「那我倒有點糊塗起來了，」他搔了搔頭，不明白地說，「毛主席歷來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提出百家爭鳴時，似乎也沒有要辦罪這一條。」

「咳，政治上你還幼稚！」她笑了一下。「那好，我再給你洩露一個內部消息：毛主席剛剛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爲《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他在論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時，提出了六條辨別政治上的香花和毒草的標準：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毛主席說，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但是，爲甚麼不公佈這六條準則呢？」

「現在時機還未成熟。」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有些人仍然可以把你的善意建議硬歸到六條標準的否定方面的。」

「所以，你就得格外小心了。不久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政治風浪，你要嚴格按照這六條標準辦事。有甚麼建議，等大風浪過後再提吧！」

「謝謝你的關心！」

「不必謝！我在政治上幫助你，你在其他方面，包括精神上幫助我，我們互相幫助嘛！還有，」她加重語氣地說，「你不要再跟林小春和岑蕙她們來往了，到風浪過後才決定是否要再找她們吧！」

陳曉乾沒有做聲。

「同時，」她繼續說，「你入團的問題也要暫時擱置一下，暫時也許不會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團員了。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放在以後！」她深情地說：「來日方長啊！」

他不禁一怔。此時她已站了起來，輕聲地說：「暮色蒼茫，我們回去吧！」

(三)

五月一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上，刊登了四月二十七日作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從革命的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正處在一個新的激烈偉大的變革中，社會的關係根本變化了，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隨著變化。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要能夠進一步地更好地領導全社會的改造和新社會的建設……爲著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而奮鬥，必需同時改造自己。但是，黨內有許多同志，並不了解或很不了解這種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又因爲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在執政的地位，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

志就容易採取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而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指示》的下面是一則新聞，報道中央國家機構的黨委已經決定馬上進行整風運動。

外文系學生黨支部突然召開擴大會議，有部分黨外積極分子被邀請參加。陳曉乾也被邀請了。班上被邀請的只有蘇厚永和陳曉乾。他知道，這是寇蓮娜的「恩賜」。

會議由寇蓮娜主持。她今天穿起褪了色的藍色幹部服，態度嚴肅。她說：「中央最近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一次整風運動，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所以要好好整頓黨員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按照中央規定，歡迎黨外人士幫助黨組織整風。在整風中，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採取一棍子打死的辦法。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

「我們黨支部有六名黨員。我和支部的全體同志歡迎黨外人士大膽幫助我們整風。今晚來開會的都是積極靠攏黨，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希望你們在幫助黨整風中受到鍛練，把自己的思想往上提高一步。」

散會後，陳曉乾對蘇厚永說：「怎麼黨內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呢？以前沒有聽到風聲。你大概聽到吧？」

「沒有。我也感到突然。」蘇厚永搖了搖頭。

陳曉乾說：「會不會……」但他忽然頓住了。

「會不會甚麼呀？」

「不說了！多說多錯。」

後來，蘇厚永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點了點頭說：「這也可能。不過，只要小心謹慎，也沒有甚麼可擔心的。政治鬥爭，黨中央講究策略是對的，我們老百姓，也要講究策略，否則被流彈擊中，就不值得了。」

「前幾天，寇蓮娜已告誡我要小心從事了。」

「你的確是個幸運兒。有我和她在你身邊提醒你，如果你在政治運動中還要摔跤子，那就說不過去了。」

「那麼說，我還應該立功了。」

「那倒不一定。是否應該立功，要由個人的思想水平、政治態度以及性格而定。我自知自己是立不了功的，但可保不犯錯誤；至於你，照目前的情況來看，也和我差不多。我是性格決定，你是性格和思想水平兼而有之。」

「你說得有點玄，可否說得具體些？」

「這不是我們應該深入討論的問題，以後你自當明白。」他意味深長地說。

回到宿舍，陳曉乾收到丹芷姑姑從英國寄來的信，她在信中說：

近來所接觸到的各種材料表明，當前，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十分尖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在過去幾十年間，斯大林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赫魯曉夫集團稱之為「個

人迷信」或「個人崇拜」，是不無道理的。然而，這卻引起了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大混亂，其影響對於歐美各國的共產黨內部尤其嚴重，使許多老黨員、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紛紛宣佈退出共產黨。就是對於東方和東歐已經掌握了政權的各國共產黨內部來說，其影響也是嚴重的。匈牙利和波茲南事件，應該也是蘇共二十大帶來的嚴重後果之一。這點，我後來才察覺到。

資本主義陣營利用這一形勢，乘機煽動，掀起了兩次反共大風潮，致使各國共產黨內部人心浮動。材料顯示：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受到了衝擊，因此，進行內部整頓在所難免。你生活在中國，你對這個問題本應更有發言權。然而，我也知道，你作爲普通群眾，是不了解外部世界發生的事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及早作好思想準備，無論發生甚麼事，你都應置身其外，切記切記。我不在你身邊，所以不能隨時提醒你，但是，當你碰到政治上的大問題時，只要你記住我這句話，也就等於我在你身旁了。

丹芷的警告來得多麼及時啊。雖然寇蓮娜和蘇厚永都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但丹芷的話最爲銘刻在他的心中，他對丹芷的敬愛，由於近來對她越來越欽佩，而進一步加深了。

他忽然想起他的好友林小春和岑蕙來。他是否要作一次最後努力，去勸說她們呢？然而，他想到上次與林小春的談話，想到寇蓮娜談及她的最近活動情況，他知道，她也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處境，看來她已鐵下一條心，不惜作出個人最大的犧牲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對於她，怎麼勸說也是徒勞的。至於岑蕙，自上學期末學校戲劇社自動停止活動以來，至今仍未恢復活動，看來也不會恢復了。自此，他就沒有見過她了。她與林小春不大相同，她喜歡單幹，而且，到目前爲止，她還沒有甚麼公開的活動。然而，他了解她，她內心深處蘊藏著一股反叛之氣，時機成熟時，她一定會不顧一切地把它爆發出來，她不是向他表示過她可能會遭受到不幸嗎？除了丹芷姑姑之外，她是他最願意親近的女孩子了。他決定設法說服她。

(四)

卜雲在文體活動時間邀請班上同學向她提意見。除了岑常超、曹柏年和謝振賢三人外，大家都參加了。陳曉乾發現寇蓮娜也沒參加。

卜雲對大家說：「爲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我誠心請同學們多提意見，怎麼尖銳的意見都可以提，我保證絕不會打擊報復。」跟著她羅列了自己的一些缺點，如她進校兩年多來，還沒有找班上每一個同學談心，所以有點官僚主義；她較喜歡接近團員和要求入團的同學，而不太願意接近那些後進的同學，所以帶有宗派主義的傾向；有時，她偏聽偏信班幹部的話，所以有點主觀主義。

放火燒身完畢，她懇請大家向她提意見。蘇厚永照例當記錄員。

打頭炮的照例是黃有爲，他說：「古語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你作爲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又是共產黨員，掌握著班上的大權，本應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但事實卻不然，你最喜歡聽奉承你那些人的話，有時弄到是非不分。例如，分派電影票和學校發給班上到外邊看戲的招待票等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們普通群眾的話，你總是愛聽不聽，好像你是個大官！」他忽然停住了。陳曉乾看見他的女朋友鄭美寶用手指捅了兩下他腰部。

照例又是趙水生跟著發言：「有一件事我本來不想再提，如今既然要求我們幫助黨員整風，我也不妨舊事重提了。去年上級號召我們寫慰問信給建築蘇聯展覽館的工人，爲甚麼我們大家寫的信一定要經過張妙嫦過目、修改呢？她因爲是團員，政治理論水平就一定比所有的非團員爲高嗎？她的政治課從來沒拿過合格以上的成績！我信上寫『此致

崇高的敬禮』，她一定要改成『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禮』，難道不加上『革命』二字就不革命了嗎？我《中文寫作實習》課的考試成績是優等，但我的文章卻要由一位作文成績勉強合格的人任意修改，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你不能這麼說！」江一平看見張妙嫦低下頭，十分委屈的樣子，就搶著發言，「你知道張妙嫦是團支部的組織委員嗎？把學習成績代替組織原則，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按照你的說法，我們學校的黨委組織部長，應該由中文系的李添勝教授來擔任了。」

「你這是強辭奪理！」趙水生大聲地說。

「馬屁精！」黃有爲冷冷地說了一句。

「好，我記住，這是你說的！」江一平也不示弱，「你這是污蔑卜雲同志，是藐視黨的領導！」

「還有甚麼大帽子嗎？」黃有爲再冷笑地說了一句。

「請大家冷靜點！」何家昌說，「按照中央指示，幫助黨整風，尚且要和風細雨，同學們之間的爭論，就更加要心平氣和。」

陳曉乾明白，何家昌是在爲卜雲說話。

「讓我來說幾句話，」唐尤麗說，「卜雲同志並不是脫產幹部，她還有和我們一樣繁重的學習任務，所以並不是甚麼事都經過她的，因此有些責任不應由她負，例如剛才提到寫慰問信給建築蘇聯展覽館的工人的事，就不是她管的，是系團總支直接向張妙嫦佈置的。」

「不管怎麼說，如果團員出現了缺點和錯誤，我作爲團支部書記，應首先負責任。」卜雲說。

之後，大家不再說話了。過了一會，卜雲笑著對陳曉乾說：「陳曉乾，你有甚麼意見嗎？」

「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意見，」陳曉乾靦腆地說，「我希望你以後抽空和我談談我的思想問題。」

散會後，蘇厚永問陳曉乾：「你剛才給卜雲提了個意見，內中有甚麼含義嗎？」

「我申請入團已有兩年了，卜雲除了開始時和我談了幾句話以後，就一直沒有找我談過話了。我剛才的意見，是希望她能多些關心我的政治進步。難道有甚麼不妥嗎？」

「沒有甚麼特別不妥之處，」蘇厚永說，「在這種公開場合，不發表意見則更好。」

「她點名要我發表意見嘛！」

「這就是考驗你的地方，」蘇厚永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別人請你表態，你能控制住自己，那麼，你在政治上就基本成熟了。」

「你的話很有道理。」陳曉乾同意地說。「但是，我懷疑她對我有甚麼看法，否則她是不會對我申請入團的事不聞不問的。」

「這你誤會了她了，」蘇厚永解釋說，「她倒有幾分怕你呢！」

「你這話怎麼說？」

「你不要以爲她平日對你嚴肅，就是看不起你，有時一個人會用外表嚴肅來掩蓋自己心虛。在學業上，她知道不能跟你相比，在政治上她當然比你強得多，但你有寇蓮娜的強力支持，爲此，她對你應採取甚麼樣的態度，那就費煞思量了。她並不是不關心你入團的問題，你也知道，你有些事，現在還沒查清楚。」

「當然我並不是逼她，我只是提醒她罷了。」陳曉乾說。

「我還是要勸告你，你千萬不要爲你入團的問題，向黨團組織提意見。以往也有不少人爲此而犯錯誤。」

「這我也知道。」

(五)

從五月八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一連幾天邀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人民日報》天天都刊登他們尖銳批評共產黨的發言。

報章上開始報道省、市黨委有關部門召集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以及學者、專家開座談會，請他們提意見。報章詳盡地刊登了每一個人的發言。在這些發言中，有些意見是很尖銳的，有些則模稜兩可，有些則不同意別人所提的尖銳意見，不過後一種人卻很少。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對中國作家協會作了題爲《解答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幾個問題》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鼓勵人們在幫助黨整風中大膽提出批評：「講反革命的話也不見得就是反革命分子。」

原來說只是邀請黨外知名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現在變成「開門整風」。在這一形勢影響下，學生的學習氣氛大大地鬆懈了下來，教師也不像以前那麼認真教學了，他們一般都不大佈置作業了。

下午文娛時間，外文系黨支部在系辦公室召集學生向它提意見。這個提意見會是自由參加的。陳曉乾和蘇厚永也參加了。

會議由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主持。

四年級一位男同學第一個發言：「我向系主任馮靜宜教授提些意見：她作爲系主任，上課時只顧耕耘，不問收穫，學生學得如何，她從不過問。她也從不找學生談話，徵求他們對系工作的意見。我進校差不多四年了，上個月在街上碰到她，跟她打了個招呼，她竟問我是哪個系的；還有更好笑的：我們班的陳國開，因患腎炎去世已有半年，但她上課提問時，還糊裡糊塗地照她手上的學生名單叫陳國開的名字。她作爲系主任，我們不可以向她提出更高的要求嗎？」

另一位四年級學生接著說：「馮靜宜主任表面看起來是個書呆子，實際上是個官老爺。去年，我們班的桂照灶同學因考試三科不及格，系裡要他退學。桂同學是貧農家庭出身，家中已沒有了甚麼親人，他要求馮主任讓他跟班讀完四年級，不要畢業文憑，但馮主任卻沒有半點同情心，嘶嘶喝喝地把他趕走，說他回鄉耕田比學英文有用。他已經讀了三年大學，又何必一定要這麼爲難人呢？」

「同學們，」高菲菲說，「今天是請大家來向系黨支部提意見的。馮主任不是黨員，她的問題是不是以後另找個機會談？」

「但是，我還是要向馮主任提個意見。」一位三年級學生說。「我們班一位黨員同學，上學期也是三科考試不及格，按照規定，他也應該和桂照灶一樣，退學回家。但馮主任卻認爲他是黨員，思想好，而保了他過關。爲甚麼黨員和非黨員不是一視同仁呢？」

「好，我記下你們的意見，轉告馮主任，」當記錄員的黨支部組織幹事鄒光燦說，「但是，我們這個會的目的，還是請大家向黨支部提意見。」

「你們爲甚麼不放火燒身呢？」三年級一位同學大聲地質問。

「我們準備作公開檢討，爲此，我們先請大家向我們提意見，揭發我們的缺點和錯誤，以便使我們的檢討更深刻。」高菲菲答道。

「你們想蒙混過關！」一年級復員軍人黃炳寬站了起來，「你們在批判黨外群眾時不是歷來主張當頭棒喝，使人猛省的嗎？爲甚麼現在輪到你們整風了，就那麼閃閃縮縮呢？我先向范書臣老師提個意見：你是共產黨員，又是系副主任，本應團結廣大教工，爲實現黨的教育方針而努力，但你卻不然，你處處抓教師的辮子，以便你打擊他們，來提高你自己！再者，你老子是個開明地主嗎？解放前不是，土改時也不是，爲甚麼你入了黨

以後，他就成了開明地主呢？」

「你這是污蔑，是挑撥！」范書臣勃然大怒。

「范老師！」高菲菲說，「請冷靜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

范書臣才勉強壓下怒火，板起面孔，不再做聲了。

蘇厚永低聲問陳曉乾：「你剛才有沒有注意到，范老師聽到別人提馮主任意見時的表情？可高興哩！」

「范老師最喜歡拉攏學生作他的代言人！」黃有爲說，「你當我們班主任時，就時常要我們到你家，向你匯報各教師的教學情況，啓發我們抓他們的小辮子。你收集他們的材料向系黨支部匯報，以表示你靠攏組織。你是踩在別人的脖子爬上去的！」

「你猜黃有爲爲甚麼對范書臣老師這麼氣憤？」蘇厚永又問，「因爲范老師曾勸說鄭美寶，叫她不要跟他談戀愛，因他的父親是資本家。」

隨後同學的發言都集中在范書臣身上，也有少數同學提高菲菲意見的，主要是說她工作浮在上面，不深入學生之中。

第二天早上看報，陳曉乾才知道，省委第一書記於前一天下午來過學校，讓各系叫了一兩名教授到大禮堂開座談會，請他們幫助省黨委整風。外文系的顧大可、羅承芳也被邀請參加。

報章對各位教授的發言都作了詳細的報道。

總的來說，教授們的發言都較客氣，但提出的意見，比起學生來，卻深刻得多。總的調子是，教授們希望省委派有專業專長的黨員幹部到各系擔任領導，因爲目前各系黨支部的領導，多數是外行人士。他們舉出了不少外行鬧笑話的例子，例如，物理系的黨支部曾規定教授們每天坐班八小時，有些老教授就要求系領導，每天早上派汽車給他們運送書籍到辦公室，下班時又把書本送回他們家，後來因行不通才取消了坐班制。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文系鍾昌教授即席所賦的一首詩，中心意思是說，知識分子一身傲骨，最不喜歡交際，最怕與官打交道，因此當權者應主動禮賢下士，而不要等知識分子靠攏。鍾教授曾給學校戲劇社當顧問和上戲劇原理講座課，他對學生挺友好，陳曉乾跟他比較熟，所以當他讀到他的詩時，暗暗吃了一驚。

「鍾昌教授的詩寫得真好，真真正正表現出我們知識分子的骨氣！」黃有爲把臉轉過來，對陳曉乾說。陳曉乾不敢答他，低著頭假裝看報。

過了一會，黃有爲站了起來，拿著報紙，走到蘇厚永跟前說：「你看了鍾昌教授的詩了嗎？」

「看了。怎麼樣？」

「你覺得他這首詩怎樣？」

「這首詩流露出作者對黨的不滿情緒！」蘇厚永嚴肅地說。

「何以見得？」黃有爲不以爲然地問。

「他的詩是說，他是一副嶙峋骨，不願跟黨打交道，對黨的幹部敬而遠之。他把黨的領導放到哪裡去了？」

「劉備尚且能三顧草蘆，請孔明出來相助，難道共產黨就不可以禮賢下士？」黃有爲反問。

「黨要禮賢下士是一回事，他對黨採取這種態度又是另一回事。」蘇厚永下結論說：「總之，這不是一首好詩！」

黃有爲還想跟他辯論，他卻收拾起書本，對陳曉乾：「走吧，上課的時間快到了。」

（六）

上午，陳曉乾看見校園裡當眼處貼出大海報，內容是學校戲劇社特別邀請著名作家陳半閑，下午來校作有關文學藝術問題的報告。陳曉乾心想：我還是戲劇社的常務理事呀，怎麼有活動都不通知我？

午睡起床，陳曉乾約蘇厚永同去聽聽，但蘇厚永說要寫回信給他的女朋友，向她指點政治迷津，他只好一個人去。

講座報告會由岑蕙主持。她似乎消瘦了些，頭髮也沒有怎麼梳理。

陳半閑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皮膚微黑、瘦削，穿一套很舊的西裝。陳曉乾想起，他是個華僑作家，解放初期才回國。

陳半閑講座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形象。

他認爲：「在社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多半是反面人物或中間人物，正面人物幾乎沒有。事實上，知識分子的形象很少出現在社會主義的文藝中，原因有：一，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對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口號，而傳統觀念的傳播者就是知識分子；二，知識分子歷來是經濟上不能獨立的階層，因此是個幫閒的階層，仰別的階級鼻息求存，一旦不爲統治階級所用，就連乞丐也不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在舊社會所依附的所有制已經不存在了，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歸順無產階級，毛主席稱之爲『樑上君子』，所以不能在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中充當主角；三，文學藝術主要是由知識分子從事的，即使是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也主要是由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從事的，而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以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是極不適宜的，事實上他們也不敢寫，我就沒有勇氣寫今天的知識分子。清朝的吳敬梓寫過《儒林外史》，這恐怕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獨一無二的了，但知識分子卻成了反面人物、嘲笑對象。」

但是，他又說，知識分子歷來是政治鬥爭的替罪羊，著名的如屈原、晁錯、賈誼、柳宗元、蘇軾等等，就連金聖嘆這個一介寒儒，也不能倖免。

他又說，在社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不是完全不可以寫，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但在描寫這些人物時，他們卻不是以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而是以革命家的面目出現。

所以，他的結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知識分子不應該寫，不好寫，尤其是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

他發言的時間僅一節課。之後，他表示願意回答聽眾提出的問題。

「你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滿意還是不滿意？」一名戴眼鏡的女同學站起來問他。

「有滿意的地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從容不迫地回答。「黨的文藝政策強調對社會的教育作用，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我國過去嚴重存在的毒害人民群眾的壞作品，已經消聲匿跡。這是應該肯定的。但仍然存在宗派主義和公式化的傾向。」

「你剛才的講話，似乎是要求黨改變一下方針，把知識分子與工農兵英雄形象相提並論，是不是？」

「我絕無此意，」陳半閑鎮定自若地說，「文學藝術是反映生活的，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既然是被改造的一種中間人物，又怎能充當主人翁呢？」

「就是說，你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滿了？」一位校黨委宣傳部幹事問道。

「我本人沒有這種情緒。應該說，我很滿意。我們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在元朝，人分十等，知識分子排第九，乞丐排最後，即所謂『九儒十丐』。在我們這個社會，人雖不分等級，但也有十種：革命幹部、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資本家、富農、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知識分子排第五，難道我們還能不滿意？」

陳曉乾聽見旁邊有人說：「這位先生其實是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一肚子氣，所以說

的盡是反話！」

「可能這是他的真心話呢？」有一個人答話說，「聽說他去年才加入共產黨。」

「你是黨員作家，請問，現在共產黨正在開門整風，你是來引火燒身，還是來點火的？」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李迎迎。

「兩者兼而有之。」

「你認爲點火、放火燒身最好的形式是甚麼呢？」有人大聲地問。陳曉乾覺得聲音很熟，定睛一看，原來是汪達生。

「是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鳴放加辯論會的方式，」他說，「我不主張採用只有你說，而沒有我分辯一面倒的方式。」

「你們以前不是採取一面倒的方式的嗎？」汪達生忿然地說。

「那麼，你認爲應該採取何種方式爲合呢？」作家反問。

「大鳴、大放、大辯論！」汪達生大聲地說。

「還應加上大字報！」另一個學生狠狠地補充一句。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陳半閑笑了笑，「可惜這不是你們的發明創造，前幾天報上已報道過這種建議和要求了。」

這時，人們議論紛紛起來，有些人開始散去。

「同學們，」岑蕙放大嗓門說，「我們這個講座課到此結束。陳半閑同志給我們作了一個極富啓發性的文學專題講演，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感謝他！」

人們隨著辟辟啪啪的稀疏掌聲逐漸散去。

陳曉乾在大禮堂門前等著。當岑蕙把陳半閑送上汽車開走之後，他走了上去。

「岑蕙！」他親切地叫了一聲。

「陳曉乾！」岑蕙十分高興地迎上前來，「我知道你一定會趁這個機會來找我的。」

「你有空嗎？」陳曉乾問。「我想和你好好談談。」

「今天我也是打算跟你談談的。」她笑了笑，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

他把她領到馬崗坡。兩人找了張長凳坐下以後，陳曉乾就拿出丹芷的那封信來。

「我想你先看看我姑姑前些時候寫的這封信。」他說。

岑蕙一口氣讀完信後，不禁讚嘆地說：「真是個現代才女，在林小春和寇蓮娜之上！」

聽見她這麼稱讚他姑姑，他不期然感到心花怒放。「你這話怎麼說呢？」

「爲甚麼我說她是現代才女呢？因爲她擁有各方面最新的資訊，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去研究和分析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身在其中的人永遠得不出來的，或不能完全得出的。林小春、寇蓮娜和我的政治理論觀點，都帶有片面性，其所以如此，首先是未能擺脫所處環境的政治因素所左右，另外是孤陋寡聞。不過，即使有第一手資訊材料擺在我們面前，以我們的外文程度，又能讀懂多少呢？你姑姑至少精通英、法、德文吧？」

陳曉乾點了點頭，並補充說：「她還掌握西班牙文。」

「所以說，她是個現代才女。」

「她對你們三個人的評論，你有何意見？」

「應該說，她的眼光是十分銳利的，尤其對寇蓮娜。她對林小春的看法也是一針見血的，儘管我並不完全同意說她很可能是個曇花一現的人物。」

「對你的評論呢？」

「其實她並沒有怎麼評論我。」她似乎想避開這個話題。

「不，她寄予你的同情是最深厚的。」陳曉乾說。

她的雙頰飛紅起來，她立即低下了頭。過了一會，她感動地說：「你姑姑有一顆偉大的慈愛心！」跟著，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我還是勸你下定決心，拿出勇氣來，把你們的姑侄感情轉化爲男女之情。在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你愛的姑娘就是你姑姑了。你也

很應該使她終身幸福。至於我，只是深深扎根於祖國土地上的一株頑草罷了。有機會時，請代我感謝她的深情厚意。」

「我會的。」他忽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惆悵。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嗎？」

「最初認識你時，有點這樣的感覺，但後來交往多了，慢慢感到你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你要干預政治，正是由於你對生活的熱愛。」

「十分感謝你的理解！」她臉上浮現出一抹幸福的笑意，「你是第一個對我說這番話的人。你也算是個知音了。」

「但是，」他感到榮幸之餘，不禁問，「自從上次演出《櫻桃園》以後，爲甚麼你就似乎不大想理睬我了呢？你甚至以學校戲劇社的名義請陳牛閑來講演，也不通知我。」

「你怪我？」看見他沒有做聲，她繼續說：「我這一切都是爲了你好。」

陳曉乾感到意外。

「這個你還不明白？」她幽幽地說，「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樣，有一顆濟世之心，要不，你就不會回來唸書了。我也知道，你生長在香港那個殖民主義社會，加上國仇家恨，你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壓倒一切的。是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因此，你時刻擔心，對黨的政策作過多的挑剔，會影響黨的威信。誠不知，任何一個政黨或領導集團，無論其路線如何正確，只有具有聞過則喜的量度，才能取信於人民，把治理國家的工作做得更好。事事怕影響威信，最終一定會走向獨裁！」

陳曉乾感到一陣面熱。「但是，在林小春、你和我姑姑的幫助、啓發下，我的思想已經有所轉變了。你和林小春的崇高理想，我是萬分景仰的。我所希望你們的，只是要十分講究策略。」

「我知道，你我之間存在著策略上的分歧，但更主要的是，我認爲你是個才華出眾的青年，你不應該受到摧殘；何況，在大西洋彼岸，還有一個那麼出類拔萃的姑娘在等待著你！現在你該不怪我了吧？」

「你真好！」他情不自禁地說，「但是……」

「你不必說了！」她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有一件事求你。」

「請說吧。」

「我有一種預感，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即將到來。我以前所寫過的文章和言論，很可能是這場風暴打擊的對象，現在我只有勇往直前！當然，我對黨中央還抱有很大的希望，也相信它有聞過則喜的量度。但世事甚難逆料，我也可能會含冤而死。」她臉上忽然出現一種使人捉摸不定的表情，「你曾經對我說過，你將來立志要當一個文學家。你可否在你的作品中，還我的本來面目？」

「你別傻想啦，怎麼會呢？」

「假如會呢？」她那雙明亮的眼睛，忽然彷彿蒙上一層薄霧，怔怔地看著他。

「好，我答應你。」

「謝謝你，謝謝你！」她的聲音有點嗚咽起來，說著，她從她的皮夾子中拿出一張照片來，遞給他，說道：「這是我的近照，送給你留念。」她站了起來，含著眼淚含糊地說聲「再見」，就轉身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看著她在暮色中逐漸消失的背影，想起丹芷姑姑的話：「你喜歡和欣賞的人，卻不便與之密切來往……這可能就是所謂政治吧？」不禁呆若木雞。

(七)

根據小道消息，受中共中央統戰部不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的鼓舞，北京大學的學生

於五月十九日開始把大字報張貼在校內的「民主牆」上，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並紛紛成立各種名稱的學社，北大的「民主廣場」，成了學生激昂地發表各種政見的論壇。

於是，全國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S大學的學生開始自發地在校園各處張貼大字報，向學校黨委和各系黨支部提意見，較多的似乎是批評學校領導壓制民主，不認真創造條件開門整風。

同時，各種學社也紛紛宣佈成立，例如甚麼「百家學社」、「爭鳴學社」、「人民學社」、「魯迅學社」，等等。

晚上，這些學社的成員在校園的中心廣場和各個操場發表演說，人來人往，十分熱鬧。講演者慷慨陳詞，有時更熱淚盈眶，都自命是針砭時弊，爲民請命。到後來，有人出來跟他們辯論，但在多數情況下，寡不敵眾，氣勢不足，常被擊敗，悻悻然離去。

聽說中心廣場晚上如此熱鬧，陳曉乾約了蘇厚永晚上到該處一行。

果然是事實。天剛入黑，中心廣場的舞台上已汽燈高掛，舞台下的廣場人頭聳動。當他們走近看時，只見舞台中橫額上寫著「發揚五四革命精神」，下款是「百家學社自由論壇」，兩旁對聯寫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咳，也許比得上倫敦的海德公園熱鬧。」蘇厚永說。「不過，我不曉得那『風聲雨聲』的對聯出自何處？」

「是明末文學家、抗清將領陳子龍和夏允彝組織的『几社』的座右銘。不過，用在此時此地，則甚富寓意性。」陳曉乾說。

忽然看見林小春走到台前。她似乎清減了許多，細小的腰肢，現在可以與李迎迎比美了，但她神采奕奕。

她在前台站定以後，就用堅定的語調開始說話：「同學們！教工們！我現在代表百家學社發表演說，我演說的題目是：絕對權威對誰有利？」

這是個多麼尖銳而嚇人的題目啊！在當今社會，她竟能想到這樣的題目，所以聽眾一下子都屏息以待。

「教師們！同學們！甚麼叫絕對權威？絕對權威源於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又源於專制制度。社會主義與個人崇拜是水火不容的。但是，爲甚麼蘇聯和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個人崇拜呢？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爲甚麼又沒有這種現象呢？原因是：在蘇聯，沙俄的封建意識根深蒂固，而中國、朝鮮和越南本身原來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或殖民地社會。」

「對個人崇拜要有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有人在台下打斷了她的話。陳曉乾循聲看過去，原來是江一平。他氣呼呼地繼續說：「對革命領袖，對革命導師，我們就是要無限崇拜！對於剝削階級的專制獨裁者，我們就是要堅決打倒！」

林小春並不生氣，她微微一笑，繼續說：「個人崇拜對甚麼人有利呢？在我們作出結論前，先作一些分析：個人崇拜歷來是一些爲了達到個人目的的人的一種手段，其真正最終目的，是要人家崇拜他自己。斯大林在生時，赫魯曉夫不是把他稱爲親生的父親、勞動人民的救世主嗎？但是，當他上了台，就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們的黨中央也說斯大林的功過是七三開，可見斯大林也不是絕對權威。

「個人崇拜、絕對權威也是各級官員壓制人民群眾監督的擋箭牌，也是愚民政策的一種手段。在絕對權威下，誰還敢有自己獨立思考的思想？這樣，言路就會被扼殺，思想就會閉塞，社會就會倒退。個人崇拜還有一個極大的害處：如果最高當權者熱衷於被人崇拜，他就會變得專橫跋扈，好大喜功，甚至昏庸無道，受奸佞之徒左右，殘害忠良。這樣的例子，在我國的歷史上是多不勝數的，較近的例子是清朝的慈禧太后。中國近一百多年來，國弱民窮，她就是罪魁禍首！這樣的教訓，我們不應記取嗎？」

她越說越激昂，越加滔滔瀚瀚。陳曉乾發現她的一雙秀眼在燈光下閃爍著。他定睛細看，原來是淚光。

「她的確是才氣橫溢，」蘇厚永嘆了一口氣，「可惜……」後面幾個字就含糊不清了。

台下的聽眾一片沉靜，陳曉乾似乎聽到人們的呼吸聲。是的，她的話多麼有說服力啊！他曾經聽過她就個人崇拜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不過沒有這次那麼鮮明和有系統性。

突然，人叢中又爆發出一個力竭聲嘶的聲音：「你這是無中生有！」江一平在自己的頭上揮舞著雙手，「我們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說的個人崇拜！」他突然轉向群眾，號召地說：「同學們！此人的政治背景很成問題，她的家人一定是被人民政府鎮壓了，所以她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知情者應勇敢站出來揭發她！」

「讓我來揭發！」台後面走出一個人來，原來是董志強老師。「據我所知，這位林小春同學是位烈屬，而台下發言的那位江一平同學，倒是富農家庭出身，他爸爸在土改中被農民鬥爭過。」

人叢中發出一陣陣噓噓聲。江一平把頭一低，灰溜溜地逃跑了。

這時，有一個人跳上舞台，大聲地說：「我不管甚麼絕對權威，甚麼個人崇拜，我主張的是絕對自由！」原來是汪達生。

「這個流氓分子，也打著自由的旗號呢！」蘇厚永忍不住笑了起來。

「請問，你所鼓吹的絕對自由是甚麼呢？」林小春問道。

「我所要求的是沒有人監視的自由！」汪達生振臂高呼。

「別人監視了你的甚麼自由呢？是玩弄女性的自由嗎？」林小春用挖苦的口吻說，「抑或是要流氓的自由？」

台下有許多人哈哈大笑起來，有人吹口哨，喝倒采。

但是，汪達生卻面不改色，他指著林小春罵道：「你這裝正經的小尼姑！我還沒有反對你的百家學社，你倒裝腔作勢起來了！好，」他挺一挺胸膛，高聲宣告，「現在我宣佈成立自由學社，為爭取絕對自由而奮鬥！誰要加入我社的，請找中文系我汪達生聯繫。」

「我報名參加！」一陣嬌聲，從台下響起。陳曉乾認得那是跟汪達生打得火熱的生物系女學生。台下口哨聲和喝倒采聲又起。汪達生趕忙跳下講台，拉著那女學生，匆匆地離開了。

「同學們！教師們！」林小春又講話了，「黨中央號召我們幫助黨整風，我們有志為國為民的青年朋友們，應該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幫助黨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整頓好。我們歡迎同學們、教師們參加我們的百家學社，和我們一起研究中國的問題，共同監督黨和國家機關，使中國能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大道前進……」

陳曉乾本想聽完她的講話才離開，但蘇厚永卻用力拉著他離開了。

(八)

「百家學社」是全校最大的群眾組織，它不僅跨系，而且包含學生和教職工。其他如哲學系的「爭鳴學社」、新聞系的「人民學社」，中文系的「魯迅學社」，還有兩三個人樹立一幟的「群眾學社」、「百姓學社」等等，都是純學生組織。

使陳曉乾感到奇怪的是，岑蕙直到目前還沒有出頭露面。他曾打聽過新聞系「人民學社」的成員，卻沒有發現有她的名字。難道她改變了主意？

陳曉乾本年度的學年論文是寫米爾頓的長詩《失樂園》。由於前一段時間思想上有點亂，所以拖了下來。現在已亂開頭了，又不知道何時可以恢復正常，所以他決定，除了有時和蘇厚永或單獨去參觀一下大字報和大辯論之外，就埋頭讀書，爭取在半個月內寫

出初稿。他向打字員費宏輝在資料室裡借了一部打字機，每天下午下了課，就先去打一個鐘頭字，然後到校園逛逛。

今天下午到打字室時，陳曉乾看見費宏輝正在寫大字報。費宏輝見到他，就客氣地說：「陳曉乾同學，你來得正好。我寫了一份大字報，請你幫我看看有何不妥之處。」

原來是一張紙的大字報，題目是：《逼供信違反社會主義法制》。內文是：「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的一個早上，市公安局人員來到宿舍，不問情由就把我逮捕，戴上手銬，押回公安局看守所。在隨後的一個星期中，公安人員用逼供的手法，要我承認與國民黨特務組織有關。因我受不了逼供，只好胡亂交待了，以至後來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麻煩，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把我的問題弄清楚。我認爲，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公安部門是違反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希望今後加以改正。　費宏輝」

雖然大字報的語氣溫和，提意見的方式也很婉轉，但陳曉乾仍然覺得，他是不應該把它貼出去的。「引蚂蟻出洞」這句話在他腦子裡太深刻了。

「怎麼樣？」費宏輝等待他的意見。

陳曉乾只好說：「關於肅反的事，我看就算了。」

「黨中央不是號召我們幫助黨整風嗎？」他想了想，「難道寫法有問題？」

「你知道，我在政治上並不在行。但是，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再提這筆舊帳了。」

聽見他這麼說，費宏輝就拿起大字報往外走。陳曉乾不禁搖了搖頭。

打了一個多鐘頭的字以後，陳曉乾走到大禮堂和圖書館附近的大字報區。圖書館和大禮堂外面的牆上和佈告板上，都貼滿了大字報。只見一條橫額在兩邊樹幹上橫跨馬路，大字寫著：「校黨委爲甚麼遲遲不搭大字報棚，想抗拒群眾幫助黨委整風嗎？」又看見大禮堂門前，貼出校黨委整風辦公室的一張佈告，上面寫著：

> 爲了方便群眾幫助黨委和各級黨組織整風，茲決定在圖書館後面空地上搭蓋大字報棚，希各知照。
>
> 校黨委整風辦公室啓

陳曉乾果然看見許多工人正在圖書館後面蓋搭大字報棚。有兩排大字報棚已經搭好。忽然看到新大字報棚前面有人正在貼大字報，陳曉乾就向前走過去，原來是岑蕙和李迎迎。由於她倆正忙於貼大字報，所以他沒有跟她們打招呼。

這是一份長篇大字報。陳曉乾從第一頁看下去：

全盤蘇化帶來的惡果

>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許多經驗，是值得我國學習的。然而，解放以後，我國的領導沒有全面考慮我國的具體情況，實行了全盤蘇化的經濟政策，結果使我國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萎縮，民生疲憊。實行全盤蘇化的經濟政策，反映了迷信外國的思想意識。我國是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豐富發展經濟的經驗。近一百多年來，由於備受帝國主義、洋人的欺淩、愚弄，我國人民的精神趨向奴化。解放前的志士仁人，都面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民國建立之後，實行全盤西化政策，但解放後又實行全盤蘇化政策。爲甚麼我們一定要師法外國，而不能以我爲主，兼收並蓄外國的好經驗呢？歷史經驗已雄辯地證明，凡是以某一外國爲師者，必淪於奴性。
>
> 現把全盤蘇化的惡果簡列於後：
>
> **一、國民經濟部類比例失調，至使民生凋敝**
>
> 重工業、輕工業、農業這樣的排列次序，是我國建國伊始就實行的經濟方針，這

是一個要廣大人民群眾勒緊褲帶的方針。在我國一窮二白的國情中，這個方針尤其有害。

輕工業和農業是能更多更快地積累資金的部門，而只有發展了輕工業和農業，人民的生活才有保證。我國本來國力已弱，生產水平極低，人民由於受連年戰禍摧殘，已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現在，以蘇聯為師，把發展重工業作為我國建設的重點，把本來理應用於扶助農業和輕工業的資金用在重工業上，因此，解放以來，我國的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緩慢，有時甚至倒退，人民生活日趨困苦。而重工業由於沒有輕工業和農業為其積累資金和提供原料，也進展不大。去年四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提出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但這種調整的幅度很小，因此作用不大。

二、過早過急實現農業合作化，造成農村生產倒退

農業集體化是建成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實行農業合作化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較高的生產水平和物質水平，二是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具備了管理集體農業的預備力量。然而，從一九五零年冬開始的土改後僅僅一年，就開始推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制度；至一九五三年，即兩年以後，就規定各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又到了一九五六年，即解放後僅七年，全國就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由於廣大農民沒有思想準備，也尚不具備管理集體生產的能力，所以農村的生產管理出現一片混亂，有些是強迫命令，瞎指揮，有些是放任自流，造成生產逐年下降。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是在實現了機械化以後，而我國則比蘇聯更冒進。

三、國防建設步蘇聯的後塵，使中國人民如老牛負重

毛主席說：國防不可不有。這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是，國防費用的多少，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據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軍政費用佔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更加龐大。現正千方百計擠出其他的建設資金，用於研製原子彈。

我們認為，原子彈不可不有，但不可急有。當蘇美都已擁有不少原子彈的情況下，我國推遲製造原子彈決不會影響大局，而只會對中國人民有好處，對恢復中國國力有好處。

岑蕙 李迎迎

當陳曉乾看完大字報，岑蕙和李迎迎早已離開了。陳曉乾覺得，這份大字報與林小春的反對絕對權威一樣，是獨樹一格的，但正是由於這樣，他又為她們捏一把汗。

(九)

陳曉乾早上到教室上課，只見黃有為情緒激動地對大家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全校學生都不上課了！」

陳曉乾半信半疑，問道：「不上課做甚麼？」

「寫大字報和看大字報唄！」

「好極了！」曹柏年大聲叫好，「謝振賢，岑常超，我們一起去看大字報吧！」他們拿起書包，就向通往學校大門的大馬路走去。

陳曉乾看著蘇厚永，蘇厚永又看著卜雲，大家正在猶疑時，學校廣播站廣播學校黨委辦公室的通知：決定暫時停課，以便全校師生員工集中時間和精力，幫助學校各級黨組織進行整風。

「我們怎麼辦？」唐尤麗和張妙嫦問卜雲。

「寫大字報，看大字報，或參加辯論，悉從尊便！」卜雲面無表情地對大家說。

蘇厚永和陳曉乾結伴到大字報區去看大字報。二十排大字報棚已經搭好。一夜之間已經貼上了上千份以上的大字報。在大字報棚中，看大字報的人，川流不息。

在岑蕙和李迎迎的第一份大字報之後，是林小春的《絕對權威的惡果》，接著是哲學系爭鳴學社的《公天下還是黨天下？》，指責共產黨大權獨攬，小權不放；新聞系人民學社的《小米加步槍能領導 x + y 嗎？》，抨擊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端；中文系魯迅學社的《蘇聯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指責中央領導崇蘇恐蘇；百家學社的《國際主義還是投降主義？》，批評中央容忍蘇聯維持沙俄時代和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仍然爲蘇聯所霸佔。這份大字報，既有歷史事實和具體的統計數字，又有尖刻的論點，爲陳曉乾聞所未聞，聽所未聽。

「真是難以令人置信！」陳曉乾自言自語地說。

「這些都是老問題了。」蘇厚永低聲說。

「老問題？怎麼我以前沒有聽過？」

「對於這些問題，黨內歷來有爭論。在民主黨派中，爭論就更多了。其實，國民黨直到現在還沒有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海棠葉形的地圖，給大大咬了一口，有些人是不會同意的。」

「你同意嗎？」陳曉乾也不同意，他要看看蘇厚永的態度。

「此時此地，你最好不要問我這樣的問題。」蘇厚永加重語氣說。

陳曉乾想起雙方定下的默契，就會心微笑起來。

再看其他大字報，其中有些是呼應北京著名人士年初以來提出的著名論點，如社會學家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肅反委員會」的論點，以及北京大學講師葛佩琦，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百花學社的首領譚天榮和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等人的言論，大多沒有甚麼新意。其餘多數是揭發各系黨支書、黨員和學校黨委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有些漫畫醜化他們。陳曉乾一貫不主張人身攻擊。看來大多數是出於洩私憤，政治意圖不大。

他倆足足花了四個鐘頭，才走馬看花地看完第十個大字報棚，而後面的大字報棚又迅速被密密麻麻地貼上了大字報。陳曉乾突然看到本系顧大可、羅承芳、孫作愚三位教授聯名寫的大字報，題目是：《向范書臣同志提幾點意見》，內容是：一、范書臣歪曲他們在「神仙會」上的講話，向黨組織匯報，他們希望，范書臣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應光明磊落，不要耍陰謀詭計；二、范書臣入黨後驕傲自大，對同事指手劃腳，他們認爲，入了黨就更應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密切聯繫群眾；三、學校領導曾提議把范書臣提升爲副教授，由於他們三人認爲他的學術水平未達到標準，爲此，他一直對他們懷恨在心，事事挑剔他們，他們希望范書臣作爲共產黨員，應出以公心，不要爲私利而打擊報復。

由於教授們極少寫大字報，他們頂多是口頭上提些意見，所以顧大可三位教授的大字報就顯得頗爲突出了。

在到食堂的路上，陳曉乾和蘇厚永兩人都沉默不語，似乎心事重重。

「你對形勢的看法如何？」陳曉乾最後忍不住問。

「我看不準。不過，可以肯定，那些跳得最高的人，一定會跌得最慘！」蘇厚永沉思地說。

「你是說，像林小春、岑蕙那樣的人會跌得很慘嗎？」陳曉乾關切地問。

「在這個時候，你還這麼多情，老是惦記著林小春和岑蕙。你要提防你的一片柔情，會給你帶來畢生痛苦！」蘇厚永半開玩笑地說。

「我只是學例而已。」

「你沒有看到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嗎？我估計，高潮將在幾天到十天左右結束，到時大局已定。」

「甚麼大局已定？」

「到時，那些言論出眾的人們，就會被劃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爲甚麼我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在報章雜誌的字裡行間早已出現，在黨內高級幹部中，也已傳達了毛主席有關資產階級右派問題的指示。」蘇厚永說。

「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分子又怎樣呢？」

「我也不清楚，目前恐怕連省委也不知道。事態是在不斷發展中，大概中央也在研究之中。」

到達食堂，他們看見食堂內外周圍的牆上，也貼了許多大字報，大多是食堂職工向食堂領導和總務部門提的意見，也有些是學生向學生黨員或甚至是團支部書記寫的大字報。

使陳曉乾感到意外的是，今天竟沒有聽到平日的那種激烈的辯論。連學校廣播站也沒有廣播稿件。

黨員們都面無表情，沉默不語。

陳曉乾看見寇蓮娜和卜雲兩人坐在食堂一個角落，低頭默默地吃飯，於心不忍，就拿了飯，上前和她們坐在一起。

「你們好！」他親切地向她們打招呼。

寇蓮娜微笑地向他點了點頭，而卜雲則表現得極不自然。

陳曉乾一時不知道該跟她們說些甚麼好。吃了兩口飯後，他脫口而出地問道：「這麼多的大字報，看完了嗎？」

「大略看了一遍。其實沒有特別新鮮的，都是和報章上登的差不多。」寇蓮娜說。

「不過，林小春的觀點，卻是報章上所沒有的。」卜雲說。

陳曉乾心中一怔。他又擔心起林小春來了。

「岑蕙的大字報雖然提出的不是新問題，不過像她那樣分析問題，我則是首次見到。」寇蓮娜說。

陳曉乾心中又一怔。他抬起頭來，茫然地看著她們。

不知道怎的，寇蓮娜低聲地笑了一下，問道：「你的印象如何？」

「我覺得是一片凌亂。我要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才行。」

吃完午餐，寇蓮娜和陳曉乾一起走出食堂。

「我看得出，你感到不愉快，我很同情你，但我感到無能爲力。」陳曉乾說。

「謝謝你，陳曉乾，可見你是個很有同情心的好人哪！」寇蓮娜有點動容地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不愉快，而是沉著，極力沉著！」

陳曉乾有點不明白地側過頭去看她。

「看見你在現在這個情況下還這麼關心我，爲了報答你，我就告訴你一些絕密消息吧！」她放低聲音說，「我們到荷花池畔走一回吧！」

到了荷花池畔，那裡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人們顯然都沒有心情到這裡來消磨時間了。他倆在一張石長凳面前停了下來，但寇蓮娜並沒有坐下，只匆忙地對他說：

「毛主席在本月十五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用釣。』」

陳曉乾聽了這番話，心裡不禁大吃一驚。

「這有甚麼感到意外的呢！」大概看出他的想法，她說：「我不是告訴過你，毛主席是要引蝎蟻出洞嗎?現在大大小小的蝎蟻紛紛出洞，我感到高興。爲了配合毛主席引更多的蝎蟻出洞，我就是要沉著，再沉著！」

「出洞了以後又怎樣呢？」陳曉乾憂心忡忡地問，他更加替岑蕙、林小春她們擔心。

「毛主席不是說得很明白了嗎：『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然後她舉步離開，一邊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跟你再聊了，你就好好地深入琢磨毛主席那番話，考慮去做一個反右派的積極分子吧！」說完她就匆匆地離開了。

陳曉乾怔怔地站在那裡，腦子更加一片混亂。過了一會，他慢慢安定下來。他知道，在勸阻岑蕙和林小春方面，現在爲時已晚，而且他也無能爲力，就讓她們的運氣來決定她們自己的命運好了！

(十)

在隨後的日子裡，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二十排大字報棚都貼滿了，連道路兩旁的大樹幹上都刷上了大字報。從早到晚，人們磨肩擦背，貼大字報，看大字報，抄記大字報的內容。校黨委整風辦公室派了好些人專門抄摘大字報。

晚飯時分，卜雲拿了一張表格來，要大家登記寫大字報的數字。這個表格最後傳到蘇厚永手上。陳曉乾順眼偷看：班上寫大字報最多的是黃有爲，共三份，二十頁，趙水生兩份，共八頁，何家昌、申紀夏各寫了一份，均爲兩頁，張妙嫦和唐尤麗各寫了一份，均爲一頁。其餘的人，都沒有寫。

現在，陳曉乾心中更有底了，既然那些權威人士都沒有寫大字報，他也安心不寫了。於是他又開始寫他有關《失樂園》的讀書報告了。

一周過後，陳曉乾久靜思動，而事實上，他的讀書報告亦已經完工，於是他來到大字報棚。

顯然，人們已經不像最初幾天那麼多了，而且，在圖書館外面牆上和在佈告牌上的大字報已經凋零了。大字報棚上的大字報已經貼過了好幾層，都被用紅筆寫上了編號，抄寫大字報的工作人員比前幾天更多了，他們戴著草帽，在烈日下辛勤工作。

陳曉乾瀏覽一下大字報的內容，似乎已完全沒有了新意，但有一些卻是新內容：私人間的互相攻擊，另有一些則是揭露某某人的男女關係，而在這方面，汪達生被貼的大字報也不少。汪達生並不是黨員，連青年團員也不是，但他被貼的大字報卻佔了大字報棚相當一個位置。他感到，大鳴大放已屆尾聲。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這是爲甚麼？》的社論，社論揭露了一件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論述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匿名信來恐嚇他，該匿名信指他是「爲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社論說：「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爲甚麼？」

社論認爲：「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爲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社論警告那些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的「少數右派分子」，他們「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陳曉乾急忙找蘇厚永，問他：「這是不是向右派分子開始反擊的信號呢？」

「你說呢？」蘇厚永反問。

「又不像是反擊，因爲社論在最後一段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社論僅僅是警告他們：『物極必反』而已。」

「應該說，這是反擊的先兆，而還不是真正的反擊。」蘇厚永說。

「這話怎麼說呢？」

「所謂先兆，就是先在輿論上發動群眾，去和右派分子展開大辯論，在辯論的過程中使更多的右派分子跳出來。」蘇厚永說。「你也知道，從五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後至今的五個星期中，全國各大報章雜誌基本上都是刊登反面和批評的意見，極少刊登正面的意見和反批評，各高等學校、各機關單位大鳴大放的情況也是如此。看來現在開始轉入反擊的第一階段，即在輿論上反擊右派。」

「這就是進一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是嗎？」

「你……哦，我明白了，是寇蓮娜……」蘇厚永停住了，頓了頓，他說：「你真是幸運，連這樣絕密的消息也知道！」然後他繼續說：「不過，那些得意忘形的人，是不知道、也絕不會相信這是毛主席誘敵深入的策略，因而還會大幹下去的。」

陳曉乾又暗自爲岑蕙和林小春擔憂。

隨後，《人民日報》於六月九日發表《必須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的社論，十日發表《工人說話了》的社論，十一日發表《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的社論，十二日發表《正確對待善意的批評》的社論和十四日發表《是不是立場問題？》的社論，以及同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文章，都證實了蘇厚永的分析。

另一個佐證是，中共中央統戰部繼續召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的座談會，鼓勵他們對共產黨提出批評，並照例把這些發言刊登在報章上。

在這段時間，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就這樣地得以繼續蓬勃進行。不過這與在此之前的情況卻不甚相同，現在是一些人批判右派在前階段散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右派則與之作針鋒相對的辯論，從而又掀起了一陣大字報、大辯論的高潮。然而，絕大多數黨員骨幹卻仍然保持緘默，沒有參與這些辯論。

陳曉乾又問蘇厚永：「《人民日報》一連發表了六篇反擊的社論，是否意味著真正的全面反擊即將開始呢？」

「現在看來，真正的總反攻恐怕要到十天至兩周以後才會開始。」蘇厚永說。然後他忽然低聲地說：「告訴你一個內部消息：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甚麼？》社論的同一天，毛主席爲中共中央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指出：『省市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此事很有效。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從當地高潮開始跌落時起，即陸續發表……但在高潮未落時，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間派文章)。大字報必須要讓群眾反駁。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難怪大部分黨團骨幹仍然保持沉默！」陳曉乾恍然大悟。

於是他又心安理得地躲在資料室裡專心修改他的學年論文。

(十一)

一天，陳曉乾在看大字報時，在圖書館門前碰到寇蓮娜。寇蓮娜一看見他便對他說：「我正要找你哩！」

「有甚麼事嗎？」他急切地問。

「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吧！」她拉了一下他的手，指著旁邊通往馬崗坡的小徑對他說。

走到僻靜處，她問：「近幾天怎麼不見了你，到哪裡去了？」

「躲在資料室寫學年論文。」

「對這麼大的政治事件，這麼不關心！」她半責備地說。

「我怎麼不關心呢？」他並不因爲她的批評而緊張起來，「在大字報高潮掀起時，我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近來的大字報多是些辯論性的東西，沒有甚麼新內容，所以我就關心得少一些罷了。」

「你真會頂我嘴！」她輕輕地打了一下他的手臂。停了停，她囁嚅地問：「你怕不怕人家貼你大字報？」

「貼我大字報？」他對她這個問題甚感意外，「我是非團員、非黨員，誰會費心思貼我的大字報？」

「汪達生也不是黨團員呀！」她說著，就往一張石條凳上坐了下來。他跟著也在她旁邊坐了下來。

「他是亂搞男女關係嘛！」他瞪大雙眼，似乎對於她把他與汪達生相提並論感到不滿。「我是個作風正派的人哪！」

「嗯嗯，」她在喉嚨裡笑了一聲，「你這個典型的衛道士！汪達生搞點男女關係有甚麼了不起，這是小節嘛！他不該同時和幾個女人混在一起倒是真。」

他知道她一向都認爲搞男女關係是小節問題，而且有冠冕當皇的理論根據，所以他沒有反駁她。

「如果人家寫你的大字報，說你和我有瓜葛呢？」她用一雙火辣辣的媚眼凝視著他。

「我不怕，這不是事實嘛！」但他忽然又說：「有你保駕，誰敢寫這種無聊的大字報？」

「那倒不一定，現在是群眾幫助黨員整風啊！」

「不過，我感到有點奇怪。」他突然轉換了語氣。

「你奇怪甚麼？」

「在我們系六個黨員學生中，你雖是學生黨支部書記，但你的大字報最少，只有幾張說你喜歡打扮的大字報。在全校的黨員中，你的大字報最少。我不明白爲甚麼。」

「有甚麼不明白的？」她得意地笑了起來，「我大節堅定，並對黨外群眾隨和。黨外群眾對我們黨員是很尊敬的，我又何必對他們飛揚跋扈呢？你明白了吧？」

他覺得她講得很有道理，就點了點頭。

「好了，不談這些了。」她慢慢從書夾裡拿出一張報紙來，指給他看，「喏，這是《人民日報》昨天的社論。」

陳曉乾定睛細看，原來是《人民日報》二十二日的社論，題目是：《不平常的春天》。

「講的是甚麼？」他問。

「所以我說你還不夠關心政治！」她又用半責備的口吻說。「在政治上的關鍵時刻，用心閱讀黨報是避免犯錯誤的根本保證之一。這一點，你應好好向蘇厚永學習。」歇了歇，她又說：「文章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犯了錯誤，是不是由於沒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右派「鳴放」，意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各界革命領導人物對於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不管它們假借甚麼神聖的名義)不知道警惕和識別，不知道迎頭痛擊，這樣的革命者對於人民的事業還有甚麼責任心？』」

「近來《人民日報》經常發表這類社論，這篇文章不算新鮮吧？」陳曉乾說。

「這不是一般的文章，我體會，這是代表黨中央最新立場的文章，它號召人民起來『迎

頭痛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她嚴肅地說。「看樣子就要全面反擊了，現在是我們行動起來的極好時機。你做好思想準備了嗎？」

「沒有。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擊，你能給我一些啓發嗎？」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商量這個問題。」她忽然興奮起來，說道：「我倆好好合作，打一場漂亮的政治仗！」

「怎樣合作？」

「我們合作寫一份有份量的長篇大字報，抓住幾個重大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批判。我出論點，由你加工寫出來，明天清早貼出去。這樣我們就會撈到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了。」

聽見她的最後一句話，陳曉乾感到有點反感，一個共產黨員，怎能說出生意佬的話來呢？丹芷姑姑對她的評價果然不錯！

「尤其要抓住林小春、岑蕙的論點以及哲學系爭鳴學社的『黨天下』和中文系魯迅學社的『崇蘇恐蘇』的謬論，進行深入的批判。論述中要有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句，這些我可以給你提供。我們千萬要避免糾纏在個人問題上，例如范書臣老師的是非問題。由他們去攻他吧，爲甚麼我們要爲他說好話呢？」

「但是……」陳曉乾猶疑起來。

「但是甚麼？你對林小春、岑蕙她們還撕不破情面？」她面露慍色。

「我跟她們是好朋友。」

「在政治問題上，根本就不存在好朋友的問題，就連父子兄弟的感情也是不能講的！」

「所以我知道我在政治上是做不了大事的！」他說。

「我得告訴你，我們不攻擊她們，別人也會攻擊她們的，她們的命運並不會因爲你我對她們手下留情而有所改變。與其別人邀這個功，爲甚麼我們不去邀？」她忽然摟住他的手臂，懇求地說：「我的好弟弟，請幫幫忙吧！要不是我工作太忙，我就不求你了。我寫個詳細提綱，你給我變成文章，這樣你該答應吧？」

陳曉乾思量了一會，然後說：「這倒可以，但我不簽名。」

「唷，你不知道，我這樣也是爲了你好哪！」她輕輕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如果你和我聯名出了這份大字報，你在這場運動中，就會立於不敗之地，同時還有一個長遠的好處：你入團、入黨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我不會簽的！」他聽到她說得那麼市儈，不高興地說。

「好，政治上的事是不能勉強的，是靠自覺自願的！」她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不過，當我爭取進人運動領導小組後，我會爲你講好話的！」

「我有甚麼大問題嗎？」他有點吃驚地問。

「因爲大家都知道，你和岑蕙、林小春的關係密切，如果她們出了事，也會牽連你的。好在你平日與我的關係更密切，況且你在鳴放中沒有發表過任何不好的言論。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不管寇蓮娜是何居心，陳曉乾還是從心底裡感謝她對他的關心的。

陳曉乾和寇蓮娜一起，差不多花了一整個通宵，在拂曉前，把大字報寫好，並當即貼在大字報棚最顯眼的地方。在書寫的過程中，陳曉乾盡量刪去寇蓮娜擬出的激烈字眼，特別是針對林小春和岑蕙的字眼，使整份大字報的語氣溫和了許多。這是他之所以答應爲她加工這篇大字報的主要原因。

以寇蓮娜署名的《行動起來，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的大字報，彷彿是黎明前向敵人陣地進攻的一陣猛烈的排炮，轟動了整個校園。整個校園又沸騰起來了。人們從四面八方，紛紛來看這份長達五十頁、洋洋灑灑的大字報。校黨委領導和整風辦公室的主要領導人，都來參觀。校黨委書記宋光輝親自向寇蓮娜要了大字報的底稿。

宋書記看了看底稿，又看了看大字報，不禁懷疑地問：「大字報上面的是雄渾的顏體字，和底稿的字體不一樣。」

寇蓮娜急忙指著身旁的陳曉乾說：「這篇大字報的觀點是我出的，底稿由我寫成，然後由陳曉乾同學加工抄寫。」

陳曉乾也樂得她這麼說，所以沒有做聲。

大概到了中午時分，林小春、董志強、岑蕙、李迎迎以及爭鳴學社、魯迅學社的人，又刷出了一批大字報，反駁寇蓮娜的大字報。跟著又零零星星貼出了一些反駁寇蓮娜的大字報。

下午，一篇題目用美術體寫的大字報十分顯目地出現在大字報棚上，題目是《不許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向人民發射毒箭！》，下款是江一平。之後，在江一平大字報左右，出現了幾張類似表態性的大字報，表示支持寇蓮娜的大字報。

隨後幾天，寇蓮娜親自出馬，寫了一些辯論性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並無新鮮內容，其作用只是加強緊張氣氛而已。

六月底，當雙方互相攻擊形成拉鋸戰後，由百家學社貼出一份挑戰書，約寇蓮娜晚上到中心廣場辯論，並歡迎全校師生參加。寇蓮娜也貼出應戰書。

這次，寇蓮娜沒有約陳曉乾共同應戰，而是單刀赴會。

陳曉乾自然也十分關心這場大辯論。他約了蘇厚永一起去看熱鬧。到廣場來看大辯論的人空前之多。

百家學社已把各較大的學社聯合起來，以林小春和董志強爲首，成員足有二十多人。另一邊只有寇蓮娜孤軍作戰。但可以看出，不少人，尤其是共產黨員，是站在她一邊的，只是他們不出面而已。

寇蓮娜雖有雄辯的口才，較高的馬列主義水平，但畢竟是寡不敵眾。而對方個個都不是平庸之輩，引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也頭頭是道。最後寇蓮娜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

「你去幫她一把吧！」蘇厚永捅了一下陳曉乾的手臂。

「你也知道我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中發言，更何況我也無能爲力。」

「你是說，他們的論點更有說服力？」

陳曉乾沒有回答他。這時，台上突然殺出個程咬金。

「這回江一平看準機會了。」蘇厚永感慨地說。

「他看準了甚麼機會？」

「他比你聰明得多。他知道，跟著寇蓮娜走準沒錯，」蘇厚永用挖苦的口吻說，「他要爭取入團入黨哪！」

「那麼，你爲甚麼又不跟她走呢？」陳曉乾反問。

他苦笑了一下。「在這些問題上，也許我倆的思想是相通的呢？」

辯論完畢，寇蓮娜走下台來。卜雲和本系幾個黨員學生已經在下面等她。陳曉乾和蘇厚永也圍了上去。

寇蓮娜一邊擦著額上的汗水，一邊說：「沒關係，目前他們越囂張、越佔上風就越好！」

於是，那幾個黨員就簇擁著她離開。

第二天，雙方偃旗息鼓，校園顯得格外靜寂和冷清。陳曉乾感到空氣十分沉悶，他知道，一場特大的暴風雨即將到來。

第十章 一網成擒

(一九五七年七月初 — 一九五七年八月)

(一)

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氣氛變得更加緊張起來。人們都在奔走相告，竊竊私語，悄悄地、緊張地討論這篇社論的內容。

陳曉乾感到這篇社論火藥味很濃，而且措詞別具一格。於是他悄悄地問蘇厚永：「這是毛主席寫的文章吧？」

「你到底學聰明了，」蘇厚永微笑了一下，「這就叫做有政治嗅覺。」

「這意味著甚麼呢？」

「還用問？這意味著全面反擊右派的進攻號吹響了！」

陳曉乾不禁一驚，他又想到岑蕙和林小春。還有李迎迎，這位苗條女郎，可受得住這急風暴雨的襲擊嗎？

「可能真的是總反擊號吹響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這是毫無疑問的了，」蘇厚永指著社論說，「你看看，社論是怎麼說的？『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爲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資產階級右派……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裡都有，共產黨、青年團裡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共產黨繼續整風，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整風。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這不就是向全黨、全國發出圍剿資產階級右派的動員令嗎？」

陳曉乾更加信服地點了點頭，頓覺心亂如麻，他並不太過擔心自己，但那些才華橫溢、心地純潔的少女……他不敢想下去。

果然，學校廣播站的喇叭響了起來，首先播出雄壯的進行曲，接著廣播員播送一則通知：「校黨委緊急通知：全校師生員工立即到大禮堂集中，八時正開大會。」

人們急急忙忙從四方八面集中到大禮堂。

主席台上坐著學校全體領導人，他們個個表情嚴肅，挺腰坐著，手上都拿著報紙。在舞台的橫額上，大字寫著：「S大學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誓師大會」。

學校黨委書記宋光輝向大會宣讀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宣讀完畢，他發言說：

「全校師生員工同志們！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現在開始！校黨委號召同志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緊密團結在校黨委的周圍，狠狠反擊右派的進攻，把他們一個不漏地挖出來，把他們的謬論批倒批臭，爲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保衛人民的革命勝利果實而英勇鬥爭！」

大會只開了半個鐘頭。會後，校黨委通知各系師生員工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教室和單位，聽本單位領導對運動的安排。

回到教室，卜雲召集全班開會。她講話的內容無非是要如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

進攻，以保衛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打下來的社會主義江山。她號召全班同學擦亮眼睛，徹底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從班到學校各級，把明的或暗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個個揪出來。動員完畢，她吩咐蘇厚永、何家昌、江一平、陳曉乾、唐尤麗和張妙嫦等同學留下來，繼續開會。其餘同學回宿舍寫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當大家開始散去時，陳曉乾發現黃有爲、趙水生和鄭美寶面有憂慮之色。連曹柏年、謝振賢和岑常超的面色也變得凝重起來。申紀夏似乎還不太關心。

其他同學走後，卜雲對大家說：「毛主席、黨中央發出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戰鬥號令。我們這裡都是積極分子，要在鬥爭中團結一致，經受考驗，通過鬥爭，把政治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一步。我們的團員不要辜負組織對自己的期望，當好黨的助手；申請入團、入黨的同志，要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決心，爭取火線入團、入黨。寇蓮娜已去了學校開會。學校正具體研究全面的戰略部署。我們這個會議，是先行統一積極分子的思想，以便步調一致對敵，同時研究即將開始的第一輪鬥爭。」

然後，她拿出一本小冊子來，說道：「這本書的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主席於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於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上正式發表，裡面有六條判別右派言論的標準。請大家拿出筆記本來，把它們記下。」

大家把六條標準記下來以後，卜雲繼續說：「現在，讓我們回憶一下，我們班有哪些同學右派言論最多。先從這次鳴放開始，然後回想在平日的言論。至於我們在座的同學，平時也可能說過一些錯話，但這是我們內部的問題，通過運動提高認識就是了，大家不必顧慮，以免影響我們的鬥志。」

於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得出結論：黃有爲的右派言論最多，其次是趙水生。

「大家的估計和我們初步收集的材料是一致的。」卜雲說，並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筆記本來。「黃有爲共寫了八份大字報，十五條言論，在大小會上鳴放的言論有八條，其中有五條是和大字報重複的，即共十八條言論，平時言論二十五條，其中有十五條是不重複的，總共就是三十三條；趙水生在大字報和座談會上發表的言論爲十五條，平日言論十條，不重複的五條，總共爲二十條。」然後她把這兩個人的言論逐條讀出來。

陳曉乾大吃一驚，想不到一個人平時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組織彙報，而組織又都那麼詳盡地記錄下來存檔，難怪黨團幹部平日工作總是那麼忙了。可以看出，有不少材料是江一平和何家昌提供的。幸好他平時極少隨便發表議論。雖然他也曾跟蘇厚永和寇蓮娜講了不少內心話，但也沒有多大問題，他們兩人絕不會把自己的話歪曲向上彙報的，而且，他可以肯定，寇蓮娜是本系學生的最高權威。

最後，卜雲宣佈晚上在教室召開鬥爭黃有爲的會，由江一平和何家昌當主攻，其餘同學協助。卜雲還吩咐大家，反擊右派的目的，是要揭露和批判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論，要他們低頭認罪，使他們威風掃地。她還說，凡是右派都不是善男信女，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抵賴和開脫罪狀，因此大家一定要窮追猛打，絕不能草率收兵。另外由江一平負責監督黃有爲。鬥爭黃有爲時，先不驚動趙水生，看他是否願意立功贖罪。

卜雲和蘇厚永將於下午分別跟黃有爲、趙水生個別談話，又由唐尤麗跟鄭美寶個別談話，鼓勵她與黃有爲劃清界線，揭發他的罪行。

(二)

到了下午，整個校園頓時改觀：原來的大字報已由工人和工作人員全部刮掉，換上了一批新的大字報，絕大部分是表態性以及警告性的。表態性的有以某某班團支部、某某系學生黨支部的名義，也有以個人名義寫的，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的戰鬥號召，把反擊

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進行到底。警告性的大字報大都把矛頭集中對準林小春、董志強、岑蕙、李迎迎，哲學系「爭鳴學社」的頭頭徐錦新，新聞系「人民學社」的頭頭葉風華，中文系「魯迅學社」的頭頭余馨，「百家學社」頭頭之一任志傑，還有中文系的汪達生。有些大字報敦促這些學社的一般成員起來反戈一擊，將功贖罪。

使陳曉乾感到最刺眼的，是通往大禮堂的大道上，橫跨兩邊大樹上掛著幾條大標語，上面斗大字寫著：「警告反黨分子林小春，你不投降就叫你滅亡！」、「把岑蕙揪出來示眾！」、「迎頭痛擊假黨員真右派董志強的猖狂進攻！」

也有一些大字報是揭露性的，如揭露作家陳半閑到本校來放毒，揭露中文系鍾昌教授作反詩等，但這類大字報不多，而且還比較膚淺。

校園各處都刷出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口號，大都是：「團結在校黨委的周圍，把反右鬥爭進行到底！」、「堅決擊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誓死保衛共產黨！」、「誓死保衛社會主義政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等。

晚上，積極分子們先到教室集中。陳曉乾看見整個教學大樓都貼上了反右派的標語。進入教室，只見在黑板上用紅粉筆大字寫著「英專五四級鬥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黃有爲大會」，周圍牆上橫豎貼著許多標語口號，如：「擊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黃有爲只有低頭認罪，才有出路！」、「黃有爲必須徹底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等等。教室已重新擺設過：中間是一張椅子，其他的桌椅都擺在周圍，形成一個包圍圈。

在卜雲再一次佈置如何鬥爭黃有爲時，學校廣播站忽然向全校廣播：「校黨委通知：爲了響應黨中央關於擊退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號召，更好地率領全校教職員工和同學進行反右鬥爭，校黨委決定成立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並在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各系設系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現將學校反右鬥爭小組的成員名單公佈如下……」陳曉乾聽到名單上有寇蓮娜的名字，她是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鬥爭會開始，由江一平帶黃有爲進入會場，唐尤麗立即帶頭高呼口號：「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黃有爲！」、「保衛黨中央！」、「中國共產黨萬歲！」、「黃有爲必須老實交待，向人民低頭認罪！」在一片震撼教室的口號聲中，只見黃有爲面色突變，雙腳發軟。江一平用力一推，就把他推在中央的椅子上。

陳曉乾感到十分緊張，因爲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驚心動魄的場面。

卜雲站了起來，非常嚴肅地說：「我們今天晚上開會，要黃有爲老老實實交待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向人民低頭認罪，爭取從寬處理。」

卜雲的話音剛落，何家昌就吼叫起來：「黃有爲，立即把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徹底交待出來！」

「我……」黃有爲哭喪著臉，「我哪裡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呢？」

「砰！」江一平用力拍了一下前面的桌子，喝道：「你這個右派分子，一貫以來都對黨抱有刻骨仇恨，還想抵賴！」

「我……我是說老實話，」黃有爲的面色變得十分蒼白，「如果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就不會回國升學了。」

「站起來！」江一平大聲地命令，「不許狡辯！」

黃有爲乖乖地站了起來，但他還堅持說：「我哥哥是馬共黨員，我又怎會反共呢？」

「你是你，你哥哥是你哥哥！」唐尤麗說。

黃有爲站在那裡，似乎不知所措。

「講呀！快交待呀！」幾個同學異口同聲地叫道。

江一平衝上前去，用手掌按住黃有爲的頭頂，吼叫道：「你想自取滅亡嗎？」

此時，陳曉乾已慢慢鎮定下來了。他看見江一平想動武的樣子，就對黃有爲說：「黃

有爲，你就把你在鳴放期間的言論一一向同學們交待吧！」
黃有爲好像受到了啓發，舔了舔嘴唇說：「現在，我向大家交待我在鳴放期間的言論。」
「甚麼言論？右派言論！」江一平推了推他的頭，悻悻然地回到自己的坐位。
「你坐下來交待吧！」卜雲命令。
「我在大字報上說，許多黨員有優越感，往往看不起群眾，尤其是他們認爲落後的群眾。這是片面的，因爲我認識的黨員不多，不應該下這樣的結論。」
「你又耍花招了！」江一平再拍案而起，「甚麼片面？現在要你講動機：你爲甚麼要污蔑共產黨員？」
「我不是存心要污蔑共產黨員，」黃有爲似乎比較鎮定些了，「我是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
「唉唷，你倒變成了積極分子了！」何家昌冷笑地說，「你幫助黨整風是假，乘黨整風之機向黨進攻是真！」
「站起來！」江一平又吼叫起來。黃有爲再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你對中國共產黨一貫仇視，你千方百計要擺脫黨的領導，由你們這批右派醜類取而代之，是不是？」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卜雲看了看鄭美寶一眼，示意她發言。
「我來揭發他，」鄭美寶用發抖的聲音說，「他對我說過：如果他不回國升學，在馬來亞加入馬共，將來打得了天下，很可能會當上部長……」說完，她哭了起來。
聽見鄭美寶揭發他，黃有爲的臉上立即出現十分痛苦的表情。
「你聽清楚了吧？」何家昌喝道，「想當部長的人，哪裡會沒有想過要把中國共產黨取而代之的！」
「你要這樣分析，我就沒有甚麼好說了！」黃有爲苦著臉說。
「打倒黃有爲！黃有爲不低頭認罪，只有死路一條！」唐尤麗又領頭高呼口號。
「快，快交待你反黨的動機！」張妙嫦說。
黃有爲仍然不做聲。
江一平走到他面前，大聲地說：「好，我來揭發你一條：你曾經不止一次地污蔑卜雲同學喜歡聽奉承的話，又污蔑她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卜雲同學是黨員，你這樣污蔑她，不是反黨是甚麼？」
「我只是說她有這些缺點，並不是指整個黨呀。」黃有爲急忙辯護。
「黨是由基層組織組成的，而基層黨組織則是由黨員組成的。你反對黨員就是反對黨組織，就是反對整個中國共產黨！」何家昌說。
「你承認不承認反黨？」江一平喝問。
黃有爲不回答。
「你承認不承認？」許多同學大聲問道。
黃有爲一陣哆嗦，結結巴巴地說：「如果按照你這樣分析，我只好承認。」
卜雲隨即宣佈鬥爭會到此結束。她命令黃有爲回去好好寫交待，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徹底交待出來。下次開會的時間，另行通知。之後，積極分子留下來，總結一下經驗就散去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陳曉乾一路經過的教室裡仍然燈火通明，顯然許多鬥爭會尚未結束，只聽見口號聲，吶喝聲，此起彼伏。陳曉乾心中打了個寒噤。

(三)

陳曉乾和蘇厚永被中文系特別邀請參加該系批鬥汪達生大會，因爲他們曾揭發過他意

圖強姦唐尤麗的罪行。原先是邀請唐尤麗的，但她不願意，就改由他們出席。

鬥爭汪達生大會的教室佈置，其格局與鬥爭黃有爲的會場佈置一樣，所不同的是，鬥爭對象不是被圍在中央，而是坐在講台旁邊的一張椅子上。

參加批鬥會的約有二百人。蘇厚永和陳曉乾作爲特別代表，坐在第一排。

大會開始，由一名復員軍人押著汪達生來到教室，此時有幾個人輪番領叫口號。汪達生可能已經過兩三次批鬥，所以對此已沒有特別驚慌的反應。同時，他的穿著還是和平日一樣楚楚整齊，走路時還是那麼風度翩翩，不像黃有爲那樣，與平日判若兩人。

口號完畢，由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中文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梁鳴歧發言，他列舉了汪達生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入學前後的表現以及他在鳴放期間的言論。然後叫汪達生向群眾交待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

汪達生從口袋裡拿出一大疊紙來，不慌不忙地打開來唸著，遠遠看去，彷彿他是在作報告似的。看來汪達生並不完全是個蠢材。他的所謂檢討書寫得頗爲條理分明，加上他用抑揚頓挫、頗爲標準的普通話讀出，而其中大部分篇幅是關於他的戀愛奇遇以及他對愛情的看法和謳歌，有如一篇抒發千迴萬轉情感的長篇散文。事實上，在鳴放期間，雖然他和生物系的那位妖冶女學生結成了「自由學社」，但他發表的言論並不多，而且能勉強列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範疇的，只有一兩條。

汪達生交待完畢，大會就開始對他進行揭發，其方法也是按問題的性質分類進行，顯然事先已充分作好了準備。

最後一個問題是：汪達生反對無產階級自由，鼓吹資產階級自由，企圖煽動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搞匈牙利事件。

但汪達生堅決不承認有甚麼政治動機。他聲稱，反對封建禮教，提倡自由戀愛，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一，今天已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自由戀愛就更加是合理合法的。

看見他說得振振有辭，那復員軍人不禁大怒，他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喝令他站起來。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我不能坐著說話的？」他毫不示弱，「你這是侵犯人身自由！」

「站起來！」人們大聲吼叫。但他並不理睬，仍然巋然坐著。那復員軍人雙手握著他的肩膀，把他提了起來。但是，他一放手，他又坐了下來。

「你們這是人身襲擊！」在後排人叢中，響起了一個女人的怒叫聲，只見一女人站了起來，揮了揮手，「這是私刑！」

整個會場不禁爲之一怔，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生物系那個妖冶女學生。

「滾出去！」那復員軍人吼叫道，「你沒有資格在這裡發言！」

在課室進口處出現了一陣輕微的騷動，有幾個人把那個女學生推了出去。

看來鬥不下去了，梁鳴歧就向那復員軍人打了個眼色，他就退了下去。於是，梁鳴歧宣佈批判開始。幾個人發言完畢，喊了一輪口號，就把汪達生帶了下去。

據陳曉乾所知，林小春、岑蕙、董志強、徐錦新、葉風華、余馨、任志傑、鍾昌這些校一級知名人物都初步被鬥爭了一至二次。至於系內，教工方面，鬥爭了打字員費宏輝和教授顧大可、講師王運元；學生方面，鬥爭了四年級的伍廣元，三年級的黃有爲，二年級的尹日暉，一年級的袁喜旺。

實際上沒有上課了，自然就不舉行考試了。照往年的情況，現在是放暑假的時候了。陳曉乾原來想，今年可能不會放暑假了，因爲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剛剛開始。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學校宣佈放暑假二十天，至九月一日。七月底，丹芷曾來信說她將返港度假，她希望陳曉乾放了暑假就立刻回港。

在回港的火車上，陳曉乾見到李迎迎和鄭美寶。他們約定過了深圳，大家聚集在一起。

過了羅湖橋，三人買了往九龍的火車票，一起上車，坐在一塊。

火車開動，李迎迎忽然深深地吁了一口氣說：「這下子我可自由了！」

「我也自由了！」鄭美寶哭著鼻子說。

陳曉乾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

「你又何必傷心呢？」李迎迎對鄭美寶說，「那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我和你的情況不盡相同。」鄭美寶苦著臉說。「不知道他以後會被鬥成怎樣！」她忽然掩面哭泣起來。「我還被迫揭發過他……」

「你爲甚麼不堅決頂住？」李迎迎問。

「我的神經受不了，他們對我輪番工作，疲勞轟炸。」

「唉，想不到『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這句話，應驗到我們身上來了！」李迎迎自嘲地說，「我們還未成夫妻，就更應各自飛了！」

「你是說徐志福？」鄭美寶揩著眼淚問。

「別提了，他竟公開宣佈與我斷絕關係！揭發我就更不必說了。」她猶有餘怒地說。「你比他好千萬倍了。」

「算了，李迎迎，」鄭美寶說，「我們現在都把他們拋棄了，雖然感情不算淺，但還好，我們還未結婚嘛！」

陳曉乾一直難於插話，此時他可以講話了：「你們決定不再回學校了？」

「那當然！」她倆異口同聲地說。

陳曉乾默然。

「你呢？」李迎迎問。

「他跟我們不同，他是積極分子啊！」鄭美寶說。

「這我知道，」李迎迎倒是用諷刺的口吻說，「有大紅人寇蓮娜撐腰嘛！」

「不要挖苦他了，」鄭美寶認真地說，「他的確是個老老實實的好人哪！」

「也好，」李迎迎又嘆了一口氣，怔怔地說，「以前因回去升學和家人的關係鬧得不愉快，現在可以重新把關係搞好了。」

「你們今後有甚麼打算呢？」陳曉乾關心地問。

「還未考慮。」李迎迎答道，但她忽然又問：「林小春和岑蕙今後的命運會怎樣呢？」

「誰曉得？」陳曉乾說，「不過，按照《人民日報》的七一社論，對右派是不辦罪的。」

「你不爲你兩位密友感到可惜嗎？」李迎迎半開玩笑地說。「可惜，她們沒有我幸運，能逃回這個『自由世界』來！」

「你最好不要再煩他。」鄭美寶插話說，「我跟他做了三年同學，很了解他，他是個百分之百好人。如果人人都像他，這場運動就搞不起來了。」

「甚麼？你這話怎麼說？」李迎迎一時聽不明白鄭美寶話中的含義。

「我現在才體會到，其實，所謂左派和右派之間的鬥爭，說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種激化的表現。鬥爭黃有爲最兇狠的人是平日跟他矛盾最深的人。」

「你說得有點道理，但不完全對，」李迎迎想了想說，「像林小春、岑蕙、董志強老師和我，幫助黨整風，就不含有私人的恩怨。至於你們班的江一平，他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只要能達到個人的目的，他對誰都一樣鬥得那麼起勁。」

「江一平只是屬於個別例子，至於絕大多數人，至於你們，從廣義上說，也應該屬於這個範疇。你們提出的那些重大問題，都歷來是中央一級人物之間爭論的問題，林小春他們是受株連而已。」鄭美寶深有體會地說。

鄭美寶是極普通的香港姑娘，經過切身感受，講出這番哲理之言，使陳曉乾大受啓發。

「還是那些渾渾噩噩，不理政治的人好混日子。」鄭美寶說。

「這是歷來如此。任何政治鬥爭，都是在最精英的人物中間進行的。歷史上許多成就大業者，都是些剷除異己的能手。」李迎迎說。

談論之間，火車不覺到達了尖沙咀火車站。他們交換了地址後就下了車。臨別時，李迎迎對陳曉乾說：「S大學是我的母校，我雖然離開了它，我還會關心它，我希望通過你繼續了解它。」

「我也是這樣。」鄭美寶聲音有點嗚咽地說。

聽了她們的話，陳曉乾心中甚爲感慨。他不知道爲甚麼感到很悶。

(四)

陳曉乾回到家裡，知道丹芷已從倫敦返港一個星期了。當她見到他時，她說：「我以爲你不回來了呢？」

「怎會呢？」陳曉乾熱情地握著她的手臂，「我們因搞政治運動，推遲了兩周才放假。」

丹芷拉他坐下來後，就說：「我在英國已經知道這個運動的一些情況了。外國的分析家在五月下旬就知道那時的鳴放是『引螞蟻出洞』，所以當時我很爲你擔心。因寒假才回來過，這次暑假原本是不打算回來的。但我十分掛念你，於是就回來了。」她一邊說，一邊慈愛地看著他，「你似乎消瘦了許多。」

「近一個多月來，思想有點緊張，」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不過，精神還不錯。」

「你沒有被鬥爭吧？」她關心地問。

「沒有，」他天真地笑了笑，「我還鬥爭別人哩！」

「我知道你會平安無事的，」她滿意地點了點頭，「你爲人老實，又有寇蓮娜作保鏢，還有那位蘇甚麼的。」

「蘇厚永。」

「這回林小春和岑蕙可倒霉了。」

「是的。」他忽然翹起大拇指，讚揚地說：「你真了不起，身在千里以外，竟能對大陸的形勢分析得如此準確。」

「這完全歸功於各國的情報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分析。」

吃晚飯時，陳曉乾的父親不免問起國內反右的事。陳曉乾把全過程大略給他介紹了。

「香港的一些報紙報道鬥死了許多人，鬥爭很殘酷，看了那些報道使人心驚。」

「右派報紙向來是把內地的事誇大的。」陳曉乾說。「嘶嘶喝喝是有的，鬥死人倒沒見到。」

「儘管如此，你還是要多加小心。」老父關心地說。「如果形勢對你不利，你不要回去算了。你姑姑對我說過這個問題，希望你們好好研究研究。」

自從陳曉乾回內地升學後，這是陳曉乾和丹芷第二次來到這個海濱小碼頭。

「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到這裡來了。」丹芷有點感觸地說。

「怎麼會呢？」陳曉乾不明白地反問，「難道我們以後不會再見面了嗎？」

「你看，我們自小來玩耍的這個小碼頭，正在大興土木，要併入船塢裡了。」

「如果是這樣，這很可能真的是我們最後一次到此一遊了，」他驚訝地說，「滄海變桑田，世道就是如此！」

「不過，世事如棋，變幻莫測，人事上的滄海桑田，更加使人困惑！」

「你是指內地的政治變化？」

「不只是這個，還包括你我的處境和思想的變化。」她說。「這兩三年來，我們的思想變化太大了。」

「其實我的思想變化並不大，」他說，「如果說有甚麼變化，那就是我對我國的政局有點迷惑不解。」

「你對個人前途的看法呢？」她低著頭說，「比如說對愛情的抉擇，因爲這可能決定你今後一輩子的命運。」

「我心中只有親情，沒有愛情。我深知，林小春也好，岑蕙也好，都不適合做我的終身伴侶，雖然我由衷地欽佩和敬重她們。」

「這是因爲你性格內向，心地純良，性情荏弱，雖有偉大的抱負，卻無幹大事的氣魄和膽色。最適合做你終身伴侶的，就是你以前的丹芷姑姑。」她的最後兩句話，雖然說得聲音很低，但卻十分清楚。

「你說甚麼？」他大吃一驚。

「終身伴侶不一定是夫妻，」她解釋說，「你既然心中沒有愛情，就要有個親人照顧。」

「你是說，現在的丹芷姑姑不適合了？」他的聲音還帶有驚訝的味道。

「從理論上來說，應該仍然適合，因爲你的生命歷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何去何從，你需要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共同商量。難道你能和寇蓮娜或蘇厚永商量嗎？」

「當然不能。」

「但是，從實際上來看，你回去學校以後，你是不能夠真正和我交換意見的了，我能夠在信上多講那些問題嗎？」她說。

「當然不能。」

「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就是你離開中國大陸，一就是我回中國大陸。」

「今晚我就是專門跟你討論這個問題的。」

「是的，我們要好好研究這個問題。」看樣子，她又比半年前成熟了些。「你在中國已經生活了整整三年，應該有一個較全面的概念，而我對中國的研究也有兩年了。我們可以通過深入討論，統一思想。」

「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我認爲，就你的個性，發展潛質和家庭、社會背景來看，你是不適合現時的中國社會的。因此，與其以後不適應而苦痛不已，不如趁早回香港，另謀出路。」她說。

「但是，我的確已經厭倦、甚至可以說憎惡香港這個社會。」他說。

「你可以像我那樣，到英國去留學，學成之後在那裡工作。」

「我不想寄人籬下。」

「寄人籬下只是權宜之計，待將來中國的政治鬥爭告一段落，再作打算也不爲晚。另外，用間接的方法爲祖國效力，也歷來是中國海外知識分子的傳統。」她說。

丹芷的話，如此合情合理，他確實找不到不同意的理由。歇了歇，他問道：「這也意味著你改變了主意，決定學成後不回中國了？」

「是的。我覺得我不能夠適應政治鬥爭如此激烈的社會。」她答道。

「你說得也對，」陳曉乾說，「從批判胡風集團開始，中國就推行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階級鬥爭的政策，這對於從海外和港澳回去的人來說，是很不適應的。當然，中國政府制定了華僑、港澳同胞的政策，但從這次反右鬥爭來看，不少被批判鬥爭的人是來自海外。我當然不想你回去受那個苦。所以我同意你的決定。但是，由於這個政治運動剛剛開始，我想回去再觀察一個時期。」

「你不怕政策會改變，到時回不了香港？」她不安地問。

「我看不會的。」他頗有信心地說。

「唉！」她嘆了一口氣。「你太優柔寡斷了。有時一念之差，往往會鑄成終身大錯的。」

「我並不顧慮甚麼，我只是極關心我們學校發生的一切，關心我所認識的人。」

「你就是個重感情的人，你惦念著岑蕙和林小春。」然後她無可奈何地說：「那好吧，你回去多觀察一個學期。當然我在外邊也觀察。我希望到時我們的看法會完全一致起來。」

此後，他們沒有再談論這個問題了，而是痛痛快快地、相親相愛地相處了兩個多星期。

第十一章 紅消香斷

(一九五七年九月)

(一)

當陳曉乾回到學校時，大多數學生都已經返校了。蘇厚永到他叔叔家住了十天，提前返校。據他說，寇蓮娜、卜雲這些共產黨員都沒有放假。黨員們大概要加緊準備反右的工作。

校園裡也有一些大字報，不過多是批判性的，沒有甚麼新內容，看來是一些留校同學自發地寫的。

九月一日早上，學校黨委再次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大會由寇蓮娜主持，宋光輝作報告。他進一步動員深入開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校黨委宣佈停課兩周，集中力量狠批、猛鬥、深挖右派分子，兩周後邊上課、邊搞運動。

動員大會後，同學們回到教室，學習反右領導小組發的學習文件，重點文章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和《人民日報》其他的一些社論；學校反右領導小組還整理了一份全國性著名右派人物在鳴放期間的言論，供批判之用。

下午，卜雲又召集積極分子研究批判鬥爭黃有爲的策略。按照卜雲的指示，要把他的罪行逐條落實，在主要言論落實之後，其他問題就由專門小組處理。卜雲宣佈唐尤麗爲處理黃有爲專門小組的組長，組員有江一平和謝振賢。

晚上揭發、批判黃有爲，其形式與第一次差不多，由於黃有爲承認一切要他承認的言論，一個晚上就落實了十四條以及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

鬥爭會結束後，卜雲又把積極分子留下來。她傳達了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工作部署：明天上午全校鬥爭「人民學社」的葉風華，下午全校批鬥中文系教授鍾昌；四號全校鬥爭「爭鳴學社」的徐錦新，下午批鬥董志強；六號上午全校鬥爭岑蕙，下午全校教工批鬥歷史系教授章東輔；八號上午全校學生鬥爭「魯迅學社」的余馨，下午全校教工鬥爭哲學系黨支部書記秦連生；十號上午全校鬥爭林小春，下午全校批鬥一名校黨委成員。

她還傳達了系反右領導小組的部署：二號晚上批鬥畢業班學生伍廣元，教工分頭批鬥打字員費宏輝；四號晚上全系學生鬥爭三年級學生尹日暉，全系教工分頭批鬥講師王運元；六號下午全系學生批鬥黃有爲，晚上全系教工批鬥教授孟獨峰；八號下午學生鬥爭二年級學生袁喜旺，晚上全系師生批鬥教授顧大可、羅承芳、孫作愚。全校性的鬥爭大會，各班按人數比例派出代表參加，但被批鬥學生的系，則全體學生均參加，有材料揭發的學生，名額不受限制。

由於雙日都有校一級和系一級的活動，所以班上的鬥爭會都安排在單日或晚上舉行。寫大字報、看大字報、寫揭發材料、寫發言稿，以及專門小組對鬥爭對象進行個別落實罪行的工作，也在單日或晚上進行。

三號下午，班上再鬥爭黃有爲，至此，他的問題基本上已全部結束。黃有爲被列爲坦白認罪較好的右派分子，系領導打算於六號下午讓他向全系學生作一次全面的交待和檢討，安排江一平在會上作系統的批判發言，之後他的問題就算告一段落。

五號下午，班上召開鬥爭趙水生大會。開會前，卜雲宣佈成立趙水生專門小組，組長由何家昌擔任，組員有張妙嫦和岑常超。

趙水生卻沒有黃有爲那麼「老實」。事實上，雖然他的言論不少，但明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卻不多。他拿了毛主席提出的關於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對照人們揭發他

的言論，以證明他的言論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鬥爭趙水生最積極的也是江一平。爲了證明趙水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他甚至舉出趙水生在三年前入學學習時提過的「服務人群」的話。他認爲趙水生關於「服務人群」的言論是否定人民民主專政，是爲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翻案的。由於他的論點說服力不足，所以並沒有甚麼人積極附和他。後來他又揭發趙水生曾爲胡風鳴冤叫屈。經過一番爭辯，趙水生勉強承認他說錯了話，但動機並不是反黨。這樣，拉鋸了一個下午，江一平雖然軟硬兼施，趙水生的罪狀竟沒有一條能定得下來。

散會後，卜雲佈置蘇厚永、何家昌和江一平去做黃有爲的工作，爭取他揭發趙水生。

(二)

六號上午，在大禮堂召開鬥爭岑蕙的全校性大會，由寇蓮娜主持。她特別吩咐陳曉乾參加，並要求他在大會上揭發岑蕙的右派言論。

陳曉乾在經過大字報棚時，看見許多打油詩和漫畫，把岑蕙醜化成潑婦，假正經，其中有一幅漫畫畫她風騷地要一個男同學在她頭髮上插花。陳曉乾不禁一愣，定睛細看作者的名字，原來是何家昌。他十分反感，但現在是運動的風頭火勢上，加之岑蕙成了萬矢之的，陳曉乾唯有忍氣吞聲。

大會的氣氛比起系和班的批鬥會自然要嚴肅和緊張得多。舞台上的橫額，斗大字寫著「S大學師生員工批鬥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岑蕙大會」。主席台上坐著學校黨委領導成員和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

八時正，寇蓮娜對著麥克風宣佈大會開始，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兩名女工作人員把岑蕙押到講台。此時，有人坐在另一個麥克風旁邊，帶領與會者高呼打倒岑蕙及其他的反右口號，口號聲震撼著整個大禮堂，其懾人氣勢，比系一級的鬥爭會不知道要大多少倍。陳曉乾的心隨著岑蕙的出現而急劇地跳動起來。

岑蕙穿著一件滿佈褶痕的白襯衫，下身穿一條半舊的藍斜長褲，她頭髮淩亂，臉色十分憔悴，步履緩慢。據說，在此之前，她已被關起來，被反覆鬥爭。儘管如此，她看起來還是十分美麗，還是那麼玉潔冰清。她來到寇蓮娜身旁。寇蓮娜雖然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姿色動人，但在陳曉乾的眼中，她與如今的岑蕙相比，仍然是遜色得多。

陳曉乾想到自己和岑蕙的真摯友情，想起和她的最後一次談話以及她送給他相片，面對著當了階下囚的她，他不禁黯然神傷。但是，他坐在第一排，又不能過於流露這種感情。他低下了頭，極力忍住內心的悲愴和不安。

岑蕙站定後，怯生生地慢慢抬起了頭，無神的雙眼向下面人群茫然一望，又低下了頭。

寇蓮娜拿著幾頁發言稿，開始發言：

「岑蕙，女，二十歲，本校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家庭出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岑蕙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借中國共產黨整風之機，夥同另一名逃港女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發表了大量反動言論，妄圖煽動人們起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由他們一夥取而代之。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鬥爭開展以來，她一直負隅頑抗，拒絕向人民低頭認罪。全校師生員工對此義憤填膺，一致強烈要求把岑蕙押上歷史的審判台，把她批倒鬥臭。今天，學校反右領導小組應廣大群眾的這個要求，在這裡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批鬥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岑蕙！」

跟著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打倒大右派岑蕙！」、「岑蕙不投降，就要她滅亡！」

口號聲剛落，寇蓮娜就柳眉直豎，杏眼瞪圓，嬌喝一聲：「岑蕙，我問你，你是不是攻擊黨的經濟政策？」

「我是不同意黨的經濟政策。」岑蕙一字一字地回答。她的聲音十分沙啞。

「是攻擊還是不同意？」台下有人喝問道。

「你說，是不同意還是攻擊？」寇蓮娜大聲地重複一句。

「是不同意。」岑蕙用不亢不卑的口吻答道。

「你這是狡辯！」一個學生突然從第一排坐位站了起來，躍上了講台，嘶叫道：「別裝成是向黨提建議的樣子了！好心的人怎會全面否定黨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呢？你不是叫喊『實行全盤蘇化的經濟政策，反映了迷信外國的思想意識』嗎？」

「我說過。」

「你是否還說過：『歷史經驗已經雄辯地證明，凡是以一個外國為師者，必然淪於奴性』？」

「我說過。」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我說的是事實。」仍然是不亢不卑的語氣。

「你你……」那學生一時無言以對，不禁勃然大怒，吼叫道：「把你的雙手放下來！現在可不是叫你演戲、當司儀！」

岑蕙仍然雙手微微抱拳，放在小腹上。

「把手放下來！」陳曉乾看見一名壯碩的女學生從第一排座位躍起，跳上了講台，只聽見「拍」一聲，她用右手用力擊開了岑蕙的雙手。

岑蕙後退了一步，再又把雙手握起來。

「你頑固不化！」那女同學用力把岑蕙的雙手扭到後面。此時又有人高聲帶頭叫口號：「打倒大右派岑蕙！」、「岑蕙頑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條！」

突然，岑蕙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股勁，用力一蹦，把那女學生摔開幾尺遠。

「他媽的，你這婊子，還要威風啊？」台上的那個男同學飛撲過去，右手卡著岑蕙的脖子，把她的手壓到地板上。那女同學衝上前，用腳使勁踢岑蕙的臀部。

陳曉乾感到一陣頭眩，似乎自己也受到了極大的人身侮辱、肉體的折磨。

寇蓮娜面露陰森的冷笑，沒有制止那雙男女學生的暴力行為。

又有人帶頭高呼口號，但這回只有稀稀拉拉幾個人呼應。

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黨委書記宋光輝，對旁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耳語了幾句，那人就上前，拍了拍那男學生的肩膀，低聲說了幾句話，他才悻悻地放開了岑蕙。

岑蕙爬了起來，頭髮十分蓬亂，過了好一會她才站穩了腳。她忽然雙眼露出憤怒的光芒，大聲地控訴說：

「我犯了甚麼罪？為甚麼日夜輪番逼我認罪？我犯了甚麼法？為甚麼對我使用私刑？就算我是個犯人，你們也不能對我拳打腳踢！」她振臂高呼：「憲法到哪裡去了？社會主義法制到哪裡去了？正義到哪裡去了？」說到最後三個字，她已力不能支，倒在地板上了。

「她裝死！」那壯碩的女學生向大會說：「她裝死過好幾次，用冷水噴她臉，她就會起來的。」

宋書記急忙站了起來，命令工作人員去弄醒她。

陳曉乾不忍卒睹，他閉上眼睛，頓覺天旋地轉。突然耳朵聽到宣佈散會的聲音，他淚眼模糊地隨著人流，下意識地走出了大禮堂。

(三)

陳曉乾感到很悶，很頹喪。吃完晚飯，他獨個兒到女生宿舍後面的單竹林散步。這裡常有蛇鼠出沒，所以平常極少有人到此走動。陳曉乾也從來沒有來過這裡。他惦念著可

憐的岑蕙。

寇蓮娜那樣一個美貌的女子，平日在他面前表現得那麼溫柔，想不到在鬥爭岑蕙時，竟變得那麼殘暴、兇狠，與潑婦無異！她這是出於政治動機還是出於妒忌？岑蕙以「石」美人的性格，曾得罪過不少男人，同時也引起許多女子的嫉妒和非議。然而，他從來沒有想過，寇蓮娜會對她那麼狠毒，她才是真正鐵石心腸的女人哪！

他正在愁緒滿懷地思前想後的當兒，忽然聽到竹叢轉角處有女人的低聲哭泣聲，他不禁一驚，於是循聲走過去，只見一個留著兩條長辮子的女子，把面孔貼在竹子上低聲地啜泣著。

「你不是唐尤麗嗎？」陳曉乾感到十分意外。

唐尤麗也吃了一驚，她立刻抬起了頭，匆忙揩乾淚水。「是你，陳曉乾！」她的聲音很不自然。

「出了甚麼事嗎？」他囁嚅地問。

「沒甚麼事。」她不敢正視他。「爲甚麼一個人到這兒散步？」

他打量著她的眼睛和臉孔。雖然夜色迷濛，但她哭過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

「你哭了？」

她沒有做聲。

「你有甚麼傷心事，不妨告訴我，也許我可以給你出點主意呢？」他十分關心地問。

她突然把頭伏在他的肩膀上，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這下子，他真的慌了起來。他意識到，她一定有很大的傷心事，才會這樣。於是他默默地讓她在自己的肩膀上痛哭了兩三分鐘。

「別傷心。」他輕輕地把她推開。「你可以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嗎？」

「我爸爸……」她又痛哭起來。

「你爸爸怎樣了？」他吃了一驚，難道他爸爸病死了？

「他……」她泣不成聲。

「他多大年紀了？」

「不，他比死還慘……」她哭泣地說，「他成了校一級的右派分子！」

「哦！」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上午鬥爭岑蕙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你是否設想過，今後他的兒女會怎樣呢？」她抬起了頭，一雙淚眼仰望穹蒼，似乎是問陳曉乾，又似乎是問蒼天。

的確，陳曉乾壓根兒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以他的處境，他怎會想得那麼遠、那麼廣呢？要是唐尤麗的父親不是成了右派分子，她也絕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的，鬥爭黃有爲時，她不是挺積極的嗎？

「還有我哥哥……」她又哭了起來，「最近兩三個月都沒有來過信，看來是凶多吉少……」

「可能是因爲近幾個月來搞運動，沒時間寫信吧？」他安慰她說，「就是你爸爸，也還沒有定案嘛，將來定案時可能不是右派呢！」

「你不必安慰我了。」她用手絹揩了揩眼淚。「你今天上午參加鬥爭岑蕙的大會，看到了這個勢頭了吧？放到全校大會去鬥爭的人，還能僥倖不被劃成右派嗎？」

提起岑蕙，陳曉乾不禁黯然。

「今天我也被派去參加了。我參加的身份與你不同，你是以積極分子的身份去的，而我則是去接受教育！」她忿然地說。

「唐尤麗，我有個意見要對你說，供你參考。」

「在這個時候，我極需要關心我的人的意見。」

「你在新社會已經生活了八年，又是個青年團員，應該知道，處於你現在的景況，在

政治上一定要加倍小心謹慎，絕不能有半點疏忽，你甚至不能夠表現得過分消極。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似乎在咀嚼他的話。過了一會，她用力地點了點頭，感激地說：「謝謝你，陳曉乾！我會盡量照你的話去做的！」她忽然嘆了一口氣，怔怔地說：「事不關己，就沒有切膚之痛！以前鬥爭黃有為，我就沒有想到別人的後果，當然我作為一個團員不能不這樣。」

「這我理解。」他說。「你也不必把你爸爸的事對別人講，當然向組織匯報是不可避免的。」

「我前天已向卜雲匯報了。」

「她怎麼說？」

「她還能說些甚麼呢？還不是要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跟我爸爸劃清界線？」她又嘆了一口氣，「說說也不難，但師範學院的黨委要我揭發我爸爸的材料，做起來，就難極了。我曾經做過鄭美寶的思想工作，用半哄半嚇的手法，要她揭發黃有為，想不到事隔一個月，就報應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陳曉乾沒有做聲。

「我也要回宿舍了。」她木然地看著更加蒼茫的暮色。

「我們一起走吧。」陳曉乾友好地說。

「不，我們還是各走各的吧！」她哽咽著說。「別人見到，以為我跟你搞政治交易哩！」

看見她的自信心一下子一落千丈，政治上的自卑感如此嚴重，陳曉乾不禁搖了搖頭，長嘆了一聲。他萬分惆悵地看著她在夜色中匆匆消失的身影。

晚上再次舉行鬥爭趙水生的大會。陳曉乾感到有點厭倦了這種千篇一律的鬥爭，他也厭倦於當積極分子了。但是，他又不得不參加。他希望反右鬥爭快點結束。

會前照例召開積極分子會議，唐尤麗沒有參加。卜雲一開始就宣佈，唐尤麗不再擔任處理黃有為的專門小組組長，由江一平接替。領呼口號也換了張妙嫦。

使陳曉乾感到意外的是，只過了兩天，黃有為竟變得面色十分蒼白，雙眼無神，彷彿是大病了一場。他拿著厚厚一疊紙，一邊唸，一邊揭發趙水生平日對他講過的話，雖然大多數是評論寇蓮娜、卜雲和班上一些團員的話，但其中有兩三條是尖端的。例如，趙水生曾經對黃有為說過：「我國的戶口制度太嚴了，是保甲制度的繼續」，「《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話『工人無祖國』，這句話被各種人利用了，蘇聯可以對美國的工人說：美國不是你們的祖國，蘇聯才是無產階級的故鄉。我們中國也可以這樣說。」等等。

儘管黃有為揭發了趙水生幾十條言論，趙水生也承認了大部分，但他堅決否認他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他說：他在三年前的入學教育周中，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他十分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他這個海外孤兒接回來唸大學；他又把平時在大會小會上所講過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熱愛社會主義的話，一一講出來。在這過程中，雖然不時被江一平和何家昌的吼叫聲所打斷，但他還是堅持說下去。最後他還說：「分析一個人的言論，不能斷章取義，要對他作全面的、歷史的分析。」

看來趙水生是吸收了鬥爭黃有為的教訓，是作好了充分準備的。由於這樣，整個鬥爭會變成了何家昌、江一平與趙水生之間的辯論會，而在辯論的過程中，何家昌和江一平往往恃勢凌人，所以鬥爭會顯得冷冷清清。

卜雲看見無法駕馭會場，所以她就宣佈休會。

散會後，卜雲叫積極分子留下來商討對策。大家似乎也沒有甚麼辦法。討論了大半個鐘頭，毫無結果，卜雲便問蘇厚永：「你有甚麼意見嗎？」

蘇厚永皺了皺眉頭，慢慢地說：「按照校黨委的要求，班一級的問題，一般要於十二號以前基本解決，今天是七號，因此，趙水生的問題要抓緊進行。以後最好不用全班大

會的方式進行。我建議由專門小組把揭發出來的問題分別輕重，一條條落實下來。」

卜雲同意了他的建議，後來讓何家昌和張妙嫦留下來佈置工作。

(四)

八日晚上，陳曉乾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系召開的鬥爭顧大可三教授反黨聯盟大會。

鬥爭會由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鄒光燦主持。看來鄒光燦火氣不足，他只簡單地介紹顧大可、羅承芳和孫作愚三教授結成同盟，反對范書臣的經過，然後叫大家揭發、批判。

顧大可等三人一排地坐在系會議室的一個角落，前面坐著幾十名教工和學生代表。顧大可年過七十，滿頭白髮，身體肥胖，他的衣服十分骯髒，有一隻皮鞋已丟了後跟。他是莎士比亞專家，上過陳曉乾他們的課。陳曉乾對他的印象是：除了對英國文學瞭如指掌，津津樂道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是個糊塗蟲，在生活上也是極之不修邊幅。羅承芳是二級教授，語言學專家，他也六十出頭了，他身材修長，與顧大可形成鮮明對照。他教過陳曉乾班的《語言學引論》課程。陳曉乾對他的印象是：他學識淵博，有紳士風度。孫作愚的年齡與顧大可相彷彿，是國內著名的英詩專家，他身材細小，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陳曉乾在三年級上學期選修過他的英詩課程，感覺他為人坦率，頗有點羅曼蒂克的氣派。

第一個起來揭發他們的是范書臣。他的發言稿厚厚一大疊。他講了兩個鐘頭，羅列了他們三人的十大罪狀，主要有：結成反黨聯盟，反對黨支部的領導；利用講壇，散佈資產階級反動腐朽的思想觀點，毒害青年，妄圖與無產階級爭奪青年一代；抗拒思想改造；借古諷今，仇視新社會，等等。

范書臣發言完畢，鄒光燦問他們，范書臣的揭發是否屬實。顧大可說，他的講話太快，內容太多，他聽不清楚，所以希望油印一份給他；羅承芳說，他也有同感；而孫作愚則說，他越聽越糊塗，但有一兩個地方，他似乎是聽到了，就是說他們「反黨」。他說，他們反對范書臣並不算是反黨，因為范不能代表黨，何況，他們在反對他的時候，他還沒有加入共產黨。

之後，范書臣又嘩啦嘩啦地批判了他們一頓。但與會的人都沉默不言，就連坐在主席位上的黨支部書記高菲菲，也面無表情，始終沒有發過言。

後來，范書臣大概知道學生的衝勁大，於是就鼓動地說：「同學們，這幾個人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對於我們國家抱有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我們能容忍他們嗎？」

他的話果然生效，學生代表立即紛紛起來發言，多數是揭發他們在堂上放毒。但是，由於學生們所揭發的材料多是雞毛蒜皮，或甚至是牽強附會的東西，所以三位教授面不改色。

鬥爭會後來就草草收場了。

從整個學校來說，似乎也有點鬆懈下來了。人們不像前一階段那樣，熱烈談論這個或那個右派分子的事了，所召開的鬥爭會也不像以前那樣，吸引許多外系的旁觀者了，用以壯聲勢的口號聲也少了。陳曉乾似乎感到，反右鬥爭已進入低潮。

然而，第二天一覺醒來，陳曉乾發現，一個新的大字報高潮平地掀起。

二十多個大字報棚全部貼滿了新的大字報。其中有一半是針對林小春的，主力是生物系；另一半是針對學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麥廣昭的，主力是學校黨政部門。陳曉乾才想起，自上學期末以來，麥廣昭就沒有露過面。

但是，麥廣昭為甚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呢？他本人是個老黨員、老詩人，

目前的地位不低，他不應該有甚麼理由反對他加入並爲之奮鬥了幾十年的共產黨。陳曉乾覺得，在校黨委的幾個領導人中，麥廣昭最接近群眾，也最能接受群眾的意見。

他細心閱讀那些大字報。大字報主要揭露麥廣昭如下的罪行：一，企圖凌駕於校黨委之上。他以自己是個詩人，大知識分子，看不起校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對校黨委作出的決定，往往陽奉陰違；二，以接近群眾爲手段，拉攏討好群眾，所以群眾有事只知道找麥副書記，而不找黨委書記；三，在鳴放期間，與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例如：他包庇中文系教授鍾昌，說他的反詩是表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骨氣，他還十分欣賞岑蕙全面抨擊中國現時經濟政策的大字報；四，他曾說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並不是受外國帝國主義操縱的反革命組織，它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的組織。

然後，他去看針對林小春的大字報，其中有一篇最爲吸引陳曉乾的注意，它報道林小春歷次被鬥的表現。從大字報的報道中可以知道，林小春不顧種種阻撓，曾和鬥爭她的人，就絕對權威、個人崇拜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她還堅持認爲，中國存在著特權階層，而這個階層越來越擴大。大字報著重指出，在批鬥她的過程中，她不單沒有低頭認罪，而且還進一步發揮了她的觀點。

明天就要召開全校性大會批鬥林小春了，寇蓮娜昨天就通知陳曉乾參加。他想去又不想去。他一貫仰慕林小春的才華，並與她有過一段交情，總覺得她是個正直負責的人，因此，他是很想見到她的。但他又怕見到她被折磨的情景。鬥爭岑蕙的場面，對他來說，簡直是一場惡夢。

忽然有人輕輕地按著他的肩膊。他掉過頭來，原來是寇蓮娜。

「甚麼，你也來看大字報？」他有點意外地問。

「怎麼，我不能來看大字報嗎？」寇蓮娜滿面笑容，又回復了她平時的面目。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是說，你現在當了官了，看大字報的底稿就行了。」

「我算是甚麼官！」她不以爲然地說，「這是臨時性的差事。」

「不管怎麼說，現在全校都知道你是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你的名字可是響噹噹的呀！」

「風水是輪流轉的，」她得意地嫣然一笑，「以前是岑蕙以《何處有香丘？》和演《雷雨》中的繁漪而瘋魔了全市，後來在大鳴大放中，林小春又以反對絕對權威一文而轟動了南方，而今天，」她躊躇滿志地看著陳曉乾的眼睛，「以寇蓮娜署名的《行動起來，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一文，已被編進了反右重要文件匯編之中！」

聽到她提及岑蕙和林小春，他一陣感觸，就默然不語了。

「我會記住你那份功勞的。」她拉了拉他的手，快活地說：「我們一起到食堂吃飯吧！」

走了一段路，看見陳曉乾悶悶不樂的樣子，她忽然有所醒悟地說：「還爲你那兩位紅顏知己神傷嗎？」

「我真不明白……」他忽然停住了。

「不明白甚麼？」

「不說了。」

「以後你會明白的。」她似乎了解他的心事。「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有所失就必有所得，這就是辯證法！」

(五)

十號早上吃過早餐，陳曉乾和蘇厚永一起去參加鬥爭林小春的大會。

在路上，蘇厚永告訴陳曉乾，哲學系黨支部書記秦連生昨天下午全校大會被批鬥後，

晚上在一間廢置了的公共廁所內上吊自殺，所以上級吩咐各系，要加強對各鬥爭對象的安全防範工作。

蘇厚永介紹說：「秦連生是東北人，十三歲參加革命，有『紅小鬼』之稱，靠自修和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文化水平，後在人民大學進修過兩年，前年曾出版《哲學入門》一書。在這次大鳴大放中，曾發表《讀〈南共綱領〉之我見》，認爲南斯拉夫不是修正主義國家，它的情況和中國相似，南共綱領很值得中國領導人在制定政策時參考。」

「他也不必自殺呀！好像黃有爲那樣，你說甚麼，他就承認甚麼，就支吾過去了，爲甚麼一定要用性命來賭氣呢？」陳曉乾說。

「你怎麼講起這種糊塗話來呢？」蘇厚永責備地說，「也許他自認從小就投身革命，一直忠心耿耿爲人民，如今人人都說他是革命叛徒，他又怎能想得通呢？」

「學校有不少人被鬥爭，唯獨就是他一個人想不開自殺！」陳曉乾說。

「你知道我們學校就只有他一個人自殺？」

「難道還有其他人自殺？」陳曉乾吃了一驚。

「到目前爲止，據我所知，至少有六個男女自殺了。」

「他們也太傻了。」陳曉乾悲涼地嘆了一口氣。

「也不能這麼說，」蘇厚永不同意他的說法，「你沒有身在其中，當然不會有切膚之痛，如果換了你，你也不一定不會自殺。」

這倒是實在話，唐尤麗的事就使他得到啓發。

蘇厚永忽然問：「你有沒有注意到唐尤麗有甚麼變化？」

「沒有。」陳曉乾撒了個謊。

「她父親成了右派啦！這就叫做天有不測之風雲！」

「她父親當了右派還沒有自己成了右派那麼倒霉。」

「不過，也是相當倒霉的了。」蘇厚永說。「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了。」

「一人做事一人當，父親的事，又怎會牽連到後一代的呢？」

「你雖然回來三年了，但老是呆在學校裡，還不甚了解我們國家的國情。」蘇厚永耐心地向他解釋。「我們國家十分注重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好的人，如工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貧僱農、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人，就可能有光輝燦爛的前途；如果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資本家的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現在新加上右派分子，他們與地、富、反、壞分子和資本家基本上是同屬一類。」

「原來如此。」

「他們就連找對象也困難。有政治前途的人不會找那些人作對象，因爲如果和他們結了婚，就會反過來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沒有多少人像我那樣自找苦果吃的！」

「那麼，岑蕙和林小春那樣的人，就只能丫角終老了？」

「極有可能。」

「真的沒有人敢欣賞她們的才貌嗎？」

「政治上摔了大跤，她們的才等於廢物；至於貌，她們受到這麼大的政治衝擊之後，有如風霜過後的花朵，很快就會凋謝的！」

陳曉乾感到心情沉重。但思量起來，就覺得蘇厚永的說法十分有道理：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即使有人像他那樣，雖有憐香惜玉之心，卻難有娶她們爲妻的勇氣。

陳曉乾懷著更加沉重的心情走進了大禮堂。這回他也是坐在前面第一排。

大會仍然由寇蓮娜主持，她仍然是神氣十足，威風凜凜。但是，當兩名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女工作人員，把林小春押上講台時，卻沒有人像以前那樣，領頭高呼口號了，這可能是總結了鬥爭岑蕙和秦連生的經驗教訓，現在比較注重實效了。

只見林小春蹣跚地走出來，她的前額和右顴骨上似乎有傷痕，她穿著殘舊，但她仍然

盡可能昂然地走到麥克風前面，站定以後，她一雙堅定的眼睛向台下的人柔和地看了一下。她突然看見坐在前排的陳曉乾。四目相接，陳曉乾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股勇氣，竟不顧蘇厚永坐在旁邊，微微點頭，跟她打了個招呼。她也微微點首致意。這一瞬間，他忘記了眼前的一切，彷彿是老友重逢……

「林小春，現在你要老老實實向全校師生員工交待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寇蓮娜那尖銳而近乎叫喊的聲音，使陳曉乾在這一瞬間驚醒過來。

「我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沒有甚麼罪！」

「你污蔑毛主席搞絕對權威、個人迷信，這是最大最大的反黨罪行。」生物系一個男學生在第一排坐位前站起來，指著林小春叫喊道。

「我只是鑑於斯大林的教訓，結合我國的情況，防微杜漸，提醒中央領導注意這個問題，又何罪之有呢？」她從容不迫，對答如流。

「不准狡辯！」突然有一個壯漢跳上了講台，衝到林小春的身邊。

「打倒大右派林小春！」台下有人高聲叫口號，陳曉乾回頭一看，原來是江一平。

「警告你，林小春！」那壯漢氣勢洶洶地指著她的鼻尖，「現在寇蓮娜同學要你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不是要你邀功！」

「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你叫我交待甚麼？」林小春用蔑視的口吻說。

「住嘴！」那大漢竟動手卡她的脖子。

林小春的頭被壓了下來，她沒有作任何反抗。顯然她在體力上已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了。

寇蓮娜急忙對那壯漢說：「放開她吧！」然後又對林小春說：「好好交待！」

那壯漢放開林小春的脖子。她踉蹌了幾步，就站定下來。

她雙眼直直地向前看，一聲不響地站著。

「你為甚麼不說話呀？」坐在第一排的那位生物系男學生又站了起來，喝叫道。

林小春仍然一聲不響。

「她裝聾作啞！」台上那名壯漢又吼叫起來，一邊揮動著雙手。

「你為甚麼不說話呀？」寇蓮娜也無計可施。

林小春輕蔑地冷笑了一下，然後用清脆的聲音說：「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說過，即使是右派分子，也『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他們『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我不是右派，更加有言論自由！」她橫掃一眼下面的人，再轉過頭來對寇蓮娜說：「但是，你們從一開始就剝奪了我的言論自由，而且不停地連續輪番鬥爭我十六天，有時一天竟達十六小時！你們對我拳打腳踢，把我打得遍體鱗傷，逼我所謂認罪。你們看，」她突然拉起右褲管。陳曉乾坐在第一排正好看得清楚：她的膝蓋上瘀黑了一大塊。

但是寇蓮娜卻冷笑一聲：「你是人民的敵人，你民憤這麼大，就是群眾揍死你，也是活該！誰叫你這麼頑固！」

「你們既然不講法制，我就不講話了！」林小春凜然地說。

「對你這樣的人，是不必講甚麼法制的！」寇蓮娜指著她說。

但是，林小春雙眼平視，沉默不言。

「交待！快！」在台上的那個壯漢又吼叫起來，前排坐著的幾個生物系學生也附和著。

林小春仍然一動不動地站著，一言不發。

「他媽的！」那個壯漢揮動著拳頭，但在寇蓮娜的眼色下，他忍住了。

黨委書記宋光輝把寇蓮娜叫了過去，耳語了一陣以後，寇蓮娜再回到台前，對林小春說：「我們黨歷來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現在給你機會交待你的罪行，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警告你，你拒絕講話，就是抗拒的表現，後果自負！」

「你們不講道理，不按政策辦事，我有甚麼好講的呢？」林小春忽然面對寇蓮娜，振振有詞地說：「我說過，我們國家的幹部特權不斷擴大，難道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嗎？一個大學的黨委書記，一個學生的黨支部書記，就有權私設公堂，刑訊不同意見的人！」

「你污蔑！」寇蓮娜氣得跳了起來。

「還有，」林小春毫不容情地繼續說，「你本人也是幹部特權的犧牲品，但是你用自己的青春換得特權以後，就濫加施用！」

「拍！」寇蓮娜重重地打了林小春一個耳光，把她打得踉蹌地後退了幾步，血慢慢地從她的嘴角流了出來。

林小春再站定後，雙眼射出怒火，向大會高聲地說：「她是在執行法紀嗎？」

寇蓮娜衝上前，舉起右手。

只見台下出現一陣混亂。黨委書記宋光輝趕忙宣佈散會。

(六)

參加鬥爭林小春的大會以後，陳曉乾更加悶悶不樂。他後悔曾幫助寇蓮娜寫那份大字報。如果沒有那份大字報，她就不會像今天那樣紅得發紫，指揮全校的鬥爭大會了。她恨寇蓮娜。然而，他是不是要爲岑蕙和林小春向她求情呢？

晚飯後，他約了寇蓮娜去單竹林散步。他知道她工作十分繁忙，所以保證不會佔用她半個鐘頭以上的時間。

寇蓮娜十分樂意跟他到單竹林去。

「有甚麼就說吧！」她笑盈盈地說。和他在一起時，她總是那麼溫柔、隨和。如果陳曉乾不是親自參加鬥爭林小春的大會，他是絕對不會相信，她會把林小春打出血來的。

「我有一件事求你，」他結結巴巴地說，「不過，請你答應我，如果你不同意，就當我沒有提出過，好不好？」

「好！」她一口答應了。

「我求你放過岑蕙和林小春。」他鼓起勇氣說。

「你說甚麼？放過岑蕙和林小春？」她有點吃驚地問。隨後，她嚴肅地說：「我經常指點你如何處理政治上的問題，爲甚麼你現在竟這麼糊塗，要爲岑蕙和林小春求情？」

「她們真的是那麼壞？」

「你以爲她們是我搞出來的嗎？」她瞪了他一眼，「她們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尤其是林小春，她反對絕對權威、個人迷信，在全國的右派中，只此一家。鬥爭她們，我只是執行者，我無權放過她們。即使我有那樣的權力，如果我放過她們，我將會和她們一起，在政治上同歸於盡！」

是的，她的話一點不錯，在岑蕙和林小春的問題上，她只不過是積極的執行者，她之所以變得如此大紅大紫，主要是她看準了風頭。

見他沒做聲，她繼續往下說：「你知道你同情大右派的思想有多大的危險嗎？如果你對別人這樣說，你立刻就會成爲右派分子！」

他暗暗吃了一驚。但是想了想，他又說：「我只是要求你不要在肉體上折磨她們，這點你是能夠做得到的。」

聽了這話，初時她面露慍色，後來反而高興起來。「陳曉乾，你可是個真正念舊的君子。」她拉他在一個乾淨的樹墩上坐下來。

「你是答應了？」

「嗯。」她似乎在思索甚麼。「我這樣做，是會冒風險的。」

「我以後會報答你的。」

「你用甚麼報答我呢？」她對他這句話極感興趣。
陳曉乾只是一時衝口而出，他並沒有具體想如何報答她，因此他答不上話來。
「用金錢報答我嗎？」她笑了笑，「你知道我不缺這個。」
「我送你喜歡的禮物。」
「好，我喜歡你的心！」她半開玩笑地說。
「把我的心送了給你，我不是就死了？」他裝著不領會她的意思，低著頭說。
她忽然又嚴肅起來：「你是不是真的念舊情，要救救你那兩位摯友？」
「那麼，你到底要我怎麼樣？」他還是不敢抬頭看她。
「你應該是懂我的意思的！」她加重語氣說。「現在我只要你承認你欠了我一個人情，將來在適當時候償還就可以了。你答應麼？」
他知道她所說的償還的含義，因此他本想斷然拒絕，然而，當他想到岑蕙倒在台上的可憐情景，想到林小春遍體鱗傷的慘狀，他就咬了咬牙關，說道：「好，我答應你！」
「陳曉乾！」她的聲音忽然嗚咽起來，跟著她的肩膀微微抽搐著，「陳曉乾，請你抬頭看看我！」
只見她閉著雙眼，那微微合著的櫻桃小嘴，比平日更加殷紅，那如雲般的黑髮把那晶瑩潔白的面孔映襯得更加光彩照人。她的臉蛋彷彿是一朵盛開而寂寞的鮮花。他忽然發現她滿面淚痕！
「你……」他驚訝得講不出話來。
「你也會用對岑蕙和林小春的同情心來同情我嗎？」她的聲音如此幽怨，與她在主持鬥爭大會時叱吒風雲的氣概截然不同。
過了一會，她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我們回去吧！我會盡可能照你的要求去做，但是，如何定案，我是無能爲力的。」
「這我知道。」
「你要記住，你以後是要實踐你的諾言的！」她低聲地但十分清楚地說，「否則，我是不會罷休的！」說完她就頭也不回地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沒精打彩地離開單竹林。當他走近女生宿舍前面時，只聽見前頭人聲鼎沸。他連忙快步走上前去，只見一群人圍起來，又聽見幾個女學生在議論紛紛，有人說：「她一直很倔強，想不到會跳樓自殺！」
陳曉乾聽了，心中未免有點不踏實，於是上前問道：「誰自殺了？」
「岑蕙。」
「岑蕙？」他頓時感到一陣心悶，雙耳嗡鳴，眼冒金星。但他立即鎮定下來，調好呼吸，使自己能支持。他定了定神以後，就走到人堆中，發現她剛被抬上一副擔架上，她的臉上蓋住一塊白布。
這時他聽見一名學校醫務所工作人員說：「說也奇怪，她從四樓跳下來，全身竟沒有半點傷痕。」
「她是臀部先墜地，所以身體表面沒有受傷。」站在擔架旁邊的校醫說。
陳曉乾不相信那白布下面的是岑蕙的屍體，於是他衝口而出地問抬擔架的人：「她是岑蕙嗎？你們是否弄錯了？」
「這種事能弄錯的嗎？」其中一人粗聲地答道。
「可能她還沒有死呢？」他對校醫說。
「死了，」校醫看了他一眼，有點不滿地說，「人命關天，怎可隨便說的呢？」
陳曉乾偷偷揭開那塊白布，赫然看見岑蕙白蠟色的臉孔，他把手指放在岑蕙的鼻尖前面，確實是甚麼氣息也沒有了。只見她雙眼自然閉合，面部既沒有痛苦的表情，也沒有笑容。但是，她的頭髮仍然是那麼烏黑亮麗，他忍不住深情地撫摸它，這是他曾經插過

花的秀髮啊！他一陣感觸，不禁悲從中來，大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滴在她平靜的臉上。幸好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別人沒有發覺。

「大家讓開！」兩名保衛科的人員在前面嘶喝著，並把人們推開，學校醫務所工作人員就把岑蕙的屍體抬起來，向前走去。陳曉乾用模糊的淚眼，看著人們把岑蕙的屍體抬走了，內心一片茫然。

晚上，陳曉乾徹夜難眠。過去的一年，尤其是過去的半年，是疾風驟雨式的半年，是慘絕人寰的半年。如今，憂國憂民、才華橫溢的林小春已被糟蹋得不成樣子，有崇高抱負、天生麗質的岑蕙也於一夜之間玉殞香消，他一九五四年回內地升學後的兩年多充滿理想和浪漫情懷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怎不叫他傷心欲絕呢？記得寒假回香港時，丹芷姑姑曾對他說過，他不大適宜在祖國定居，但他對祖國還有留戀之意。暑假回香港時，丹芷姑姑再度提出，以他的個性，發展潛質和家庭、社會背景來看，他是不適合當今的中國社會的，她希望他趁早返回香港，另謀出路。這次他覺得她的意見頗有道理，但他仍然惦記著岑蕙、林小春等人，而且運動剛剛開始，他要回校再觀察一段時間。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只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竟然發生了如此急劇的變化，出現了那麼多慘不忍睹的情景。他已徹底地絕望了。眼淚流濕了他的枕頭。他決定聽從丹芷姑姑的勸告，畢業後返回香港，到英國去留學，學成之後和丹芷姑姑一起留在海外工作和生活……

停課兩周後，雖然反擊右派的高潮已經過去，並且已經復課，但繼續批鬥不認罪的右派分子，和深挖漏網右派分子的工作，仍在加緊進行中。

九月下旬，在江一平的揭發下，班上又挖出了一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申紀夏。申紀夏雖然右派言論不多，但據江一平揭發，他曾造謠說蘇聯專家在東北強姦中國婦女，這是屬於有損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團結的明顯例子，單這一條就足可以把他劃成右派分子了。申紀夏沒有經過全班批鬥，大概是由幾個團員及江一平落實便算定了案。

第十二章 假鳳虛凰

(一九五七年十月 — 一九五八年四月)

(一)

學校黨委批覆同意班和系把黃有爲、趙水生、申紀夏定爲右派分子的請示報告。卜雲向全班宣讀了學校黨委的批示，並命令他們三人繼續寫書面交待和檢討，在文體活動時間進行勞動。她任命江一平主管他們的思想改造和勞動事宜。

據蘇厚永向陳曉乾透露，全校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總數，爲全校師生的總數百分之十左右。

十月開始，教學基本恢復正常，但教師與學生的心還遠遠沒有收回來。雖然，反右鬥爭前已有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肅反運動，但這場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還是使人感到十分突然的，思想上毫無準備，現在又怎能一下子把心收回來呢？更何況，有十分之一的人，突然變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有十分之一的人，要繼續整理他們的材料和監督他們改造，這樣，一個班的氣氛就變得十分彆扭。在系裡，二月份在系辯論會上作反面發言的人以及後來在系黨支部召開的、幫助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使陳曉乾甚爲費解的是，馮靜宜主任並不是黨員，但向她提意見的人全都成了右派分子。因此，反右運動帶給一般群眾的精神恐懼是異常深刻的，誰還敢毫無顧忌地發表議論呢？在運動中那種父子之間、情侶之間、夫妻之間、摯友之間互相揭發的情形，尤其使人痛定思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驟然一百八十度冷漠起來。在這種氣氛中，教學變得死氣沉沉。不少有真才實學的教師變成了右派分子。按照上級的規定，政法、文學藝術和歷史課的右派教師不能再上課了。即使不是右派分子的教師，反右的風暴使他們猶有餘悸，他們講課時已經變得十分謹小慎微了。

陳曉乾也無心向學，他終日想到岑蕙之死。他自知岑蕙生前對他情深款款，他也跟她情投意合。當然，他對她的感情始終沒有超越他和丹芷之間的感情。然而，這位紅顏知己對自己的種種好處，她的爲人，她的被鬥，她的慘死，都給他留下畢生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給丹芷寫了一封信，簡單地告訴她岑蕙之死和林小春之被鬥，並向她表示，他決定聽從她的勸告，回到她的身邊。

十月中旬，除右派分子外，全班學生都要作一個思想小結：檢查自己有沒有右派言論，在反右鬥爭中是否立場堅定。

在思想小結前兩天，蘇厚永對陳曉乾說：「你打算從哪幾方面檢查你自己的思想呢？」

「我對反右鬥爭是不太關心的，立場是中間派。」

「不久前，團支部對班上每個同學的情況作過分析，有人認爲，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你站在黃有爲一邊，並向高菲菲匯報。高菲菲同志爲此也要作檢討哩！另外又有人揭發你跟大右派岑蕙、林小春等人來往密切。你要在這兩方面檢查才好。」

「一定是何家昌說我在胡風問題上站在黃有爲一邊，而說我和岑蕙、林小春關係密切的一定是寇蓮娜。」

「誰說的你倒不要追究，」蘇厚永說，「我們份屬老友，我才把內部消息洩露給你，讓你有所準備，不要到時手足無措。至於寇蓮娜，你倒是冤枉了她，她倒是一直在保護你，爲你辯護。要知道，有不少人是極力主張批判你的。」

後來，陳曉乾還是照蘇厚永的吩咐，在那兩個方面作了一些檢查。在提到他與岑蕙的

關係時，他只說與她純粹是工作關係，而跟林小春也只不過是一般的相識。何家昌和江一平自然感到很不滿意，但經寇蓮娜作了肯定的結論，他們才不得不罷休。

一周後，學校黨委書記宋光輝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了反右鬥爭的總結報告，其內容都是些眾所周知的事。他沒有提及全校右派分子的數字，但他透露，有五名來自港澳的右派分子學生，於暑假期間逃回港澳，有關的系曾對他們進行缺席批判。陳曉乾知道，這五名右派分子中，包括了李迎迎。宋書記還指出，包括岑蕙在內的八名右派分子自殺，是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行為。他宣佈把定為右派分子的黨團員一律開除出黨團組織。

至此，反右運動基本結束。

過了兩天，學校黨委又召開全校大會，動員繼續共產黨的整風。宋書記說，在反右獲得全面勝利的基礎上，黨內整風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他號召黨外人士積極幫助共產黨整風，形式仍然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然後是和風細雨，商量啓發。但是，陳曉乾十分懷疑，經過反右鬥爭，是否還有人敢大鳴大放，向黨組織和黨員提意見？

聽完報告，寇蓮娜叫住陳曉乾，說她有事要跟他談。

於是他們來到了北門的江畔。

江邊一片寧靜。兩人坐下後，寇蓮娜看見陳曉乾一路上悶悶不樂，沉默不言，就開口說：「怎麼，生了我的氣了？」

「你如今是個大紅人，我怎敢生你的氣！」他悻悻地說。

「我知道你因為岑蕙自殺的事還生我的氣。」她耐心地說，「我那天答應了你的要求以後，就打算著手把她們集中隔離到學校反右專案組，這樣就不會受系裡一些人的折磨。但是，岑蕙在我行動之前就自殺了，我有甚麼辦法呢？」

聽見她這麼說，他的臉色慢慢緩和下來。

她繼續說：「上級再號召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這回，上級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大字報。」

「大家寫，我自然也會寫的。」

「那麼，你會寫我的大字報嗎？」她忽然問道。

「寫，一定寫。」他不加思索地說。

「寫我的甚麼？」她似乎吃了一驚。

「寫你在反右運動時不執行黨的政策！」

「還有呢？」

「還有……」

「還有我引誘你是不是？」她打斷了他的話。

他不禁為之一怔，反而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沉默了一會，他有點氣憤地說：「你以為我會這麼蠢嗎？一個紅得發紫的共產黨員，誰會相信她有紅杏出牆之心呢？」

「你知道就好！」她嘴角浮現出一絲得意的笑意。「別人還會說你是陷害報復哩！」

「但是，我不寫你大字報的原因，是我憐憫你，雖然我不能原諒你當初嫁給你這個丈夫的動機！」

「我知道你是同情我的。」她高興得雙眼閃出了淚光，並捉住他的手。

他縮回他的手，嚴肅地說：「在你要我把我的心給你，作為你不從肉體上折磨岑蕙和林小春的條件以前，我除了憐憫你之外，還有同情你的心，『春風最怕黃昏霧，不勝惆悵息夫人！』又怎能不令人同情呢？但是，自那以後，我對你就只有憐憫而沒有同情了！」

「為甚麼？」

「因為你不惜採用一切手段，去達到你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目的。我怎能同情呢？」

「我承認我有政治上的抱負，你就管叫它做野心吧，但不至於不值得同情吧？」

他沒有正面答她，繼續說：「而且，爲了你的私心，你也心狠手辣。你明知岑蕙和林小春是我的摯友，你就對她們特別苛刻，而且你每次要折磨她們時，一定要我在場。你就是要在精神上折磨我，要我求你！」

「你別這樣說好不好？」她用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你馬列主義倒背如流，但都是爲你所用，完全違背了它的精神！」

「是的，我的馬列主義是爲我所用，但也是爲你所用！」她輕輕地收回她的手。

「也是爲我所用？」他不相信地反問。

「是的，你當然不知道，在你和岑蕙及林小春的問題上，我曾經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幫過你多大的忙。如果不是這樣，你肯定成了右派分子了，有些和她們的關係比你淺得多的人，都成了右派嘛！」

陳曉乾沒有做聲。

「還有，岑蕙在自殺前，寫了一首詩和一封信，上款寫明是『留給最真摯的文友』，這位文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你。我在搜查她的遺物時撿到這首詩和信，一直秘密保存著。」

「岑蕙寫給我的信和詩？」他跳了起來。「給我！」

「看你！如果不是這場反右運動，你們一定會談戀愛的！」她搖了搖頭。「不過我沒有帶來。」

「你甚麼時候給我？」他急不可待地追問。

「在適當的時機。」她詭譎地笑了笑。

「你又想我付出代價？」

「你上次的債還未還哪！」

「那你要我怎麼樣？」

「這個，以後再說吧！」她賣了個關子，「我現在可以把前面四句詩唸給你聽，不過有一個條件。」她一雙杏眼誘人地瞅著他。

「甚麼條件？請快說！」

「你算是欠我第二筆帳，將來一定要還。」

「好，我答應。」

於是，她清清喉嚨，朗讀起來：

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

……

製芰荷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

岑蕙引用屈原《離騷》中的四句詩以自喻，以表示自己無限忠於祖國的情操，這使陳曉乾非常感動又十分悲傷。

但寇蓮娜沒有意識到，卻繼續往下說：「人們都說岑蕙自殺是出於逃避被鬥爭、被凌辱，其實這是誤解。當然她自尊心很強，所以也可能有逃避受凌辱的成份，但主要的還是出於絕望。」

「絕望？」他壓抑著內心的悲痛，反問一句。

「是的，她被鬥爭以後，曾經寫信給她原來高中的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爲甚麼只教我要誠實、坦率，而不教我如何做人？』她甚至在自殺前曾寫信給毛主席，絕望地質問道：『您不是要我們不要怕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嗎？還叫我們「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是，我遵照您的教導去做了，結果呢？您知道嗎？』」

「她呀！」他哽咽住了，「委實是心如水晶，剔透玲瓏，太過天真了！」

「不過，你也不要過於耿耿於懷，這對於你的前途並沒有半點好處。」她告誡他說。「其實，政治鬥爭是殘酷無情的。常言道：『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是，要知道，軍事是服從於政治的，要造就一個政治家，就不是『萬骨枯』這麼簡單了。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太過認真呢？」

不管她怎麼說，他仍然愴然若失。

「我約你談話的目的，主要是要告訴你如何寫大字報：既然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出一定數量的大字報，如何寫就是個關鍵的問題了。記住，寫得越抽象越好，越瑣碎越好，千萬不要針對具體的人，也不要牽扯到政治上去。例如最好寫些食堂的早餐是否可以多樣化些？夏天午睡時間是否可以長一些？等等。」

「謝謝你的關心。」他沒精打彩地說。「我有點頭痛，我想回去休息。」

「是感冒了？」她用掌心按了按他的前額，「噢，真的有點發燒！我陪你回宿舍去。」

(二)

校園裡又出現了一輪大字報高潮，但比起大鳴大放期間和反擊右派期間，遜色得多了。

今天文體活動時間，卜雲帶領班上的同學去看大字報，黃有為、趙水生和申紀夏三人則在教室周圍除草。

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都是一些如何改進某些具體工作的意見，而其中有許多是詞不達意、重重複複的。

但是，有一份大字報卻頗為引人注目，題目是：《學校戲劇社 — 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內文揭露該社的五個社長、副社長中，有四個成了右派分子。該大字報還指出：戲劇社所演過的戲，都是些用以醜化社會主義的毒箭，如《雷雨》影射幹部特權，《櫻桃園》為地主階級唱讚歌，《推銷員之死》宣揚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等等。大字報還指出，學校戲劇社是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自由泛濫的場所。因此，大字報的作者建議取締學校戲劇社。另有幾份大字報建議取締周末交誼舞會及聯歡活動，認為這些活動會消磨學生的革命意志，腐蝕他們的靈魂。

江一平走過來，皮笑肉不笑地對陳曉乾說：「喂，這幾份大字報很有啓發性吧？」

陳曉乾知道江一平這話是針對他的，但他現在已成了反右英雄，他只好忍氣吞聲，悄悄地走開了。

提起戲劇社，提起周末舞會，就使陳曉乾回想起難忘的過去，難忘的人物。想起了「盛席華筵終散場」的詩句，他不禁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不過，這席華筵的時間太短促了！」

他無心再看那些千篇一律的大字報了，他匆匆地往馬崗坡的方向走去。時值深秋初冬的黃昏，坡上一派肅殺的景象：百花凋謝，樹葉飄零，原來如茵的草地一片枯槁。他曾和美貌可愛的寇蓮娜在此談過心。然而，想不到同是那個寇蓮娜，現在已經引不起他溫情脈脈的回憶了！他想到的是王熙鳳式的寇蓮娜。

他忽然看見坡下有一個穿著一套褪了色的藍幹部服的女子，慢慢地向坡上走來。他想，她大概是位身體不好的大姐來這裡散步吧。但當她走近時，他赫然發現她是唐尤麗！

平時上課和開會時，他已經注意到唐尤麗近來鬱鬱寡歡，顏容憔悴了許多，似乎一兩個月的短暫時間，就奪去了她的全部青春氣息，而她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也再沒有那種迷人的光彩了，她那兩片薄嘴唇也不再那麼殷紅了。他同情她，但卻感到無能為力。

然而，他現在才發現，她連走路的姿態也完全變了，變得那麼怯生生的。他內心感到一陣震撼，甚麼力量會使人變得那麼徹底的呢？

「唐尤麗！」他從樹叢中走了出來。

「噢！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你！」她雙手捧著心口，猶有餘悸地說。

「你獨自一個人來這裡幹甚麼？」他關心地問。

「來散散心。」她悶悶不樂地說。「你呢？」

「我也是。」

「難道你也有我的憂愁？」

「爲甚麼沒有呢？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他滿懷傷感地說，「也許，我比你更愁呢！」

他們在樹叢下的一張石長凳上坐下後，唐尤麗說：「我倒不明白，你的愁怎麼會比我的愁更深呢？你好比是一隻可以自由飛翔的小鳥，我十分羨慕你！」

他明白她說話的含義，她是說：你若然不想呆在這裡，你隨時可以回香港，而我就決然不可能了！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問題上，表現出她比岑蕙和林小春那樣的女子要遜色得多，雖然她也聰明伶俐。

「我說得不對嗎？」她問道，一邊玩弄著她在胸前的辮子。在陳曉乾看來，她的辮子似乎也沒有從前那麼油亮了。

「但是，心靈的創傷，飛到甚麼地方都是不能癒合的！」

「你的心靈受到創傷？」她似乎還不太明白，「你看來一切順意。難道你……」

「不！」他努力振作起來。「不談我好不好？」

「那麼，談甚麼呢？」

「談你的事，」他說，「談談你近來的思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注定是個苦命的人，自古說：紅顏多薄命。不由你不信！」

「但是，在我們的社會裡，你的問題是政治因素引起的，是帶普遍性的，管你紅顏不紅顏！比如，岑蕙和寇蓮娜的命運就截然不同，雖然她們都是紅顏。」

她慢慢地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她說：「噢，我明白了，原來你是想著岑蕙！」

他默然同意。

「你喜歡她？」

他沒有做聲。

「那麼，你在香港的那位女朋友呢？」

「剛才不是說過，只談你的事嗎？」

「好，談完我的再談你的。」她說，「你說，像我這樣的人，父親和哥哥都成了右派分子，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呢？在舊社會，或者在香港那樣的社會，即使我爸爸犯了彌天大罪，被處死了，他還是他，我還是我！可是現在的我，以後就連戀愛對象也難找了！」

「不會這麼嚴重吧？」他不太同意她的說法。「以前追求你的四十多個人中，總有一些人還會鍾情於你的吧？」

「唉，別提了！」她忽然眼眶泛紅起來，「你還記得歷史系爲我顛狂的那個瘋子吧？」

「記得。他還在那裡纏著你嗎？」

「哪裡！反右運動後，當他知道我爸爸和哥哥被劃爲右派分子後，他的病竟霍然痊癒，並成了反右的積極分子。他寫了一封信給我，把我臭罵得一文不值！他尙且如此，何況是其他人呢？討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做妻子，誰願付出這麼大的政治代價呢？」

「我不相信右派的女兒就嫁不出去！」

「若是年青貌美的，有可能嫁給老幹部，或者嫁給年紀較大、喪妻或離了婚的人，但我不願意！」

「現在都言之過早，」他安慰她說，「運動的風頭過去以後，人們慢慢就會淡忘這件事的了，到時也許不存在你所說的情況呢！」

「淡忘？」她苦笑了一下，「政治和歷史上的問題，可是牢牢地記載在你的檔案上，將隨著你放到棺材裡去！」

陳曉乾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

她突然問道：「假如你曾愛過我，你還會愛我嗎？」

「當然會。」

「這我相信。可惜你沒愛過我！」她有點痛苦地說，「我不怪誰，只怪命不好！」

「如果我能幫助你就好了。」

沉默了一會，她忽然說：「如果你願意，你是能夠幫我一把的。」

「你要我怎樣幫你呢？」

「我是絕對相信你不會落井下石的，但是，」她懇求地說，「我還是請求你答應我：嚴格保守秘密！」

「我答應。」看見她殷切的眼光，他毫不猶疑地點了點頭。

「我求你帶我到香港去！」

「你說甚麼？」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你要我帶你到香港去？」

「是的。」她用肯定的口吻說。

「這……」他感到為難起來，「我怎麼能隨便把你帶出去呢？」

「這是我剛才突然想到的主意，所以我還沒有想出個可行的辦法來。」她說。「自從我爸爸和哥哥成了右派分子以後，我曾想過，如果我能離開這個國家，該有多好！」

「你捨得離開你的家，一個人到外面飄泊嗎？」

「我對不起我爸爸和哥哥！」她的眼眶忽然又紅了起來，「我在毫無主意和被迫的情況下，寫了揭發他們的材料，而其中有一些材料並不那麼符合事實。但是，現在我已後悔莫及了！」

她開始斷斷續續地哭泣起來，邊說道：「我沒有面目長對他們，離開他們我倒會好過些！」

陳曉乾不知道如何是好。

過了好一會，唐尤麗揩乾眼淚，問道：「你答應我的要求嗎？」

「但是，用甚麼方法把你帶出去呢？」

「這樣好不好？」她用試探的口吻問道，「我們裝成談戀愛，到寒假時，你就說帶我到香港探望你爸爸，這不就成了？」但她又抱歉地說：「不過，這就委屈你了！」

「但不能這麼突然的呀！」

「如果時間太短促，可以到明年暑假。」她建議。

「我們明年暑假畢業，到時你可能是比較難獲得批准的。」

「只好碰碰運氣了。」然後她用十分懇切的口吻說：「到了香港以後，我不會拖累你的。我有手有腳，可以自食其力。陳曉乾，如果你幫助我出去了，我願意付出任何你要求的代價報答你，雖然我知道你的為人，你是施恩不望報的。」她的一雙大眼睛，變得有點媚起來，這是陳曉乾多時沒見到的。

陳曉乾更覺得她楚楚可憐，一股強烈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一定設法幫助你。這是個大問題，我要回去周詳地好好考慮。」

(三)

陳曉乾自從上次在江邊和寇蓮娜接觸以後，又過了一個星期。他曾幾次在教室暗暗提示她，要她把岑蕙的遺書交給他。但每次她都說，她若有空，會通知他的。今天下午上完課，她約他到北門江邊。

他急忙應約而去。一坐下來，他就問：「遺書和詩呢？」

「沒有帶來。」她淡淡地說。

「那麼，你約我來幹甚麼？」他有點不滿地問。

她仍然從容不迫地說：「我甚麼時候答應過一定要把岑蕙的遺書和詩交給你？我是約你來談心的。」

「那就恕我失陪了！」他站了起來。「但你是答應過的。」

「你不想知道一點有關林小春的消息嗎？」她裝得漫不經心地說了那麼一句。

聽了這話，他又坐了下來：「林小春怎樣？」

「唉！」寇蓮娜表現得十分難過，「在你的心目中，我真的還不如那些女右派嗎？」

「這是你們硬把她們叫做右派分子的！」

「你又說這種話！」她用責備的口吻說，然後她繼續說：「其實，我有哪一樣比不上她們？論姿色，論言談舉止，我比她們差嗎？論聰慧，我比她們遜色嗎？論才情，我高過她們一百倍！」

陳曉乾冷笑了一聲。

「我知道你最不服我最後一句話，」她掠了掠被江風吹亂了的髮簾，「因爲，她們之所以吸引住你，就是你認爲她們有才情。」

「不錯。」

「但是，甚麼叫才情呢？中國有一句名言：識時務者爲俊傑。綜觀古今中外，在人民群眾中素負盛名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政治家，而不是詩人、文學家。試問偉大文豪如莎士比亞、高爾基，在一般勞苦大眾中，有幾個人認識呢？但他們卻知道有劉邦、李世民、朱元璋、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情就是能洞悉歷史發展的趨勢。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就是考驗人們是否有才情的試金石。岑蕙和林小春逆歷史潮流而動，能夠說她們有才情嗎？」

「我跟她們是同一類型的人，爲甚麼你又不把我打成右派呢？」聽見她在貶低岑蕙和林小春，他氣憤地反問。

「你比她們幸運之處，除了膽小怕事之外，就是你生就了男兒身！」她似笑非笑地說。

「黃有爲也是男兒身呀！」

「但是你英俊瀟灑，溫文爾雅，博學廣識，具有惻隱之心。」

「可是，溫文爾雅，惻隱之心，是與你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呀！」

「世界上的事就是那麼奇怪，這也許就叫做矛盾的統一吧？不過，這是古而有之的，虞姬之於楚霸王，難道她也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品格嗎？不過，你不必擔心，我不會要你做犯法的事的。」

這番話又把陳曉乾的心說軟了，他問道：「那麼，請告訴我，你對我是否有半點同情心呢？」

「哪裡只有半點，簡直是有天大的同情心。」

「那麼，你爲甚麼老是在岑蕙和林小春的問題上折磨我呢？」

「那我就要坦白告訴你了：我首先是同情我自己，然後才同情你。我知道，在感情上，你在岑蕙、林小春和我之間，偏向於選擇她們，雖然你也喜歡我。我折磨你是爲了同情我自己，你明白嗎？」

「既然是這樣，你所說的同情我就實際上是不存在了。」

「怎麼不存在呢？」她用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背部。「我後來的確保護過林小春，至於岑蕙，你也知道，我還來不及照你的要求去做，她就自殺了。但我已把她有價值的遺物和遺稿都保存了下來，對於她的善後工作，我也出了很大的力。你可能還不知道，她爸爸也成了右派，當他知道他唯一的愛女死了，他也自殺了。後來我親自把她的部分骨

灰葬在校園後面的小墳場上。」

「真的？」他似乎不相信。

「當然是真的。我還爲她立了一塊墓碑，由於避免嫌疑，我只寫上了她的英文名字，立碑人的名字還空著。」

他更加難以置信。「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出於對你的同情。」停了停，她繼續說：「陳曉乾，有一點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岑蕙也好，林小春也好，她們跟我何怨何仇呢？我嫉妒過她們，但我知道，實際上你和我的關係一直比你和她們的關係密切得多，我沒有理由要陷害她們。」

陳曉乾沒有做聲。

「她們之所以落得今天如此地步，是由於出現了一場政治運動。你可以平心靜氣地設想：如果我不來上大學，這個校園會有甚麼兩樣嗎？」

他搖了搖頭。

「是的，不會有兩樣的，相反，如果換了另一個人代替我的地位，說不定她們會遭受到更加殘酷的肉體折磨！而她們在系裡所受到的折磨，我能夠制止嗎？」

「你說的都是事實，但是，你爲甚麼要乘人之危，去達到個人的目的呢？」

「《紅樓夢》中的薛寶釵在柳絮辭中寫道：『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中國政治史上有許多例子表明，無數英雄豪傑，都是善於借助政治的風力，青雲直上的。政治風力是客觀存在的，我不借助它，別人也會借助它的，與其別人得益，不如我自己得益！這就叫做無產階級功利主義。」

陳曉乾雖然並不同意並鄙視她的最後兩句話，但他不得不承認，她所說的話並不是信口雌黃。想了想，他說：「政治這東西，我越弄越糊塗，我目前關心的，是林小春的消息。」

她看了看江面上浮起的暮色，埋怨地說：「本來我打算告訴你有關她被鬥爭以後的情況，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你卻諸多糾纏，使我不得不向你解釋一大通，現在天色已晚，以後再找時間談吧！」

「甚麼時間？」

「星期天，我可能有空，到時一起到荔枝灣去好嗎？」

陳曉乾本想不去，但事關林小春的消息，他默然同意了。「請你一定把岑蕙的信和詩稿帶去。」

他們一起站了起來，朝學校北門走回去。

「是了，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今天晚上江一平進行入黨宣誓，學生黨支部決定邀請你參加。」

「江一平入黨了？」他感到意外，「他還沒有入團呀！」

「經過反右鬥爭，學校最近發展了一批黨員。」她解釋說，「按照規定，二十五歲以下尙未入團的人，必須先入了團才能入黨。但是，有十分突出表現的人，則可以直接加入共產黨。學校黨委認爲，江一平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始前，就能挺身而出，刷出反擊右派的大字報，這是十分難得的，所以建議他越級入黨。」

「他的大字報不是跟在你的大字報後面的嗎？」

「是的。當時如果你簽了名，你今天也可以入黨了。」她用惋惜的語氣說。

「我並不羨慕他！」

「整風結束後，我們系的黨支部將改爲黨總支，到時高菲菲同志可能要調走。」

「爲甚麼？」

「據上級的意見，鑒於麥廣昭等人的教訓，認爲知識分子管知識分子不太妥當，今後要選派工農幹部進高等學校擔任領導工作。」

聽到這個消息，他心裡更加煩悶，於是他說：「我不想參加今晚江一平的入黨宣誓會。」

「我是為你好，才叫你參加的，這是黨組織給你的政治待遇。」

「你是支部書記，我是怎麼樣的人，你最清楚。說老實話，我沒有資格參加。」

「那就由你自己決定吧！」她也不太勉強他。

在到食堂的路上，他們經過好幾個系的辦公室，陳曉乾都看到告示板上貼出大紅色的喜報，祝賀某某人入黨，確有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

在通過東大球場時，陳曉乾看到有十多名校一級的右派分子，在暮色蒼茫中低頭作除草勞動，其中有一個身材苗條高挑的女子好像是林小春。陳曉乾不禁駐足下來。

「走吧！」寇蓮娜推著他，催促地說。

晚上，陳曉乾睡在床上，那一片紅色的賀喜海報，以及在暮色中低頭默默地鋤草的人影，在他的腦海中翻騰起伏，使他徹夜難眠。

然而，使他感到更加難堪的是，由於他曾經幫助寇蓮娜寫大字報而立了功，也分得了一份勝利果實：這學期他被選為班主席！

(四)

陳曉乾決定幫唐尤麗出走香港。本來事情並不太過複雜，假裝與她談戀愛，到寒假時一起申請到香港探親便成。問題是要過寇蓮娜那一關。

由於時間緊迫，陳曉乾決定星期天向寇蓮娜試探。

星期天下午，他倆來到了荔枝灣，來到了舊地。

「自從上次我們到這兒來遊玩，轉眼又過了兩年。韶華易逝，光陰不我留！」寇蓮娜怔怔地看著乾涸的河床，嘆息著，「李白說過：『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是頗有道理的。若能去盡塵世俗慮，終老山林泉下，確是別有一番景致！」

「可是，你俗慮太重，這自然秀麗的景色，只能引起你一時的感慨罷了！」陳曉乾一針見血地說。

寇蓮娜默然。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一些有關林小春的事了吧？」

「當然可以，但這是個很長的故事，我今天只能開個頭。」她一本正經地說，「以後還會發展下去，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林小春是個相當倔強的女孩子，這點，你參加過鬥爭她的大會，自然會有親身體驗。打從一開始，不管有人把她吊飛機，要她跪碎石，拳打腳踢，從肉體上折磨她，她都矢口不認罪，認為自己完全沒有錯。她曾經寫道：『我認為我熱愛祖國之心是高於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能與之相比。我不能忍受當權者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我！』看來，她因為解不開思想上的死結，而精神失常了！」

「她是不會精神失常的！」陳曉乾打斷了她的話，「我敢肯定，她不過是更加堅持自己的原則，更加絕望地維護她的原則罷了！」

「這是有可能的，最初人們認為她裝瘋，因此把她折磨得更厲害，甚至給她帶上了手銬。後來看見她在各種刑罰面前越來越木然對待，大家慢慢地就認為她真的是瘋了。可是，她能在三十多天的反銬中自理生活，在多次刑訊下從不低頭認罪，和別人辯論時，仍然是那麼邏輯條理分明。對此我產生了懷疑：她真的是瘋了嗎？抑或是裝瘋？現在經你提起，更大的可能是：她在更加絕望地維護她的原則。有時候，一個人過於執迷於自己的信念時，往往是會近乎精神錯亂的。她不斷寫詩去表達她的信念和觀點。」

「你有她的詩嗎？」陳曉乾的聲音嗚咽起來。

「沒有，都給她系裡的人收繳了。後來，根據省黨委的指示，把她放了出來，在校園勞動。雖然她身體十分衰弱，但她勞動時卻十分認真，而且還能照顧一起勞動的老教授，

沒有半點精神不正常的樣子。她勞動的表現，在全校右派分子中是最好的。有一天，在北門附近勞動小休時，她一反常態，沒有報告監督他們勞動的人，就擅自離開。這引起了一陣慌亂，怕她自殺。監督的人發散人到處去找，後來找到了。你猜在甚麼地方？」

「在北門江邊的草地上！」陳曉乾不假思索地說，他的聲音激動得含混起來。

「你怎麼知道的？」她吃了一驚。

「你叫我猜，我就猜了。」他的聲音還很低沉。

「唉，你的心畢竟還是和她的心相通的！」她嘆了一口氣。

「她在那裡做甚麼呢？」

「人們發現她坐在江邊的草地上，木然地看著流過的江水，她似乎陷進了另一個精神世界。」

他淚水奪眶而出。他趕快低下了頭。

「以後，她被關進了醫院，至今已有一個星期。有關林小春的故事，歸結起來，大略就是這些了。至於她被送到醫院以後的事，我知之不多，今後我若了解到，當會告知你。」

陳曉乾由於十分激動，久久講不出話來。

「你還恨我嗎？」她問道。

「我沒有權恨你！」他沉聲地說，「不管怎麼樣，你到底還是幫了我的忙，我還是要謝謝你的。」

「客氣話不必講了，只要你了解我的心，我就滿足了。」

過了一會，他口吃地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唐尤麗向我示愛，我和她談戀愛好嗎？」

聽了他的話，她突然抬起頭來，用十分驚異的眼光注視著他的面孔：「你和唐尤麗談戀愛？」

他靦腆地低下了頭。

「不可能，這是不可能的事！」她大聲地說，「你騙我！」

「難道唐尤麗不好嗎？」

「不錯，她也是學校的一等美人兒，但是她只有外在美，而沒有我國固有文化修養造就的那種內在美。你是絕對不會喜歡這樣的人的。」

「我真的是喜歡她。」

「那是為甚麼？」她用責備的語氣問，「為了你自己？為了她？為了我？」

「我只是為了她。」

她沉思了好一會，然後說：「哦，我明白了！你想帶她到香港，是嗎？」

他點了點頭。

她又沉思了一會，最後若有所思地說：「也好，反正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我也是這樣想，」聽了她這句話，他不禁又感觸起來，「我彷彿是一隻倦鳥，渴望回到我姑姑的身邊！你把岑蕙的信和遺詩帶來了嗎？」

「沒有。不過我希望我最終能把她的詩信交還給你，但我是有條件的。」

「甚麼條件？」

「到時再說吧，反正是你能夠辦得到的條件。」她淡淡地說。

回到城裡，由陳曉乾作東，他們到西餐館吃了一頓，就回校了。

(五)

陳曉乾和唐尤麗原定於寒假申請到香港，後來考慮到時間過短，可能會引起懷疑而使唐尤麗不獲批准，所以決定暫時按兵不動，兩人利用寒假好好「談戀愛」，以掩人耳目；

同時，因只有一個學期就畢業了，陳曉乾也想畢業後才走。

不過，他們雖然是假戲假做，但唐尤麗本來對陳曉乾就情有獨鍾，如今親密接觸，不覺日久生情。

一天，她對陳曉乾說：「陳曉乾，請你不要說我得寸進尺，我們到底會不會弄假成真？你真的對我沒有半點愛意？」

「我希望你自始至終都不要抱有任何這樣的念頭。」他慢慢地說。「我從認識你開始，就覺得你是一個好姑娘，你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熱情大方。可是我們卻沒有緣分。」

「但是，現在岑蕙已死，林小春又進了精神病院……」她用期望的眼光看著他。

「是的，岑蕙和林小春是我的摯友，但是我沒有跟她們中任何一個人談過戀愛。其實一直佔據著我的心的，是我姑姑，即你們以前認爲是我女朋友的那位姑娘。」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請看看這封信，你自然就會明白。」

她把信打開，只見上面寫道：

曉乾：

我知道，你目前思想上正處於徬徨無告的境地。你突然失去了內心的潛愛情，一定會感到無所適從。幸而這種潛愛情尚未深入肺腑，而且，事實上你有一份異常深厚的愛心，始終不渝地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你最親愛的姑姑 — 我。

我們自小一起長大，在你爸爸的關懷下，相依爲命。雖然我只長你三個月，但我從十歲開始，就當你是親弟弟看待；稍長，略懂人事，我則悄悄地把你當作是我的小丈夫。我對你關懷備至，那種種柔情，你是應該領略得出來的。然而，你太過老實了，雖然你對我的愛如此之深，曾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來保護我，並甚至曾表示：你不忍看到我將來嫁人。然而，你始終一心把我當作你的親姑姑！

這次暑假我們回到香港，我曾向你表示：你不可能愛岑蕙，不可能愛林小春(當然更不可能愛寇蓮娜！)，你至多可以做她們的摯友；我還暗示：你的終身伴侶應該是和你長期共同生活過、透徹了解你的人。然而，你卻有點冥頑不靈，懵然不覺，至使你這次回到學校，遭遇到蕙謝春悲之劫難，感情陷入了無邊悲憤之中！

曉乾，爲了你，我不能再躲躲閃閃了，我得直截了當地提醒你：我不是你親生的姑姑，我是十五年前，你祖母在我被日本鬼子飛機炸死的爹娘屍體旁邊救回家的養女！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曉乾，我熱切希望，你能把多年來頑固地深埋在心底的姑侄之愛，立刻轉化爲情侶之愛！

我不是要你馬上答覆我，因爲你需要有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寒假時我們好好談吧！

我在等你，永遠！

你的丹芷

唐尤麗一口氣看完這封信，十分感動。「原來還有一個這麼動人的故事在後面！」然後她抱歉地說：「爲了我的事，你竟在寒假也不回去處理這麼重要的事！」

「我已經回信給她，向她表示：我決定把我們持續了十五年的姑侄之愛轉化爲愛情，至死不渝。我告訴她，爲了幫助一位同班女同學，這個寒假我不能回香港和她見面了。她一向十分通情達理，她已回信表示支持我幫助你。」

「她太好了！」她感動得眼眶紅了起來。

「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她用力地點了點頭。「將來到了香港，當牛做馬，也要報答你們的恩典！」她發誓地說。

「別講這些客氣話了，現在我還沒有把握我們的計劃是否會成功。」

「成功與否我都會永遠記住你們的。」

蘇厚永在寒假去探望他的叔叔，於開學前三天返校。返校那天晚上，他興沖沖地約陳曉乾去散步。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叔叔已同意我和我的女朋友談戀愛了。」蘇厚永興奮地說。

「怎麼，現在經過了反右鬥爭，政治氣氛那麼濃，他倒同意你和一名當過國民黨廳長的女兒談戀愛？」

「我也不知道是走了甚麼好運，在鳴放期間，那位國民黨廳長竟然站了出來，反擊右派的進攻。這件事給中央有關部門知道了，下令摘了他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並安排他在全國政協裡工作。他現在既然是國家的工作幹部了，我叔叔就不再堅持反對我跟他女兒談戀愛了。」

「我祝賀你！」

「謝謝。」

「也就是說，你入黨的問題也快解決了。我多麼希望有多一些像你這樣的共產黨員。」

「照道理是應該快解決了。」但他忽然嚴肅地說：「不過，我不會當個像江一平那樣的共產黨員，也不會當像寇蓮娜那樣的共產黨員。」

「那麼，你要當怎麼樣的共產黨員呢？」

「我現在已經看清楚，做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任重而道遠的。我要當這樣的黨員：在國家和黨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陳曉乾似乎不大明白他這番話的含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慢慢會明白我這番話的。」歇了歇，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問道：「你真的和唐尤麗談戀愛？」

「你以爲是假的？」

「我看是假的。」他用肯定的口吻說。

「你怎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表面上，你和她親熱得很，但是你疏忽了一點：你平日從沒有在我面前提到她，有時當我在你面前談到她時，你也完全沒有一個愛侶應有的那種反應。」

「我爲甚麼要和她談假戀愛呢？這對我有何好處？」

「因爲你有一副菩薩心腸：你想幫助她到香港。」他用他智慧的眼睛盯著他。「你忘記了你曾向我提及你姑姑的那封信。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陳曉乾不得不佩服他心細如塵。

「能夠洞悉你心事的人，除了我之外，恐怕還有寇蓮娜。如果寇蓮娜不阻止你們，你們就一定會成功。」

「我已向她透露過，她沒有表示反對。」

「不過，你還必需作好種種思想準備，把工作做到十足。你走不了不要緊，將來甚麼時候都可以再申請，但唐尤麗就不同了，如果她走不了，她的命運將會變得更慘。」

「這我明白。」陳曉乾點了點頭。「今後還請多多指點，她到底也是你的同學啊！」

「一定，我當盡力而爲。」

第十三章 愛恨交纏

(一九五八年四月 —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一)

共產黨整風已進入整改階段，校黨委和各系、各部門的黨組織，根據群眾所提出的合理化意見和建議，改進工作。按理說，改進了工作，應該是生氣蓬勃的。但事實卻不然，學校的一切工作都變得越來越死氣沉沉。

教師們在教學中都十分謹小慎微，學生也不那麼刻苦用功了。尤其中央提出加強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後，政治學習加強了。在反右運動前，隔周有兩個小時的政治學習，每逢周末和節日前一天的下午，用一節課打掃教室和周圍環境，現在改為每周一至兩個下午政治學習，每周勞動一個下午。戲劇社、交誼舞會、歌詠隊等等當然是取締了，學術活動、學術報告會也沒有了，連學校的校刊也停辦了。不再有人提倡爭取優異的學習成績了，事實上，自反右以來，已經有兩個學期沒有考試了。學年論文、讀書報告、畢業論文、畢業設計等等，都一股腦兒被取消了。全優可以優先選擇工作的制度自然不存在了，實際上也從來沒有實行過。有些學生上課完畢，感到無所事事，於是開始打起撲克來，或三五成群，高談闊論，以消磨時間。

就在此時，根據中央的指示，舉行紅專大辯論。辯論的題目都是在鳴放期間出現過的那些十分敏感的問題:「外行能不能領導內行？」、「參加體力勞動是不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白專道路行得通嗎？」、「知識分子有知識，還是工農兵有知識？」、「紅與專是相輔相成的，還是互相排斥的？」等等。

紅專大辯論主要是在系一級進行。辯論一個題目時，打破班級的界限，由三五人組成一派，推舉一個派頭出來發言。起初只有正面的一派，所以辯論搞不起來，於是有些黨員和積極分子組織了不同意見的派別，以便把辯論搞起來。例如，在辯論「參加體力勞動是不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時，這一派的觀點是：不是必由之路。他們舉例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舉例任職絕密工作的幹部。但又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參加生產勞動，藉以接近工農兵，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於是，兩派的論點逐步接近，而最後基本上取得統一的意見，就算一個問題辯論完畢。

紅專大辯論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舉行，由系學生黨支部和團總支聯合主持。也貼出了許多表示自己觀點的大字報。表面看來轟轟烈烈，其實發言內容和大字報多數是空洞無物，避重就輕的，一般學生並不怎麼熱心參加。

但是，隨著大辯論的深入，大字報逐漸集中在某幾個被認為是白專人物的身上。這時，陳曉乾才明白，原來紅專大辯論是有目的的。在陳曉乾的班裡，倒沒有白專的典型人物。

在教師中，紅專辯論後來導致了批判白專道路。留美西方戲劇專家李義信教授是外文系走白專道路的典型。陳曉乾曾選修過李義信教授的西方戲劇理論課，感覺此人只知沉迷於他的專業，對當前的政治極少關心，思想往往落後於形勢，因此在平時經常誤用政治詞彙。在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他乘機躲在家裡埋頭讀書，反而沒事。但這次批判白專道路，他吃了不少苦頭，有上千份大字報對準他，簡直把他當作漏網的右派分子。但是，由於反右運動早已結束，按照中央的規定，在批判白專道路中不劃右派，所以他的問題不作右派處理。後來系黨支部給他開了個隆重的「送禮大會」，由各教研室和各班學生在大會上給他送大字報，他逐一接過大字報，說了一番感謝黨組織關懷和同事、學生們愛護的話後，舉起右手，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大會就算完滿結束了。

紅專大辯論剛結束，上級又布置另一個運動：向共產黨交心運動，內容是用口頭或書

面的方式，向黨組織談自己對歷次政治運動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看法，也可以互相揭發。系黨支部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在向黨交心中所提出的一切思想觀點，包括互相揭發的材料，一律不予追究，不扣帽子，不擴散，不入個人的人事檔案。由於反應不大熱烈，經過多次動員和保證，最後各班設立了向黨交心箱，每個人都要在規定的日期內書面交心。陳曉乾寫了一些雞毛蒜皮的意見。據他了解，其他學生的情況差不多也是這樣。不過，據說教職工中有個別人借向黨交心之機，向黨進攻。但既然預先說過不追究，所以這些人的名字沒有被公開，也沒有受到批判。但陳曉乾猜想，在這些人的檔案上，一定會被記上一筆帳。

向黨交心結束後不久的一天晚上，卜雲來到男生宿舍，把班上的同學，三名右派分子除外，召集到宿舍旁邊的操場上，說省委在進行右派分子定案複查時，發現趙水生的問題有商榷的餘地，要求班上的同學表態。

由於這件事太突然，大家沒有立刻表態。過了一會，江一平說：「趙水生雖然有不少右派言論，但尖端的卻不多，況且他是個歸僑學生，可以從輕發落，不必劃為右派分子，劃為中右就可以了。」

江一平現在是黨員了，他的發言當然具有份量，所以何家昌立即附和，其他人也都沒有反對意見，就算是全班的意見了。陳曉乾猜想，江一平一定是知道省委傾向於否定趙水生被劃為右派分子，才這麼大方做個順水人情的。

過了兩天，卜雲在晚自修前又把全班同學召集起來，正式宣佈：經過複查，趙水生不定為右派分子，以後不必定期匯報思想，也不用和右派分子一起勞動。

趙水生回到宿舍，倒在床上，閉上雙眼，一動不動地長長吁了一口氣，過了很久，他突然大聲叫了起來：「我不是右派！我不是右派啊！」

房間的同學都為之一驚，以為他樂極而瘋。

「你怎麼啦？」陳曉乾剛好在他的旁邊，便問道。

「沒甚麼。」趙水生坐了起來，滿面淚水，「我只是感到全身的肌肉都鬆弛下來了！這種感受，這種心情，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體驗得出來！」

「你應該感謝我們黨對你的挽救和關懷！」江一平用教導的口吻對趙水生說。自從他入黨以後，他開口閉口都說我們黨如何、如何，似乎他就是黨的化身。

「你雖然成了右派分子，也同樣要感謝我們黨對你的挽救和寬大！」江一平突然轉過身來，對黃有為說，然後又對大家說：「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所以是一種敵對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樣對待，其基本標誌，就是不取消他們的選舉權，給他們以一個轉變的餘地，以利於分化他們，待他們改正以後，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黃有為他還有選舉權，表現得好還可以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回到人民隊伍來！」

陳曉乾想：「這番話是毛主席講的，你江一平三番四次叨唸著，似乎是你定出的政策！」

(二)

到四月底，黨內整風全部結束。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正式制定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要求全國人民破除迷信，明年鋼產量要達到一千一百萬噸，一九六零年達一千七百萬噸，爭取五年後達到四千萬噸，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

在報章雜誌上和輿論上，在工農業等各條戰線上，的確出現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氣氛。然而，學校的教學工作卻再也提不起勁來了。既然不再強調提高教學質量，而鑽研學問

又有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的危險，誰還敢去認真教學和學習呢？此時，上級又提出除四害，消滅老鼠、麻雀，蒼蠅和蚊虫，學校就把精力轉向這項工作上。

五月開始，爲了配合農村糧食作物收成，學校大張旗鼓地開展消滅老鼠和麻雀的群眾運動，學校廣播站天天廣播各系、各部門除四害成績的戰報，而各系、各部門都有專門的黑板報，表揚在除四害中的好人好事，統計各班滅鼠、滅麻雀的數字。下課後就無所事事的年輕學生，對這些玩意倒也十分熱衷，所以整個校園頗有幾分熱氣騰騰的氣氛。

黃有爲和申紀夏在馬崗坡後面的田邊捕獲了兩窩小田鼠，共三十二隻，一時轟動了全班和全系。

但是，何家昌卻不給予登記數字。後來班的除四害領導小組組長江一平知道了，找何家昌來批評一頓：「爲甚麼不登記黃有爲和申紀夏的捕鼠數字？他們是我們班的學生，他們捕鼠的數字當然算是我們班的。」

「一隻小鼠才幾克重，三十二隻加起來也頂不過一隻大田鼠。」何家昌爭辯說。

「你這是甚麼邏輯？」江一平火光起來，「上級號召我們滅鼠，只要隻數，並不要斤數！這三十二隻小鼠，再過一兩個月，就會變成三十二隻大田鼠，這又怎能和現在的一隻大田鼠相比較呢？」

何家昌仍然不大願意，說道：「他們是右派分子，要表揚他們，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

「誰要你表揚他們？我是說，他們滅鼠三十二隻的數字，應記在我們班的功勞簿上，要知道，加上他們的三十二隻，我們班就是全校冠軍了！」他以黨員的架勢命令：「不必多說，登記下來！」

何家昌才不敢再哼聲。

陳曉乾和蘇厚永也積極參加除四害活動。他們每天利用文體活動時間(其實，自去年大鳴大放開始到現在，文體活動時間已經不存在了)，到學校周圍的田野去捕鼠，也曾捕獲過兩三隻田鼠。他們又在學校建築物的屋簷間掏麻雀蛋，但毫無收獲。

事實上，學校有幾千個學生，個個動手，哪有那麼多老鼠可捉！而麻雀則十分精靈，不易打得，牠們繼續在校園裡飛來飛去。

一天，陳曉乾和蘇厚永到市上買回兩支舊式鳥槍。由於這種鳥槍使用鐵砂，打出去就像是撒出一張網，所以只要見到麻雀，不必十分瞄準，也能把牠打下來。因此，只三四天的時間，他們就打下了二十多隻麻雀，亦爲全校之冠。

由於班上除四害的成績優異，受到了學校除四害辦公室的多次表揚。江一平作爲班上除四害領導小組的組長，面上增添了不少光彩。

但是，其他系、班也不甘落後，都各自想方設法力爭上游。一天半夜，陳曉乾忽然被一陣密鑼聲驚醒，他起來走出宿舍，看見十多名學生拿著電筒，亂敲打著銅鑼。原來是化學系一個班的男同學佈下了羅網陣，正用敲鑼聲把屋簷上棲息的麻雀趕入網中。

蘇厚永在除四害高潮中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次，寇蓮娜再次叫陳曉乾參加蘇厚永的入黨宣誓會。

「我還有必要去參加嗎？」陳曉乾問。他心想：我快要回香港了，這對我有甚麼用處？

「我認爲有必要，」寇蓮娜說，「你一天還在這裡，你一天都要參加應參加的活動。」

「按照規定，不是團員是不被邀請參加新黨員入黨宣誓會的。」

「這並不是絕對的規定，正如江一平不是團員而可以直接入黨一樣，甚麼東西都可以有例外的嘛！上次江一平入黨宣誓會，不也邀請過你參加嗎？」她神秘地笑了笑，「無論如何，這對你去或留都有好處！」

陳曉乾領會她的意思，也就同意了。

蘇厚永的入黨宣誓儀式由寇蓮娜主持，參加的人有全系的黨員學生，各班的入黨培養

對象，以及少數黨外積極分子。

宣誓儀式簡短而莊嚴。先唱《國際歌》，跟著，蘇厚永面對黨旗，舉起右手，由寇蓮娜監誓，她唸一句誓詞，蘇厚永跟讀一句：「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爲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散會後，陳曉乾在門口等蘇厚永出來，向他握手熱烈祝賀。蘇厚永表示感謝。

他們兩人一起走回宿舍。「你入了黨，這是你政治生命的轉折點，我希望你從今以後，一帆風順，事事如意！」陳曉乾說。

「我十分清楚，我入黨以後，祖國和人民寄予我多大的期望。一個有志氣爲國爲民的革命者，他不可能單獨作戰，他要依靠一定的政治力量。我認爲，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強大的政黨，是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我應該加入，以造福於人民。」

陳曉乾點頭稱是。

「學期很快就結束了，我們畢業班將於六月底開始畢業學習，爲期一個月，比往年長一倍的時間。你作好思想準備了嗎？」蘇厚永問道。

他明白他所講的「思想準備」的意思，所以他答道：「還未全面考慮。不過，就我方面而言，並不複雜。」

「這倒不一定，」蘇厚永提醒說，「你還要準備應付寇蓮娜啊！」

蘇厚永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雖然他從來沒有在陳曉乾面前講過寇蓮娜甚麼，但是，他顯然對她的思想和爲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對於她對陳曉乾的曖昧感情也是心照不宣的。

陳曉乾表示，他會開始認真考慮一切問題。

(三)

畢業學習包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有關政治掛帥，堅決服從黨和國家分配工作的文件，其中穿插到外面去參觀工廠和農村，爲期兩周；第二階段爲畢業鑑定，先由同學寫出在校四年來的思想認識和思想進步、不足之處和今後的努力方向，然後由全班同學提意見，並根據這些意見修改自我鑑定，時間爲一周左右；第三階段爲小組鑑定，所謂小組，是由團支部書記卜雲、班長蘇厚永和班主席陳曉乾組成，審查每一位同學交來的鑑定，如同意他們的鑑定，由他們三人簽名，寫上「同意」，若有某些地方不同意，則寫「不同意」某一點，或提出意見，爲期約一周。

在第一階段，即學習文件階段，重點是服從工作分配。今年的畢業分配，由於在反右鬥爭之後，有三大改革：一，實行知識分子低工資制，大學畢業生的工資由原來的二十三級降至二十四級；二，不服從國家分配的畢業生，國家以後永遠不再給予分配工作，同時，其戶口要遷往被分配地區，不能遷回原居住的城市或原就讀學校；三，右派分子一律被分配到高等學校。

卜雲解釋爲甚麼右派分子一律被分配到高等學校，而不分配到別的地方，例如艱苦的地方呢？因爲高等學校了解他們的情況，便於監督和改造他們。

到了第二階段，陳曉乾花了不少心思去寫他的自我鑑定。他想，如果把自己寫得太好，必然會引起江一平、何家昌的不滿，但如果寫得太落後，自己申請和唐尤麗到香港的事可能會受到影響，後來他決定分爲兩個階段來寫，以反右鬥爭爲分界錢，在此之前，他在政治上糊裡糊塗，對政治漠不關心，只顧埋頭讀書；到了第二階段，在寇蓮娜的幫助啓發下，他積極參加了反右鬥爭。在提出今後努力方向時，他含糊其詞。

陳曉乾在班上宣讀他的自我鑑定以後，寇蓮娜首先發言，高度評價他四年來在黨團組織教育下的思想進步，她特別強調他在她那張全校第一張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所起的作用。

跟著發言的是蘇厚永，他認爲，陳曉乾自進大學始，就積極要求進步，靠攏黨團組織，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自覺地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在第一階段只顧埋頭讀書，不關心政治，他希望他在修改自己的鑑定時，充分肯定這個階段的成績。

由於有寇蓮娜和蘇厚永說好話，江一平和何家昌就沒有挑剔陳曉乾的自我鑑定，更不用說其他同學了，因此，他順利地通過了這一關。

輪到黃有爲和申紀夏作自我鑑定時，陳曉乾最初以爲，由於他們是死老虎，人們敢於向他們提意見，但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們兩人的鑑定最爲順利通過。他們的自我鑑定雖然較長，但內容從頭到尾都是自我批判。因爲提到的都是在大鳴大放中所犯的錯誤，大家聽熟了，所以沒有人提出甚麼意見就通過了。

時間花得最長的倒是唐尤麗和張妙嫦。江一平和何家昌似乎結成了聯盟，共同對付她們。他們對唐尤麗提出了大量有關她私生活的事，認爲她的思想意識不夠健康，愛慕虛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他們還特別強調指出她立場不穩，沒有很好地揭發她爸爸和哥哥的右派言行。對於張妙嫦，他們認爲她死氣沉沉，不像一個團員，而且好高騖遠，成績低下，但卻自視甚高，盲目自大。據陳曉乾所知，江一平入黨後，曾找張妙嫦攤牌，要她給他一個最後答覆，願不願和他相好，但張妙嫦斷然拒絕了。不久，江一平和二年級的女團支部書記拉上了關係，就開始對張妙嫦諸多挑剔，進行報復。

散會後，唐尤麗哭著來找陳曉乾。陳曉乾更覺得應該幫助她。現在，除了他關心她之外，其他人是不大理睬她了。一個活活潑潑的姑娘，變成今天常以淚水洗面，實在可悲。他好言安慰她，要她極力忍耐。

陳曉乾自從上次和寇蓮娜到過荔枝灣以後，曾約過她單獨談話，主要是想要回岑蕙的詩信和向她打聽林小春的情況。寇蓮娜由於急於去開會，所以只簡單地告訴他，林小春已出了院，已返校參加畢業學習。

今天，趁小組鑑定結束的空隙時間，他再次約會寇蓮娜，但她連這個空隙時間也要開會。她非常抱歉地說：「分配方案公佈後，我可能就有空了，到時我們再好好談談吧！」

「但是，你曾答應過我，在適當的時機，你會把岑蕙的遺書和詩稿還給我，你到底甚麼時候才給我？」

「總之，在你回香港之前。」她毫不著急地說。

「現在畢業分配也快結束了。」

「你不用焦急嘛！」她不滿地說。歇了歇，她柔和地說：「鑑於現在離開你回去香港的時間無多，我本想早日帶你到岑蕙的墳場去，算是向你交待了一件事，但是我的確一直沒有空，現在我就給你一張地圖，你自己按圖去找吧。」說著她從書包裡拿出一張摺好了的紙來，遞給陳曉乾，然後就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打開地圖，看見上面畫著校園後面的一條小路，通往一個雜草叢生的地方，橫隔著的一塊空地上，有一個小墳場。陳曉乾記起，他和蘇厚永有一次曾散步到過該墳場。那是一個由茂密的灌木叢圍繞的小墳場，裡面有幾十個墳墓，有些在墓碑上還鑲上瓷像，多數是解放前歷年來在大學任教的教授和講師，而這些人又沒有甚麼親人，因此他們的墓碑大多是他們的同事立的。

「也許，這是岑蕙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歸宿了！」陳曉乾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本想立刻跑到那墳場去，但由於天色已晚，他決定抽空去好好掃祭她一番。

(四)

畢業分配是同學們心情最爲緊張的時刻。

在分配方案公佈前一天，蘇厚永就獲悉具體內容並告知了陳曉乾：計本市有五個工作崗位，其中包括留校三名，北京有五個崗位，外省有兩個崗位。黃有爲和申紀夏不包括在這十二個工作崗位之內。

「這些內容對我沒有甚麼實際意義。」陳曉乾說。

「怎麼沒有呢？」蘇厚永說，「你還應該準備有關方面不批准你回香港，或不批准唐尤麗去香港。」

「我估計我個人是沒有問題的。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一個港澳學生不獲批准回家度假的，包括在反右期間。至於唐尤麗，我在畢業學習之前，就爲她向系黨支部提交了申請書，說明我父親很想見見她，並附有我父親的親筆信。」

「你要作好思想準備，萬一政策有改變，不批准畢業生回去，或者不批准學業優秀的畢業生回去呢？或者因爲唐尤麗的父親和哥哥是右派分子，她不獲批准呢？因此，我建議你還是和唐尤麗好好商量一下，認真選擇哪些工作崗位。」

「你說得倒也是。」

陳曉乾和唐尤麗商量的結果是：陳曉乾第一個志願是留校當助教，第二個志願是本市的外貿單位，第三個志願也是本市的外貿單位；唐尤麗的第一個志願是本市的外貿單位，第二個志願也是本市的外貿單位，第三個志願是留校當助教。留校當助教需要政治條件好，或學業成績特別優秀，因此，唐尤麗肯定是不夠格的，她把留校當助教作爲第三個志願，只是表示想留在本市罷了。

「如果只批准你，而不批准我到香港，我該怎麼辦呢？」唐尤麗憂心忡忡地問。

「那也沒有甚麼辦法，只能見步走步，」陳曉乾說，「一年半載後，你可再試試申請。」

「如果我們倆都不獲批准呢？」

「也只好再等一段時間才作決定了。」

「我是怕拖下去會影響你，要知道，我們是假鳳虛凰啊！」

「現在已經是騎在虎背上了，而且我的確是真心願意幫助你，我不會有甚麼怨言的。我們只好賭賭運氣了。」他又安慰她：「不過，你也不必太過顧慮，不批准也沒甚麼，就當作我們當初沒有策劃過這件事好了。」

等到公佈分配方案那天，剛上任代替高菲菲的系黨總支書記陳乃錚來到班上，在黑板上寫出了十二個工作崗位的名稱和工作性質。他吩咐：每人可以填寫五個志願，要當天上午在教室填寫好。

陳曉乾和唐尤麗因已有準備，所以很快就填好了志願書。他們一起走了出來。

「我們的學生時代，現在結束了！」陳曉乾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是的，結束了！」唐尤麗也感慨地說。

「你有空嗎？」他問她。

「有。你要我幫你做些甚麼呢？」

「我想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岑蕙的墳墓。」

「好，我陪你去！」

陳曉乾依照寇蓮娜的地圖，很容易就找到了岑蕙的墳墓。

那墳墓當然是十分簡陋的，墓碑是闊形的，上面用英文字母寫著「岑蕙（1937-1957）」，而立碑人的名字還留空著。

陳曉乾凝視著岑蕙孤伶伶而又淒涼的墳墓，一陣哀愁湧上心頭：岑蕙啊，你天生麗質，冰雪聰明，何期雙十年華，就慘離人世！這是時代的過錯，抑或是你的命運使然？想到她生前綽約的風姿，智慧的談吐，想到她一片爲國爲民的丹心，想到她被鬥爭時的慘狀，想到她自殺身亡時的形象，他不禁潸然淚下。

他從褲袋裡拿出一包東西來，打開了，原來是一把小鐵鎚和一把鑿子。

「你拿這些東西來幹甚麼？」唐尤麗問。

「你沒有看見她的墓碑上缺少了立碑人的名字嗎？我要在上面刻上我的名字。」

「你真是多情！」唐尤麗說，「你姑姑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他蹲下來，彎著腰，開始在墓碑上一鑿一鑿地細心地刻他的英文名字。刻了一個字母之後，他忽然抬起了頭，對唐尤麗說：「你可否在附近找一束花來？」

半個鐘頭後，唐尤麗手上拿著一束薑花，蹣跚地返回。這時，陳曉乾剛好刻完字。

「你到哪裡弄回這些美麗的薑花？」他一手接過花，一邊高興地問。

「這是難得的野薑花，我是在那塊荒地的小坡上發現的。」

他把那束薑花恭恭敬敬地插在墓前的泥土上，然後自言自語地說：「岑蕙，你吩咐我做的事，我終有一天會做的，你安息吧！願這束野薑花長伴你身邊！」

唐尤麗也恭恭敬敬地站在墳墓前，默默誌哀。岑蕙生前也是她的好友。她看著岑蕙荒涼的墳墓，不禁感懷身世。她忽然聽見陳曉乾用嗚咽的聲音，低吟著一副對聯：

一抔黃土，長葬冤魂！

三尺青碑，那堪憑弔！

她忍不住掩面而泣。「回去吧！」他拉了拉她的手。

「岑蕙，請你保佑我們一切順利。」唐尤麗揩乾淚水，一邊說，一邊向岑蕙的墳墓深深鞠了一躬。

(五)

吃過午飯，陳曉乾對唐尤麗說：「明天將宣佈分配方案，我們大概後天就可以得到往香港的通行證。你趁今天下午和晚上放假，回家收拾收拾去。」

唐尤麗走後，陳曉乾獨個兒走到北門外的江邊草地上。

草地仍然是那麼青蔥如茵，垂楊仍然是那麼翠綠，雖然驕陽高掛，但在柳蔭下，依然是涼風颼颼。景物依然，而人事全非！陳曉乾頹然地坐在草地上，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一分一分鐘過去了，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了，太陽已經西斜，他仍然在等一個沒有預約的故人。

暮色已經降臨，江面上一片迷濛。

真的不能夠見最後一面？不，他相信她一定會來，雖然他毫無根據。

黑暗已經完全籠罩大地。周圍更加靜寂。他不禁長吁一聲。

月亮冉冉上升，江面頓時一派光亮，岸上樹影婆娑。

難道那次在大禮堂的鬥爭會，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他心情沉重地站了起來，舉起了腳步。不，她會來的！他又坐了下來。

柳蔭下，忽然隱約地出現一個人影。

「林小春！」他驚喜交集。

「陳曉乾！」是悲喜的聲音。

「終於等到你來！」他緊緊地握住她有點發抖的手。

林小春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衣，一條深藍色的西裝長褲，她的舉止和往常一樣斯文，容貌和往常一樣清秀，儀態和往常一樣文靜。然而，在月色下，他發覺她的眼神有點異樣：她的眼睛沒有從前那麼靈活了，但卻仍然有一種十分堅定的神色。

他似乎有千言萬語，卻不知道從何說起。

「真難為你了！」他囁囁地說，聲音有點黯然。

「你還關心我這個大右派嗎？」她用壓抑的聲音說。

「你別這麼說。」他拉她坐下來。「我們的友誼是萬古長青的！」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所有的人，包括我的親戚，都把我當作是臭狗屎，我可是斷了六親啊！」她幽幽地看向江面，「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這種精神上的折磨，這種迫使你一輩子孤立於一切人的生活，比起凌遲處死更難令人忍受！」她突然轉過臉來，「我萬萬想不到，到底世間上還有你一個人關心我！」她捉住他的手，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別難過！」他輕輕地撫摸著她的手背，「其實，同情你的人又何止我一個呢？據我所知，我們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情你。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不敢表示出來罷了。」

「你說的是真話，還是爲了安慰我？」

「是真話。因此，你一定要有信心，千萬不要學岑蕙，自尋短見。」

「自尋短見？不，我不會的，絕對不會的！」她堅定地說，她的眼神更加像一把鋒利的匕首。「我已經決定用我的生命，去換取祖國光輝燦爛的未來！」

看來，她對自己的信念越發堅定了。

「再過幾天，我就要回香港了，所以我特地來這裡等你，等了大半天，如今終於見到你，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哪！」

「不再回來了？」

「是的。我還帶唐尤麗一起走。」

「你不會跟她談戀愛吧？」她用平靜的聲音問。

「不，我是同情她才答應帶她出去的。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成了右派分子。」

她沉默不語。

「你不贊成我這樣做嗎？」

「有志氣的青年，是不應該逃避對祖國所肩負的責任的！」但她又嘆了一口氣，「當然，也不能說，離開了祖國就不能爲國家有所作爲。請你好自爲之。」

「我仍然會抱著我的愛國初衷做人的。」他說。「同時，我會通過各種渠道關心你。」

「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只要心靈相通，即使各處一方，也是能夠感受到對方的深情厚意的！」她的聲音又低沉了下來。

「我有一件事求你，」他突然轉了話題：「請你在方便的時機去拜掃岑蕙的墳墓。」

「岑蕙的墳墓？」她感到有點意外。

「是的。她的墳墓是在校園後面的那個小墳場裡。你到那裡就可以找到，是一座新的土墓，墓碑上用英文字母刻著她的名字，生死年份，以及我這個立碑人的英文名字。」

「你真是個重舊情的人哪！」她又捉住他的手，十分激動地說，「像你這樣的人，在中國是萬中無一了！」

陳曉乾鼻子不禁一酸。

「將來我死了以後，你也會埋葬我，爲我樹立墓碑嗎？」她又幽幽地看著江面。

「不要說這樣的話啊！」

「我一定要你回答！」她用撒嬌的口吻說。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她用這種口吻說話。

「我答應，萬一你先我而死，我一定會回來埋葬你，爲你立墓碑。」

聽了他這麼說，她才第一次面露笑容，笑得那麼幸福，連他也感到幸福起來。

（六）

分配方案公佈了。陳曉乾、寇蓮娜和蘇厚永三人留校當助教，唐尤麗分配到本市外貿部門，另外分配到本市外貿部門的有曹柏年。卜雲、江一平、何家昌、張妙嫦和岑常超分配到北京，而謝振賢和趙水生則分配到外省的高等學校當助教。

最後分配方案公佈的第二天，陳曉乾和唐尤麗獲通知到系辦公室領取通行證。這時，他們的心才真正踏實下來。寇蓮娜問陳曉乾甚麼時候離校，陳曉乾告訴她，他們乘後天

早上十時半的火車離開。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寇蓮娜通知陳曉乾，叫他吃完晚飯在學校門前的公共汽車站等她，她有事找他。

他猜想她可能要請他上館子。其實，他也正要找她，要她交回岑蕙的遺書和詩稿。

吃完晚飯，陳曉乾來到學校門前的公共汽車站，看見寇蓮娜已經在那裡等候他了。

她今晚打扮得特別漂亮。經過反右運動，又經過紅專辯論，人們的穿著變得十分樸素起來。女孩子燙髮、穿花衣裳已經絕跡。寇蓮娜作為共產黨員，自然是要帶頭樸素的，不過，她總能別出心裁地在自己身上添些小玩意，如在頭髮上插一朵白玉蘭花，或在襟前用絲線繡一朵小花或一隻小鳥之類，使自己保持女性的特色。今晚，她穿著一件十分稱身的白綢襯衣，黑色絲裙，半高跟皮鞋，頭髮搽上一些髮油，光亮可鑑，她的一雙杏眼特別明亮，似乎老在微笑。

「你要帶我到哪裡去？」陳曉乾一邊打量她，一邊問。

「請放心，我不會拐走你的。」她笑嘻嘻地說。「你明天就要走了，我要給你些臨別贈言。我明天也要到上海去。」說著，公共汽車已到，兩人就一起上了車。

她把他帶到全市第一流的東亞大酒店的餐廳，找了一個卡位，兩人面對面坐了下來。

「你把岑蕙給我的遺書和詩稿全都帶來了？」陳曉乾一開口就問。

「都帶來了，都在這裡。」她輕輕地拍了拍她的手袋。

「請交還給我吧！」

「待會我們分手時我才給你吧！」她毫不著急地說。

「好吧！」他喝了一口侍者剛拿來的紅豆冰。「你有甚麼臨別贈言嗎？我很願意聽聽。」

「我是極捨不得你離開我的！」她眨了眨她秋水盈盈的秀眼，「其實，你是不必離開的。現在，既然你我都分配留校工作，我可以幫助你入團、入黨，你可以當講師、教授。」

「我曾經告訴過你，我的姑姑，不，我是說我的未婚妻，不打算回到中國來了，」他解釋說，「也許，十年八年以後，我們一起回來哩！」

「當然這也是我所希望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帶走了唐尤麗之後，就再返回來。」她懇切地說。「你應該知道，我幫了你那麼多的忙，甚至明知你和唐尤麗是假鳳虛凰，我也當作視而不見，是為了甚麼？」她明亮的雙眼，忽然變得一片煙霧迷濛。

他知道她最後幾句話的含義，所以立刻低下了頭，有點抱歉地說：「這個，我恐怕是難以辦到了。」

「嗯。」她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她那微微蹙眉的神態，更加引人。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她流露出那麼動人的表情。

「我們相處四載，你給我的指導和幫助確實不少，你對我的種種好處，我會銘記於心的。」他雖然憎恨她的政治野心，但是，從私人感情來說，他對她尚有感激之情。

「嗯。」她的雙眉更蹙了，她抬起雙眼，異常幽怨地看著他，好像是說：「你這麼忍心離開我，一去不返，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嗎？」

他不禁嘆了一口氣，沉聲地說：「千里搭長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希望你善自珍重！」

「曉乾！」她眼睛一紅，立刻把頭低了下來，「我們的感情就到此為止？」

「我們的感情，不是已經很好了嗎？我以後會給你寫信的。」

「我的意思是……」她欲言又止，「你是應該明白……」

「我們談談今後各自的打算好不好？」他打斷了她的話。

「也好。」她無可奈何地說。「你先談吧！」

「我可能會到英國去深造，學成後，如果政治形勢許可的話，也許會和我姑姑一起回來；如果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回來，我們也會在那裡間接為祖國效力的。就我個人來說，落葉歸根，始終是我的宿願。」

「只要不要忘記這四年的生活就好！」

「你呢？」

「我當然沒有你這種自我選擇的餘地，比如，出國留學、當研究生等等，這些都是由國家安排的。但是，事在人爲，只要我在政治上保持現在的勢頭，任何機會我都是可以獲得的。如果一切順利，十年左右我定能當上系主任，至少是位紅色教授。」

陳曉乾鄙夷她以政治的手段去達到名譽地位的目的，所以他沒有做聲。

「你看呢？」她等他回答。

他躊躇地說：「我想向你提個意見，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聽？」

「請！我正有這個意思。」

「在政治向上爬方面，你似乎花費過多的精力和心思，這對你想當專家是不利的。」

「然而，你忽視了我們國家的現實：以紅帶專。」

「我不反對紅，但是，我不同意的是你那種追求政治地位的思想。」

「不過，你現在已經決心離開了，否則，我倒要勸你寧肯犧牲專，決不能在政治上無所作爲。毛主席說：『所謂先專後紅就是先白後紅，是錯誤的。因爲那種人實在想白下去，後紅不過是一句空話。』毛主席又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的規律，差不多可以說，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毛主席的意思是政治領導一切，共產黨領導一切。因此，我們這些已經有了一定專業知識的人，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

他知道她在政治上往上爬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同時已經是九時多了，所以他不想繼續和她談論這個問題，於是他說：「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去了，還是請你把岑蕙的遺書和詩稿還給我吧！」

「別忙嘛！」她擺了擺手，「爲了方便明天早上乘火車往上海，我在樓上定了個房間。我們以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見面，所以我想和你在那裡多談一會兒。」

爲了得回岑蕙的遺書、遺稿，沒奈何，他只好跟她乘電梯上了五樓。

進了房間，她招呼他在沙發上坐下來，自己往櫃子裡拿出一些水果來。

「你還記得嗎？」她放下水果，在沙發上挨近他坐了下來，深情地說，「我們一起去過荔枝灣兩次，花地一次，對於那些日子，我畢生難忘，但我尙嫌不夠滿足！」

她的最後一句話，使他暗吃一驚。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希望在自己的腦海裡，永遠留下一個更加難忘和更加美好的回憶。」她挨著他，把頭輕輕枕在他的肩膀上。「你曾經說過很同情我，你……能給我一些肉體上……的慰藉嗎？」她的最後一句話說得十分低沉，但卻很清楚。

「甚麼？肉體上的慰藉？」他大吃一驚，向後一縮。

「這有甚麼可怕的？」她的身體挨得他更緊貼了，「你明天就走了，一去不復返了……這件事又有誰……知道呢？這件事將會像歷史上許多不解之謎，永遠沒有人知曉的。你……你就當施捨一點恩惠，同情一個……在精神上極之不幸和空虛……的好朋友……」

「不，我不能！」他站了起來。

「你真的是這麼無情，這麼迂腐？」她的聲音變得焦急起來。

「這不是甚麼迂腐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道德觀念還未到達……」

她已伸出雙臂，攔腰摟住他，忽然哭泣著說：「不管怎樣，今晚我是不會白白讓你跑掉的，你別忘記，你欠了我兩筆帳！」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他掙扎著問。

她抬起了頭，一個如花似玉的臉蛋往上向著他，她那長長的烏黑睫毛，還帶著如露水般閃光的淚珠。「吻我，請吻我！」她用十分饑餓的聲音含糊地說，並且把他摟得更緊了。

他心一軟，暗想：不如給他一個吻吧，也許她會就此罷休呢！

當他彎腰低頭吻她火熱的櫻唇時，她的右手掌已扶在他的後腦上，使他再也抬不起頭

來。過了五分鐘，她才鬆開了右手掌，但立即再又雙手緊緊摟住她的腰部。只見她微微喘著氣，滿面淚痕地說：「謝謝你，曉乾，這是我生平第一個真正的吻！我多幸福！這一定也是你的初吻。記住吧，曉乾，永遠記住今宵吧！」

「現在請放開我，我要回去了。」

她詭譎地笑了笑，撒嬌地說：「我不放你走！」

「我不是滿足你的要求了嗎？」

「不，遠遠還不夠！」她忽然指著床，含糊地說，「我們上床去吧！」

「我實在不能這樣做！」他再又掙扎起來。

「我求你，我只要你一次！」她拼命摟著他的腰部，「這次完了以後，我們就各走東西，我也把岑蕙的遺書遺稿全部交還給你。」

聽到她提起岑蕙的遺書遺稿，他的心不禁爲之一動，但過了一會，他再理智下來：「不，我該做的，已經最大限度地做了，我希望你不要強人所難！」

她突然惱怒地嘶聲地說：「我已放下一切女性的矜持，向你全拋一片心，你是沒有理由不滿足我這個最低的要求的！告訴你，我們注定有一夜枕席之緣，你是逃避不了的！」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傷害，他一怒之下，使盡力氣把她甩開，然後衝向房門，打開了，頭也不回地大踏步離開了。

第二天一早，陳曉乾約了唐尤麗一起去火車站。

「昨天晚上你到哪兒去了？我在你們宿舍等到十點多鐘。」唐尤麗問。

「別提了！」陳曉乾還有不悅之色。「以後才告訴你吧！你的事都安排停妥了吧？」

「其實也沒有甚麼要安排的，」她悶悶不樂地說，「我不好把這件事告訴爸爸，要知道，如果他知情不報，他又會罪加一等的。至於衣服行李，你不是叫我甚麼都不用帶嗎？」

「你沒有驚動你的親朋，那就好。」

「我真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家，捨不得離開自己的祖國。」她忽然眼睛紅了起來。「但是，我沒有辦法！」

「爲了安全起見，這張紙條上有我家和鄭美寶的地址，萬一我們分散了，你在九龍尖沙咀下了火車後，乘的士按地址找便可。我已經寫信通知了我爸爸和鄭美寶了。」

「謝謝你，你想得真周到。」她揩了揩淚水說。「有你們的幫助和關心，我也放心了。」

火車於十二時五十分抵達深圳。

邊防站檢查時，一位邊防人員把他們的通行證拿進辦公室。過了一會，他再走出來，把通行證還給唐尤麗，說道：「你可以走了。到海關檢查後，就可以出境了。」然後他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早上，市公安局來電話通知，說有點事要向你了解，所以你還不能出境。你拿這張通行證回原單位註銷吧！」

這有如晴天霹靂，陳曉乾一時變得手足無措起來。

「喏，走吧！」那邊防人員催促著。

「那怎麼辦呢？」唐尤麗也感到沒有了主意。

陳曉乾咬了一下下唇，漸漸回復了鎮定。「你先到香港去吧，照我吩咐的辦，記住！」

唐尤麗含淚告別了他。

陳曉乾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寇蓮娜對他所做的事，他知道，這一定是她搞的陰謀詭計。她是個多麼卑鄙而狠毒的女人啊！

他乘上返回廣州的火車，心中感到一片茫然。今後會怎樣呢？

第一部《青春淚》完

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的毛澤東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它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著名學者及作家對《紅的回憶》五部曲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一 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我相信，《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1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路線系列小說，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來反映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本港資深記者、作家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日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日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 一 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鄭維音先生的評論**，載於《明報》「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1日

六十年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經歷史超長篇巨製！
它100%是一本小說，又100%是一部當代史！

ISBN 978-962-86873-4-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00